

本纪第十八上

武宗

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讳炎，穆宗第五子，母曰宣懿皇后韦氏。元和九年六月十二日生于东宫。长庆元年三月，封颖王，本名漙。开成中加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吏部尚书，依百官例，逐月给俸料。初，文宗追悔庄恪太子殂不由道，乃以敬宗子陈王成美为皇太子，开成四年冬十月宣制，未遑册礼。五年正月二日，文宗暴疾，宰相李珣、知枢密刘弘逸奉密旨，以皇太子监国。两军中尉仇士良、鱼弘志矫诏迎颖王于十六宅，曰：“朕自婴疾疹，有加无瘳，惧不能躬总万机，日厘庶政。稽于谟训，谋及大臣，用建亲贤，以贰神器。亲弟颖王漙昔在藩邸，与朕常同师训，动成仪矩，性稟宽仁。俾奉昌图，必谐人欲。可立为皇太弟，应军国政事，便令权勾当。百辟卿士，中外庶臣，宜竭乃心，辅成予志。陈王成美先立为皇太子，以其年尚冲幼，未渐师资，比日重难，不遑册命，回践殊邸，式协至公，可复封陈王。”是夜，士良统兵士于十六宅迎太弟赴少阳院，百官谒见于东宫思贤殿。三日，仇士良收捕仙韶院副使尉迟璋杀之，屠其家。四日，文宗崩，宣遗诏：皇太弟宜于枢前即皇帝位，宰相杨嗣复摄冢宰。十四日，受册于正殿，时年二十七。陈王成美、安王溶殂于邸第。初，杨贤妃有宠于文宗，而庄恪太子母王妃失宠怨望，为杨妃所谮，王妃死，太子废。及开成未年，帝多疾无嗣，贤妃请以安王溶嗣，帝谋于宰臣李珣，珣

非之，乃立陈王。至是，仇士良立武宗，欲归功于己，乃发安王旧事，故二王与贤妃皆死。

二月，制穆宗妃韦氏追谥宣懿皇太后，帝之母也。上御正殿，降德音，以开府、右军中尉仇士良封楚国公，左军中尉鱼弘志为韩国公，太常卿崔郸、户部尚书判度支崔珙并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敕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生日宜为降圣节，休假一日。

三月，诏宫人刘氏、王氏并为妃。敕朔望入阁对刑法官，是日非便，宜停。

五月，中书奏：六月十二日，皇帝载诞之辰，请以其日为庆阳节。祔宣懿太后于太庙。初，武宗欲启穆宗陵祔葬，中书门下奏曰：“园陵已安，神道贵静。光陵二十余载，福陵则近又修崇。窃惟孝思，足彰严奉。今若再因合祔，须启二陵，或虑圣灵不安，未合先旨。又以阴阳避忌，亦有所疑。不移福陵，实协典礼。”乃止。就旧坟增筑，名曰福陵。又奏：“准今年二月八日赦文，应京诸司勒留官，令本处克留手力杂给与摄官者。臣等检详，诸道正官料钱绝少，杂给手力即多，今正官勒留，亦管公事，料钱少于杂给，刻下事未得中。臣等商量，其正官料钱杂给等钱，望每贯留二百文与摄官，余并如旧。”从之。

秋七月，制检校礼部尚书、华州刺史陈夷行复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八月十七日，葬文宗皇帝于章陵。知枢密刘弘逸、薛季稜率禁军护灵驾至陵所，二人素为文宗奖过，仇士良恶之，心不自安，因是掌兵，欲倒戈诛士良、弘志。鹵簿使兵部尚书王起、山陵使崔稜觉其谋，先谕鹵簿诸军。是日弘逸、季稜伏诛。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杨嗣复检校吏部尚书、潭州刺史，充湖南都

团练观察使；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李珣检校兵部尚书、桂州刺史，充桂管防御观察等使；御史中裴夷真为杭州刺史：皆坐弘逸、季稜党也。易定军乱，逐节度使陈君赏。君赏鸠合豪杰数百人，复入城，尽诛谋乱兵士，军城复安。

九月，以淮南节度使、检校尚书左仆射李德裕为吏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寻兼门下侍郎；以宣武军节度使、检校吏部尚书、汴州刺史李绅代德裕镇淮南。帝在藩时，颇好道术修摄之事，是秋。召道士越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，于三殿修金篆道场。帝幸三殿，于九天坛亲受法篆。右拾遗王哲上疏，言王业之初，不宜崇信过当，疏奏不省。

十一月，盐铁转运使奏江淮已南请复税茶，从之。魏博节度使何进滔卒，三军推其子重霸知留后事。

会昌元年正月壬寅朔。庚戌，有事于郊庙，礼毕，御丹凤楼，大赦，改元。

二月壬寅，以淮南节度使、检校吏部尚书李绅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中书奏：“南宫六曹皆有职分，各责官业，即事不因循。近者户部度支多是诸军奏请，本司郎吏束手闲居。今后请祇令本行分判，委中书门下简择公干才器相当者转授。”从之。车驾幸昆明池。赐仇士良纪功碑，诏右仆射李程为其文。

三月，贬湖南观察使杨嗣复潮州司马，桂管观察使李珣端州司马，杭州刺史裴夷直驩州司户。宰臣李德裕进位司空。三月壬申，宰相李德裕、陈夷行、崔珙、李绅等奏：“宪宗皇帝有恢复中兴之功，请为百代不迁之庙。”帝曰：“所论至当。”续议之，事竟不行。赠故中书令、晋国公裴度太师。山南东道蝗害稼。造灵符应圣院于龙首池。四月辛丑，敕：“《宪宗实录》旧本未备，宜令史官重修进内。其旧本不得注破，候撰成同进。”时李德裕先请不迁宪宗庙，为议者沮之，复恐或书

其父不善之事，故复请改撰实录，朝野非之。

五月辛未，中书门下奏：“据《六典》，隋置谏议大夫七人，从四品上。大历二年，升门下侍郎为正三品，两省遂阙四品。建官之道，有所未周。诗云‘衮职有阙，仲山甫补之’。周、汉大臣，愿入禁闼，补过拾遗。张衡为侍郎，常居帷幄，从容讽谏。此皆大臣之任，故其秩峻，其任重，则敬其言而行其道。况蹇谔之地，宜老成之人，秩未优崇，则难用耆德。其谏议大夫望依隋氏旧制，升为从四品，分为左右，以备两省四品之阙。向后与丞出入选用，以重其选。又御史中丞为大夫之贰，缘大夫秩崇，官不常置，中丞为宪台之长。今寺监、少卿、少监、司业、少尹并为寺署之贰，皆为四品。中丞官名至重，见秩未崇，望升为从四品。”从之。

六月，有秃鹫鸟集于禁苑。庚子夜五更，小流星五十余旁午流散。制以魏博兵马留后何重霸检校工部尚书、魏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充天雄军节度使，仍赐名重顺。中书奏请依姚璹故事，宰相每月修时政记送史馆，从之。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，充崇玄馆学士，赐号广成先生，令与道士赵归真于禁中修法箓。左补阙刘彦谟上疏切谏，贬彦谟为河南府户曹。敕：“自前中外上封论事，有所纠举，则请留中。今后并云‘请付御史台’，不得云‘留中不下’。如事关军国，理须宥密，不在此限。如台司勘当后，若得事实，必奖奉公。苟涉加诬，必当反问。告示中外，明知此意。”七月己巳，北方有流星，经天良久。关东大蝗伤稼。襄、郢、江左大水。彗复出室壁之间。

八月，回鹘乌介可汗遣使告难，言本国为黠戛斯所攻，故可汗死，今部人推为可汗。缘本国破散，今奉太和公主南投大国。时乌介至塞上，大首领嗚没斯与赤心宰相相攻，杀赤心，

率其部下数千帐近西城。天德防御使田牟以闻。乌介又令其相颉干迦斯上表，借天德城以安公主，仍乞粮储牛羊供给。诏金吾大将军王会、宗正少卿李师偃往其牙宣慰，令放公主入朝，赈粟二万石。

九月，幽州军乱，逐其帅史元忠，推牙将陈行泰为留后。三军上章请符节，朝旨未许。十月，幽州雄武军使张绛遣军吏吴仲舒入朝，言行泰惨虐，不可处将帅之任，请以镇军加讨，许之。十月，诛行泰，遂以绛知兵马使。车驾校猎咸阳。

十一月丁酉朔。壬寅夜，大星东北流，其光烛地，有声如雷，山崩石陨。其彗起于室，凡五十六日而灭。太和公主遣使入朝，言乌介自称可汗，乞行策命，缘初至漠南，乞降使宣慰，从之。十二月，中书门下奏修实录体例：“旧录有载禁中之言。伏以君上与宰臣、公卿言事，皆须众所闻见，方可书于史册。且禁中之语，在外何知，或得之传闻，多涉于浮妄，便形史笔，实累鸿猷。今后实录中如有此色，并请刊削。又宰臣与公卿论事，行与不行，须有明据。或奏请允惬，必见褒称；或所论乖僻，因有怨责。在藩镇上表，必有批答，居要官启事者，自有著明，并须昭然在人耳目。或取捨存于堂案，或与夺形于诏敕，前代史书所载奏义，罔不由此。近见实录多载密疏，言不彰于朝听，事不显于当时，得自其家，未足为信。今后实录所载章奏，并须朝廷共知者，方得纪述，密疏并请不载。如此则理必可法，人皆向公，爱憎之志不行，褒贬之言必信。”从之。李德裕奏改修《宪宗实录》所载吉甫不善之述，郑亚希旨削之。德裕更此条奏，以掩其迹。搢绅谤议，武宗颇知之。

二年春正月丙申朔，以抚王纘为开府仪同三司、幽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充幽州卢龙节度大使。以雄武军使张绛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兼幽州左司马，知两使留后，仍赐名仲武。中书奏百官

议九宫坛本大祠，请降为中祠。宰相崔珙、陈夷行奏定左右仆射上事仪注。

二月丙寅，中书奏：“准元和七年敕，河东、凤翔、鄜坊、邠宁等道州县官，令户部加给课料钱岁六万二千五百贯。吏部出得平留官数百员，时以为当。自后户部支給零碎不时，观察使乃别将破用，徒有加给，不及官人，所以选人惮远，不乐注受。伏望令部都与实物，及时支遣。诸道委观察判官知给受，专判此案，随月支給，年终计帐申户部。又赴选官人多京债，到任填还，致其贪求，罔不由此。今年三铨，于前件州府得官者，许连状相保，户部各借两月加给料钱，至支时折下。所冀初官到任，不带息债，衣食稍足，可责清廉。”从之。太子太师致仕萧俯卒。牂柯、南诏蛮遣使入朝。

三月，遣使册回纥乌介可汗。以振武麟胜节度使、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尚书右仆射、单于大都护、兼御史大夫、彭城郡开国公、食邑二千户刘沔可检校右仆射，兼太原尹、北京留守。充河东节度、管内观察处置等使，代苻澈。时回纥在天德，命沔以太原之师讨之。四月乙丑朔，光禄大夫、守司空、兼门下侍郎、平章事李德裕，银青光禄大夫、守右仆射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崔珙，银青光禄大夫、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李绅，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司徒、兼太子太保牛僧孺等上章，请加尊号曰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。戊寅，御宣政殿受册。是月九日雨，至十四日转甚，乃改用二十三日。时有纤人告中尉仇士良，言宰相作赦书，欲减削禁军衣粮马草料。士良怒曰：“必若有此，军人须至楼前作闹。”宰相李德裕等知之，请开延英诉其事。帝曰：“奸人之词也。”召两军中尉谕之曰：“赦书出自朕意，不由宰相，况未施行，公等安得此言？”士良惶恐谢之。是日晴霁。中书奏：“元日御含元殿，百官就列，唯宰相及两省官

皆未开扇前立于栏槛之内，及扇开，便侍立于御前。三朝大庆，万邦称贺，唯宰相侍臣同介冑武夫，竟不拜至尊而退，酌于礼意，事未得中。臣等请御殿日味爽，宰相、两省官斗班于香案前，俟扇开，通事赞两省官再拜，拜讫，升殿侍立。”从之。天德奏，回纥族帐侵扰部内。敕：“劝课种桑，比有敕命，如能增数，每岁申闻。比知并无遵行，恣加翦伐，列于鄠市，卖作薪蒸。自今州县用由，切宜禁断。”五月，敕庆阳节百官率醵外，别赐钱三百贯，以备素食合宴，仍令京兆府供帐，不用追集坊市乐人。天德军使田牟奏：回纥大将嗚没斯与多览将军将吏二千六百人请降，遣中人赍诏慰劳之。宰相李德裕兼守司徒。太子太师致仕郑覃卒。

六月甲子朔，火星犯木。丙寅，太白犯东井。回纥降将嗚没斯将吏二千六百余人至京师。制以嗚没斯检校工部尚书，充归义军使，封怀化郡王，仍赐姓名曰李思忠；以回纥宰相受耶勿为归义军副使、检校右散骑常侍，赐姓名曰李弘顺。七月，岚州人田满川据郡叛，刘沔诛之。

八月，回纥乌介可汗过天德，至杷头烽北，俘掠云、朔北川，诏刘沔出师守雁门诸关。回纥首领屈武降幽州，授左武卫将军同正。诏以回纥犯边，渐浸内地，或攻或守，于理何安？令少师牛僧孺、陈夷行与公卿集议可否以闻。僧孺曰：“今百僚议状，以固守关防，伺其可击则用兵。”宰相李德裕议：“以回纥所恃者嗚没、赤心耳，今已离叛，其强弱之势可见。戎人犷悍，不顾成败，以失二将，乘忿入侵，出师急击，破之必矣。守险示弱，虏无由退。击之为便。”天子以为然。乃征发许、蔡、汴、滑等六镇之师，以太原节度使刘沔为回纥南面招讨使；以张仲武为幽州卢龙节度使、检校工部尚书，封兰陵郡王，充回纥东面招讨使；以李思忠为河西党项都将，回纥西南

面招讨使：皆会军于太原。制以皇子岷为益王，岐为兗王，皇长女为昌乐公主，第二女为寿春公主，第三女永宁公主。上御麟德殿，见室韦首领督热论等十五人。太原奏回纥移帐近南四十里，索叛将嗚没斯，日昨至横水俘虏，兼公主上表言食尽，乞赐牛羊事。赐乌介诏曰：

朕自临寰区，为人父母，唯好生为德，不愿黩武为名。故自彼国不幸为黠戛斯所破，来投边境，已历岁年，抚纳之间，无此不到。初则念其饥歉，给以粮储；旋则知其破伤，尽还马价。前后遣使劳问，交驰道途。小小侵扰，亦尽不计。今可汗尚此近塞，未议还蕃。朝廷大臣，四方节镇，皆怀疑忿，尽请兴师，虽朕切务含弘，亦所未谕。一昨数使回来。皆言可汗只待马价，及令付之次，又闻所止屡迁，或侵掠云、朔等州，或劫夺羌、浑诸部，未知此意，终欲如何？若以未交马价，须近塞垣，行止之间，亦宜先告边将。岂有倏来忽往，迁徙不常。虽云随逐水草，动皆逼近城栅。遥揣深意，似恃姻好之情；每睹踪由，实为弛突之计。况到横水栅下，杀戮至多。蕃、浑牛羊，岂吝驰掠；黎庶何罪，皆被伤夷。所以中朝大臣皆云：“回纥近塞，已是违盟；更戮边人，实背大义。”咸愿因此翦逐，以雪殄谢之冤。然朕志在怀柔，情深屈己，宁可汗之负德，终未忍于幸灾。石戒直久在京城，备知人实愤惋，发于诚恳。固请自行。嘉其深见事机，不能违阻。可汗审自问遂，速择良图，无至不悛，以贻后悔。

诏太原起室韦沙陀三部落、吐浑诸部，委石雄为前锋。易定兵千人守大同军，契苾通、何清朝领沙陀、吐浑六千骑趋天德，李思忠率回纥、党项之师屯保大栅。十月，吐蕃赞普卒，遣使论普热入朝告哀，诏将作少监李璟入蕃吊祭。帝幸泾阳，校猎白鹿原。谏议大夫高少逸、郑朗等于阁内论：“陛下校猎

太频，出城稍远，万机废弛，星出夜归，方今用兵，且宜停止。“上优劳之。谏官出，谓宰相曰：“谏官甚要，朕时闻其言，庶几减过。”

三年春正月，以宿师于野，罢元会。敕新授银州刺史、本州押蕃落、银川监牧使何清朝可检校太子宾客、左龙武大将军，令分领沙陀、吐浑、党项之众赴振武，取刘沔处分。

二月，先诏百官之家不得于京城置私庙者，其皇城南向六坊不得置，其闲僻坊曲即许依旧置。太原刘沔奏：“昨率诸道之师至大同军，遣石雄袭回鹘牙帐，雄大败回鹘于杀胡山，乌介可汗被创而走。已迎得太和公主至云州。”是日，御宣政殿，百僚称贺。制曰：

夫天之所废，难施继绝之恩；人之所弃，当用悔亡之道。朕每思前训，岂忘格言。回鹘比者自恃兵强，久为桀骜，凌虐诸部，结怨近邻。黠戛斯潜师彗扫，穹居瓦解，种族尽膏于原野，区落遂至于荆榛。今可汗逃走失国，窃号自立，远逾沙漠，寄命边陲。朕念其衰残，寻加赈飧。每陈章表，多诈谏之词；接我使臣，如全盛之日。无伤禽哀鸣之意，有因兽犹斗之心。去岁潜入朔川，大掠牛马；今春掩袭振武，逼近城池。可汗皆自率兵，首为寇盗，不耻破败，莫顾姻亲。河东节度使刘沔料敌伐谋，乘机制胜，发胡貉之骑以为前锋，搆翎侯之旗伐彼在穴。短兵麇于帐下，元恶挟于毂中。况乘匪六飞，众才一旅，储备已竭，计日可擒。太和公主居处不同，情义久绝。怀土多思，亟闻黄鹄之歌；失位自伤，宁免《绿衣》之叹。念其羁苦，常轸朕心。今已脱于豺狼，再见宫阙，上以摅宗庙之宿愤，次以慰太皇太后之深慈，永言归宁，良用欣感。其回纥既以破灭，义在翦除，宜令诸道兵马使同进讨。河东立功将士已下，优厚赏给，续条疏处分。应在京外宅及东都修功德回纥，并勒冠带，

各配诸道收管。其回纥及摩尼寺庄宅、钱物等，并委功德使与御史台及京兆府各差官点检收抽，不得容诸色人影占。如犯者并处极法，钱物纳官。摩尼寺僧委中书门下条疏闻奏。

以麟州刺史、天德行营副使石雄为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左散骑常侍、丰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丰州西城中城都防御、本管押蕃落等使。刘沔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张仲武检校尚书右仆射，余并如故。黠戛斯使注吾合素入朝，献名马二匹，言可汗已破回鹘，迎得太和公主归国，差人送公主入朝，愁回鹘残众夺之于路。帝遂遣中使送注吾合素往太原迎公主。时乌介可汗中箭，走投黑车子，诏黠戛斯出兵攻之。

三月，太和公主至京师，百官班于章敬寺迎谒，仍令所司告宪宗、穆宗二室。四月，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卒，三军以从谏侄稹为兵马留后，上表请授节钺。寻遣使赍诏潞府，令稹护从谏之丧归洛阳。稹拒朝旨。诏中书门下两省尚书御史台四品已上、武官三品已上，会议刘稹可诛可宥之状以闻。

五月，敕诸道节度使置随身不过六十人，察使不得过四十人，经略、都护不得过三十人。筑望仙观于禁中。宰臣百僚进议状：“以昆戎未殄，塞上用兵，不宜中原生事，潞府请以亲王遥领，令稹权知兵马事，以俟边上罢兵。”独李德裕以为泽潞内地，前时从谏许袭，已是失断，自后跋扈难制，规胁朝廷。以稹竖子，不可复践前车，讨之必殄。武宗性雄俊，曰：“吾与德裕同之，保无后悔。”自是谏官上疏言不可用兵相继。

六月，西内神龙寺灾。左军中尉楚国公仇士良卒。

秋七月戊子，宰相奏：“秋色已至，将议进军，幽州须早平回鹘，镇、魏须速诛刘稹，各须遣使谕旨，兼侦三镇军情。今日延英面奉圣旨，欲遣张贾充使。臣等续更商量，张贾干济有才，甚谄军中体势，然性刚负气，虑不安和，不如且命李回。

若以台纲闾人，即兵部侍郎郑涯久为征镇判官，情甚精敏，虽无词辩，言事分明，官重事闲，最似相称。”上曰：“不如令李回去。”即遣回奉使三镇。

八月壬戌，火星自七月苍赤色，动摇井中，至是月十六日犯舆鬼。万年县东市火。黠戛斯使谛德伊斯难珠入朝。以右仆射、平章事陈夷行检校司空，兼河中尹、御史大夫，充河中节度、晋绛慈隰观察等使。

九月，制：

定天下者，致风俗于大同；安生人者，齐法度于画一。虽晋之桀、赵，家有旧勋；汉之韩、黥，身为佐命。至于干乱纪律，罔不枭夷，禁暴除残，古今大义。

故昭义节度刘悟，顷居海岱，尝列爪牙。属师道阻兵，王师问罪，三面开纲，一境离心，乘此危机，遂能归命。宪宗嘉其诚款，授以南燕；穆宗待以腹心，委之上党。招致死士，固护一方，迨于末年，已亏臣节。刘从谏生稟戾气，幼习乱风。因跋扈之资，以专封上；恃纪纲之力，以袭兵符。暂展执圭之仪，终无上绶之请。隙驹为喻，魏豹姑务于绝河；井蛙自居，孙述颇闻于恃险。诱受户命，妄作妖言，中罔朝廷，潜图左道。接壤戎帅，屡奏阴谋，顾髻鬣之所矜，岂渊鱼之是察。泊乎沈痼，曾靡哀鸣，犹驻将尽之魂，恣行邪僻之志，罔或奋拔，自树狡童。中使授医，莫睹其朝服；近臣衔命，不入于垒门。逆节甚明，人神共弃。其赠官及先所授官爵、并刘稹在身官爵，宜并削夺。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、魏博节度使何弘敬，或姻连王室，或任重籓维，恳陈一至之诚，愿扬九伐之命。吴汉任职，受诏而初无办严；卜式朴忠，未战而义形于色。况成德军尝以梟骑横陈，首破硃滔。战气方酣，再回鲁阳之日；鼓音不息，三周不注之山。魏博军顷以大旆涉河，竟歼师道。建十二郡之

旗鼓，以列降人；削六十年之历阶，尽归皇化。士传余勇，军有雄名，必能禀酈侯之指纵，成葛亮之心伐。咨尔二帅，朕所注怀，元逵可本官充北面招讨泽潞使，弘敬充东面招讨泽潞使。

曩者列祖在藩，先天启圣。符瑞昭晰，彩绘焕于泗亭；銮辂巡游，金石刻于代邸。实谓可封之俗，久为仁寿之乡。寇难以来，颇著诚节，必非同恶，咸许自新。其昭义旧将士及百姓等，如保初心，并赦而不问。如能弃舍逆效顺，以州郡兵众归降者，必厚加封赏。如能擒送刘稹者，别授土地，以报勋庸。顷随刘悟郢州旧将校子孙，既有义心，宜思改悔。如能感喻刘稹，束身归朝，必当待之如初，特与洗雪。尔等旧校，亦并酬劳。仍委夷行、沔、王茂元各进兵同力攻讨。其诸道进军，并不得焚烧庐舍，发掘坟墓，擒执百姓以为俘囚。桑麻田苗，各许本户为主。罪止元恶，务拯生灵。

于戏！蕃维大臣，抗疏于外；髦俊旧老，昌言于朝。戒朕以祖宗之法，不可私一族；弄赏之柄，新以正万邦。宜用甲兵，陈于原野。虽朕以恩不听，而群臣以义固争，询自金谋，谅非获已。布告中外，明体朕怀。

仍以徐泗节度使李彦佐为泽潞西南面招讨使。河阳节度使王茂元以本军屯万善。彦佐制下后逾月未出师，朝廷疑其持重，乃以天德军石雄为彦佐之副。刘稹牙将李丕降，用为忻州刺史。以陈许节度使王宰充泽潞南面招讨使。河阳节度使王茂元卒，赠司徒。王宰代茂元总万善之师。十月，宰相监修国史李绅、兵部郎中史馆修撰判馆事郑亚进重修《宪宗实录》四十卷，颁赐有差。晋绛行营副招讨石雄奏收贼砦五。以河东节度使刘沔检校司空，兼滑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义成军节度、郑滑濮观察等使。以荆南节度使、检校右仆射、同平章事李石可检校司空、平章事，兼太原尹、北都留守，充河东节度、管内观察等

使。

十一月，敕：“中外官员，过为繁冗，量宜减省，以便军民。宜令吏部条疏合减员数以闻。”十二月，王宰奏收天井关。榆社行营都将王逢奏兵少，乞济师，诏太原军二千人赴之。初，刘沔破回鹘，留三千人戍横水，至是，李石以太原无兵，抽横水戍卒一千五百人以赴王逢。是月二十八日，横水军至太原，请出军优给。旧例第一军绢二疋，时刘沔交代后，军库无绢。石以己绢益之。方可人给一疋，便催上路。军人以岁将除，欲候过岁，期既速，军情不悦。都头杨弁乘士卒流怨，激之为乱。

四年春正月乙酉朔，以泽潞用兵，罢元会。其日，杨弁逐太原节度使李石。敕：“斋月断屠，出于释氏，国家创业，犹近梁、隋、卿相大臣，或沿兹弊。鼓刀者既获厚利，纠察者潜受请求。正月以万物生植之初，宜断三日。列圣忌断一日。仍准开元二十二年敕，三元日各断三日，余月不禁。”壬子，河东监军使吕义忠收复太原，生擒杨弁，尽斩其乱卒，百僚称贺。

二月甲寅朔。丁巳，制河中晋、绛、慈、隰等州节度观察等使、中散大夫、检校左散骑常侍、河中尹、御史大夫、上柱国、博陵县开国男、食邑三百户崔元式可检校礼部尚书，兼太原尹、北都留守，充河东节度观察等使。戊午夜，太白犯镇星。辛酉，太原送杨弁与其同恶五十四人来献，斩于狗脊岭。

三月，以晋绛副招讨石雄为泽潞西面招讨，以汾州刺史李丕为副。以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。时帝志学神仙，师归真。归真乘宠，每对，排毁释氏，言非中国之教，蠹耗生灵，尽宜除去，帝颇信之。四月，王宰进军攻泽州。

五月，以司农卿薛元赏为京兆尹。

六月，金紫光禄大夫、尚书右仆射、中书侍郎、同平事、判度支崔珙贬澧州刺史。癸丑，敕：“谏官论事，所见不同，

连状署名，事同纠率。此后凡论公事，各随己见，不得连署姓名。如有大政奏论，即可连署。”制追削故左军中尉仇士良先授官及赠官，其家财并籍没。士良死后，中人于其家得兵仗数千件，兼发士良宿罪故也。敕责授官银青光禄大夫、澧州刺史、上柱国、安平郡开国公、食邑二千永崔珙再贬恩州司马员外置，以珙领盐铁时欠宋滑院盐铁九十万贯。帝令度支、盐铁、转运合为一使。七月，以淮南节度使、检校司空杜忞守尚书右仆射、兼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，仍判度支，充盐铁转运等使。又制银青光禄大夫、守尚书右仆射、兼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、监修国史、上柱国、赵郡开国公、食邑二千户李绅可检校司空、平章事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淮南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事。吏部条奏中外合减官员一千一百一十四员。王元逵奏邢州刺史裴问、别将高元武以城降。洺州刺史王钊、磁州刺史安玉以城降何弘敬。山东三州平。潞州大将郭谊、张谷、陈扬廷遣人至王宰军，请杀稹以自赎。王宰以闻，乃诏石雄率军七千入潞州，谊斩刘稹首以迎雄，泽、潞等五州平。

八月戊戌，王宰传稹首与大将郭谊等一百五十人，露布献于京，上御安福门受俘，百僚楼前称贺。以魏博节度使、检校尚书右仆射、同平章事何弘敬进封庐江郡开国公，食邑二千户；以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检校司空、兼太子太师、同平章事，进封太原郡开国公，食邑二千户。宰相李德裕守太尉，进封卫国公，加食邑一千户。以兵部侍郎、翰林学士承旨崔铉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河东节度使陈夷行卒。

九月，以天德军使、晋绛行营招讨使石雄检校兵部尚书、河中严、兼御史大夫、河中晋绛慈隰等州节度使。以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卢钧检校尚书左仆射、潞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充昭义军节度使、泽潞邢洛观察等使。以忠武军节度、陈许蔡等州观察

处置等使、河阳行营诸军招讨使、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尚书右仆射、兼御史大夫、上柱国、太原郡开国公、食邑二千户王宰检校司空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，充河东节度、管内观察处置等使。制曰：“逆贼郭谊等，狐鼠之妖，依丘穴而作固；牛羊之力，得水草而逾凶。久从叛臣，皆负逆气。刘从谏背德反义，掩贼藏奸，积其怙乱之谋，无非亲吏之计。刘公直、安全庆等各凭地地险，屡抗王师，每肆悖言，罔怀革面。况郭谊、王协闻邢、洛归款，惧义旅覆巢，卖孽童以图全，据坚城而请命。昔伍被诣吏，不免就诛；延岑出降，终亦夷族。致之大辟，无所愧怀。”郭谊、刘公直、王协、安全庆、李道德、李佐尧、刘稹、稹母阿裴、稹弟曹九满郎君郎、妹四娘五娘、从兄洪卿汉卿周卿鲁卿匡尧、张谷男涯、解愁、陈扬廷弟宣、男丑奴、张溢男欢郎三宝、门客甄戈、伎术人郭谗蒋党、李训兄仲京、王涯侄孙羽、韩约男茂章茂宝、王璠男圭等，并处斩于独柳。敕以河阳三城镇遏使为孟州，割泽州隶焉，与怀、孟、泽为节度，号河阳。制以皇子愕为开府仪同三司、夏州刺史、朔方军节度大使。时党项叛，命亲王以制之。十月，车驾幸鄠县。

十一月，幸云阳。十二月，敕：“郊礼日近，狱囚数多，案款已成，多有翻覆。其两京天下州府见系囚，已结正及两度翻案伏款者，并令先事结断讫申。”时左仆射王起频年知贡举，每贡院考试讫，上榜后，更呈宰相取可否。后人数不多，宰相延英论言：“主司试艺，不合取宰相与夺。比来贡举艰难，放入绝少，恐非弘访之道。”帝曰：“贡院不会我意。不放子弟，即太过，无论子弟、寒门，但取实艺耳。”李德裕对曰：“郑肃、封敖有好子弟，不敢应举。”帝曰：“我比闻杨虞卿弟朋比贵势，妨平人道路。昨杨知至、郑朴之徒，并令落下，抑其太甚耳。”德裕曰：“臣无名第，不合言进士之非。然臣祖天

宝末以仕进无他伎，勉强随计，一举登第。自后不于私家置《文选》，盖恶其祖尚浮华，不根艺实。然朝廷显官，须是公卿子弟。何者？自小便习举业，自熟朝廷间事，台阁仪范，班行准则，不教而自成。寒士纵有出人之才，登第之后，始得一班一级，固不能熟习也。则子弟成名，不可轻矣。”

五年春正月己酉朔，敕造望仙台于南郊坛。时道士赵归真特承恩礼，谏官上疏，论之延英。帝谓宰臣曰：“谏官论赵归真，此意要卿等知。朕宫中无事，屏去声伎，但要此人道话耳。”李德裕对曰：“臣不敢言前代得失，只缘归真于敬宗朝出入宫掖，以此人情不愿陛下复亲近之。”帝曰：“我尔时已识此道人，不知名归真，只呼赵链师。在敬宗时亦无甚过。我与之言，涤烦尔。至于军国政事，唯卿等与次对官论，何须问道士。非直一归真，百归真亦不能相惑。”归真自以涉物论，遂举罗浮道士邓元超有长年之术，帝遣中使迎之。由是与衡山道士刘玄靖及归真胶固，排毁释氏，而拆寺之请行焉。宰臣李德裕社忤李让夷崔铉、太常卿孙简等率文武百僚上徽号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皇帝。辛亥，有事于郊庙，礼毕，御承天门，大赦天下。庚申，义安太后崩，敬宗之母也。遗令皇帝三日听政，十三日小祥，二十五日大祥，二十七日释服。兵部尚书归融奏：“事贵得中，礼从顺变，配祔之礼，宜有等差。请服期，以日易月，十二日释服。内外臣僚，亦请以其日释服。陵园制度，请无降杀。”从之。以前太原节度使、检校司空李石以本官充东都留守。

二月戊寅朔，太白掩昴之北侧。谏议大夫、权知礼部贡举陈商选士三十人中第，物论以为请托，令翰林学士白敏中覆试，落张读、李珣、薛忱、张觐崔凜、王谏、刘伯刍等七人。

三月，崔铉罢知政事，出为陕虢观察使。以御史中丞、兼

兵部侍郎李回本官同平章事。

夏四月，皇第四女封延庆公主，第五女封靖乐公主。敕祠部检括天下寺及僧尼人数。大凡寺四千六百，兰若四万，僧尼二十六万五百。宰相杜悛罢知政事。以户部侍郎、判户部崔元式同平章事。

六月丙子，敕：“汉、魏已来，朝廷大政，必下公卿详议，博求理道，以尽群情。所以政必有经，人皆向道。此后事关礼法，群情有疑者，令本司申尚书都省，下礼官参议。如是刑狱，亦先令法官详议，然后申刑部参覆。如郎官、御史有能驳难，或据经史故事，议论精当，即擢授迁改以奖之。如言涉浮华，都无经据，不在申闻。”神策奏修望仙楼及廊舍五百三十九间功毕。

秋七月庚子，敕并省天下佛寺。中书门下条疏闻奏：“据令式，诸上州国忌日官吏行香于寺，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，有列圣尊容，便令移于寺内；其下州寺并废。其上都、东都两街请留十寺，寺僧十人。”敕曰：“上州合留寺，工作精妙者留之；如破落，亦宜废毁。其合行香日，官吏宜于道观。其上都、下都每街留寺两所，寺留僧三十人。上都左街留慈恩、荐福，右街留西明、庄严。”中书又奏：“天下废寺，铜像、钟磬委盐铁使铸钱，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，金、银、鍮石等像销付度支。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、银、铜、铁之像，敕出后限一月纳官，如违，委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。其土、木、石等像合留寺内依旧。”又奏：“僧尼不合隶祠部，请隶鸿胪寺。如外国人，送还本处收管。”八月，制：

朕闻三代已前，未尝言佛，汉魏之后，像教浸兴。是由季时，传此异俗，因缘染习，蔓衍滋多。以至于蠹耗国风而渐不觉。诱人人意，而众益迷。洎于九州山原，两京关，僧徒日广，

佛寺日崇。劳人力于土木之功，夺人利于金宝之饰，遗君亲于师资之际，违配偶于戒律之间。坏法害人，无逾此道。且一夫不田，有受其饥者；一妇不蚕，有受其寒者。今天下僧尼，不可胜数，皆待农而食，待蚕而衣。寺宇招提，莫知纪极，皆云构藻饰，僭拟宫居。晋、宋、齐、梁，物力凋瘵，风俗浇诈，莫不由是而致也。况我高祖、太宗，以武定祸乱，以文理华夏，执此二柄，足以经邦，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，与我抗衡哉！贞观、开元，亦尝厘革，剷除不尽，流衍转滋。朕博览前言，旁求舆议，弊之可革，断在不疑。而中外诚臣，协予至意，条疏至当，宜在必行。惩千古之蠹源，成百王之典法，济人利众，予何让焉。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，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人，收充两税户，拆招提、兰若四万余所，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，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。隶僧尼属主客，显明外国之教。勒大秦穆护、袄三千余人还俗，不杂中华之风。于戏！前古未行，似将有待；及今尽去，岂谓无时。驱游惰不业之徒，已逾十万；废丹雘无用之室，何啻亿千。自此清净训人，慕无为之理；简易齐政，成一俗之功。将使六合黔黎，同归皇化。尚以革弊之始，日用不知，下制明廷，宜体予意。

制第六女封乐温公主，第七女封长宁公主。中书奏：“伏见公主上表称‘妾某者’，伏以臣妾之义，取其贱称；家人之礼，即宜区别。臣等商量，公主上表，请如长公主之例，并云‘某邑公主几女上表’，郡、县主亦望依此例称谓。”从之。

九月，火星犯上将。十月乙亥，中书奏：“汜水县武牢关是太宗擒王世充、窦建德之地，关城东峰有二圣朔容，在一堂之内。伏以山河如旧，城垒犹存，威灵皆盛于轩台，风云疑还于丰沛。诚宜百代严奉，万邦式瞻。西汉故事，祖宗尝行幸处，皆令邦国立庙。今缘定觉寺例合毁拆。望取寺中大殿材木，于

东峰以造一殿，四面置宫墙，伏望名为昭武庙，以昭圣祖武功之盛。委怀孟节度使差判官一人勾当。缘驿像年代已久，望令李石于东都拣好画手，就增严饰。初兴功日，望令东都差分司官一员荐告。”从之。

十一月甲辰，敕：“悲田养病坊，缘僧尼还俗，无人主持，恐残疾无以取给，两京量给寺田赈济。诸州府七顷至十顷，各于本管选耆寿一人勾当，以充粥料。”十二月，车驾幸咸阳。给事中韦弘质上疏，论中书权重，三司钱谷不合宰相府兼领。相奏论之曰：

臣等昨于延英对，恭闻对旨常欲朝廷尊，臣下肃，此是陛下深究理本也。臣按《管子》云：“凡国之重器，莫重于令。令重则群尊，君尊则国安。故国安在于奠君，尊君在于行令。君人之理，本莫要于出令。故曰：亏令者死，益令者死，不得令者死，不从令者死。又曰：令行于上，而下论不可，是上失其威，下系于人也。”自大和已来，其风大弊，令出于上，非之于下。此弊不除，无以理国也。

昨韦弘质所论宰相不合兼领钱谷。臣等辄以事体陈闻。昔匡衡所以云：“大臣者，国家之股肱，万姓所瞻仰，明王所慎择。”《传》曰：“下轻其上，贱人图柄，则国家摇动，而人不静。”弘质受人教导，辄献封章，是则贱人图柄矣。萧望之汉朝名儒重德，为御史大夫，奏云：“今首岁日月少光，罪在臣等，”上以望之意轻丞相，乃下侍中御史诘问。贞观中，监察御史陈师合上书云：“人之思虑有限，一人不可兼总数职。”太宗曰：“此人妄有毁谤，欲离间我君臣。”流师合于岭外。贾谊云：“人主如堂，群臣如陛，陛高则堂高。”亦由将相重则君尊，其势然也。如宰相奸谋隐匿，则人人皆得上论。至于制置职业，固是人主之柄，非小人所得干议。古者朝廷之上，

各守其官。思不出位。弘质贱人，岂得以非所宜言上渎明主，此是轻宰相挠时政也。昔东汉处士横议，遂有党锢事起，此事深要惩绝。伏望陛下详其奸诈，去其朋徒，则朝廷安静，制令肃然。臣等不胜感愤之至。

弘质坐贬官。又奏曰：“天宝已前，中书除机密迁授之外，其他政事皆与中书舍人同商量。自艰难已来，务从权便，政颇去于台阁，事多系于军期，决遣万机，不暇博议。臣等商量，今后除机密公事外，诸侯表疏、百僚奏事、钱谷刑狱等事，望令中书舍人六人，依故事先参详可否，臣等议而奏闻。”从之。李德裕在相位日久，朝臣为其所抑者皆怨之。自崔铉、杜忞罢相后，中贵人上前言德裕太专，上意不悦，而白敏中之徒，教弘质论之，故有此奏。而德裕结怨之深，由此言也。

六年春正月癸卯朔。丁巳，左散骑常侍致仕冯定卒，赠工部尚书。己未，南诏、契丹、室韦、渤海、牂柯、昆明等国遣使入朝，对于麟德殿。兵部侍郎、判度支卢商奏：“诸道兵讨伐党项，今差度支郎官一人往所在有粮料州郡，先计度支給。

“从之。己丑，渤海王子大之萼入朝。东都太微宫修成玄元皇帝、玄宗、肃宗三圣容，遣右散骑常侍裴章往东都荐献。监察元寿奏前彭州刺史李铁买本州龙兴寺婢为乳母，违法，贬随州长史。

二月壬申朔。癸酉，以时雨愆候，诏：“京城天下系囚，除官典犯赃、持仗劫杀、忤逆十恶外，余罪递减一等，犯轻罪者并释放。征党项行营兵士，不得滥有杀伤。”丁丑，左拾遗王龟以父兴元节度使起年高，乞休官侍养，从之。是夜，月犯毕大星，相去三寸。庚辰，以夏州节度使米暨充东北道招讨党项使。壬午，右庶子吕让进状：“亡兄温女，大和七年嫁左卫兵曹萧敏，生二男。开成三年，敏心疾乖忤，因而离婚。今敏

日愈，却乞与臣侄女配合。”从之。乙酉，前太子少保刘沔可太子太保致仕。前寿州刺史王镇贬潞州长史。丁亥夜，月色少光，至一更一点，犯荧惑，相去四寸。后良久，其光烛地，在轸七度。壬辰，以翰林学士、起居郎孙谷为兵部员外郎充职。以旱，停上巳曲江赐宴。敕：“比缘钱重币轻，生人转困，今新加鼓铸，必在流行，通变救时，莫切于此。宜申先甲之令，以儆居货之徒。京城诸道，宜起来年正月已后，公私行用，并取新钱。其旧钱权停三数年。如有违犯，同用铅锡钱例科断。其旧钱并没纳。”又敕：“诸道铸钱，已有次第，须令旧钱流布，绢价值增。文武百僚俸料，起三月一日，并给见钱一半。先给正段，对估时价，皆给见钱。”贬舒州刺史苏滌为连州刺史。滌李宗闵党，前自给事中为德裕所斥，累年郡守，至是李绅言其无政故也。以邠宁节度使高承恭充西南面讨党项使。丙申夜，月掩牛南星，又犯岁星。丁酉，新罗使金国连入朝。辛丑夜，东北流星如桃，色赤，其光烛地，尾迹入大角，西流穿紫微垣。

三月壬寅，上不豫，制改御名炎。帝重方士，颇服食修摄，亲受法箓。至是药躁，喜怒失常，疾既笃，旬日不能言。宰相李德裕等请见，不许。中外莫知安否，人情危惧。是月二十三日，宣遗诏，以皇太叔光王枢前即们。是日崩，时年三十三。谥曰至道昭肃孝皇帝，庙号武宗，其年八月，葬于端陵，德妃王氏祔焉。

史臣曰：开成中，王室浸卑，政由阉寺。及缀衣将变，储位遽移。昭肃以孤立维城，副兹当璧。而能雄谋勇断，振已去之威权；运策励精，拔非常之俊杰。属天骄失国，潞孽阻兵，不惑盈庭之言，独纳大臣之计。戎车既驾，乱略底宁，纪律再张，声名复振，

足以章武出师之迹，继元和戡乱之功。然后迂访道之车，筑礼神之馆，栖心玄牝，物色幽人，将致俗于大庭，欲希踪于姑射。于是削浮图之法，惩游隋之民，志欲矫步丹梯，求珠赤水。徒见萧衍、姚兴之谬学，不悟秦王、汉武之非求，盖惑于左道之言，偏斥异方之说。况身毒西来之教，向欲千祀，蚩蚩之民，习以成俗，畏其教甚于国法，乐其徒不异登仙。如文身祝发之乡，久习而莫知其丑；以吐火吞刀之戏，乍观而便以为神。安可正以《咸》《韶》，律之以章甫。加以笄融、何充之佞，代不乏人，非荀卿、孟子之贤，谁兴正论。一朝隳残金狄，燔弃胡书，结怨于膜拜之流，犯怒于鄙夫之口。哲王之举，不骇物情，前代存而勿论，实为中道。欲革斯弊，以俟河清，昭肃明照，听斯弊矣。

本纪第十八下

宣宗

宣宗圣武献文孝皇帝讳忱，宪宗第十三子，母曰孝明皇后郑氏。元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，生于大明宫。长庆元年三月，封光王，名怡。会昌六年三月一日，开宗疾笃，遗诏立为皇太叔，权勾当军国政事。翌日，枢前即帝位，改今名，时年三十七。帝外晦而内朗，严重寡言，视瞻特异。幼时宫中以为不慧。十余岁时，遇重疾沈缀，忽有光辉烛身，蹶然而兴，正身拱揖，如对臣僚。乳媪以为心疾。穆宗视之，扶背曰：“此吾家英物，非心意也。”赐以玉如意、御马、金带。常梦乘龙升天，言之于郑后，乃曰：“此不宜人知者，幸勿复言。”历大和、会昌朝，愈事韬晦，群巨游处，未尝有言。文宗、武宗幸十六宅宴集，强诱其言，以为戏剧，谓之“光叔”。武宗气豪，尤不为礼。及监国之日，哀毁满容，接待群僚，决断庶务，人方见其隐德焉。四月辛未，释服，尊母郑氏曰皇太后。以兵部侍郎、翰林学士承旨白敏中守本官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；以特进、守太尉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、上柱国、卫国公、食邑二千户李德裕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、江陵尹、荆南节度使；以中散大夫、大理卿马植为金紫光禄大夫、刑部侍郎，充诸道盐铁等使。以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检校太保，山南西道节度使王起检校司空，魏博节度使何弘敬、淮南节度使李绅并检校司空，剑南西川节度使崔郸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如故。东都留

守李石奏修奉太庙毕，所司迎奉太微宫神主祔庙讫。东都太庙者，本武后家庙，神龙中中宗反正，废武氏庙主，立太祖已下神主付之。安禄山陷洛阳，以庙为马厩，弃其神主，而协律郎严郢收而藏之。史思明再陷洛阳，寻又散失。贼平，东京留守卢正己又募得之。庙已焚毁，乃寄主于太微宫。大历十四年，留守路嗣恭奏重修太庙，以迎神主。诏百官参议，纷然不定，礼仪使颜真卿坚请归祔，不从。会昌五年，留守李石因太微宫正殿圯侈，以废弘敬寺为太庙，迎神主祔之。又下百僚议，皆言准故事，无两都俱置之礼，唯礼部侍郎陈商议云：“周之文、武，有镐、洛二庙，今两都异庙可也。然不宜置主于庙，主宜依礼瘞庙之北墉下。”事未行而武宗崩。宣宗即位，因诏有司迎太微宫寓主，祔废寺之新庙，而知礼者非之。制皇长男温可封郢王，二男泾可封雅王，第三男滋可封蕲王，第四男沂可封庆王。

五月，左右街功德使奏：“准今月五日敕书节文，上都两街留四寺，外更添置八所。两所依旧名兴唐寺、保寿寺。六所请改旧名，宝应寺改为资圣寺，青龙寺改为护国寺，菩提寺改为保唐寺，清禅寺改为安国寺，法云尼寺改为唐安寺，崇敬尼寺改为唐昌寺。右街添置八所。西明寺改为福寿寺，庄严寺改为圣寿寺，旧留寺。二所旧名，千福寺改为兴元寺，化度寺改为崇福寺，永泰寺改为万寿寺，温国寺改为崇圣寺，经行寺改为龙兴寺，奉恩寺改为兴福寺。”敕旨依奏。诛道士刘玄靖等十二人，以其说惑武宗，排毁释氏故也。今月五日敕书节文，吏部三铨选士，祇凭资考，多匪实才，许观察使、刺史有奇才异政之士，闻荐试用。又观察使、刺史交代之时，册书所交户口如能增添至千户，即与超迁；如逃亡至七百余户，罢后三年内不得任使。又徒流人在天德、振武者，管中量借粮种，俾令耕

田以为业。以剑南东川节度使、检校礼部尚书卢商为兵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六月，以户部侍郎、充诸道盐铁转运使马植本官同平章事。七月，以兵部尚书李让夷为剑南东川节度使。十月，敕：“太庙祫享，合以功臣配。其宪宗庙，以裴度、杜黄裳、李愬、高崇文等配享。”以荆南节度使李德裕为东都留守。

十一月，有司享太庙，其穆宗室文曰“皇兄”。太常博士闵庆之奏：“夫礼有尊尊，而不叙亲亲。祝文称弟未当，请改为‘嗣皇帝’。”从之。京兆府奏：“京师百司职田斛斗，请准会昌三年例，许人永自送纳京师，亲冀州县无得欺隐。”从之。以江西观察使周墀为义成军节度使、郑滑观察等使。十二月，刑部尚书、判度支崔元式奏：“准七月二日敕，绫纱绢等次弱疋段，并同禁断，不得织造。臣欲与盐铁户部三司同条疏，先勘左藏库，令分析出次弱疋段州府，即牒本道官搜索狭小机杼，令焚毁。其已纳到次弱疋段，具数以闻。”上从之。

大中元年春正月戊戌朔，宫苑使奏：“皇帝致斋行事，内诸宫苑门共九十四所，并令锁闭，钥匙进内。候车驾还宫，则请领。”从之。戊申，皇帝有事于郊庙，礼毕，御丹凤门，大赦，改元，制条曰：“古者郎官出宰，卿相治郡，所以重亲人之官，急为政之本。自浇风久扇，此道稍消，颉颃清途，便臻显贵。治人之术，未尝经心，欲使究百姓艰危，通天下利病，不可得也。为政之始，思厚儒风，轩墀近臣，盖备顾问，如其不知人疾苦，何以膺朕眷求？今后谏议大夫、给事中、中书舍人曾任刺史、县令，或在任有赃累者，宰臣不得拟议。守宰亲人，职当抚字，三载考绩，著在格言。贞元年中，屡下明诏，县令五考，方得改移。近者因循，都不遵守，诸州或得三考，畿府罕及二年，以此字人，若为成政？道涂郡吏有迎送之劳，

乡里庶民无苏息之望。自今须满三十六个月，永为常式。”二月丁卯，制宪宗第十七子惕封彭王，第十八子惲为棣王；皇第五子泽为濮王，第六子润为鄂王。敕修百福殿。以检校太尉、东都留守李德裕为太子少保，分司东都；以给事中郑亚为桂州刺史、御史中丞、桂管防御观察等使。二月丁酉，礼部侍郎魏扶奏：“臣今年所放进士三十三人，其封彦卿、崔琢、郑延休等三人，实有词艺，为时所称，皆以父兄见居重位，不令中选。“诏令翰林学士承旨、户部侍郎韦琮重考覆，敕曰：“彦卿等所试文字，并合度程，可放及第。有司考试，祇在至公，如涉请托，自有朝典。今后但依常例放榜，不别有奏闻。”帝雅好儒士，留心贡举。有时微行人间，采听舆论，以观选士之得失。每山池曲宴，学士诗什属和，公卿出镇，亦赋诗饯行。凡对臣僚，肃然拱揖，鲜有轻易之言。大臣或献章疏，即烧香盥手而览之。当时以大中之政有贞观之风焉。又敕：“自今进士放榜后，杏园任依旧宴集，有司不得禁制。”武宗好巡游，故曲江亭禁人宴聚故也。闰三月，敕：“会昌季年，并省寺宇。虽云异方之教，无损致理之源。中国之人，久行其道，厘革过当，事体未弘。其灵山胜境、天下州府，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，有宿旧名僧，复能修创，一任住持，所司不得禁止。”四月，积庆太后萧氏崩，谥曰贞献，文宗母也。

六月，以义成军节度使周墀为兵部侍郎、判度支。册黠戛斯王子为英武诚明可汗，命鸿胪卿李业入蕃册拜。以金紫光禄大夫、守太子少保分司东都、上柱国、奇章郡开国公、食邑二千户牛僧孺守太子太师，银青光禄大夫、行太子宾客、上柱国、陇西郡开国公、食邑二千户李彦佐为太子太保。并依前分司。以左谏议大夫庾简休为虢州刺史，以正议大夫、行尚书考功郎中、知制诰、上柱国崔琦为中书舍人，以中散大夫、前湖

州刺史、彭阳县开国男、食邑三百户令狐絢行尚书考功郎中、知制造。

秋七月，制以正议大夫、尚书户部侍郎、知制造、翰林学士承旨、柱国、赐紫金鱼袋韦琮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以太子少保分司东都、卫国公李德裕为人所讼，贬潮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。

八月，工部尚书、中书侍郎、平章事卢商出为鄂岳观察使。神策军奏修百福殿成，名其殿曰雍和殿，楼曰亲亲楼，凡廊舍屋宇七百间，以会诸王子孙。

九月，前永宁县尉吴汝纳诣阙称冤，言：“弟湘会昌四年任扬州江都县尉，被节度使李绅诬奏湘赃罪，宰相李德裕曲情袒绅，断臣弟湘致死。”诏下御史台鞫按。

二年春正月壬戌，宰臣率文武百僚上徽号曰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，御宣政殿受册讫，宣德音。神策军修左银台门楼、屋宇及南面城墙，至睿武楼。

二月，制剑南西川节度、光禄大夫、检校吏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、成都尹、上柱国、陇西郡开国公、食邑二千户李回责授湖南观察使，桂州刺史、御史中丞、桂管防御观察使郑亚贬循州刺史，前淮南观察判官魏铤贬吉州司户，陆浑县令元寿贬韶州司户，殿中侍御史蔡京贬澧州司马。御史台奏：

据三司推勘吴湘狱，谨具逐人罪状如后：扬州都虞候卢行立、刘群，于会昌二年一月十四日，于阿颜家吃酒，与阿颜母阿焦同坐，群自拟收阿颜为妻，妄称监军使处分，要阿颜进奉，不得嫁人，兼擅令人监守。其阿焦遂与江都县尉吴湘密约，嫁阿颜与湘。刘群与押军牙官李克勋即时遮栏不得，乃令江都百姓论湘取受，节度使李绅追湘下狱，计赃处死。具狱奏闻。朝廷疑其冤，差御史崔元藻往扬州按问，据湘虽有取受，罪不至

死。李德裕党附李绅，乃贬元藻岭南，取淮南元申文案，断湘处死。今据三司使追崔元藻及淮南元推判官魏鏐并关连人款状，淮南都虞候刘群、元推判官魏鏐、典孙贞高利钱倚黄嵩、江都县典沈颀陈宰、节度押牙白沙镇遏使傅义、左都虞候卢行立、天长县令张弘思、曲张洙清陈回、右厢子巡李行璠、典臣金弘举、送吴湘妻女至澧州取受钱物人潘宰、前扬府录事参军李公佐、元推官元寿吴珙翁恭、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、西川节度使李回、桂管观察使郑亚等，伏候敕旨。

其月，敕：

李回、郑亚、元寿、魏鏐已从别敕处分。李绅起此冤诉，本由不真，今既身歿，无以加刑。粗塞众情，量行削夺，宜追夺三任官告，送刑部注毁。其子孙稽于经义，罚不及嗣，并释放。李德裕先朝委以重权，不务绝其党庇，致使冤苦，直到于今，职尔之由，能无恨叹！昨以李威所诉，已经远贬。俯全事体，特为从宽，宜准去年敕令处分。张弘思、李公佐卑吏守官，制不由己，不能守正，曲附权臣，各削两任官。崔元藻曾受无辜之贬，合从洗雪之条，委中书门下商量处分。李恪详验款状，蠹害最深，以其多时，须议减等，委京兆府决脊杖十五，配流天德。李克勋欲收阿颜，决杖二十，配流硤州。刘群据其款状，合议痛刑，曾效职官，不欲决脊，决臀杖五十，配流岳州。其卢行立及诸典吏，委三司使量罪科放讷闻奏。

三月己酉，兵部侍郎、判度支周墀本官平章事。以礼部尚书、盐铁转运使马植本官同平章事。日本国王子入朝贡方物。王子善棋，帝令侍诏顾师言与之对手。

五月己未，日有蚀之。

六月己丑，太皇太后郭氏崩，谥懿安，宪宗妃，穆宗之母也。户部侍郎，兼御史大夫、判度支崔龟从奏：“应诸司场院

官请却官本钱后，或有欺隐欠负，征理须足，不得苟从恩荡，以求放免。今后凡隐盗欠负，请如官典犯赃例处分。纵逢恩赦，不在免限。”从之。七月戊午，以前山南西道节度使高元裕为吏部尚书。

八月戊子，朝散大夫、中书舍人、充翰林学士、上柱国、平阴县开国男、食实封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毕誠为刑部侍郎。

九月，敕：“比有无良之人，于街市投匿名文书，及于箭上或旗幡上纵为奸言，以乱国法。此后所由切加捉搦，如获此色，便仰焚燹，不得上闻。”十一月，兵部侍郎、判户部事魏扶奏：“天下州府钱物、斛斗、文簿，并委录事参军专判，仍与长史通判，至交代时具数申奏。如无悬欠，量与减选注拟。

“敕：“路随等所修《宪宗实录》旧本，却仰施行。其会昌新修者，仰并进纳。如有钞录得，敕到并纳史馆，不得辄留，委州府严加搜捕。”以户部侍郎、判度支崔龟从本官同平章事。银青光禄大夫、门下侍郎，兼礼部尚书、同平章事韦琮为太子詹事，分司东都。

三年春正月丙寅，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奏，吐蕃宰相论恐热以秦、原、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之兵民归国。诏太仆卿陆耽往喻旨，仍令灵武节度使硃叔明、邠宁节度使张君绪，各出本道兵马应接其来。以太常卿封敖检校兵部尚书，为兴元尹、山南西道节度使。

三月乙卯，敕待诏官宜令与刑法官、谏官次对。银青光禄大夫、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、监修国史、上柱国、汝南县开国子、食邑五百户周墀检校刑部尚书、梓州刺史，充剑南东川节度使。四月，以正议大夫、守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、赐紫金鱼袋马植为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；以正议大夫、守御史大夫、上柱国、博陵县开国子、食邑五百户、赐紫金鱼袋

崔铉可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；正议大夫、行兵部侍郎、判户部事、上柱国、钜鹿县开国男、食邑五百户、赐紫金鱼袋魏扶可本官、平章事。

五月，幽州节度使、检校司徒、平章事张仲武卒，三军以其子直方知留后事。

六月癸未，五色云见于京师。敕：先经流贬罪人，不幸歿于贬所，有情非恶逆，任经刑部陈牒，许令归葬，绝远之处，仍量事官给棺槨。康季荣奏收原州、石门驿藏木峡制胜六盘石峡等六关讫。邠宁张君绪奏，今月十三日暇复萧关。御史台奏，义成军节度使韦让于怀真坊侵街造屋九间，已令毁拆讫。敕于萧关置武州，改长乐为威州。七月，三州七关军人百姓，皆河、陇遗黎，数千人见于阙下。上御延喜门抚慰，令其解辫，赐之冠带，共赐绢十五万疋。

八月，凤翔节度使李玘奏收复秦州，制曰：

自昔皇王之有国也，曷尝不文以守成，武以集事，参诸二柄，归乎大宁。朕猥荷丕图，思弘景运，忧勤庶政，四载于兹。每念河、湟土疆，绵亘遐阔。自天宝末，犬戎乘我多难，无力御奸，遂纵腥膻，不远京邑。事更十叶，时近百年。进士试能，靡不竭其长策；朝廷下议，皆亦听其直词。尽以不生边事为永图，且守旧地为明理，荏苒于是，收复无由。今者天地储祥，祖宗垂佑，左衽输款，边垒连降，刷耻建功，所谋必克。实枢衡妙算，将帅雄稜，副玄元不争之文，绝汉武远征之悔。瓠脱顿空于内地，斥堠全据于新封，莫大之休，指期而就。

况将士等栉沐风雨，暴露郊原，披荆棘而刁斗夜严，逐豺狼而穹庐晓破。动皆如意，古无与京，念此诚勤，宜加宠赏。泾原宜赐绢六万疋，灵武五万疋，凤翔、邠宁各四万疋，并以户部产业物色充，仍侍季荣、叔明、李玘、君绪各回戈到镇，

度支差脚支送。四道立功将士，各具名衔闻奏，当议甄酬。其秦、威、原三州及七关侧近，访闻田土肥沃，水草丰美，如百姓能耕垦种蒔，五年内不加税赋。五年已后重定户籍，为永业。温池盐利，可贍边陲，委度支制置闻奏。凤翔、邠宁、灵武、泾原守镇将士，如能于本戍处耕垦营田，即度支給赐牛粮子种，每年量得斛斗，便充军粮，亦不限约定数。三州七关镇守官健，每人给衣粮两分，一分依常年例支給，一分度支加给，仍二年一替换。其家口委长吏切加安存。官健有庄田户籍者，仰州县放免差役。

秦州至陇州已来道路，要置堡栅，与秦州应接，委李玘与刘皋即便计度闻奏。如商旅往来，官健父兄弟通传家信，关司并不得邀诘阻滞。三州七关刺史、关使，将来训练捍防有效能者，并与超序官爵。剑南西川沿边没蕃州郡，如力能收复，本道亦直接借。三州七关创置戍卒，且要务静。如蕃人求市，切不得通；有来投降者，申取长吏处分。

呜呼！七关要害，三郡膏腴，候馆之残趾可寻，唐人之遗风尚在。追怀往事，良用兴嗟。夫取不在广，贵保其金汤；得必有时，讵计于迟速。今则便务修筑，不进干戈，必使足食足兵，有备无患，载洽亭育之道，永致生灵之安。中外臣僚，宜体朕意。

九月辛亥，西川节度使杜忭奏收复维州。制曰：

朕祇荷丕业，思平泰阶，将分邪正之源，冀使华夷胥悦。其有常登元辅，久奉武宗，深苞祸心，盗弄国柄，虽已行谴斥之典，而未塞亿兆之言，是议再举朝章，式遵彝宪。守潮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李德裕，早藉门地，叨践清华，累居将相之荣，唯以奸倾为业。当会昌之际，极公台之荣，聘谏佞而得君，遂恣横而持政，专权生事，妒贤害忠。动多诡异之谋，潜怀僭越

之志。秉直者必弃，向善者尽排。诬贞良造朋党之名，肆谗构生加诸之衅。计有逾于指鹿，罪实见其欺天。属者方处钧衡，曾无嫌避，委国史于爱媚之手，宠秘文于弱子之身，洎参信书，亦引亲昵。恭惟《元和实录》乃不刊之书，擅敢改张，罔有畏忌。夺他人之懿绩，为私门之令猷。又附李绅之曲情，断成吴湘之冤狱。凡彼簪纓之士，遏其取舍之途。骄居自夸，狡蠹无对，擢尔之发，数罪未穷。载窥立刻上之由，益验无君之意。使天下之人，重足一迹，皆誓惧奉面，而慢易在心。为臣若斯，于法何逭。于戏！朕务全大体，久为含容，虽黜降其官荣，尚盖藏其丑状。而睥睨未已，兢惕无闻，积恶既彰，公议难抑。是宜移投荒服，以谢万邦。中外臣僚，当知予意。可崖州司户参军，所在驰驿发遣，纵逢恩赦，不在量移之限。

以起居郎庾道蔚、礼部员外郎李文儒并充翰林学士。

十月辛巳，京师地震，河西、天德、灵夏尤甚，戍卒压死者数千人。

十一月，东川节度使郑涯、凤翔节度使李玘奏修文川谷路，自灵泉至白云置十一驿，下诏褒美。经年为雨所坏，又令封敖修斜谷旧路。以刑部侍郎韦有翼为御史中丞，以职方员外郎郑处海兼御史知杂。幽州军乱，逐其留后张直方，军人推其衙将周繼为留后。十二月，追谥顺宗曰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，宪宗曰昭文章武大圣孝皇帝。初以河、湟收复，百僚请加徽号，帝曰：“河、湟收复，继成先志，朕欲追尊祖宗，以昭功烈。”白敏中等对曰：“非臣愚昧所能及。”至是，上御宣政殿行事，及册出，俯楼目送，流涕呜咽。崖州司户参军李德裕卒于贬所。

四年春正月，以追尊二圣，御正殿，大赦天下。徒流比在天德者，以十年为限，既遇鸿恩，例减三载。但使循环添换，边不阙人，次第放归，人无怨苦。其秦、原、威、武诸州、诸

关，先准格徒流人，亦量与立限，止于七年，如要住者，亦听。诸州府县官如请工假，一月已下，权差诸判官；一月已上，即准勾当例，其课料等据数每贯刻二百文，与见判案官添给。有故意杀人者，虽已伤未死、已死更生，意欲杀伤，偶然得免，并同已杀人条处分。

二月，皇女万寿公主出降右拾遗郑颢，以颢为银青光禄大夫、行起居郎、驸马都尉。

三月己卯，刑部奏：“监临主守，应将官物私自贷使并贷借人，及以己物中纳官司者，并专知别当主掌所由有犯赃，并同犯入己赃，不在原赦之限。”从之。以幽州节度副大使检校工部尚书张直方为左金吾卫将军。四月，敕：“法司用刑，或持巧诈，分律两端，遂成其罪。既奸吏得计，则黎庶何安？自今后应书罪定刑，宜直指其事，不得舞文，妄有援引。”又刑部奏：“准今年正月一日敕节文，据会昌元年三月二十六日敕，窃盗赃至一贯文处死，宜委所司重详定条目奏闻。臣等检校，并请准建中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敕，窃盗赃满三疋已上决杀，如赃数不充，量请科放。”从之。七月丙子，大理卿刘蒙奏：“古者悬法示人，欲使人从善远罪，至于不犯，以致刑措。准大和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刑部侍郎高铢条疏，准勘节目一十一件，下诸州府粉壁书于录事参军食堂，每申奏罪人，须依前件节目。岁月滋久，文字湮沦，州县推案，多违漏节目。今后请下诸道，令刻石置于会食之所，使官吏起坐观省，记忆条目，庶令案牘周详。”从之。

八月，刑部侍郎、御史中丞魏谔奏：“诸道州府百姓诣台诉事，多差御史推劾，臣恐烦劳州县，先请差度支、户部、盐铁院官带宪衔者推劾。又各得三司使声称，院官人数不多，例专掌院务，课绩不办。今诸道观察使幕中判官，少不下五六人，

请于其中带宪衔者委令推劾。如累推有劳，能雪冤滞，御史台阙官，便令奏用。”从之。

九月，以朝请大夫、检校礼部尚书、孟州刺史、河阳三城节度使李拭为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等使。幽州节度周緄卒，军人立其牙将张允伸为留后。十月，中书侍郎、平章事魏扶罢知政事。

十一月己亥，敕：“收复成、维、扶等三州，建立已定，条令制置，一切合同。其已配到流人，宜准秦、原、威、武等州流例，七年放还。”以户部侍郎、判本司事令狐綯为兵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十二月，以华州刺史周敬复为光禄大夫、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兼洪州刺史、江南西道团练观察使，赐金紫。

五年春正月甲戌，制皇第七子洽封怀王，第八子泂为昭王，第九子汶为康王。敕两京天下州府，起大中五年正月一日已后，三年内不得杀牛。如郊庙享祀合用者，即以诸畜代。

二月，户部侍郎裴休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。四月癸卯，刑部侍郎刘彖奏：据今年四月十三日已前，凡二百二十四年，杂制敕计六百四十六门，二千一百六十五条，议轻重，名曰《大中刑法统类》，欲行用之。

五月，以太原尹、河东节度使李拭为凤翔节度使；李业检校户部尚书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，充河东节度使；守司空、门下侍郎、太原郡开国伯、食邑一千户白敏中检校司徒、同平章事邠州刺史，充邠宁节度观察、东面招讨党项等使；以户部侍郎、判户部事魏謩本官同平章事。七月，宰相监修国史崔龟从续柳芳《唐历》二十二卷上之。

八月，敕：“公主邑司擅行文牒，恐多影庇，有率条章。今后公主除缘征封外，不得令邑司行文书牒府县，如缘公事，令邑司申宗正寺，与酌事体施行。”沙州刺史张义潮遣兄义泽

以瓜、沙、伊、肃等十一州户口来献，自河、陇陷蕃百余年，至是悉复陇右故地。以张义潮为瓜沙伊等州节度使。

九月，敕：“条疏刺史交代，须一一交割公事与知州官，方得离任。准会昌元年敕，刺史只禁科率官吏抑配人户，至于使州公廨及杂利润，天下州府皆有规制，不敢违越。缘未有明敕处分，多被无良人吏致使恐吓，或致言讼。起今后应刺史下担什物，及除替后资送钱物，但不率敛官吏，科配百姓，一任各守州县旧例色目支給。如无公廨，不在资送之限。若辄有率配，以入己赃论。”以正议大夫、兵部侍郎、诸道盐铁转运使、上柱国、河东县开国子裴休守礼部尚书，进阶金紫；以前宣歙观察使、太中大夫、检校左散骑常侍裴谔权知兵部侍郎。十月己亥，京兆尹韦博奏：“京畿富户为诸军影占，苟免府县色役，或有追诉，军府纷然。请准会昌三年十二月敕，诸军使不得强夺百姓入军。”从之。十一月，中书侍郎，兼吏部尚书、平章崔龟从检校尚书估仆射、汴州刺史，充宣武军节度使。沙州置归义军，以张义潮为节度使。太子詹事姚康献《帝王政纂》十卷；又撰《统史》三百卷，上自开辟，下尽隋朝，帝王美政、诏令、制置、铜盐钱谷损益、用兵利害，下至僧道是非，无不备载，编年为之。国子祭酒冯审奏：“文宣王庙，始太宗立之，睿宗书额，武后窃政之日，改篆题‘大周’二字，请削之。”从之。十二月，盗斫景陵神门戟，京兆尹韦博罚两月俸，贬宗正卿李文举睦州刺史，陵令吴阅岳州司马，奉先令裴让隋州司马。是岁，湖南大饥。

六年春正月戊辰，以陇州防御使薛逵为秦州刺史、天雄军使，兼秦、成两州经略使。

二月，右卫大将军郑光以赐田请免租税。宰相魏謩奏曰：“郑光以国舅之亲，赐田可也，免税无以劝蒸民。”敕曰：

“一依人户例供税。”三月，陇州刺史薛逵奏修筑定成关工毕。四月丁酉，敕：“常平义仓斛斗，每年检勘，实水旱灾处，录事参军先勘人户多少，支給先贫下户，富户不在支給之限。”以礼部尚书、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裴休可本官同平章事。

五月，敕：“天下军府有兵马处，宜选会兵法能弓马等人充教练使，每年合教习时，常令教习。仍于其时申兵部。”御史台奏：“诸色刑狱有关连朝官者，尚书省四品已上、诸司三品已上官，宜先奏取进止。如取诸色官状，即申中书取裁。”从之。

秋七月丙辰，前淮南节度使、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御史大夫、上柱国、赞皇郡开国公、食邑一千五百户李瑀卒，赠司空。敕犯赃人平赃，据律以当时物价上旬估。请取所犯之处，其月内上旬时估平之。从之。检校司空、太子少师、上柱国、范阳郡开国公、食邑二千户卢钧可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使。

九月，敕起居郎转官月限，宜以二十个月。

七年春正月壬辰，金紫光禄大夫、守太子少傅分司、上柱国、晋陵郡开国公、食邑二千户归融卒，赠右仆射。宗正卿李文会贬睦州刺史。四月，以御史大夫郑朗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五月，左卫率府仓曹张戣集律令格式条件相类一千二百五十条，分一百二十一门，号曰《刑法统类》，上之。七月，以正议大夫、尚书左丞、上柱国、赐金鱼袋崔瓌为刑部尚书，以银青光禄大夫、行兵部侍郎、知制诰、充翰林学士苏滌为尚书左丞，权知户部侍郎崔瓘可权知兵部侍郎。十月，尚书左仆射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太清宫使、弘文馆大学士崔铉进《续会要》四十卷，修撰官杨绍复、崔彖、薛逢、郑言等，赐物有差。

八年春正月，陕州黄河清。

二月，南蛮进犀牛，诏还之。

三月，敕以旱诏使疏决系囚。宰相监修国史魏謩修成《文宗实录》四十卷，上之，修史官给事中卢耽、太常少卿蒋偕、司勋员外郎王泐、右补阙卢吉，颁赐银器、锦彩有差。以山南东道节度使、检校户部尚书、襄州刺史、上柱国、酒泉县开国子、食邑三百户李景让为吏部尚书。

五月，以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韦澳为京兆尹；以户部侍郎、翰林学士承旨、上柱国、武功县开国子、食邑三百户苏滌检校兵部尚书，兼江陵尹、御史大夫，充荆南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。七月，银青光禄大夫、守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魏謩兼户部尚书。

八月，以司农卿郑助为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兼夏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上柱国、荥阳县开国男、食邑三百户、夏绥银宥等州节度营田观察处置押蕃落安抚平夏党项等使。九年春正月辛巳，银青光禄大夫、秘书监、许昌县开国男陈商卒，赠工部尚书。

二月，中书侍郎，兼礼部尚书、同平章事裴休检校吏部尚书，兼汴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宣武军节度使、汴宋毫颍观察处置等使。

三月，试宏词举人，漏汇题目，为御史台所劾，侍郎裴谔改国子祭酒，郎中周敬复罚两月俸料，考试官刑部郎中唐枝出为处州刺史，监察御史冯颀罚一月俸料。其登科十人并落下。其吏部东铨委右丞卢懿权判。以吏部侍郎郑涯检校礼部尚书，兼定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义武军节度、易定州观察处置、北平军等使。御史台据正月八日礼部贡院捉到明经黄续之、赵弘成、全质等三人伪造堂印、堂帖，兼黄续之伪著绯衫，将伪帖入贡院，令与举人虞蒸、胡简、党赞等三人及第，许得钱一千

六百贯文。据勘黄续之等罪款，具招造伪，所许钱未曾入手，便事败。奉敕并准法处死。主司以自获奸人，并放。七月，以河东节度使、检校司空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上柱国、范阳郡开国公、食邑三千户卢钧守尚书右仆射。

八月，以门下侍郎、守尚书右仆射、监修国史、博陵县开国伯、食邑一千户崔铉检校司空、同平章事，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充淮南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使事。宣宗宴饯，赋诗以赐之。九月，昭义节度使、检校礼部尚书，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御史大夫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郑涓检校刑部尚书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御史大夫，充河东节度、管内观察处置等使。十一月，以河南尹刘 彖检校工部尚书、汴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、充宣武军节度、宋亳汴颍观察处置等使。以中书舍人郑颢为礼部侍郎。

十年春正月乙巳，以正议大夫、华州刺史、潼关防御、镇国军等使、上柱国、陇西县开国男、食邑三百户、赐紫金鱼袋李讷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兼越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浙江东道都团练观察等使。

三月，中书门下奏：“据礼部贡院见置科目，《开元礼》、《三礼》、《三传》、《三史》、学究、道举、明算、童子等九科，近年取人颇滥，曾无实艺可采，徒添入仕之门。须议条疏，俾精事业。臣已于延英面论，伏奉圣旨，将文字来者。其前件九科，臣等商量，望起大中十年，权停三年，满后，至时赴科试者，令有司据所举人先进名，令中书舍人重覆问过。中有本业稍通，堪备朝廷顾问，即作等第进名，候敕处分。如有事业荒芜，不合送名数者，考官即议朝责。其童子近日诸道所荐送者，多年齿已过，伪称童子，考其所业，又是常流。起今日后，望今天下州府荐送童子，并须实年十一、十二已下，仍须精熟一经，

问皆全通，兼自能书写者。如违制条，本道长吏亦议惩法。”从之。四月癸丑，以刑部郎中卢搏为庐州刺史，以给事中、渤海郡开国公、食邑二千户高少逸检校礼部尚书、华州刺史、潼关防御、镇国军等使。

六月，以兵部郎中裴夷直为苏州刺史。

六月，以兵部郎中裴夷直为苏州刺史。

九月，以中书舍人杜审权知礼部贡举。十月，邠宁庆节度使、检校礼部尚书、邠州刺史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誠为检校兵部尚书、潞州大都府长史、御史大夫，充昭义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使、潞邢洛等州观察使。桂管观察使令狐定卒，赠礼部尚书。

十一年春正月，以银青光禄大夫、守吏部尚书、上柱国、酒泉县开国男、食邑三百户李景让为御史大夫；以朝请大夫、守御史中丞，兼尚书右丞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夏侯孜为户部侍郎、判户部事；以朝散大夫、守京兆尹、上柱国、扶风县开国男、食邑三百户、赐紫金鱼袋韦澳检校工部尚书、孟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河阳三城节度、孟怀泽观处置等使。先是，车驾将幸华清宫，两省官进状论奏，诏曰：“朕以骊山近宫，真圣庙貌，未尝修谒，自谓阙然。今属阳和气清，中外事简，听政之暇，或议一行。盖崇礼敬之心，非以逸游为事。虽申敕命，兼虑劳人。卿等职备禁闱，志勤奉上，援据前古，列状上章，载陈恳到之词，深睹尽忠之节。已允来请，所奏咸知。”以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事、管内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及西山八国云南安抚等使、特进、检校司徒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兼成都尹、上柱国、太原郡开国公、食邑二千户白敏中以本官兼江陵尹，充荆南节度、管内观察处置等使。

二月，以夏绥银宥节度使、通议大夫、检校左散骑常侍、

夏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上柱国、荥阳县开国男、食邑三百户、赐紫金鱼袋郑助为检校工部尚书、邠州刺史，充邠宁庆节度、管内营田观察处置，兼充庆州南路救援、盐州及当道沿路镇寨粮料等使；以右金吾卫将军田在宾校右散骑常侍，兼夏州刺史，代郑助为夏、绥、银、宥节度等使。以荆南节度使、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兵部尚书、兼江陵尹、御史大夫、上柱国、武功郡开国男、食邑三百户苏滌为太常卿。以银青光禄大夫、守门下侍郎、兼户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、监修国史、上柱国魏暮检校户部尚书、同平章事，兼成都尹，充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事。以太中大夫、守工部尚书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崔慎由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以成德军节度、镇冀深赵观察处置等使、起复云麾将军、守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、检校兵部尚书、镇州大都督府长史王绍鼎为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尚书右仆射，余官如故。以通议大夫、守中书门下侍郎、兼礼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郑朗可监修国史。太中大夫、守工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崔慎由可集贤院大学士。

三月，起复朝请大夫、深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兼成德军节度判官王绍懿可检校左散骑常侍、镇府左司马、知府事，充成德军节度副使，兼充都知兵马使。以成德军中军兵马使、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太子宾客、兼监察御史、上柱国王景胤可本官、深州刺史、本州团练守捉使。检校左散骑常侍、右神武大交军知军事王绍孚可落起复，依前右神武大将军。绍懿、绍孚，镇州王绍鼎之弟也。景胤，绍鼎子也。以朝请大夫、检校刑部尚书、华州刺史、上柱国、鄆县开国男、食邑三百户、赐紫金鱼袋萧倣为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四月，以职方郎中、知制诰裴坦为中书舍人。以朝议大夫、权知京兆尹崔郢为濮王傅，分司

东都，以决杀府吏也；以江西观察使、洪州刺史、御史中丞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张毅夫为京兆尹。以凤翔节度使、正议大夫、检校户部尚书，兼凤翔尹、上柱国、袭晋国公、食邑三千户、袭实封一百五十户裴识可许州刺史，充忠武军节度、陈许蔡观察等使；以吏部侍郎卢懿检校工部尚书，兼凤翔尹、御史大夫、凤翔陇右节度使；以中书舍人郑宪为洪州刺史、御史中丞、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待使，仍赐紫金鱼袋。以安南宣慰使、右千牛卫大将军宋涯为安南都护、御史中丞、本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。以幽州节度使张允伸弟允中为荆州刺史，允千檀州刺史，允辛安塞军使，允举纳降军使，并兼御史中丞。以前邠宁节度使、朝议大夫、检校工部尚书、邠州刺史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柳熹可检校礼部尚书、河南尹。

五月，以职方郎中李玄为寿州刺史。

六月，以朔方灵武定远等城节度使、朝散大夫、检校左散骑常侍、灵州大都督府长史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刘潼为郑州刺史，驰驿赴任，以给边兵粮不及时也。以安南都护宋涯为容州刺史、容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。制皇第三男灌封卫王，第十一男灃封广王。以朝散大夫、守尚书兵部侍郎、判度支、上柱国、彭城县开国男、食邑三百户、赐紫金鱼袋萧鄴本官同平章事、判度支。以右监门将军、知内府省事、清河公崔巨淙为淮南监军。以特进、检校司空、兼太子太傅分司东都、上柱国、扶风郡开国公、食邑二千户杜忭本官判东都尚书省、兼御史大夫，充东都留守、东畿汝都防御使。七月，以飞龙使、宫闱局令王归长守内侍省内常侍，知省事，充内枢密使。责授邠州员外司马张直方为右骁卫大将军。

八月，成德军节度使、检校尚书右仆射王绍鼎卒，赠司空，赙布帛三百段。以皇子昭王洎为开府仪同三司、守镇州大都督

府长史、成德军节度、镇冀深赵观察等大使；以成德军节度副使、都知兵马使、左司马、知府事、御史中丞王绍懿为成德军副使留后。以义武军节度、易定观察等使、检校礼部尚书、定州刺史、上柱国、荥阳县开国男、食邑三百户郑涯检校户部尚书、汴州刺史、上柱国，充宣武军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事、宋毫观察、亳州太清宫等使；以四镇北庭行军、泾原渭武节度使、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右散骑常侍、泾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上柱国、范阳县开国男、食邑三百户卢简求可检校工部尚书、定州刺史、义武节度使、易定观察、北平军等使；以盐州防御押蕃落诸军防秋都知兵马使、度支乌池榷税使、检校右散骑常侍、盐州刺史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陆耽代简求为泾原节度使。以翰林学士、朝散大夫、中书舍人、赐紫金鱼袋曹确权知河南尹。汝州防御使令狐绪有善政，郡人诣阙请立德政碑颂。绪以弟絢在中书，上表乞寝，从之。以太常卿苏滌为兵部尚书、权知吏部铨事，以银青光禄大夫、守散骑常侍、上柱国、渤海郡开国伯、食邑七百户封敖为太常卿。是月，荧惑犯东井。

九月，以秦州刺史李承勋为朝散大夫、检校工部尚书、泾州刺史，充四镇北庭泾原渭武节度等使；以礼部郎中杨知温充翰林学士；以中散大夫、尚书礼部侍郎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杜审权为陕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兼御史大夫、陕虢都防御观察处置等使；以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司空、兼太子太师、上柱国、范阳郡开国公、食邑二千户卢钧为检校司空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兴元尹，充山南西道节度等使。右补阙陈嘏、左拾遗王谱、右拾遗薛杰上疏谏遣中使往罗浮山迎轩辕先生。诏曰：“朕以万机事繁，躬亲庶务，访闻罗浮山处士轩辕集，善能摄生，年龄亦寿，乃遣使迎之，或冀有少保理也。朕每观前史，见秦皇、汉武为方士所惑，常以之为诫。卿等位当论列，职在谏司，阅

示来章，深纳诚意。”仍谓崔慎由曰：“为吾言于谏官，虽少翁、栾大复生，不能相惑。如闻轩辕生高士，欲与之一言耳。

“宰相郑朗累月请告，三章求免。是月乙未，彗出于房初度，长三尺。十月，制通议大夫、守中书侍郎、礼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、监修国史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郑朗可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兼太子少师。以山南西道节度使、中散大夫、检校礼部尚书、兴元尹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蒋系权知刑部尚书，宰相崔慎由兼修国史，萧鄴兼集贤殿大学士。以华州刺史高少逸为左散骑常侍，以苏州刺史裴夷直为华州刺史、潼关防御、镇国军等使，以太常少卿崔钧为苏州刺史。入回鹘册礼使、卫尉少卿王端章贬贺州司马，副使国子《礼记》博士李寻为郴州司马，判官河南府士曹李寂永州司马。端章等出塞，黑车子阻路而回故也。以成德军观察留后、御史中丞、赐紫金鱼袋王绍懿检校工部尚书，兼镇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御史大夫，充成德军节度、镇冀深赵观察等使。以中书舍人李藩权知礼部贡院。

十一月，太子少师郑朗卒，赠司空。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兼太子太保、充右羽林统军、御史大夫、上柱国、荥阳县开国男、食邑三百户郑光卒，辍朝三日，赠司徒，仍令百官奉慰。上之元舅也。宰相崔慎由为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，尚书萧鄴兼工部尚书，余并如故。十二月，以昭义军节度使、朝议大夫、检校工部尚书、上柱国、平阳县开国男、食邑三百户毕诚为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使；朝议大夫、检校礼部尚书、兼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刘彖为尚书户部侍郎、判度支。以翰林学士承旨、通议大夫、守尚书户部侍郎、知制诰、上护军、赐紫金鱼袋蒋伸为兵部侍郎，充职。以金紫光禄大夫、守太子少保分司东都、上柱国、河东县开国男、食邑五百户裴休检校户部尚书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、

昭义军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事、潞磁邢洛观察等使。以正议大夫、行尚书兵部侍郎、上柱国、河东县开国男、食邑三百户、赐紫金鱼袋柳仲郢本官兼御史大夫，充诸道盐铁转运使。以正议大夫、检校户部尚书、兼太子宾客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孔温业本官分司东都，以病请告故也。礼部郎中杨右温本官知制诰，充翰林学士。以幽州中军使、检校国子祭酒、幽府左司马、知府事、御史中丞张简真检校右散骑常侍，允伸之子也。以中散大夫、权知刑部尚书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蒋系检校户部尚书、凤翔尹、御史大夫、凤翔陇右节度观察处置等使。是岁，舒州吴塘堰有众禽成巢，阔七尺，高七丈，而水禽、山鸟、鹰隼、燕雀之类，无不驯狎。又有鸟人面缘毛，爪喙皆绀色，其声曰“甘”，人呼为“甘虫”。

十二年春正月，以晋阳令郑液为通州刺史。罗浮山人轩辕集至京师，上召入禁中，谓曰：“先生遐寿而长生可致乎？”曰：“彻声色，去滋味，哀乐如一，德施周给，自然与天地合德，日月齐明，何必别求长生也。”留之月余，坚求还山。以前乡贡进士于琮为秘书省校书郎，寻尚皇女广德公主，改银青光禄大夫、守右拾遗、驸马都尉。以安南本管经略招讨处置使、朝散大夫、检校左散骑常侍、安南都护、御史大夫、赐紫金鱼袋李弘甫为宗正卿。以中大夫、守京兆尹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张毅夫为鄂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鄂岳蕲黄申等州都团练观察使。以太中大夫、福州刺史、御史中丞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杨发检校右散骑常侍、广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岭南东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。以朝散大夫、守康王傅分司东都、上柱国、袭魏郡开国公、食邑二千户、赐紫金鱼袋王式为安南都护、兼御史中丞，充安南本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。以朝请大夫、前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、上柱国、鄴县开国男、食邑三百户、赐紫金

鱼袋萧倣守太子少保分司。以朝请大夫、检校左散骑常侍、右金吾将军、充右街使、上柱国、袭太原郡开国公、食邑二千户、赐紫金鱼袋王镇为检校左散骑常侍、使持节都督福州诸军事，福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。以翰林学士、朝议郎、守尚书司勋郎中、知制诰、赐绯鱼袋孔温裕为中书舍人，充职。以右骁卫上将军李正源守大内皇城留守。以朝议大夫、守尚书户部侍郎、判度支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刘彖本官同平章事，依前判度支。以太中大夫、守中书侍郎、兼礼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、监修国史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崔慎由检校礼部尚书、梓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剑南东川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事，代韦有翼；以有翼为吏部侍郎。

二月，以前邕管经略招讨处置使、朝议郎、邕州刺史、御史中丞、赐紫金鱼袋段文楚为昭武校尉、右金吾卫将军；以朝议郎、守中书舍人、权知礼部贡举、上柱国、赐绯鱼袋李藩为尚书户部侍郎。以朝散大夫、守工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、充集贤殿大学士、上柱国、彭城县开国男、食邑三百户、赐紫金鱼袋萧鄴为监修国史。以朝议大夫、守户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判度支、主柱国、赐紫金鱼袋刘彖可充集贤院学士。以渤海国王弟权知国务大虔晃为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秘书监、忽汗州都督，册为渤海国王。以兵部侍郎柳仲郢为刑部尚书。以朝议大夫、守尚书户部侍郎、判户部事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夏侯孜为兵部侍郎，充诸道盐铁转运使；以朝请大夫、权知刑部侍郎、赐紫金鱼袋杜胜为户部侍郎、判户部事。光禄大夫、守左领军卫大将军分司东都、上柱国、会稽县开国公、食邑一千五百户康季荣可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兼右卫上将军分司。贬前利州刺史杜仓为贺州司户，蔡州刺史李丛邵州司马。以工部郎中、知制诰于德孙，库部郎中、知制诰苗恪，并可中书舍人，依前翰林学

士。以前右金吾卫将军郑汉璋，前鸿胪少卿郑汉卿，并起复授本官，国舅光之子也。以银青光禄大夫、行给事中、驸马都尉卫洙为工部侍郎，前濮王傅分司皇甫权为康王傅分司。以库部员外郎、史馆修撰李涣为长安令。闰二月，以司农少卿卢籍为代州刺史，前江陵少尹杜恽为司农少卿。以河东马步都虞候段威为朔州刺史，充天宁军使，兼兴唐军沙陀三部落防遏都知兵马使。五月，以兵部侍郎、盐铁转运使夏侯孜本官同平章事。

六月，南蛮攻安南府。

八月，洪州贼毛合、宣州贼康全大攻掠郡县，诏两浙兵讨平之。十二月，太子少保魏谔卒，赠司徒。

十三年春正月，以虢陕观察使杜审权为户部侍郎、判户部事。

三月，宰相萧萼罢知政事，守吏部尚书。四月，以翰林学士承旨、兵部侍郎、知制诰蒋伸本官同平章事。

五月，上不豫，月余不能视朝。

八月七日，宣遗诏立郗王为皇太子，勾当军国事。是日，崩于大明宫，圣寿五十。诏门下侍郎、平章事令狐綯摄冢宰。群臣上谥曰圣武献文孝皇帝，庙号宣宗。十四年二月，葬于贞陵。

史臣曰：臣尝闻黎老言大中故事，献文皇帝器识深远，久历艰难，备知人间疾苦。自宝历已来，中人擅权，事多假借，京师豪右，大扰穷民。洎大中临驭，一之日权豪敛迹，二之日奸臣畏法，三之日阉寺誓气。由是刑政不滥，贤能效用，百揆四岳，穆若清风，十余年间，颂声载路。上宫中衣浣濯之衣，常膳不过数器，非母后侑膳，辄不举乐，岁或小饥，忧形于色。虽左右近习，未尝见怠惰之容。与群臣言，俨然煦接，如待宾僚，或有所陈闻，虚襟听纳。旧时人主所行，黄门先以龙脑、

郁金藉地，上悉命去之。宫人有疾，医视之，既瘳，即袖金赐之，诫曰：“勿令敕使知，谓予私于侍者。”其恭俭好善如此。季年风毒，召罗浮山人轩辕集，访以治国治身之要，其伎术诡异之道，未尝措言。集亦有道之士也。十三年春，坚求还山。上曰：“先生少留一年，候于罗浮山别创一道馆。”集无留意，上曰：“先生舍我亟去，国有灾乎？朕有天下，竟得几年？”集取笔写“四十”字，而十字挑上，乃十四年也。兴替有数，其若是乎！而帝道皇猷，始终无缺，虽汉文、景不足过也。惜乎简籍遗落，旧事十无三四，吮墨挥翰，有所慊然。

赞曰：李之英主，实惟献文。糝牌尽去，淑慝斯分。河、陇归地，朔漠消氛。到今遗老，歌咏明君。&

本纪第十九上

懿宗

懿宗昭圣恭惠孝皇帝淮，宣宗长子，母曰元昭皇太后晁氏。大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，生于藩邸。会昌六年十月，封郢王，本名温。大中十三年八月七日，宣遗诏立为皇太子监国，改今名。十三日，枢前即帝位，年二十七。帝姿貌雄杰，有异稠人。藩邸时常经重疾，郭淑妃侍医药，见黄龙出入于卧内。既间，妃以异告，帝曰：“慎勿复言。又尝大雪数尺，而帝寝室之上独无，人皆异之。宣宗制《泰边陲乐曲词》有“海岳晏咸通”之句。又大中末，京城小兒叠布渍水，纽之向日，谓之拔晕。帝果以郢王即大位，以咸通为年号。

九月，释服，追尊母后晁氏为太后，谥曰元昭。十月癸未，制以门下侍郎、守左仆射、同平章事令狐綯守司空，门下侍郎、兵部尚书、同平章事萧鄴兼尚书右仆射，中书侍郎、礼部尚书、平章事夏侯孜兼兵部尚书，中书侍郎、平章事蒋伸兼工部尚书，并依前知政事。又以兵部侍郎郑顥为河南尹。以昭义军节度、潞邢磁洛观察等使、光禄大夫、检校吏部尚书、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、上柱国、河东县开国子、食邑五百户裴休为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；以河中节度使、检校尚书左仆射毕誠为汴州刺史，充宣武军节度、宋毫观察等使。以中书舍人裴坦权知礼部贡举。十二月，以户部侍郎、翰林学士杜审权为检校礼部尚书、河中晋绛节度等使。咸通元年春正

月，上御紫宸殿受朝，对室韦使。

二月，葬宣宗皇帝于贞陵。以右拾遗刘鄴充翰林学士。以河中节度使杜审权为兵部侍郎、判度支，寻以本官同平章事；以门下侍郎、守司徒、同平章事令狐綯检校司徒、同平章事，出镇河中；尚书左仆射、诸道盐铁转运使杜忬同平章事。浙东观察使王式斩草贼仇甫，浙东郡邑皆平。

八月，以河东节度使裴休为凤翔尹、凤翔陇右节度使，以凤翔陇右节度使、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刑部尚书卢简求为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使。

十一月丙午朔。丁未，上有事于郊庙，礼毕，御丹凤门，大赦，改元。以中书舍人薛耽权知贡举。

二年春二月，吏部尚书萧鄴检校尚书右仆射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观察等使。郑滑节度使、检校工部尚书李福奏：“属郡颍州去年夏大雨，沈丘、汝阴、颖上等县平地水深一丈，田稼、屋宇淹没皆尽，乞蠲租赋。”从之。以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蒋伸兼刑部尚书，右仆射、门下侍郎杜忬为左仆射，依前知政事。四月，以前婺州刺史裴闳为颍州刺史，充本州团练镇遏等使。以驾部郎中王铎本官知制诰。八月，以中书舍人卫洙为工部侍郎。寻改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礼部尚书，兼滑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驸马都尉，充义成军节度、郑滑颖观察处置等使。洙奏状称：“蒙恩除授滑州刺史，官号内一字与臣家讳音同，虽文字有殊，而声韵难别，请改授闲官者。”敕曰：“嫌名不讳，著在礼文，成命已行，固难依允。”以兵部侍郎曹确判度支，以兵部员外郎杨知远、司勋员外郎穆仁裕试吏部宏词选人。

九月，以前兵部侍郎、判度支毕誠为工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。蒋伸罢知政事。林邑蛮寇安南府，遣神策将军康承训率禁军及

江西、湖南之兵赴援。

三年春正月，左仆射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杜忞率百僚上徽号曰睿文明圣孝德皇帝。

五月，敕：“岭南分为五管，诚已多年。居常之时，同资御捍，有事之际，要别改张。邕州西接南蛮，深据黄洞，控两江之犷俗，居数道之游民。比以委人太轻，军威不振，境连内地，不并海南。宜分岭南为东、西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，以广州为岭南东道，邕州为岭南西道，别择良吏，付以节旄。其所管八州，俗无耕桑，地极边远，近罹盗扰，尤甚凋残。将盛藩垣，宜添州县。宜割桂州管内龚州、象州，容州管内藤州、岩州，并隶岭南西道收管。”宰臣杜忞兼司空，毕诚兼兵部尚书。驾部郎中、知制诰王铎为中书舍人。以邕管经略使郑愚为广州刺史，充岭南东道节度、观察处置等使；将军宋戎为岭南西道节度使。夏，淮南、河南蝗旱，民饥。南蛮陷交址，征诸道兵赴岭南。诏湖南水运，自湘江入潯渠，江西造切麦粥以馈行营。湘、漓溯运，功役艰难，军屯广州乏食。润州人陈碯石诣阙上书，言：“江西、湖南，溯流运粮，不济军师，士卒食尽则散，此宜深虑。臣有奇计，以馈南军。天子召见，碯石因奏：“臣弟听思曾任雷州刺史，家人随海船至福建，往来大船一只，可致千石，自福建装船，不一月至广州。得船数十艘，便可致三万石至广府矣。”又引刘裕海路进军破卢循故事。执政是之，以碯石为盐铁巡官，往杨子院专督海运。于是康承训之军皆不阙供。七月，徐州军乱，以浙东观察使王式检校工部尚书、徐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武宁军节度、徐泗濠观察等使。初，王智兴得徐州，召募凶豪之卒二千人，号曰银刀、雕旗、门枪、挟马等军，番宿衙城。自后浸骄，节度使姑息不暇。田牟镇徐日，每与驽卒杂坐，酒酣抚背，时把板为之唱歌。其徒日费万计。

每有宾宴，必先厌食饫酒，祁寒暑雨，卮酒盈前，然犹喧噪邀求，动谋逐帅。前年寿州刺史温璋为节度使，骄卒素知璋严酷，深负忧疑。璋开怀抚谕，终为猜贰，给与酒食，未尝沥口，不期月而逐璋。上是以式代璋。时式以忠武、义成之师三千平定仇甫，便诏式率二镇之师渡淮。徐卒闻之，惧其势，无如之何。至大彭馆，方来迎谒。居三日，犒劳两镇兵令还，既擐甲执兵，即命环骑卒杀之。徐卒三千余人，是日尽诛，由是凶徒悉殄。

九月，以户部侍郎李晦检校工部尚书，兼兴元尹、山南西道节度使。

十一月，遣将军蔡袭率禁军三千，会诸道之师赴援安南。以吏部侍郎郑处诲、萧仿、吏部员外郎杨俨、户部员外郎崔彦昭等试宏词选人。十二月，以吏部侍郎萧仿权知礼部贡举。

四年春正月甲子朔。庚午，上有事于圆丘，礼毕，御丹凤楼，大赦。中外官宜准建中元年敕，授官后三日举一人自代。州牧令录上佐官，在任须终三考。河东节度使、检校刑部尚书卢简求以病求罢，诏以太子少师致仕归东都。以昭义节度使、检校礼部尚书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刘潼为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御史大夫，充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。

二月，以左散骑常侍李荀检校工部尚书、滑州刺史、义成军节度、郑滑观察等使。

三月，以兵中侍郎、判度支杨收本官同平章事；以刑部侍郎曹汾为河南尹；以户部侍郎李蟪检校礼部尚书、潞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充昭义节度、观察处置等使。四月，敕徐州罢防御使，为支郡，隶兖州。七月朔，制：“安南寇陷之初，流人多寄溪洞。其安南将吏官健走至海门者人数不少，宜令宋戎、李良瑒察访人数，量事救恤。安南管内被蛮贼驱劫处，本户两税、丁钱等量放二年，候收复后别有指挥。其安南溪洞首领，素推诚

节，虽蛮寇窃据城壁，而酋豪各守土疆。如闻溪洞之间，悉藉岭北茶药，宜令诸道一任商人兴贩，不得禁止往来。廉州珠池，与人共利。近闻本道禁断，遂绝通商，宜令本州任百姓采取，不得止约。其徐州银刀官健，其中先有逃窜者，累降敕旨，不令捕逐。其今年四月十八日，草贼头首已抵极法，其余徒党各自奔逃，所在更勿捕逐。”是月，东都、许、汝、徐、泗等州大水，伤稼。初，大中末，安南都护李琢贪暴，侵刻獠民，群獠引林邑蛮攻安南府。三年，大征兵赴援，天下骚动。其年冬，蛮竟陷交州，赴安南诸军并令抽退，分保岭南东、西道。

十一月，长安县尉、集贤校理令狐澹为左拾遗。制出，左拾遗刘蛻、起居郎张云上疏，论澹父絢秉权之日，广纳赂遗，受李琢贿，除安南，致生蛮寇，澹不宜居谏诤之列。时絢在淮南，上表论诉，乃贬云兴元少尹，蛻华阴令，高改詹事司直。以中书舍人王铎权知礼部贡举，以兵部侍郎、判度支曹确同平章事，以中书侍郎、平章事毕诚检校吏部尚书、河中尹、晋绛慈隰节度使。就加幽州张允伸检校司徒。以兵部侍郎高璩本官同平章事，以户部侍郎裴寅判本司事。

五年春正月戊午朔，以用兵罢元会。谏议大夫裴坦上疏，论天下征兵，财赋方匱，不宜过兴佛寺，以困国力。优诏答之。

二月，以兵部尚书牛丛检校兵部尚书，兼成都尹、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事。徐州处置观察防御使。以门下侍郎、兵部尚书、平章事杜审权为润州刺史、浙江西道节度使。三月，以兵部郎中高湜、员外于怀试吏部，平判选人。四月，右仆射、平章事夏侯孜增爵五百户。以中书舍人王铎为礼部侍郎，以晋州刺史孟球检校工部尚书，兼徐州刺史。南蛮寇邕管，以秦州经略使高骈率禁军五千赴邕管，会诸道之师御之。

五月丁酉，制：

朕以寡昧，获承高祖、太宗之丕构，六载于兹矣。罔畋游是娱，罔声色是纵，罔刑戮是滥，罔邪佞是惑。夙夜悚惕，以忧以勤，庶几乎八表用康，兆人以泰。而西戎款附，北狄怀柔，独惟南蛮，奸宄不率。侵陷交趾，突犯朗宁，爰及隗州，亦用攘寇。劳我士卒，兴吾甲兵，骚动黎元，役力飞輓，每一轸念，闵然疚怀。顾惟生人，罹此愁苦，宣布自天之泽，俾垂及物之仁。如闻湖南、桂州，是岭路系口，诸道兵马纲运，无不经过，顿递供承，动多差配，凋伤转甚，宜有特恩。潭、桂两道各赐钱三万贯文，以助军钱，亦以充馆驿息利本钱。其江陵、江西、鄂州三道，比于潭、桂，徭配稍简，宜令本道观察使详其闲剧，准此例与置本钱。邕州已西黎、隗界内，昨因蛮寇，互有杀伤，宜令本道收拾埋瘞，量设祭酹。

徐州土风雄劲，甲士精强，比以制驭乖方，频致骚扰。近者再置使额，却领四州，劳逸既均，人心甚泰。但闻比因罢节之日，或有被罪奔逃，虽朝廷频下诏书，并令一切不问，犹恐尚怀疑惧，未委招携，结聚山林，终成诖误。况边方未静，深藉人才，宜令徐泗团练使选拣召募官健三千人，赴邕管防戍。待岭外事宁之后，即与替代归还。仍令每召满五百人，即差军将押送，其粮料赏给，所司准例处分。

淮南、两浙海运，虏隔舟船，访闻商徒，失业颇甚，所由纵舍，为弊实深。亦有搬货财委于水次，无人看守，多至散亡，嗟怨之声，盈于道路。宜令三道据所搬米石数，牒报所在盐铁巡院，令和雇入海同船，分付所司。通计载米数足外，辄不更有隔夺，妄称贮备。其小舸短船到江口，使司自有船，不在更取商人舟船之限。如官吏妄行威福，必议痛刑。于戏！万方靡安，宁忘于罪己；百姓不足，敢怠于责躬。用伸钦恤之怀，式表忧勤之旨。

壬寅，制以中书侍郎、平章事杨收为门下侍郎、兼刑部尚书，以中书侍郎、平章事曹确兼工部尚书，兵部侍郎、平章事高瓌为中书侍郎、知政事，余并如故。

秋七月壬子，延资库使夏侯孜奏：

盐铁户部先积欠当使咸通四年已前延资库钱绢三百六十九万余贯匹。内户部每年合送钱二十六万四千一百八十贯匹，从大中十二年至咸通四年九月已前，除纳外，欠一百五十万五千七百一十四万贯匹。当使缘户部积欠数多，先具申奏，请于诸道州府场盐院合纳户部所收八十文除陌钱内，割一十五文，属当使自收管。敕命虽行，送纳稽缓。今得户部牒称，所收管除陌钱绢外，更有诸杂物货，延资库征收不便，请起今年合纳延资库钱绢一时便足。其已前积欠，候物力稍充，积渐填纳。其所割一十五文钱，即当司仍旧收管。又缘累岁以来，岭南用兵，多支户部钱物。当使不欲坚论旧欠，请依户部商量，合纳今年一年额色钱绢须足，明年即依旧制，三月、九月两限送纳毕。其以前积欠，仍令户部自立填纳期限者。

敕旨依之。

十月丙辰，以中书舍人李蔚权知礼部贡举。

十一月乙酉，以大同军防御使卢简方检校工部尚书、沧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义昌军节度、沧济德观察等使。乙未，以兵部侍郎萧真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六年正月癸未朔。丁亥，制以河东节度使、检校刑部尚书孔温裕为郢州刺史、天平军节度、郢曹棣观察处置等使。

二月，制以御史中丞徐商为兵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高瓌罢知政事。以吏部尚书崔慎由、吏部侍郎郑从谏、吏部侍郎王铎、兵部员外郎崔谨张彦远等考宏词选人；金部员外郎张义思、大理少卿董麋试拔萃选人。以给事中杨严为工部侍郎，寻召为翰

林学士。四月，西川节度使牛丛奏于蛮界筑新城、安城、遏戎州功毕。时南诏蛮入寇姚、隗，陈许大将颜复戍隗州新筑二城。其年秋，六姓蛮攻遏戎州，为复所败，退去。兵部侍郎、平章事徐商、萧寔转中书侍郎、知政事。

五月，以左丞杨知温为河南尹，以神策大将军马举为秦州经略招讨使，以右金吾大将军李宴元为夏州刺史、朔方节度等使。安南都护高骈奏于邕管大败林邑蛮。七月，以右卫大将军薛绾检校工部尚书、徐州刺史，充徐泗团练观察防御等使。

九月，以中书舍人赵骘权知礼部贡举；以吏部侍郎萧仿检校礼部尚书、滑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义成军节度、判滑颖观察等使。十二月，太皇太后郑氏崩，谥曰孝明。是岁秋，高骈自海门进军破蛮军，收复安南府。自李琢失政，交趾湮没十年，蛮军北寇邕容界，人不聊生，至是方复故地。

七年春正月戊寅朔，以太皇太后丧罢元会。

三月，成德军节度、镇冀深赵等州观察处置等使、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司空、镇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御史大夫、太原县开国伯、食邑七百户、袭食实封一百户王绍懿卒，赠司徒。绍懿之弟，俱寿安公主之子也。三军推绍懿子景崇知兵马留后事。就加幽州张允伸兼太保、平章事，进封燕国公。以吏部侍郎郑从谏检校礼部尚书、兼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御史大夫、上柱国、荥阳县开国男、食邑三百户，充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。四月，寿安公主上表请入朝，诏曰：“志兴奏汝以景崇未降恩命，欲来朝覲事，具悉。景崇素闻孝悌，颇有义方，洽三军爱戴之情，荷千里折冲之寄。缙乃旧服，绰有令猷，朝廷奖能，续有处分。缘孝明太后园寝有日，庶事且停，候祔庙礼成，当允诚请。”七月，沙州节度使张义潮进甘峻山青 鹰四联、延庆节马二匹、吐蕃女子二人。僧昙延进《大乘百法门明论》等。

八月，镇州王景崇起复忠武将军、左金吾卫将军同正、检校右散骑常侍，兼镇州大都督府左司马、知府事、御史中丞，充成德军节度观察留后。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、中书侍郎、平章事徐商兼工部尚书。十月，沙州张义潮奏：差回鹘首领仆固俊与吐蕃大将尚恐热交战，大败蕃寇，斩尚恐热，传首京师。右仆射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夏侯孜检校司空、平章事，兼成都尹、剑南西川节度等副大使、知节度使。安南高骈奏蛮寇悉平。

十一月十日，御宣政殿，大赦，以复安南故也。以翰林学士承旨、户部侍郎路岩为兵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义成军节度萧仿就加检校兵部尚书，褒能政也。以礼部郎中李景温、吏部员外郎高湘试拔萃选人。

八年春正月壬寅朔。丁未，河中、晋、绛地大震，卢舍压仆伤人，有死者。

三月，安南高骈奏：“南至邕管，水路湍险，巨石梗途，令工人开凿讫，漕船无滞者。”降诏褒之。制以门下侍郎、兼户部尚书平章事、上柱国、晋阳县开国男、食邑三百户、赐紫金鱼袋杨收检校兵部尚书，充浙江西道观察使；以浙西观察使杜审权守尚书左仆射；以兵部侍郎于怵本官同平章事。

九月丁酉，延资库使曹确奏：

户部每年合送当使三月、九月两限绢二十一万四千一百匹，钱万贯，自大中八年已后，至咸通四年，积欠一百五十万五千七百零余贯匹。前使杜怵申奏，请起咸通五年正月以后，于诸道州府场监院合送户部八十文除陌钱内，割十五文当使收管，以填积欠。续据户部牒称，州府除陌钱有折色零碎，请起咸通五年所合送延资库钱绢，逐年两限须足，其除陌十五文，当司仍旧收管。前使夏侯孜具事由申奏，且请依户部论请期限。其咸通五年钱绢，户部已送纳。自六年至八年，其钱绢依前不旋送

纳，又积欠三十六万五千五百七贯匹者。伏以所置延资库，初以备边为名，至大中三年始改今号。若财货不充，则名额虚设。当制置之时，所令三司逐年分减送当使收管。元敕只有钱数，但令本司减割送库，不定色目。以此因循，渐隳旧制，年月既久，积欠渐多。既无计以征收，乃指色以取济，稍称备边名号，得遵元敕指挥。乃割户部除陌八十文内十五文收管，及户部请逐年送库，须且禀从。今既积欠又多，终虑不及期限。臣今酌量诸道州府场监院合送户部钱绢内分配，令勒留下合送延资库数目，令本处别为纲运，与户部纲同送上都，直纳延资库，则户部免有逋悬，不至累年积欠。从之。

十月丙寅，户部侍郎、判度支崔彦昭奏：当司应收管江淮诸道州府咸通八年已前两税榷酒及支米价，并二十文除陌诸色属省钱，准旧例逐年商人投状便换。自南蛮用兵已来，置供军使，当司在诸州府场监钱，犹有商人便换，赍省司便换文牒至本州府请领，皆被诸州府称准供军使指挥占留。以此商人疑惑，乃致当司支用不充。乞下诸道州府场监院依限送纳及给还商人，不得托称占留者。”敕旨从之。宰相、门下侍郎、户部尚书曹确兼吏部尚书，门下侍郎、礼部尚书路岩兼户部尚书，中书侍郎、工部尚书徐商兼刑部尚书，兵部侍郎、平章事于怵为中书侍郎。以中书舍人刘允章权知礼部贡举，以吏部侍郎卢匡、吏部侍郎李蔚、兵部员外郎薛崇、司勋员外郎崔殷梦考吏部宏词选人。

九年春正月丙申，以吏部侍郎李蔚检校刑部尚书、汴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宣武节度、汴宋毫观察处置等使。幽州节度使张允伸就加检校太傅。以兵部员外郎焦濬、司勋员外郎李岳考宏词选人。七月戊戌，白虹横亘西方。其月，徐州赴桂林戍卒五百人，官健许佶、赵可立杀其将王仲甫，以粮料判官庞勛

为都头，剽掠湘潭、衡山两县，有众千人，擅还本镇。

九月辛卯朔。甲午，庞勋陷宿州，知州判官焦潞奔归于徐。乙未，庞勋陷徐州，杀节度使崔彦曾、判官焦潞、李税温延皓、崔蕴、韦廷义，惟免监军张道谨。遂出徐、宿官库钱帛，召募凶徒，不旬日其徒五万。勋抗表请罪，仍命群凶邀求节钺。上遣中使因而抚之。贼令别将梁伾守宿州，以姚周为柳子寨主，又遣刘行及、丁景琮、吴玫迴攻围泗州。十月，诏征河南、河东、山南诸道之师。贬浙西观察使杨收为端州司马同正，收弟前浙东观察使、越州刺史、御史中丞严为韶州刺史，检校工部尚书、洪州刺史、镇南节度、江南西道观察处置等使严譔长流岭南。贼攻泗州势急，淮南节度使令狐綯虑失泗口，为贼奔冲，乃令大将李湘赴援，为贼所诱，示弱乞降，乘其无备，为贼所袭，举军皆没。湘与都监郭厚本俱为贼所执，送徐州。

十一月庚寅朔。丁酉戌时，妖星初出，如匹练亘空，化为云，没在楚分。吴迴既执李湘，乃令小将张行简、吴约攻滁州。城内无兵，有淮南游奕兵三百人在州界，见贼至，径来奔郡，贼乘之，遂陷滁州。张行简执刺史高锡望，手刃之，屠其城而去。行简又进攻和州，刺史崔雍登城楼谓吴迴曰：“城中玉帛、女子不敢惜，只勿取天子城池。”贼许之，遂剽城中居民，杀判官张琢，以琢浚城壕故也。庞勋又令将刘贄攻濠州，陷之，囚刺史卢望回于回车馆，望回郁愤而死，仆妾数人皆为贼蒸而食之。十二月庚辰朔，将军戴可师率沙陀、吐浑部落二万人，于淮南与贼转战，贼党屡败，尽弃淮南之守。是岁，江、淮蝗食稼，大旱。庞勋奏：“当道先发戍岭南兵士三千人春冬衣，今欲差人送赴邕管。”鄂岳观察使刘允章上书言；“庞勋聚徒十万，今若遣人达岭表，如戍卒与勋合势，则祸难非细。”寻诏庞勋止绝，兼令江、淮诸道纪纲捕之。

十年春正月己未朔，以徐州用兵罢元会。癸亥，以右拾遗韦保衡为银青光禄大夫、守起居郎、驸马都尉，尚皇女同昌公主，出降之日，礼仪甚盛。以神武大将军王晏权检校工部尚书、徐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武宁军节度、徐泗濠观察，兼徐州北路行营招讨等使，智兴之从子也；以将军硃克诚充北路招讨都虞候；王宥北路招讨前军使。以翰林学士、户部侍郎刘瞻守本官同平章事。中书侍郎、兼户部尚书、平章事蒋伸为太子太保，罢知政事，病免也。以门下侍郎、兼刑部尚书、同平章事徐商检校兵部尚书、江陵尹、荆南节度使。以右神策大将军、知军使、兼御史大夫、上柱国、龙阳县开国伯、食邑一千户康承训可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刑部尚书、兼右神策大将军、御史大夫、上柱国、扶风郡开国公、食邑一千五百户，充徐泗行营都招讨使；又以将军李邵为徐州南路行营招讨都虞候；以将军史忠用为颍州行营都知兵马使；将军马澹为徐州行营都知兵马使；将军董涛充卢州行营都知兵马使；将军戴可师充曹州行营招讨使；将军硃邪赤心充太原行营招讨使、沙陀三部落等军使；将军王建充淮泗行营招讨使；将军曹翔充兖海节度行营招讨使；将军马举为扬州都督府司马，充淮南行营招讨使；将军高罗锐为楚州刺史，本州行营招讨使；将军秦匡谟为濠州刺史，本州行营如讨使，李播为宿州刺史，赴卢州行营招讨使；以将军孟彪为太仆卿，充都粮料使。凡十八将，分董诸道之兵七万三千一十五人，正月一日进军攻徐州。魏博何弘敬奏当道点检兵马一万三千赴行营。时贼将刘行及、丁景琮、吴迥攻围泗州，可师乘胜救之，屯于石梁驿。贼自退去，可师追击，生擒刘行及，贼保都梁城，乃断行及之指，悬于城下以示贼。贼登城拜曰：“见与都头谋归朝。”可师既知其窘，乃退军五里。其城西面有水，三面大军，贼乃夜中涉水而遁。明早开城门，惟病姬数人

而已。王师入垒未整，翌日诘旦重雾，贼军大至，可师方大醉，单马奔出，为虹县人郭真所杀，一军尽没，惟忠武、太原、沙陀之骑军保全而退。副将王健为贼所擒，刘行及却为贼将吴迥所得，吴迥乃进军复围泗州。自是梯冲云合，内外不通。庞勋恃其骤胜，遣人上表，词语不恭，又与康承训书，指斥朝政。王晏权者，智兴之犹子也，故授以武宁节制以招之，以冀招怀。徐人怨王式之诛，相扇构乱，数月招携，啖之以利，民阙卒无革心者。康承训大军攻宿州，贼将梁伾出战屡败，乃授承训检校尚书右仆射，灵滑州刺史、义成军节度使。责授端州司马杨收长流驩州，与严譔并赐死于路；其党杨公庆、严季实、杨全益、史明、廉遂、何师玄、李孟勋、马全祐、李羽、王彦复等长流儋、崖、播等州；判官硃侃、常澆、阎均等配流岭南。以河中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司徒、平章事、上柱国、谯郡开国公、食邑二千户夏侯孜为太子少保，分司东都。时南平蛮寇西川，责孜在蜀日失政也。

二月己丑，庞勋急攻泗州，遣牙将李员入城见刺史杜慆曰：“留后知中丞名族，不敢令军士失礼，但开城门，令百姓存活，无相疑也。”慆执而杀之。诏司农卿薛琼使淮南卢、寿、楚等州，点集乡兵以自固。四月，康承训奏大败柳子寨贼，诏监军杨玄价与康承训商量，拔汴河水以灌宿州。

六月丁亥朔。戊戌，制曰：

动天地者莫若精诚，致和平者莫若修政。朕顾惟庸昧，托于王公之上，于兹十一年矣。祇荷丕构，寅畏小心，慕唐尧之钦若昊天，遵周王之昭事上帝。念兹夙夜，靡替虔恭，同馭朽之忧勤，思纳隍之轸虑。内戒奢靡，外罢畋游，匪敢期于雍熙，所自得于清静，止望寰区无事，稼穡有年。然而烛理不明，涉道唯浅，气多堙郁，诚未感通。旱是虞，虫螟为害，蛮蜒未

宾于遐裔，寇盗复蠹于中原。尚驾戎车，益调兵食，俾黎元之重困，每宵旰而忘安。今盛夏骄阳，时雨久旷，忧勤兆庶，旦夕焦劳。内修香火以虔祈，外罄牲玉以精禱。仰俟玄贶，必致甘滋。而油云未兴，秋稼阙望，因兹愆亢，轸于诚怀。矧复暴政烦刑，强官酷吏，侵渔蠹耗，陷害孤茆，致有冤抑之人，构成灾沴之气。主守长吏，无忘奉公。伐叛兴师，盖非获已，除奸讨逆，必使当辜，苟或陷及平人，自然风雨愆候。凡行营将帅，切在审详，昭示惻悯之心，敬听勤恤之旨。应京城天下诸州府见禁囚徒，除十恶忤逆、官典犯赃、故意杀人、合造毒药、放火持仗、开劫坟墓及关连徐州逆党外，并宜量罪轻重，速令决遣，无久系留。雷雨不同，田畴方瘁，诚宜愍物，以示好生。其京城未降雨间，宜令坊市权断屠宰。昨陕虢中使回，方知蝗旱有损处，诸道长史，分忧共理，宜各推公，共思济物。内有饥歉，切在慰安，哀此蒸人，毋俾艰食。徐方寇孽未殄，师旅有征，凡合诛锄，审分淑慝，无令胁从横死，元恶偷生。宜申告伐之文，使知逆顺之理。于戏！每思禹、汤之罪己，其庶成康之措刑。孰谓德信未孚，教化犹梗。咨尔多士，俾予一人，既引过在躬，亦渐几于理。布告中外，称朕意焉。贼将郑谔急攻寿州，诏南面招讨使马举救之，贼解围而去。康承训悉兵攻贼小睢寨，不利而退。七月，康承训攻贼柳子寨，垂克而贼将王弘立救至，王师大败，承训退保宋州。庞勋乘胜自率徐州劲卒并攻泗州，留其都将许佶守徐州。诏南面招讨使马举为行营都招讨使，代承训率诸军以援泗州。

八月，和州防虞行官石佺等一百三十人状诉刺史崔雍，称：“贼初劫乌江县，雍令步奏官二人探知，雍犹不信，二人并被枷杻。续差人探见贼已去州十里。贼寻逼州城，崔雍与贼头吴约于鼓角楼上饮酒，许与贼州。又认军事判官李谯为亲弟，

表状驱使官张立为男，只乞二人并身，其余将士一任处置。便令押衙李词等各脱下衣甲，防虞官健束手被斩者八百余人。行官石琼脱衣甲稍迟，便被崔雍遣贼处斩。其崔雍所有料钱并家口，累差人押送往采石，今在润州。岂有将一千人兵士之命，赎拔己之一身，不惟辜其神明，实亦生负圣主。兼科配军州官吏修葺城池，妄称出料钱修城者。”敕曰：“臣子之节，无如尽忠；士人之风，宜当远耻。崔雍任居牧守，贼犯州城，御捍曾不发言，从容乃与命酒。况石琼未脱衣甲，志在当锋，不能奖其赤诚，翻令擒送贼所。原其深意，与贼通和，臣节全亏，情状可见，欲行朝典，宜更推穷。其崔雍家口并在宣州，宜令宣歙观察使追崔雍收禁速勘，逐具事由申奏。”是月，马举率师解泗州之围，贼党遁去。敕曰：“当崔雍守郡之日，是庞勋肆逆之初。属狂寇奔冲，望风和好，置酒以邀贼将，启关而纳凶徒。城内不许持兵，皆令解甲，致使三军百姓，拔血相视，连头受诛。初闻奏陈，深骇观听。锡望守城而死，已有追荣；杜悛孤垒获全，寻加殊奖。既褒忠节，难赦罪人，玉石固分，惩劝斯在。将垂诫于四海，当何爱于一夫。其崔雍宜差内养孟公度专往宣州，赐自尽。”公度至，雍死于陵阳馆，其男党兒、归僧配流康州，锢身递送。司勋郎中崔原贬柳州司户，比部员外郎崔福昭州司户，长安县令崔朗澧州司户，左拾遗崔庚连州司户，荆南观察支使崔序衡州司户，皆雍之亲党也。

九月，贼宿州守将张玄稔以城降，有兵万人，马举率师赴之。庞勋闻之，以其众将攻玄稔。玄稔，贼之劲将也，遂与举合势，急围徐州。许佶登城拒守者三日，佶败走出。玄稔收复徐州，庞勋方来赴援，闻城已拔，欲南趋濠州，马举追及涣河，击败之，勋溺水而死。萧县主将又斩许佶首来降，徐寇悉平。初，庞勋据徐州，仓库素无贮蓄，乃令群凶四出，于扬、楚、

卢、寿、滁、和、兗、海、沂、密、曹、濮等州界剽牛马輓运粮糗，以夜继昼。招致亡命，有众二十万，男女十五已上，皆令执兵，其人皆舒锄钩为兵，号曰“霍锥”。首尾周岁，十余郡生灵，受其酷毒，至是尽平。与玄稔诏曰：“去岁灾兴分野，毒起徐方，蕞尔庸夫，称兵犯命，招谕不复，猖狂罔悛，胁从三州之人，污染万姓之俗。逆顺之理，邪正坐分，果有忠臣，悉歼逆党，再清郡邑，不举干戈。此皆众人协心，合州受福。但以首尾周岁，取制凶威，里间不安，农桑失业，言念于此，倍积忧怀。已有诏指挥，今授玄稔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右散骑常侍、兼右骁卫大将军、御史大夫，赐分帛五千匹、金襴一枚、盖碗一具、金腰带一条。军将张皋已下二十人，等第优给。今差高品李志承押领宣赐。”制曰：

朕以眇身，获承丕业，虔恭惕厉，十一载于兹。况荷十七圣之鸿休，绍三百年之庆祚，将求理本，敢忘宵衣。虽诚信未孚，而寅畏不怠，既绝意于苑囿，固无心于畋游，业业兢兢，日慎一日。休征罔应，沴气潜生，南蛮将罢于战争，徐寇忽孤于惠养。招谕不至，虐暴滋深，窃弄干戈，擅攻州镇。将邀符印，辄恣凶歼，不畏神祇，自贻覆灭。股肱之臣，以罪恶之难舍；腹心之众，谓悖逆之可诛。爰征甲兵，用救涂炭，上将宣力，内臣协心。选用皆得于良材，扫荡才及于周岁，诛干纪反常之噍类，惩乱臣贼子之奸谋。

今则已及偃戈，重康黎庶。畴庸之典，在丝发以无私；懋赏之时，贵纤毫之必当。其四面行营节度使，既成茂勋，宜加酬奖，并取别敕处分。应诸道行营都将已下节级军将，各委本道具功劳名衔，分析闻奏，当续有处分。被坚执锐，冒涉寒暄，解甲囊弓，还乡复业，颁缗帛之赐，免差役之征。应四面行营将士，今既平宁，宜令次第放归本道。其赏赐匹段，已从别敕

处分，到本道后，仍令节度使各犒宴放归私第，便令歇息，未用差使。如行营人，并免差科色役；如本厢本将，今后有节级员阙，且以行营军健量材差置，用酬征伐之勤。临敌用命，力屈殒身，须慰伤魂，以彰忠节。超与职事，仍加任使。如无父兄子弟，即有妻女者，即委州使厚加赠恤，常令安抚。如是都将至都虞候阵亡者，与赠官。应阵亡将士有父兄子弟愿入军者，便令本道填替。如无父兄子弟，仍且与给衣粮三年。因战阵伤损手足永废者，终身不得停给。如将士被贼杀害者，委所在州县量事救接，重与改瘞，勿令暴露，兼与设祭。

王者以仁恕为本，拯济是谋，元恶既已诛锄，胁从宜从宽宥。除宠勋亲属及桂州回戈逆党，为贼胁从及因战阵拒敌官军，招谕不悛，惧法逃走，皆非本恶，盖锋刃所驱，今并释放，一切不问。应旧军将军吏节级所由，既已归还，征赋先宜蠲免。其徐、宿、濠、泗等州应合征秋夏两税及诸色差科色役，一事已上，宜放十年，已后蠲放三年，待三年后续议条疏处分。编氓失业，丘井无人，桑柘粉榆，鞠为茂草，应行营处百姓田宅产业为贼残毁烧焚者，今既平宁，并许识认，各还本主，诸色人不得妄有侵占。九原可作，千载不忘，尚禁樵苏，宁伤丘垅。应有先贤坟墓碑记为人所知，被贼毁废者，即与掩藏，仍量致祭。自用兵已来，郡邑皆罹攻劫，远念惊挠，尤在慰安。今遣右散骑常侍刘异、兵部郎中薛崇等往彼宣抚。于戏！朕以四海为家，兆人为子。一物失所，每轸纳隍之忧；一方未宁，常负阡危之戒。今元凶就戮，逆党诛夷，载戢干戈，永销氛昆，庶平妖气，允洽嘉祥。遐迩臣僚，当体予意。

制以徐州南面招讨使、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右神武大将军、权知淮南节度事、扶风县开国伯、食邑一千户马举可检校司空，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淮南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事；以右武卫

大将军、徐州东南面招讨使曹翔检校兵部尚书，兼徐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徐泗濠团练防御等使；以前淮南节度使、检校司空、平章事、上柱国、凉国公、食邑三千户令狐綯为太子太保，分司东都。魏博节度使、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何弘敬卒，三军立其子全皞为兵马留后。

十一月，南诏蛮驃信坦绰酋龙率众二万寇雋州。定边军节度都头安再荣守清溪关，为贼所攻，再荣退保大渡河，北去清溪关二百里，隔水相射，凡九日八夜。定边军节度使窦滂勒兵拒之。十二月，驃信遣清平官十余人来伪和，与窦滂语次，蛮军船筏竞渡，忠武、武宁军兵士结阵抗之，接战自午及申，蛮军稍却。窦滂自缢于帐中，徐州将苗全绪解之，谓滂曰：“都统何至于是，但安心，全绪与再荣、弘节等血战取胜。”全绪三人率兵而出，滂乃单骑宵遁。其夜，蛮军营于山下。全绪等谋曰：“彼众我寡，若明日对阵，吾属败矣。可夜击之，令其军乱，自解去。”忠武、武宁之师乃夜入蛮军，弓弩乱发，蛮众大骇，全绪等三将保军而去。蛮军乘胜进攻西川平，朝廷以颜庆复为大渡河制置、剑南应接等使，宋威为行营都知兵马使，将兵数万，与忠武、武宁之师合，与蛮军战于汉州之毗桥，大捷，解西川之围。明日，蛮军遁走，西川平。以蜀王佶为开府仪同三司、成都尹、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事，不出阁；以卢耽知节度事。诏河东节度使郑从赴阙。以义成军节度使、光禄大夫、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同平章事、滑州刺史、上柱国、会稽县开国伯、食邑二千户康承训以本官兼太原尹、北都留守，充河东军节度使。以吏部侍郎杨知温、吏部侍郎于德孙李玄考官；司封员外郎卢莒、刑部侍郎杨戴考试宏词选人；以虞部郎中宋震、前昭应主簿胡德融考科目举人。诏以兵戈才罢，且务抚宁，其礼部贡举，宜权停一年，付中书行敕指挥，其两省官

等，不用论奏。敕荆南节度使杜忭：“据司天奏，有小孛星气经历分野，恐有外夷兵水之患。缘边藩镇，最要提防，宜训习师徒，增筑城堡。凡关制置，具事以闻。”制以魏博节度使何全皞起复检校司空、同平章事。

十一年春正月甲寅朔，制尚书右仆射杜审权为检校司徒、河中尹、绛慈隰节度观察处置等使。丙午，制宰相、门下侍郎、吏部尚书曹确可兼尚书左仆射，门下侍郎、户部尚书路岩可兼右仆射，中书侍郎于忭可兼户部尚书，平章事刘瞻可中书侍郎、知政事。余并如故。己酉，制：“河东节度使康承训，将门琐质，戎垒微才，曾不知兵，谬膺重禄。忧韬铃以效任，畜奸恶以事君，几授钺于戎藩，尝执金以徼道，谓其尽节，委以专征。属者徐部匪宁，敢干纪律，俾护诸将，坐覆危巢。罄国帑以佐军，颁王爵而赏士，而玩寇莫战，按甲不前，立法未学于穰苴，申令顿亏于孙子。况部伍不战，逼挠无谋，人数空多，军威何振。使农夫释耒，工女下机，始凝望于天诛，翻有思于贼至。洎元凶自溃，玄稔效忠，彭门洞开，尔功何有！而负恩已甚，读货是求，叨荣苟幸于一时，遗患遂逾于积岁。爰行国典，俾傅戎藩，可蜀王傅，分司东都。”再贬恩州司马同正，驰驿发遣。以检校左散骑常侍、泗州刺史杜悛检校工部尚书、滑州刺史、义成军节度、郑滑观察等使。以河东行营沙陀三部落羌浑诸部招讨使、检校太子宾客、监察御史硃邪赤心为检校工部尚书、单于大都护、御史大夫、振武节度、麟胜等州观察等使，仍赐姓名曰李国昌。以吏部尚书萧鄴、吏部侍郎于德孙、吏部侍郎杨知温考官；司勋员外郎李耀、礼部员外郎崔澹等考试应宏词选人。以河阳三城节度、孟怀泽观察使、中散大夫、检校礼部尚书、孟州刺史、御史大夫崔彦昭为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刑部尚书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观察等使。以兵部侍

郎、翰林学士承旨、扶风县开国子、食邑五百户、驸马都尉韦保衡本官同平章事。以兵部侍郎刘鄴判度支。左仆射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曹确以病求免，授检校司空、同平章事，兼润州刺史，充浙江西道观察等使。魏博节度使何全皞酷政，为衙军所杀，推其大将韩君雄为留后。四月癸未朔。戊子，敕：“去年属以用军之际，权停贡举一年，今既去戈，却宜仍旧。来年宜别许三十人及第，进士十人，明经二十人，已后不得援例。”八月辛巳朔。己酉，同昌公主薨，追赠卫国公主，谥曰文懿。主，郭淑妃所生，主以大中三年七月三日生，咸通九年二月二日下降。上尤钟念，悲惜异常。以待诏韩宗绍等医药不效，杀之，收捕其亲族三百余人，系京兆府。宰相刘瞻、京兆尹温璋上疏论谏行法太过，上怒，叱出之。

九月丙辰，制以正议大夫、守中书侍郎、兼刑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、充集贤殿大学士、上柱国、彭城县开国侯、食邑一千户、赐紫金鱼袋刘瞻检校刑部尚书、同平章事，兼江陵尹，充荆南节度等使。翰林学士、户部侍郎、知制诰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郑畋为梧州刺史；正议大夫、御史中丞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孙瑄为汀州刺史；将仕郎、右谏议大夫、柱国、赐紫金鱼袋高湘为高州刺史；中散大夫、比部郎中、知制诰、柱国、赐紫金鱼袋杨知至为琼州司马；将仕郎、守礼部郎中魏筮为春州司马；朝议大夫、行兵部员外郎、判度支案、柱国张颜为播州司户；朝议大夫、行刑部员外郎、柱国崔颜融为雷州司户；并坐刘瞻亲善，为韦保衡所逐也。京兆尹温璋贬振州司马，制出之夜，璋仰药而死。刘瞻再贬康州刺史。十月，以给事中薛能为京兆尹，以中书舍人高湜权知礼部贡举。

十一月己酉朔。辛亥，制以礼部尚书王铎本官同平章事。丁卯，敕：“徐州地当沛野，军本骁雄，实为壮国之都，固协

建侯之制。况山河素异，土俗甚殷，岂欲削卑，挫其繁盛。盖缘比因稔祸，或至乱常，罪由己招，孽非天作。桂林叛卒，继有逆谋，涂炭生灵，首尾周岁。杀伤黎庶，污染忠良，所不忍言，寻加翦灭，是以卑其镇额，隶彼藩方。近属大兵已来，饥年荐至，且闻军人百姓，深耻前非，愿行旧规，却希建节。朕每深轸念，思致小康，特示渥恩，复其军额。宜赐宣徽库綾绢十万匹，助其宴犒，必获周丰。其徐州都团练使改为感化军节度、徐宿濠泗等州观察处置等使。”以吏部侍郎郑从谠检校户部尚书，兼汴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宣武军节度使，代李蔚；以蔚检校吏部尚书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兼淮南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事。

十二年春正月戊申，宰相路岩率文武百僚上徽号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，御含元殿。册礼毕，大赦。辛酉，葬卫国公主于少陵原。先是，诏百僚为挽歌词，仍令韦保衡自撰神道碑，京兆尹薛能等为外监护，供奉杨复璟为内监护，威仪甚盛，上与郭淑妃御延兴门哭送。幽州节度使张允伸病，请以子简会为节度副大使、权知兵马事，诏从之。

三月，以吏部尚书萧鄴、吏部侍郎归仁晦李当考官；司封郎中郑绍业、兵部员外郎陆勋等考试宏词选人。四月，以左仆射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路岩检校司徒，兼成都尹、剑南西川节度等使。

五月庚申，敕：“慎恤刑狱，大《易》格言。《语》曰：如得其情，即哀矜而勿喜。而狱吏苛刻，务在舞文，守臣因循，罕闻视事。以此械系之辈，溢于狴牢；追捕之徒，系于笥牖。实伤和气，因致沴氛。况时属煊蒸，化先茂育，并赦罪戾，式顺生成。应天下所禁系罪人，除十恶忤逆、故意杀人、合造毒药、持仗行劫、开发坟墓外，余并宜疏理释放。或信任人吏，

多有生情系留，续察访得知，本道观察使判官、州府本曹官必加惩谴，以诫慢易。到后十日内，速疏理分析闻奏。”上幸安国寺，赐讲经僧沉香高座。七月辛丑，中书门下奏：

准今年六月十二日敕，厘革诸道及在京诸司奏官并请章服事者。其诸道奏州县官司录、县令、录事、参军，或见任公事，败阙不理，切要替换，及前任实有劳效，并见有阙员，即任各举所知。每道奏请，仍不得过两人。其河东、潞府、邠宁、泾原、灵武、盐夏、振武、天德、鄜坊、沧德、易定、三川等道观察防御等使及岭南五管，每道每年除令、录外，许量奏簿、尉及中下州判司及县丞共三人。福州不在奏县官限。其黔中所奏州县官及大将管内官，即任准旧例处分。在京诸司及诸道带职奏官，或非时金替，考限未滿，并却与本资官。诸道节度及都团练防御使下将校奏转试官及宪御等，令诸节度事每年量许五人，都团练防御量许三人为定，不得更于其外奏请。其御史中丞已下，即准敕文条疏，须有军功，方可授任。自今后如显立战伐功劳者，任具事绩申奏，如检勘不虚，当别与商量处分，以外辄不得更有奏请。其幽、镇、魏三道望且准承前旧例处分。敕旨从之。十二月，以检校户部尚书、汴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宣武军节度使郑从说为广州刺史、岭南东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。

十三年春正月壬寅朔。甲戌，制以兵部侍郎、判度支刘鄴本官同平章事。幽州卢龙等军节度使、检校司徒、同平章事、幽州大都督府长史、上柱国、燕国公、食邑三千户张允伸卒，赠太尉，谥曰忠烈。允伸镇幽州二十三年。

二月，幽州牙将张公素夺留后张简会军政，自称留后。丁巳，制以尚书右仆射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于琮检校司空、襄州刺史，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；以御史中丞赵隐为户部侍郎、本官同平章事。

三月，以吏部尚书萧鄴、吏部侍郎独孤云考官，职方郎中赵蒙、驾部员外郎李超考试宏词选人。试日，萧鄴替，差右丞孔温裕权判。

五月庚午朔。辛未，敕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守左羽林军统军、御史大夫张直方贬康州司马同正，以其部下为盗故也。乙亥，国子司业韦殷裕于阁门进状，论淑妃弟郭敬述阴事。上怒甚，即日下京兆府决杀殷裕，籍没其家。殷裕妻崔氏，音声人郑羽客、王燕客，婢微娘、红子等九人配入掖庭。阁门使田献鍤夺紫，配于桥陵，阁门司阎敬直决十五，配南衙，为受殷裕文状故也。给事中杜裔休贬端州司马。中书舍人崔沆循州司户，殷裕妻兄也；太仆少卿崔元应州司户，殷裕妻父也；前河阴院官韦君卿为爱州崇平尉，殷裕季父也。以前大理正万俟镠为国子司业，前兴元少尹冯彭为普州刺史，前大理正阳瑄为昌州刺史。丙子，制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兼襄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充山南西道节度观察等使于琮可正议大夫、守普王傅，分司东都。辛巳，敕尚书左丞李当贬道州刺史，吏部侍郎王珣贬漳州刺史，左散骑常侍李郁贬贺州刺史，前中书舍人封彦卿贬潮州司户，翰林学士承旨、兵部侍郎、知制诰张昺贬封州司马，右谏议大夫杨塾贬和州司户，工部尚书严祁贬郴州刺史，给事中李颙蕲州刺史，给事中张铎藤州刺史，左金吾卫大将军、充左街使李敬伸儋州司户，前青州刺史、平卢军节度使于涓为凉王府长史，分司东都；前湖南观察使于瑰为袁州刺史。涓、瑰，琮之兄也。于蔼、于兢亦配流。自李当已下，皆于琮之亲党也，为韦保衡所逐。以天德防御使、检校左散骑常侍段文楚为云州刺史、大同军防御使。

六月，义成军节度使、检校工部尚书杜悛奏：当管颍州僧道百姓举留刺史宗回，敕曰：“回清干临人，自有月限，方藉

绥辑，未议替移。”六月，中书门下奏：

今月十七日，延英面奉圣旨，令诚约天下州府，应有逃亡户口，其赋税差科，不得摊配见在人户上者。伏以诸道州府，或兵戈之后，灾沴之余，户口逃亡，田畴荒废，天不敷佑，人多艰危。乡闾屡困于征徭，帑藏因兹而耗竭，遂使从来经费色额，大半空系簿书。缓征敛则阙于供须，促期限则迫于贫苦。言念凋弊，劳乃忧勤，不降明文，孰知圣念。其亡户口赋税及杂差科等，须有承佃户人，方可依前应役。如将阙税课额，摊于见在人户，则转成逋债，重困黎元。或富者有连阡之田，贫者无立锥之地，欲令均一，固在公平。若令狡猾之徒，得以升降由己，望其完葺，不亦难乎！全由长吏竭诚，方使疲甿渐泰。臣等商量，令诸道州府准此条疏，应有逃亡户口税赋并杂色差科等，并不得辄更摊配于见存人户之上。务设法招携，多方抚御，乘兹丰稔，重获昭苏。苟致安宁，自当迁陟，不遵诏令，必举典刑。

从之。七月，以前义昌军节度使卢简方为太仆卿。十二月，以振武节度李国昌为检校右仆射、云州刺史、大同军防御等使。国昌恃功颇横，专杀长吏，朝廷不能平，乃移镇云中。国昌称病辞军务，乃以太仆卿卢简方检校刑部尚书、云州刺史，充大同军防御等使。上召简方于思政殿，谓之曰：“卿以沧州节镇，屈转大同。然朕以沙陀、羌、浑挠乱边鄙，以卿曾在云中，惠及部落，且忍屈为朕此行，具达朕旨，安慰国昌，勿令有所猜嫌也。”是月，李国昌小男克用杀云中防御使段文楚，据云州，自称防御留后。制追谥宣宗为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。

十四年春正月丙寅朔。御史中丞韦蟾奏：应诸州刺史除授，正衙辞谢后托故陈牒请假，实为容易。自今后如实有故为众所

知者，三日外不在陈牒之限。应内外除官入京，合便朝谢，如遇假日，且合在都亭驿。近日多因请假，便归私家，既犯条章，颇乖礼敬。自今已后，望准故事，如未朝谢，须于都亭驿。如违越，台司勘当申奏。”从之。辛未，以云、朔暴乱，代北骚动，赐卢简方诏曰：“李国昌久怀忠赤，显著功劳，朝廷亦三授土疆，两移旄节，其为宠遇，实寡比伦。昨者征发兵师，又令克让将领，惟嘉节义，同绝嫌疑。近知大同军不安，杀害段文楚，推国昌小男克用主领兵权。事虽出于一时，心岂忘于长久？段文楚若实刻剥，自结怨嫌，但可申论，必行朝典。遽至伤残性命，剗剔肌肤，惨毒凭凌，殊可惊骇。况忠烈之后，节义之门，致兹横亡，尤悚观听。若克用暂勿主兵务，束手待朝廷除人，则事出权宜，不足猜虑。若便图军柄，欲奄有大同，则患系久长，故难依允。料国昌输忠效节，必当已有指挥。知卿两任云中，恩及国昌爷子，敬惮怀感，不同常人。宜悚与书题，深陈祸福，殷勤晓喻，劈析指宜。切令大节无亏，勿使前功并弃。”简方准诏谕之，国昌不奉诏。乃诏太原节度使崔彦昭、幽州节度使张公素帅师讨之。

三月，以新除大同军使卢简方为单于大都护、振武节度、麟胜等州观察等使。时李国昌据振武。简方至岚州而卒。自是沙陀侵掠代北诸军镇。庚午，诏两街僧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，是日天雨黄土遍地。四月八日，佛骨至京，自开远门达安福门，彩棚夹道，念佛之音震地。上登安福门迎礼之，迎入内道场三日，出于京城诸寺。士女云合，威仪盛饰，古无其比。制曰：“朕以寡德，缙承鸿业，十有四年。顷属寇猖狂，王师未息。朕忧勤在位，爱育生灵，遂乃尊崇释教，至重玄门，迎请真身，为万姓祈福。今观睹之众，隘塞路歧。载念狴牢，寝兴在虑，嗟我黎人，陷于刑辟。况渐当暑毒，系于縲绁，或积幽凝滞，

有伤和气，或关连追扰，有妨农务。京畿及天下州府见禁囚徒，除十恶忤逆、故意杀人、官典犯赃、合造毒药、放火持仗、开发坟墓外，余罪轻重节级递减一等。其京城军镇，限两日内疏理讫闻奏；天下州府，敕到三日内疏理闻奏。”以吏部侍郎萧仿为兵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六月，帝不豫。七月癸亥朔。戊寅，疾大渐。庚午，制立普王俨为皇太子，权勾当军国政事。辛巳，遗诏曰：

朕祇事九庙，君临四海，夕惕如厉，宵分靡宁，必求政化之源，思建大中之道。至于怀柔夷貊，偃戢干戈，皆以德绥，亦自驯致，冀清净之为理，庶治平之可臻。自秋已来，忽尔婴疹，坐朝既阙，逾旬未瘳。六疾斯侵，万机多旷，医和无验，以至弥留。呜呼！数哉有穷，圣贤之所必同，明于斯言，是为达节。载申顾命，式叶典谟。皇太子权勾当军国事俨，性禀宽和，生知忠孝，德苞睿哲，圣表徇齐，必能扬祖宗之重光，荷邦家之丕构。宜令所司具礼，于柩前即皇帝位。以司空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韦保衡摄冢宰。军国务殷，岂可久旷，况易月之制，行之自古，皇帝宜三日而听政，二十七日释服。诸道节度、观察、团练、防御等使，及监军、诸州刺史，受寄至重，并不得离任赴哀。文武常参官朝晡之临，十五举音。宫中当临者，非时无得擅哭。天下人吏百姓告哀后出临三日，皆释服，勿禁食肉、饮酒、婚姻、祭祀，释服之后无禁当举。薄葬之礼，宜遵汉魏之文。其山陵制度，切在俭约，并不得以金银锦绣文饰丧具。五坊鹰犬等，除搜狩外，余并解放。其医官段璲、赵苻虔休、马及等并释放。咨尔将相卿士、中外臣僚，竭力尽忠，匡予令嗣，送往事居，无违朕志。

是日，崩于咸宁殿，圣寿四十一。百僚上谥曰睿文昭圣恭惠孝皇帝，庙号懿宗。十五年二月，葬于简陵。

史臣曰：臣常接咸通耆老，言恭惠皇帝故事。当大中时，四海承平，百职修举，中外无秕政，府库有余赀，年谷屡登，封疆无扰。恭惠始承丕构，颇亦励精，延纳说言，尊崇耆德，数稔之内，洋洋颂声。然器本中庸，流于近习，所亲者巷伯，所昵者桑门。以蛊惑之侈言，乱骄淫之方寸，欲无怠忽，其可得乎！及衅结蛮陬，奸生戍卒。发五岭之转输，寰海动摇；征二蜀之捍防，蒸人荡覆。徐寇虽殄，河南几空。然犹削军赋而饰伽蓝，困民财而修净业，以谀佞为爱己，谓忠谏为妖言。争趋险陂之途，罕励贞方之节。见豕负涂之爱竖，非次宠升；焦头烂额之辅臣，无辜窜逐。是以干戈布野，虫旱弥年，佛骨才入于应门，龙輶已泣于苍野，报应无必，斯其验欤！土德凌夷，祸阶于此。虽有文、景之英继，难以兴焉。自兹龟玉之不昌，固其宜矣。黄发遗叟，言之涕零。

赞曰：邦家治乱，在君听断。恭惠骄奢，贤良贬窜。凶竖当国，憊人满朝。奸雄乘衅，贻谋道消。

本纪第十九下

僖宗

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讳儂，懿宗第五子，母曰惠安皇后王氏。咸通三年五月八日生于东内。初封普王，名俨。十四年七月，懿宗大渐。其月十八日，制曰：“朕守大器之重，居兆人之上，日慎一日，如履如临。旰食劳怀，寝兴思理，涉道犹浅，导代未孚。而摄养乖方，寒暑成疴，实有虑于阙政，且无暇于怡神。恙未少瘳，日加浸剧，万务凡总，须有主张。考思旧章，谋于卿士，思阐鸿业，式建皇储。第五男普王俨改名儂，孝敬温恭，宽和博厚，日新令德，天假英姿，言皆中规，动必由礼。俾崇邦本，允协人心，宜立为皇太子，权勾当军国政事。咨尔中外卿士，洎于腹心之臣，敬保予胤，辅成予志，各竭乃心，以安黎庶。布告中外，知朕意焉。”是日，懿宗崩。二十日，即皇帝位于柩前，时年十二。左军中尉刘行深、右军中尉韩文约居中执政，并封国公。

八月，皇帝释服。册圣母王氏为皇太后。河南大水，自七月雨不止，至释服后方霁。

九月，守司空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韦保衡贬贺州刺史。以岳州刺史于琮为太子少傅，缘琮贬逐者并放还。循州司户崔沆复为中书舍人，前户部侍郎、知制诰、翰林学士承旨郑畋为左散骑常侍，前兵部侍郎、知制诰、翰林学士张昺为太子宾客，前谏议大夫高湘复为谏议大夫，前宣歙观察使杨严复为给事中。

十月，左仆射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刘蕡检校左仆射、同平章事，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充淮南节度观察副大使、知节度事。

十一月，以光禄大夫、守太子少傅、驸马都尉于琮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兼襄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等使。十二月，雷震。义成军节度使、检校刑部尚书杜悛就加兵部尚书。

乾符元年春正月辛酉朔。乙丑，左仆射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萧仿兼右仆射。门下侍郎、吏部尚书、平章事王铎检校吏部尚书、同平章事，兼汴州刺史，充宣武军节度、宋毫观察等使。二月，葬懿宗于简陵。

三月，以河东节度使、检校尚书右仆射崔彦昭为尚书兵部侍郎，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。以银青光禄大夫、京兆尹、上柱国、岐山郡开国公、食邑三千户窦洸检校户部尚书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御史大夫，充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。以中书侍郎、刑部尚书、同平章事赵隐检校吏部尚书、润州刺史、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等使。四月，崔彦昭本官同平章事，领使如故。以前淮南节度使李蔚为吏部尚书。以天平军节度使、检校尚书右仆射、兼郢州刺史高骈检校司空，兼成都尹，充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事。以右散骑常侍韦荷为吏部侍郎。前同州刺史崔璞为右散骑常侍。右领军卫上将军浑瑊检校吏部尚书、左千牛卫上将军。以侍御史卢胤征为司封员外郎，判户部案。

五月，以吏部侍郎郑畋为兵部侍郎、同平章事，户部侍郎、知制诰、翰林学士、赐紫金鱼袋卢携本官同平章事。太子右庶子李峯为太仆卿，侍御史裴渥为起居郎。以岭南东道节度使、检校刑部尚书郑从谏为刑部尚书，以吏部侍郎韦荷检校礼部尚书、广州刺史、岭南东道节度使。七月，以礼部侍郎裴瓚为检

校左散骑常侍、潭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湖南观察使；故湖南观察使李庾赠礼部尚书。十月，以中书舍人崔沆为中书侍郎，右谏议大夫崔胤为给事中。

十一月丙戌朔。庚寅，上有事于宗庙，礼毕，御丹凤门，大赦，改元为乾符。宰相萧仿兼司空、弘文馆大学士、太清宫使，兵部侍郎崔彦昭为中书侍郎，兵部侍郎郑畋为集贤殿大学士。以宣慰沙陀六州部落、检校兵部尚书李钧为灵武节度，制曰：“朕以沙陀骁勇，重累战功，六州蕃、浑，沐浴王化。念其出于猜贰，互有伤残，而克璋报仇，其意未已。被我君临之德，轸吾子育之心，爰择良能，俾之宣抚。惟尔先正，尝镇北门，待国昌以雄杰之才，置国昌于济活之地。既藉奕叶之旧，又怀任土之观。是用付以封疆，委之军旅，必集王事，无坠家声。”初钧父业镇太原，能安集代北部落。时李国昌父子据大同、振武，吐浑、契苾、幽州诸道之军攻之不利，故假钧灵武节钺，率师招谕之。以长安令李壁为谏议大夫，以吏部员外郎徐彦若为长安令。兵部郎中卢鄜为楚州刺史。十二月，党项、回鹘寇边。以左司郎中崔原为兵部郎中，江州刺史李可仁为右司郎中。权知工部尚书牛蔚为礼部尚书，太子宾客于派为工部尚书。是冬，南诏蛮寇蜀，诏河西、河东、山南西道、东川征兵赴援。西川节度使高骈奏：“奉敕抽发长武、鄜州、河东等道兵士赴剑南行营者。伏以西川新军旧军差到已众，况蛮蜒小丑，必可枝梧。今以道路崎岖，馆驿穷困，更有军顿，立见流移，所谓望一处完全而百处俱破。且兵不在众而在于和，其左右神策长武镇、鄜州、河东所抽甲马兵士，人数不少，况备办军食，费损尤多。又缘三道藩镇，尽扼羌戎，边鄙未宁，望不差发。如已在道路，并请降敕勒回。”诏答曰：“蛮蜒如尚凭凌，固须倍兵御敌；若已奔退，即要并力追擒。方藉北军，助

平南寇，其三处兵士，宜委高骈候到蜀日分布驱使。具务多多之办，宁乱整整之师。其河东一千二百人，令窦洸不要差发。

“时骈捍蛮已退，长武兵士竟至蜀而还，议者惜其劳费而虚邀出入之赏也。右军中尉韩文约以疾乞休致，从之。”

二年春正月乙酉朔。己丑，宰相崔彦昭率文武百僚上尊号，上御正殿受册。以知内枢密田令孜为右军中尉。南蛮驃信遣使乞盟，许之。以凤州刺史郭弘业为左金吾卫将军。库部郎中韦岫为泗州刺史，都官员外郎李频为建州刺史。

二月，以兵部侍郎、充诸道盐铁转运使王凝为秘书监，以所补吏职罪也。以吏部侍郎裴坦为兵部侍郎，充诸道盐铁转运使。以翰林学士崔澹为中书舍人；翰林学士徐仁嗣为司封郎中，学士如故。以容管经略招讨使高秦检校户部尚书，太府卿李峤为宗正卿，湖州刺史张搏为卢州刺史，库部员外郎杨堪为吏部员外郎。

三月，以右补阙郑勤为起居郎，度支推官牛徽为右补阙。以户部郎中崔彦融为长安令，都官郎中杨知退为户部郎中。左司员外郎唐峤为刑部郎中，刑部员外郎毕绍颜为左司员外郎，侍御史郑頊为刑部员外郎。四月，海贼王郢攻剽浙西郡邑。以殿中侍御史李焯为礼部员外郎。以太子宾客张昺为吏部侍郎。前淮南节度使李蔚为太常卿，成德军节度使王景崇加开府仪同三司。秘书监萧岷为国子祭酒。汝州刺史崔彦冲为太子宾客分司。新除吏部侍郎张昺为京兆尹。东川点检兵马使吴行鲁可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兵部尚书，兼梓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剑南东川节度等使。以东川节度使、检校户部尚书崔充为河南尹；河南尹李晦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兼福州刺史、福建都团练观察使。以凤翔陇西节度使、检校司徒、同平章事、上柱国、凉国公、食邑三千户令狐綯进封赵国公。

五月，濮州贼首王仙芝聚于长垣县，其众三千，剽掠闾井，进陷濮州，俘丁壮万人。郢州节度使李种出兵击之，为贼所败。以殿中少监薛瑫为卫州刺史，国子司业裴拙为洋州刺史，中书舍人崔沆为礼部侍郎，兵部郎中裴虔余为太常少卿。六月，以司勋员外郎薛迈为兵部郎中，户部员外郎郑就为司勋员外郎，仓部员外郎郑繁为户部员外郎，主客员外郎王镣为仓部员外郎。

秋七月，以大理卿蔡行为丰州刺史、天德军都防御使，大理卿张彦远为大理卿。以京兆尹张昺检校户部尚书，兼郢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天平军节度、郢曹濮观察等使。以左司勋员外郎杜贞符为都官郎中，吏部员外郎牛循为金州刺史，司封员外郎卢胤征为吏部员外郎。十月，以秘书少监李贶为谏议大夫。以前大同军及云朔都防御营田供军等使李瑫检校左散骑常侍、丰州刺史，充天德军丰州西城中城都防御使、本管押蕃落等使。以考功员外郎赵蕴为吏部员外郎，户部员外郎卢庄为起居员外郎，礼部员外郎萧遘为考功员外郎。

十一月，以起居郎刘崇龟为礼部员外郎，殿中侍御史孔纶为户部员外郎。是月，雷震电。左仆射王铎兼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，复辅政。

三年春正月己卯朔，司空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萧仿以病求免，罢为太子太傅。浙西奏诛王郢徒党。以左金吾卫大将军、右街使齐克让检校兵部尚书，兼袭兖沂海等州节度使。

三月，以吏部尚书归仁晦、吏部侍郎孔晦、吏部侍郎崔莒试宏词选人，考功郎中崔庾、考功员外郎周仁举为考官。以太常卿李蔚本官同平章事。奉天镇上言金龙昼见，自河升天。门下侍郎崔彦昭太清宫使、弘文馆大学士，中书侍郎、刑部尚书、平章事郑畋监修国史。以右武卫大将军墨冲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，以黎州刺史杜冈为雅州刺史。

五月，以江西观察使独孤云为太子少傅，金州刺史束乡励为嘉州刺史。

六月，敕福建观察使李播、荆州刺史杨权古、蔚州刺史王龟范、璧州刺史张贻、濮州刺史韦浦、施州刺史娄傅会、荊州刺史王回、抚州刺史崔理、黄州刺史计信卿等：“刺史亲人之官，苟不谙详，岂宜除授。比为朕养百姓，非独荣尔一身，每念疲羸，实所伤叹。李播等九人授官之时，众词不可；王回等三人到郡无政，惟务贪求。实污方州，并宜停任。”以检校右散骑常侍、卫尉卿李铎为太府卿，以凉王傅分司裴思谦为卫尉卿，抚王府长史刘允章凉王傅。主客郎中崔福为汾州刺史，荆南节度副使王慥为主客郎中。六月，以门下侍郎、刑部尚书、平章事、太清宫使、弘文馆大学士、判度支崔彦昭兼左仆射，中书侍郎郑畋兼门下侍郎，太常卿、平章事李蔚为中书侍郎。以歙州刺史萧騫为右司员外郎，右司员外郎崔潼为歙州刺史。七月，草贼王仙芝寇掠河南十五州，其众数万。是月，贼逼颖、许，攻汝州，下之，虜刺史王镣。刑部侍郎刘承雍在郡，为贼所害。贼遂南攻唐、邓、安、黄等州。时关东诸州府兵不能讨贼，但守城而已。以户部郎中李节为驾部郎中，金部郎中王慥为户部郎中，主客郎中郑誠为金部郎中，金部员外郎张譙为主客郎中，屯田员外郎窦翊为金部员外郎，京兆司录赵晔为屯田员外郎。工部侍郎崔朗为同州刺史，左军擗仗使、左监门卫上将军西门思恭为右威卫上将军。以右谏议大夫、知制诰魏瓘为中书舍人。

九月，以右丞崔彘权知吏部侍郎，礼部侍郎崔沆为尚书右丞，中书舍人高湘权知礼部侍郎，京兆尹杨知至为工部侍郎。兵部尚书、兼太常卿李榘检校尚书右仆射、太常；卫尉卿萧宽为鸿胪卿，充闲廐使。以宰相崔彦昭男保谦为秘书省校书郎。

右仆射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崔彦昭加特进；门下侍郎、礼部尚书、平章事郑畋可特进。太中大夫、平章事卢携可银青光禄大夫；银青光禄大夫、平章事李蔚可金紫光禄大夫。以太府卿李峯检校工部尚书、滑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义成军节度、郑滑颖观察处置等使。雅州自六月地震至七月未止，压伤人颇众。诏河南籓镇举兵讨贼。以刑部郎中李磻为户部郎中，分司东都；户部郎中郑誠为刑部郎中。户部郎中、知制诰、翰林学士王徽为中书舍人，户部员外郎、翰林学士萧遘为户部郎中，学士并如故。谏议大夫赵蒙为给事中，商州刺史张同为谏议大夫。

十一月，以司门员外郎郑堯为池州刺史，水部员外郎樊充为工部员外郎，汴宋度支使杜孺休为水部员外郎。太常少卿崔浑贬康州刺史，扬州左司马郑祥为澧州刺史，度支分巡院使李仲章为建州刺史。十二月，以右金吾卫将军张简会为左金吾大将军，充右街使；右龙武将军李弼为右金吾将军。前陕西虢观察使陆墉为太子宾客。

四年春正月癸酉朔。丁丑，降制赦天下系囚及徒流人放还。以谏议大夫李汤为给事中，以兵部郎中崔厚为谏议大夫。大理少卿王承颜为盐州刺史，明州刺史殷僧辩为大理卿。以吏部尚书郑从谏、吏部侍郎孔晦、吏部侍郎崔堯考宏词选人。

三月，以开府、行内侍监致仕刘行深为内侍省观军容、守内侍监致仕。以判盐铁案、检校考功郎中郑澥为司封员外郎，充转运判官。兵部员外郎裴渥为蕲州刺史，职方员外郎卢澄为兵部员外郎。以草贼大寇河南、山南，诏曰：

乱常干纪，天地所不容；伐罪吊人，帝王之大典。历观往代，遍数前朝，其有怙众称兵，凭凶构孽，或疑迷于郡县，或残害于生灵。初则狐假鸱张，自谓骁雄莫敌；旋则鸟焚鱼烂，无非破败而终。盖以逆顺相悬，幽明共怒。近者庞勋拒命，王

郢挺灾，结聚至多，猖狂颇甚，寻则身膏原野，家受诛夷。亦有方从叛乱，能自徊翔，移吉凶于反掌之间，变祸福于立谈之际。则诸葛爽今为刺史，硃实见存将军，弘霸郎受职于禁营，宋再雄策名于淮海，莫不身名光显，家族辉荣。近准诸道奏报，草贼稍多，江西、淮南，宋、亳、曹、颖，或攻郡县，或掠乡村。虽命兵师，且令招抚。朕以宽弘为理，慈愍居心，每念苍生，皆同赤子。恨不能均其衣食，令致荒饥，宁忍迫以锋芒，断其身首。如王仙芝及诸贼头领能洗心悔过，散卒休兵，所在州府投降，便令具名闻奏，朝廷当议奖升。如诸贼顽傲不悛，凶强自恃，即宜令诸道兵师犄角诛剪。若诸军全捕得一火草贼数至三百人已上者，超授将军，赏钱一千贯。如乡材有干勇才略，而能率合义徒，驱除草寇者，本处以闻，亦与重赏。如郑镒、汤群之辈，已为刺史，朝廷故不食言。敕到，宜令诸道明行宣谕，令知朕意。青州节度使宋威上表：“请步骑五千，特为一使，兼率本道兵士，所在讨贼，必立微功以酬圣奖。”优诏嘉之，乃授威诸道招讨草贼使，仍给禁兵三千，甲马五百匹。仍谕河南方镇曰：“王仙芝本为盐贼，自号草军，南至寿、卢，北经曹、宋。半年烧劫，仅十五州；两火转斗，逾七千众。诸道发遣将士，同共讨除，日月渐深，烟尘未息。盖以递相观望，虚费糒粮，州县罄于供承，乡材泣于侵暴。今平卢军节度使宋威深愤萑蒲，请行诛讨。朕以威前时蜀部，破南诏之全军；比岁徐州，摧庞勋之大阵。官阶甚贵，可以统诸道之都头；骁勇素彰，足以破伏戎之草寇。今已授指挥诸道兵马招讨草贼使，俟宋威到本道日，供给犒设，并取上供钱支给。仍命指挥都头，凡攻讨进退，取宋威处分。”时贼渠王仙芝、尚君长在安州，宋威自青州与副使曹全晷进军攻讨，所在破贼。是月，冤胸贼黄巢聚万人攻郢州，陷之，逐节度使薛崇。

五月，幽州节度使李茂勋上表乞致仕，以其男可举权知兵马事。制以寿王杰为开府仪同三司、幽州经略卢龙等军节度观察押奚契丹等使；以幽州节度副使、权知兵马事李可举检校左散骑常侍、幽州大都督府左司马，充幽州兵马留后。制以幽州卢龙节度使、检校工部尚书李茂勋守尚书左仆射致仕。以前绵州刺史皇甫镞为秘书少监，以陈州刺史许珂为睦州刺史，以右卫将军程可复为左卫大将军。黄巢贼陷沂州。

六月，以宣歙观察使高骈检校司空，兼润州刺史、镇海军节度、苏常杭润观察处置、江淮盐铁转运、江西招讨等使。以汝州防御使李钧检校尚书右仆射、潞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充昭义军节度、潞邢洛磁观察等使。幽州留后李可举请以本军讨沙陀三部落，从之。七月，黄巢自沂、海，其徒数万，趋颖、蔡，入查牙山，遂与王仙芝合。

八月，贼陷随州，执刺史崔休征。群贼屯于白湫。是月，江州贼首柳彦璋聚徒陷江州，杀刺史陶祥。

九月，以中书舍人崔澹权知贡举。沙陀大寇云、朔。十月，诏昭义节度李钧、幽州李可举、吐浑赫连铎白义诚、沙陀安庆薛葛部落合兵讨李国昌父子于蔚州。

十一月，贼王仙芝率众渡汉，攻江陵，节度使杨知温婴城拒守。知温本非御侮之才，城无宿备，贼急攻之。十二月，贼陷江陵之郭，知温穷蹙，求援于襄阳，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悉其师援之。时沙陀军五百骑在襄阳，军次荆门，骑军击贼，败之。贼尽焚荆南郭而去。

五年春正月丁酉朔，沙陀首领李尽忠陷遮虏军。太原节度使窦滄遣都押衙康传圭率河东土团二千人屯代州，将发，求赏呼噪，杀马步军使邓虔。窦滄自入军中安慰，仍借率富户钱五万贯以赏之。朝廷以滄非御侮才，以前昭义节度使曹翔检校尚

书右仆射，兼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使；又以左散骑常侍支谟为河东节度副使。

二月，王仙芝余党攻江西，招讨使宋威出军屡败之，仍宣诏书谕仙芝。仙芝致书于威，求节钺，威伪许之。仙芝令其大将尚君长、蔡温玉奉表入朝，威乃斩君长、温玉以徇。仙芝怒，急攻洪州，陷其郭。宋威赴援，与贼战，大败之，杀仙芝，传首京师。尚君长弟尚让为黄巢党，以兄遇害，乃大驱河南、山南之民，其众十万，大掠淮南，其锋甚锐。侍中、晋国公王铎请自督众讨贼，天子以宋威失策杀君长，乃以王铎检校司徒、兼侍中、门下侍郎、江陵尹、荆南节度使，充诸道兵马都统。

三月，王铎奏兖州节度使李系为统府左司马，兼潭州刺史，充湖南都团练观察使。黄巢之众再攻江西，陷虔、吉、饶、信等州，自宣州渡江，由浙东欲趋福建，以无舟船，乃开山洞五百里，由陆趋建州，遂陷闽中诸州。以吏部尚书郑从说、吏部侍郎崔沆考宏词选人。七月，滑州、忠武、昭义诸道之师会于太原，大同军副使支谟为前锋，先趋行营。

八月，沙陀陷岢岚军，曹翔自率军赴忻州。翔至军，中风而卒，诸军皆退。太原大惧，闭城门，昭义兵士为乱，劫坊市。

九月，门下侍郎、吏部尚书、平章事李蔚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充东都留守；以吏部尚书郑从说本官同平章事。十月，司空、平章事崔彦昭罢为太子太傅。

十一月，制以河东宣慰使、权知代北行营招讨崔季康检校户部尚书，兼太原尹、北都留守，充河东节度、代北行营招讨使。沙陀攻右州，崔季康救之。十二月，季康与北面行营招讨使李钧，与沙陀李克用战于岢岚军之洪谷，王师大败，钧中流矢而卒。戊戌，至代州，昭义军乱，为代州百姓所杀殆尽。以中书舍人张读权知礼部贡举。

六年春正月辛卯朔，河东节度使崔季康自静乐县收合余众回军，军乱，杀孔目官石裕。季康委众遁归行营，衙将张锳、郭朏率其众归太原，兵士鼓噪，攻东阳门，入使衙，季康父子皆被害。

三月，以吏部侍郎崔沆、崔澹试宏词选人，驾部郎中卢蒞、刑部郎中郑頊为考官。制以邠宁节度使李侖检校户部尚书，兼太原尹、北都留守，充河东节度等使。四月，黄巢陷桂管。

五月，贼围广州，仍与广南节度使李岩、浙东观察使崔璆书，求保荐，乞天平节钺。璆岩上表论之，诏公卿议其可否。宰相郑畋、卢携争论于中书，词语不逊，俱罢为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以吏部侍郎崔沆为户部侍郎，户部侍郎、翰林学士豆卢象为兵部侍郎，并本官同平章事。黄巢陷广州，大掠岭南郡邑。

八月，制以特进、检校司空、东都留守李蔚为检校司徒、同平章事，兼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观察，兼代北行营招讨供军等使。十月，制以镇海军节度、浙江西道观察处置等使高骈检校司徒、同平章事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充淮南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事、江淮盐铁转运、江南行营招讨等使，进封燕国公，食邑三千户。初，骈在浙西，遣大将张璘、梁绩等大破黄巢于浙东，贼进寇福建，逾岭表，故移镇扬州。时贼北逾大庾岭，朝廷授骈诸道行营兵马都统。太原节度使李蔚卒。以礼部侍郎张读权知左丞事。

十一月，制以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右散骑常侍、河东行军司马、雁门代北制置等使、石岭镇北兵马、代北军等使、上柱国康传圭检校工部尚书，兼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使。时传圭已率兵在代州，是月自行营赴任，两都虞候张锳、郭朏迎于鸟城驿，并杀之，军中震惊。又制以神策大将军周宝检校

尚书左仆射，兼润州刺史、镇海军节度、浙江西道观察等使。以定州已来制置内闲廐宫苑等使、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刑部尚书、上柱国、太原县开国伯、食邑七百户王处存检校户部尚书，兼定州刺史，充义武军节度、易定观察处置、北平军等使。十二月，制以河东马步军都虞候硃玫为代州刺史。以太子宾客分司卢携为兵部尚书、同平章事；太子宾客郑畋检校左仆射、凤翔尹，充凤翔节度使。

广明元年春正月乙卯朔，上御宣政殿，制曰：

朕祗膺宝祚，嗣守宗祧，夙夜一心，勤劳八载，实欲驱黎元于仁寿，致华夏之升平。而国步犹艰，群生寡遂，灾逆荐起，寇孽仍臻。窃弄干戈，连攻郡邑，虽输降款，未息狂谋。江右、海南，疮痍既甚，湖湘荆汉，耕织屡空。言念疲羸，良深轸恻。我心未济，天道如何。赖近者严敕师徒，稍闻胜捷，皆明圣之潜祐，宁菲德以言功。属节变三阳，日当首岁，乃御正殿，爰命改元，况及发生，是宜在宥。自古继业守文之主，握图御宇之君，必自正月吉辰，发号施令。所以垂千年之懿范，固万代之洪基，莫不由斯道也。可改乾符七年为广明元年。近日东南州府，频奏草贼结连。本是平人，迫于饥馑，驱之为盗，情不愿为。委所在长吏子细晓谕，如自首归降，保非诈伪，便须抚纳，不要勘问。如未倒戈，即登时剪扑。东南州府遭贼之处，农桑失业，耕种不时。就中广州、荆南、湖南，资贼留驻，人户逃亡，伤夷最甚，自广明已前诸色税赋，宜令十分减四。其河中府、太原府遭贼寇掠处，亦宜准此。吏部选人粟错及除驳放者，除身名逾滥欠考外，并以比远残阙收注。入仕之门，兵部最滥，全无根本，颇坏纪纲。近者武官多转入文官，依资除授，宜惩僭幸，以辨品流。自今后武官不得转入文官选改，所冀轮辕各适，秩序区分，其内司不在此限。沙陀部落逾鹰门关，

进逼忻州。

二月，沙陀逼太原，陷大谷。康传圭遣大将伊钊、张彦球、苏弘轸分兵拒之于秦城驿，为沙陀所败。传圭怒，斩苏弘轸。张彦球部下兵士为乱，倒戈攻太原，杀传圭，监军使周从寓安慰方定。是月，制以开府仪同三司、门下侍郎、兼兵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、充太清宫使、弘文馆大学士、延资库使、上柱国、荥阳郡开国公、食邑三千户郑从说检校司空、同平章事，兼太原尹、北都留守，充河东节度、管内观察处置兼行营招讨供军等使。黄巢贼军自衡、永州下，频陷湖南、江西属郡。时都统王铎前锋都督李系守潭州，有众五万，并诸团结军号十万。贼自桂阳编木为筏数千，其众乘暴水沿湘而下，径至潭州，急攻其城，一日而陷。李系仅以身免，兵士五万皆为贼所杀，流尸塞江。贼将尚让乘胜沿流而下，进逼江陵。王铎闻系军败，乃弃城奔襄阳。别将刘汉宏大掠江陵之民，剽肃不胜其酷，士民亡窜山谷，江陵焚剽殆尽。半月余，贼众方至江陵。

三月，贼悉众欲寇襄阳，江西招讨使曹全晷与襄阳节度使刘巨容谋拒之。时营于荆门，贼军一万屯于团林驿。全晷命巨容悉以精甲阵于林薄之中，自以骑军挑战，伪不胜而遁。贼大乘之，比至荆门，其徒不成列，巨容发伏击之，贼大溃而走。全晷铁骑急追之，比至江陵，十俘七八。黄巢、尚让以余众徒济江。全晷方渡江袭贼，遽诏至，以段彦谟为江西节度使，全晷乃还。贼遂率舟军东下，攻鄂州，陷其郛。全晷救至，贼遂转战江西，陷江西饶、信、杭、衢、宣、歙、池等十五州。全晷在江西。朝廷以王铎统众无功，乃授淮南节度使高骈为诸道兵马行营都统。骈令大将张璘渡江讨贼，屡捷。贼众疫疠，其将李罕之以一军投淮南，其众稍沮。是月，沙陀寇忻、代，诏以汝州防御使诸葛爽为北面行营副招讨，率东都防御兵士赴代

州。四月甲申朔，大雨雹，大风拔两京街树十二三，东都长夏门内古槐十拔七八，宫殿鸱尾皆落。丁酉，制以检校吏部尚书、前太常卿、上柱国、陇西郡开国公、食邑三千户李琢为光禄大夫、检校尚书右仆射、御史大夫，充蔚朔等州诸道行营都招讨使；应东北面行营李孝昌、李元礼、诸葛爽、王重盈、硃玫等兵马及忻、代州土团，并取琢处分。以内常侍张存礼充都粮料使，判官崔鋌充制置副使。

六月，代北行营招讨使李琢、幽州节度使李可举、吐浑首领赫连铎等军讨李克用于云州。时克用令其大将军傅文达守蔚州，高文集守朔州。吐浑赫连铎遣人说高文集令归国，文集与沙陀首领李友金、萨葛都督米海万、安庆都督史敬存以前蔚州归款于李琢。时克用率众御燕军于雄武军。七月，沙陀三部落李友金等开门迎大军，克用闻之，亟来赴援，为李可举之追击，大败于药儿岭。李琢、赫连铎又击败于蔚州，降文达，李克用部下皆溃，独与国昌及诸兄弟北入达靺部。乃以吐浑都督赫连铎为云州刺史、大同军防御使，吐浑白义诚为蔚州刺史，萨葛米海万为朔州刺史，加李可举检校司徒、同平章事。

八月，黄巢之众渡江寇淮南。是岁春末，贼在信州疫疠，其徒多丧。淮南将张璘急击之，贼惧，以金啖璘，仍致书高骈乞保命归国。骈信之，厚待其使，许求节钺。时昭义、武宁、义武等军兵马数万赴淮南，骈欲收功于己，乃奏贼已将殄，不假诸道之师，并遣还北。贼知诸军已退，以求节钺不获，暴怒，与骈绝，请战。骈怒，令张璘整军击之，为贼所败，临阵杀璘。贼遂乘胜渡江，攻天长、六合等县，骈不能拒，但决陈登水自固而已。朝廷闻贼复振，大恐，诏河南诸道之师屯于潞水。官军大集，贼未北渡。时兖州节度使齐克让屯汝州。

九月，徐州兵三千人赴潞水，途经许。许州节度使薛能前

为徐帅，得军民情。徐军吏至，请馆，能以徐军怀惠，令馆于州内。许军惧徐人见袭，许州大将周岌自澠水以其戍卒还，逐薛能，自据其城。徐军已至河阴，闻许军乱，徐将时溥亦以戍兵还徐，逐节度使支详。齐克让惧兵见袭，亦还兖州。澠水诸军皆散。贼闻之，十月，乃悉众渡淮。黄巢自号率土大将军，其众富足，自淮已北整众而行，不剽财货，惟驱丁壮为兵耳。

十一月辛亥朔。己巳，贼陷东都，留守刘允章率分司官属迎谒之，贼供顿而去，坊市晏然。壬申，陷虢州。丙子，攻潼关，守关诸将望风自溃。十二月庚辰朔。辛巳，贼据潼关。时左军中尉田令孜专政，宰相卢携曲事之，相与误谋，以至倾败。令孜恐众罪加己，请贬携官，命学士王徽、裴彻为相。甲申，宣制以户部侍郎、翰林学士王徽、裴彻本官同平章事。贬右仆射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卢携为太子宾客。携闻贼至，仰药而死。是日，上与诸王、妃、后数百骑，自子城由含光殿金光门出幸山南，文武百官僚不之知，并无从行者，京城晏然。是日晡晚，贼入京城，时右骁卫大将张直方率武官十余迎黄巢于坡头。壬辰，黄巢据大内，僭号大齐，称年号金统。悉陈文物，据丹凤门伪赦。以太常博士皮日休、进士沈云翔为学士。为伪赦书云：“揖让之仪，废已久矣，窜遁之迹，良用怆然。朝臣三品已上并停见任，四品已下宜复旧位。”以赵章为中书令，尚让为太尉，崔璆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时宰相豆卢革、故相左仆射刘鄩、太子少师裴谔、御史中丞赵蒙、刑部侍郎李溥、故相于琮皆从驾不及，匿于闾里，为贼所捕，皆遇害。将作监郑綦、库部郎中郑系义不臣贼，举家雉经而死。

中和元年春正月庚戌朔，车驾在兴元。以翰林学士承旨、尚书户部侍郎、知制诰萧遘为兵部侍郎，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；寻以本官同平章事，领使如故。以宿州刺史刘汉宏为越州刺史、

镇东军节度、浙江东道观察处置等使。诏太原节度使郑从谠发本道之师，与北面行营招讨副使诸葛爽、代州刺史北面行营马步都虞候硃玫、夏州将李思恭等行营诸军，并赴京师讨贼。河中马步都虞候王重荣逐其帅李都，自称留后。

二月，代州北面行营都监押陈景思率沙陀、萨葛、安庆等三部落与吐浑之众三万赴援关中，次绛州。沙陀首领翟稽俘掠绛州叛还，景思知不可用，遣使诣行在，请赦李国昌父子，令讨贼以赎罪，从之。

三月，陈景思赍诏入达靼，召李克用军屯蔚州，克用因大掠雁门已北军镇。以凤翔节度使郑畋守司空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，充京西诸道行营都统，与泾原节度使程宗楚、秦州经略使仇公遇、鄜延节度使李孝昌、夏州节度使拓拔思恭等同盟起兵，传檄天下。黄巢遣大将林言、尚让率众数万寇凤翔，郑畋率师逆击，大败贼众于龙尾陂。四月，以前大同军防御使李克用检校工部尚书，兼代州刺史、雁门已北行营兵马节度等使。五月，李克用赴代州，遂率蕃、汉兵万人南出石岭关，称准诏赴难长安。丁巳，沙陀军至太原，郑从谠供给粮料。辛酉，沙陀求发军赏钱，从谠与钱千贯，米千石。克用怒，纵兵大掠。从谠求援于振武，契苾通自率兵来赴，与沙陀战于晋王岭。沙陀败走，陷榆次、阳曲而退。是日大风，天雨土。特进、尚书右仆射赵隐卒，赠司空。

六月，沙陀退还代州。车驾幸成都府，西川节度使阵敬瑄自来迎奉。七月丁未朔。乙卯，车驾至西蜀。丁巳，御成都府廡，改广明二年为中和元年，大赦天下。以兵部侍郎、判度支韦昭度本官同平章事。以侍中王铎检校太尉、中书令，兼滑州刺史、义成军节度、郑滑观察处置，兼充京城四面行营都统；以太子太保崔安潜为副。观军容使西门思恭为天下行营兵马都

监押；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、诸道盐铁转运等使韦昭度为供军使。时淮南节度使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，自车驾出幸，中使相继促骈起军，骈托以周宝、刘汉宏不利于己，迁延半岁，竟不出军，乃以铎为都统。以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为京城北面都统，义武军节度使王处存为京城东面都统，鄜延节度使李孝昌为京城西面都统，朔方军节度使拓拔思恭为京城南面都统。以忠武监军使杨复光为天下行营兵马都监，代西门思恭。许王铎以便宜从事。遣郎官、御史分行天下，征兵赴关内。

八月，代北行营兵马使诸葛爽、硃玫、拓拔思恭等军屯渭桥。硃玫屯兴平，为贼将王璠所击，退保奉天。诸葛爽降贼，伪署爽河阳节度使。许州牙将秦宗权奏破贼于汝州，乃授宗权察州防御使。昭义节度使高浚与贼将李详战于石桥，为贼所败，退归河中。贼乘胜陷同州。

九月，泽潞高浚牙将刘广擅还据潞州。是月，浚天井关戍将孟方立率戍卒攻刘广，杀之。方立遂自称留后，仍移军镇于邢州。制以京城四面催阵使、守兵部尚书王徽检校左仆射，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昭义节度、潞邢洛磁观察等使。贬高浚端州刺史。杨复光、王重荣以河西、昭义、忠武、义成之师屯武功。凤翔节度使郑畋以病征还行在，以凤翔大将李昌言代畋为节度使，兼京城西面行营都统。十月，青州军乱，逐节度使安师儒，立其行营将王敬武为留后。十二月，行营都统王铎率禁军、山南东川之师三万至京畿，屯于整屋。

二年春正月甲辰朔，天下勤王之师，云会京畿，京师食尽。贼食树皮，以金玉买人于行营之师，人获数百万。山谷避乱百姓，多为诸军之所执卖。

二月，泾原大将唐弘夫大败贼将林言于兴平，俘斩万计。王处存率军二万，径入京城，贼伪遁去。京师百姓迎处存，欢

呼叫噪。是日军士无部伍，分占第宅，俘掠妓妾。贼自灞上分门复入，处存之众苍黄溃乱，为贼所败。黄巢怒百姓欢迎处存，凡丁壮皆杀之，坊市为之流血。自是诸军退舍，贼锋愈炽。

三月，前蔚州刺史苏祐为沙陀所败，弃郡投镇州，至灵寿，部人为盗，祐为王景崇所杀。七月辛丑朔。丙午夜，西北方赤气，如绛虹竟天。贼将尚让攻宜君砦，雨雪盈尺，甚寒，贼兵冻死者十二三。

八月庚子，贼同州防御使硃温杀其监军严实，与大将胡真、谢瞳等来降，王铎承制拜华州刺史、潼关防御、镇国军等使。魏博节度韩简自率军三万攻河阳，伪署节度使诸葛爽弃城而去，简遣大将守河桥而还。

九月，贼以黄郛为华州刺史。初，贼以李详守华州，详与硃温素善，及温归河中，黄巢遣阉官后冗率功臣马千匹至华杀详，以郛代归。太原诸山桃杏有花实。十月，西北方无云而雷，名“天狗坠”。以岚州刺史汤群为怀州刺史，时群倚沙陀为援，朝廷疑而易之。郑从说遣人传官告授群，群怒，杀使者，据城，内沙陀。魏博节度使韩简以兵攻郢州，节度使曹全晟拒之，为简所败，执而杀之。全晟大将硃瑄以余众保郢州，乞和于简，简舍之而去。

十一月，沙陀李克用监军陈景思以部落之众一万七千骑自岚石州路赴河中。贼将李详下牙队斩华州守将归明，王铎用其部将王遇为华州刺史。十二月己亥朔。庚戌，成德军节度、镇冀深赵观察处置等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尉、中书令、上柱国、常山郡王、食邑六千户王景崇卒，赠太傅，谥曰忠穆。遗表请以子镠继戎事，遂以镠为兵马留后。

三年春正月戊辰朔，车驾在成都府。雁门节度使、检校工部尚书李克用率师至河中。己巳，沙陀军进屯沙苑之乾坑。

二月，沙陀攻华州，刺史黄郛出奔至石堤谷，追擒之。魏博节度使韩简再兴兵讨河阳，诸葛爽遣大将李罕之拒之于武陟，逆击之，魏军大败而还。大将乐彦祯先据魏州，韩简为部下所杀，推彦祯为留后。就加李克用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忻代云蔚等州观察处置等使。

三月丁卯朔。壬申，沙陀军与贼将赵章、尚让战于成店，贼军大败，追奔至良天坡，横尸三十里；王重荣筑尸为京观。四月丁酉朔。庚子，沙陀、忠武、义成、义武等军趋长安，贼悉众拒之于渭桥，大败而还；李克用乘胜追之。己卯，黄巢收其残众，由蓝田关而遁。庚辰，收复京城。天下行营兵马都监杨复光上章告捷行在，曰：

顷者妖兴雾市，啸聚丛祠，而岳牧藩侯，备盗不谨。谓大同之运，常可容奸；谓无事之秋，纵其长恶。贼首黄巢，因得充盈窟穴，蔓延萑蒲，驱我蒸黎，徇其凶逆。展鉏鹤以成锋刃，杀耕牛以恣燔砲，魑魅昼行，虺蜴夜噬。自南海失守，湖外丧师，养虎灾深，驯梟逆大。物无不害，恶靡不为，豺狼貽朝市之忧，疮磐及腹心之痛。遂至毒流万姓，盗污两京，衣冠衔涂炭之悲，郡邑起丘墟之叹。万方共怒，十道齐攻，仗九庙之威灵，殄积年之凶丑。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神资壮烈，天赋机谋，誓立功名，志安家国。至于屯田待敌，率士当冲，收百姓十余万家，降贼党三万余众。法能持重，功遂晚成，久稽原野之刑，未决雷霆之怒。自收同、华，进逼京师，夕烽高照于国门，游骑频临于灞岸。既知四隅断绝，百计奔冲，如穷鸟触笼，似飞蛾赴焰。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神传将略，天付忠贞，机谋与武艺皆优，臣节共本心相称。杀贼无非手刃，入阵率以身先，可谓雄才，得名飞将。统领本军南下，与臣同力前驱，虽在寝兴，不忘寇孽。今月八日，遣衙队将前锋杨守宗、河中骑将白志迁、

横野军使满存、蹇云都将丁行存、朝邑镇将康师贞、忠武黄头军使庞从等三十二都，随李克用自光泰门先入京师，力摧凶逆。又遣河中将刘让王瑰冀君武孙珙、忠武大将乔从遇、郑滑将韩从威、荆南大将申屠忭、沧州大将贾滔、易定大将张仲庆、寿州大将张行方、天德大将顾彦朗、左神策弩手甄君楚公孙佐、横冲军使杨守亮、蹇云都将高周彝、忠顺都将胡贞、绛州监军毛宣伯聂弘裕等七十都继进。贼尚为坚阵，来抗官军。李克用率励骁雄，整齐金革，叫噪而声将动瓦，暗鸣而气欲吞沙。宽列戈矛，麾军夹击，自卯至申，凶徒大败。自望春宫蹙杀，至升阳殿合围，戈不滥挥，矢无虚发。其贼即时奔遁，散入商山，徒延漏刃之生，伫作饮头之器。伏自收平京国，三面皆立大功，若破敌摧锋，雁门实居其首。其余将佐，同效驱驰，兼臣所部二万余人，数岁栉风沐雨，既兹荡定，并录以闻。报至，从官称贺。

五月，制以河中节度使、检校尚书右仆射王重荣检校司空、同平章事，余如故。雁门已北行营节度、忻代蔚朔等州观察处置等使、检校尚书左仆射、代州刺史、上柱国、食邑七百户李克用检校司空、同平章事，兼太原尹、北京留守，充河东节度、管内观察处置等使。义武军节度使、检校司空王处存检校司徒、同平章事，余如故。以检校尚书右仆射、华州刺史、潼关防御等使硃温检校司空，兼汴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宣武节度观察等使，仍赐名全忠。京城西北面行营都统、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司空、邠宁节度使硃玫就加同平章事，进封吴兴县侯，食邑一千户。鄜坊节度使、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尚书右仆射东方逵就加同平章事。王铎罢行营都统，依前检校太师、中书令，进封晋国公，加食邑二千户，节度观察使如故。时中尉田令孜用事，自负帷幄之功，以铎用兵无功，而由杨复光建策召沙陀成

破贼之效，欲权归北司，乃黜王而悦复光也。就加诸道行营兵马都监杨复光开府仪同三司、弘农郡开国公，食邑三千户，充同华等州管内制置使，仍赐号“资忠耀武匡国平难功臣。”六月乙未朔。甲子，杨复光卒于河中，其部下忠武八都都头鹿晏弘、晋晖、王建、韩建等各以其众散去。时复光兄复恭知内枢密，田令孜以复光立破贼功，惮而恶之，故贼平赏薄。及闻复光死，甚悦，复殡复恭，罢枢密为飞龙使。是月，黄巢围陈州，营于州北五里。初，贼出蓝田关，遣前锋将孟楷攻蔡州，刺史秦宗权以兵逆战，为楷所败，宗权势窘，与贼通和。孟楷移兵攻陈州，刺史赵犇示弱，伏兵击之，临阵斩楷。楷，贼之爱将，深惜之。黄巢怒，悉众攻陈州。时黄巢与宗权合从，纵兵四掠，远近皆罹其酷。时仍岁大饥，民无积聚，贼俘人为食，其砲炙处谓之“舂磨寨”，白骨山积，丧乱之极，无甚于斯。贼攻城急，徐州节度使时溥、许州周岌、汴州硃全忠皆出师护援之。七月，制以西川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守太尉、同平章事、成都尹、上柱国、颍川郡王、食邑三千户、实封四百户陈敬瑄赐铁券。诏郑从讷赴行在。

八月，李克用赴镇太原。制以前振武节度、检校司空、兼单于都护、御史大夫李国昌为检校司徒、代州刺史、雁门已北行营节度、蔚朔等州观察等使。十月，李国昌卒。

十一月，蔡贼秦宗权围许州。十二月，诏河东李克用赴援陈许。忠武大将鹿晏弘陷兴元，逐节度使牛勣，自为留后。

四年春正月癸亥朔，车驾在成都府。

二月，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将出师援陈许，河阳节度使诸葛爽以兵屯泽州拒之。

三月壬戌朔。甲戌，克用移军自河中南渡，东下洛阳。四月辛卯朔。甲寅，沙陀军次许州，节度使周岌、监军田从异以

兵会战。贼将尚让屯太康，黄巢屯西华，稍有刍粟。己未，沙陀分兵攻太康、西华贼砦。庚申，尚让、黄巢遁去，官军得其刍粟，黄巢亦退保郾城。以兵部侍郎、判度支郑昌图以本官同平章事。

五月辛酉朔。癸亥，沙陀追黄巢而北。丁卯，次尉氏。戊辰，大雨，平地水深三尺，沟河涨溢。贼至中牟，临汴河欲渡，沙陀遽至，贼大骇，其党分溃，杀伤溺死殆半。尚让一军降时溥，别将杨能、李讷、霍存、葛从周、张归霸等降硃全忠，李周、杨景彪以残众走封丘。己巳，沙陀渡汴河，趋封丘，黄巢兄弟悉力拒战，李克用击败之。获所俘男女五万口，牛马万余，并伪乘舆、法物、符印、宝货、戎仗等三万计。得巢幼子，年六岁。黄巢既败，以其残众东走。庚午，李克用急蹶黄巢，一日夜行二百里，马疲乏死者殆半。宿冤胸，粮运不及，骑军至寡，乃与忠武监军田从异班师。甲戌，次汴州，节度使硃全忠馆克用于上源驿。全忠以克用兵力寡弱，大军在远，乃图之。是夜，置酒邮舍，克用既醉，全忠以兵围驿，纵火烧之。雷雨骤作，平地水深尺余，克用逾垣仅免。其部下三百余人及监军使史敬思、书记任珪皆被害。丙子，克用至许州，率本军还太原。庚辰，徐州将李师悦、陈景思率兵万人追黄巢于兖州。

六月，郢州节度使硃瑄奏大败贼于合乡。

秋七月己未朔。癸酉，贼将林言斩黄巢、黄揆、黄乘三人首级降时溥。初，徐将李师悦与贼战于瑕丘，贼殊死战，其众殆尽。林言与巢走至太山狼虎谷之襄王村，惧追至并命，乃斩贼降师悦。壬午，捷书至行在，从官称贺。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累表诉屈，请讨汴州。天子优诏和解之，就加克用阶特进，封陇西郡王以悦之。自是全忠、克用有寻戈之怨。

九月，山南西道节度使鹿晏弘为禁军所讨，弃城拥众东出

襄、邓，大掠许州。晏弘大将王建、韩建、张造、晋晖、李师泰各率本军归朝，田令孜以建等杨复光故将，薄之，皆授诸卫将军，惟以王建为壁州刺史。十月，关东诸镇上章请车驾还京。

十一月，鹿晏弘陷许州，杀周岌，自称留后，寻为秦宗权所攻。制以义成军节度、检校太师、中书令、上柱国、晋国公王铎为沧州刺史、义昌军节度、沧德观察处置等使。十二月丁亥朔，大明宫留守、权知京兆尹、御史大夫、京畿制置等使王徽与留司百官上表，请车驾还宫。诏以来年正月还京。新除沧德节度使王铎，为魏博节度使乐彦祯害之于漳南县之高鸡泊，行从三百余人皆遇害。

光启元年春正月丁巳朔，车驾在成都府。己卯，僖宗自蜀还京。

二月丁亥朔。丙申，车驾次凤翔。

三月丙辰朔。丁卯，车驾至京师。己巳，御宣政殿，大赦，改元光启。时李昌符据凤翔，王重荣据蒲、陕，诸葛爽据河阳、洛阳，孟方立据邢、洛，李克用据太原、上党，硃全忠据汴、滑，秦宗权据许、蔡，时溥据徐、泗，硃宣据郢、齐曹、濮，王敬武据淄、青，高骈据淮南八州，秦彦据宣、歙，刘汉宏据浙东，皆自擅兵赋，迭相吞噬，朝廷不能制。江淮转运路绝，两河、江淮赋不上供，但岁时献奉而已。国命所能制者，河西、山南、剑南、岭南四道数十州。大约郡将自擅，常赋殆绝，藩侯废置，不自朝廷，王业于是荡然。蔡贼秦宗权侵寇藩邻，制以徐州节度使时溥为钜鹿王，充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。宗权将秦贤攻汴、郑不已，以汴州刺史硃全忠为沛郡王，充蔡州西北面行营都统。杭州刺史董昌大败刘汉宏之众，进攻越、婺、台、明等州，下之。遂以昌为越州刺史、镇东军节度、浙江东道观察等使，以杭州大将钱镠为杭州刺史。闰三月，镇冀节度

使王镕献耕牛千头，农具九千，兵仗十万。四月乙卯朔，以开府仪同三司、右金吾卫上将军、左街功德使、齐国公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十军使。时自蜀中护驾，令孜招募新军五十四都，都千人，左右神策各二十七都，分为五军，令孜总领其权。时军旅既众，南衙北司官属万余，三司转运无调发之所，度支惟以关畿税赋，支給不充，赏劳不时，军情咨怨。旧日安邑、解县两池榷盐税课，盐铁使特置盐官以总其事。自黄巢乱离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兼领榷务，岁出课盐三千车以献朝廷。至是令孜以亲军阙供，计无从出，乃举广明前旧事，请以两池榷务归盐铁使，收利以贍禁军。诏下，重荣上章论诉，言河中地窘，悉籍盐课供军。

五月，制以河中节度使、检校司徒、同平章事、河中尹、上柱国、琅邪郡王王重荣为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，兼兖州刺史、兖沂海节度观察处置等使，代齐克让。以克让检校司徒，兼定州刺史御史大夫，充义武节度观察、北平军等使，代王处存。以处存依前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、河中尹、河中晋慈隰节度观察等使。是月，宰臣萧遘率文武百僚上徽号曰至德光烈孝皇帝，御宣政殿受册，大赦。

六月甲寅朔。丙辰，定州王处存奏：“幽州节度使李可举、镇州节度使王镕各令大将率领兵士进攻当道，臣并已杀退。”时李可举乘天子播越，中原大乱，以河朔三镇，休戚事同，惟易、定二郡为朝廷所有，乃同议攻处存以分其地。会燕将李全忠有夺帅之志，军情相疑。全忠方围易州，处存出奇骑以击之，燕军大败。是月，全忠收合残众攻幽州，李可举举室登楼自焚而死，全忠自称留后。沧州军乱，逐其帅杨全玖，立衙将卢彦威为留后。制以保銮都将、检校司徒，兼黔州刺史、黔中节度观察等使曹诚检校太保，兼沧州刺史，充义昌军节度、沧德观

察等使。河中王重荣累表论列，数令孜离间方镇，令孜遣邠宁节度使硃玫会合鄜、延、灵、夏之师讨河中。

九月，硃玫屯沙苑。王重荣求援于太原。十月，李克用率太原军南出阴地关。

十一月，河中、太原之师与禁军对垒于沙苑。十二月辛亥朔。癸酉，官军合战，为沙陀所败，硃玫走还邠州。神策军溃散，遂入京师肆掠。乙亥，沙陀逼京师，田令孜奉僖宗出幸凤翔。初，黄巢据京师，九衢三内，宫室宛然。及诸道兵破贼，争货相攻，纵火焚剽，宫室居市闾里，十焚六七。贼平之后，令京兆尹王徽经年补葺，仅复安堵。至是，乱兵复焚，宫阙萧条，鞠为茂草矣。

二年春正月辛巳朔，车驾在凤翔。李克用旋师河中，与硃玫、王重荣同上表，请驾驻蹕凤翔，仍数田令孜之罪。乃以飞龙使杨复恭复知内枢密事。戊子，田令孜迫乘舆请幸兴元。庚寅，车驾次宝鸡。授刑部尚书孔纬兼御史大夫，令率从官赴行在。时车驾夜出，宰相萧遘、裴彻、郑昌图及文武百僚不之知，扈从不及，故令孔纬促之。萧遘恶令孜弄权，再乱京国，因邠州奏事判官李松年至凤翔，乃令亟召硃玫迎奉。癸巳，硃玫引步骑五千至凤翔。令孜闻邠州军至，奉帝入散关，令禁军守灵壁。玫至，禁军溃散，遂长驱追驾至尊途驿。嗣襄王煊疾，为玫所得。时兴元节度使石君涉闻车驾入关，乃毁彻栈道，栅绝险要，车驾由他道仅达，为邠州军踵后，崎岖危殆者数四。

二月辛亥朔，以十军观军容使、开府田令孜为剑南西川节度监军，以内枢密使杨复恭为神策左军中尉。

三月庚辰朔。壬午，兴元李度使石君涉弃城入硃玫军内。丙申，车驾至兴元。戊辰，以翰林学士承旨、兵部尚书、知制诰杜让能为兵部侍郎；刑部尚书、御只大夫孔纬为兵部侍郎，

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：并以本官同平章事。保銮都将李鋌、杨守亮、杨守宗等败邠州军于凤州。四月庚戌朔，是夜荧惑犯月角。壬子，硃玫、李昌符迫宰相萧遘等于凤翔驿舍，请嗣襄王煜权监军国事。玫自为大丞相，兼左右神策十军使。遂驱率文武百僚奉襄王还京师。

五月己卯朔。庚辰，襄王僭即皇帝位，年号建贞。以萧遘初沮襄王监国之命，罢知政事，为太子少师。以硃玫为侍中、诸道盐铁转运使。以裴彻为门下侍郎、右仆射、同平章事、判度支。中书侍郎、刑部尚书、平章事郑昌图判户部事。萧遘移疾归河中之永乐。伪制加诸侯官爵。以淮南节度使、检校太尉、兼侍中高骈为太师、中书令、江淮盐铁转运、诸道行营兵马都统。又以淮南右都押衙、和州刺史吕用之检校兵部尚书，兼广州刺史、岭南东道节度使。令户部侍郎柳涉往江淮宣谕，户部侍郎夏侯潭河北宣谕，诸藩节将多授其伪署，惟定州、太原、宣武、河中拒而不受。是月，星孛于箕尾，历北斗摄提。荆南、襄阳仍岁蝗旱，米斗三十千，人多相食。杨复恭兄弟于河中、太原有破贼连衡之旧，乃奏遣谏议大夫刘崇望赍诏宣谕，达复恭之旨。王重荣、李克用欣然听命，寻遣使贡奉，献缣十万匹，愿杀硃玫自赎。崇望使还，君臣相贺。

六月己酉朔，以扈跸都将杨守亮为金州刺史、金商节度、京畿制置使。守亮率师二万趋金州，与王重荣、李克用犄角进军。时硃玫遣将王行瑜率邠宁、河西之师五万屯凤州，保銮都将李鋌、李茂贞、陈珣等抗之于大唐峰。七月戊寅朔，蔡贼秦宗权陷许州，杀鹿晏弘。以金商节度使杨守亮检校司徒，兼兴元尹，充山南西道节度等使。王行瑜急攻兴州，守亮出师击败之。

八月，幽州节度使李全忠卒，三军立其子匡威为留后。

九月，杨守亮复败邠州军于凤州，军容杨复恭密遣人说王行瑜，令谋归国。十月壬子朔，滑州军乱，逐其帅安师儒，推衙将张骁主留后军务。师儒奔汴州，硃全忠杀之，遂以兵攻滑，斩张骁以告行在，朝廷以汴帅全忠兼领义成军节度使。壬辰夜，白虹见西方。

十一月，蔡贼孙儒陷郑州，刺史李璠遁免。儒引军攻河阳。十二月乙巳朔。是月，硃玫爱将王行瑜受密诏，自凤州率众还长安。辛酉，行瑜斩硃玫及其党与数百人，纵兵大掠。是冬苦寒，九衢积雪，兵入之夜，寒冽尤剧，民吏剽剥之后，僵冻而死蔽地。裴彻、郑昌图及百官奉襄王奔河中，王重荣给称迎奉，执李煜斩之，械裴彻、郑昌图于狱，文武官僚遭戮者殆半。重荣函襄王首赴行在。刑部奏请御兴元城南门，阅俘馘受贺，下礼院定仪注。博士殷盈孙奏曰：

伏以伪焜违背宗社，僭窃乘舆，欺天之祸既盈，盗国之罪斯重，果至覆败，以就诛夷。九重之妖既除，万国之生灵共庆，宜陈贺礼，以显皇猷。然物议之间，有所未允。臣按礼经，公族有罪，狱既具，有司闻于公曰：“某之罪在大辟。”君曰：“赦之。”如是者三，有司走出致刑，君复使谓之曰：“虽然，固当赦之。”有司曰：“不及矣！”君为之素服不乐三月。《左传》：卫君在晋，卫臣元咺立卫君之弟叔武，卫君入国，叔武为前驱所杀，卫君哭之，左氏书焉。今伪焜，皇族也，虽犯殊死之罪，宜就屠戮，其可以朝群臣而受贺乎？臣以为焜胤系金枝，名标玉牒，迫胁之际，不能守节效死，而乃甘心逆谋，罪实滔天，刑不可赦。已为军前处置，宜即黜为庶人，绝其属籍，其首级仍委所在以庶礼收葬。大捷之庆，当以硃玫首级到日称贺，为得其宜。上不轶于宸衷，下无伤于物体，协礼经之旨，祛中外之疑。

遂罢贺礼。及硃玫传首至，乃御楼受俘馘。是月，蔡贼孙儒陷河阳，诸葛仲方奔归汴州，别将李罕之出据泽州，张全义据怀州。

三年春正月乙亥朔，车驾在兴元府。制以邠州都将王行瑜检校刑部尚书，兼邠州刺史、邠宁庆节度使。保銮都将李鋌检校司空、黔州刺史、黔中节度观察使；扈跸都头李茂贞为检校尚书左仆射、洋州刺史、武定军节度使；扈跸都头杨守宗为金州刺史、金商节度等使；保銮都将陈珮检校尚书右仆射，为宣州刺史、宣歙观察使。兵部侍郎、诸道租庸使张浚本官同平章事。

二月乙巳朔，润州牙将刘浩、度支使薛朗同谋逐其帅周宝，刘浩自称留后。

三月乙亥朔。甲申，车驾还京，次凤翔。以宫室未完，节度使李昌符请驻蹕，以俟毕工。河中械送伪宰相裴彻、郑昌图，命斩之于岐山县。太子少师致仕萧遘赐死于永乐县。以特进、监修国史、门下侍郎、吏部尚书、平章事孔纬领诸道盐铁转运使。以集贤殿大学士、中书侍郎、兵部尚书、平章事杜让能进封襄阳郡公，增食邑三千户。四月甲辰朔，扬州牙将毕师铎自高邮率戍兵攻扬州，下之，囚高骈于别室，自总军政。蔡贼秦贤攻汴州，周列三十六砦。硃全忠乞师于兖郓，硃瑾率师来赴，屯封禅寺，硃瑄屯静戎镇。

五月甲戌朔。乙亥，秦宗权自率众来应秦贤。壬午，郓、兖、汴三镇之师大破蔡贼于边孝村，宗权退走。孙儒闻秦贤败，尽驱河阳之人杀之，投尸于河，焚烧间井而去。王师收孟、洛、许、汝、怀、郑、陕、虢等州。诏以扈驾都头杨守宗权知许州事，汴将孟从益权知郑州事。诸葛爽旧将李罕之自泽州收河阳，怀州刺史张全义收洛阳。扬州牙将毕师铎召宣州观察使秦彦入

扬州，推为节度使。

六月癸卯朔。戊申，天威军都头杨守立与李昌符争道，麾下相殴。上命中使谕之，不止，是夜严兵为备。己酉，守立以兵攻昌符，战于通衢。昌符兵败，出保陇州，命扈驾都将李茂贞攻之。甲寅，河中牙将常行儒杀其帅王重荣，推重荣兄重盈为兵马留后。丙辰，太常礼院奏：“太庙十一室，并祧庙八室，孝明太后等别庙三室，自车驾再幸山南，并经焚毁，神主失坠。今大驾还京，宜先葺宗庙神主，然后还宫。”遂诏修奉太庙使宰相郑延昌修奉。是时，宫室未完，国力方困，未暇举行旧制，延昌请权以少府监大为太庙。太庙凡十一室，二十三间，间十一架，今监五间，请添造成十一间，以备十一室之数。敕曰：“敬依典礼。”七月壬申朔，陇州刺史薛知筹以城降李茂贞，遂拔陇州，斩李昌符、昌仁等，传首献于行在。丙子，制以武定军节度使、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兼洋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上柱国、陇西郡公、食邑一千五百户李茂贞检校司空、同平章事，兼凤翔尹、凤翔陇右节度等使。

九月辛未朔，淮南节度使高骈为其牙将毕师铎所杀。杨行密急攻广陵，蔡贼秦宗权遣其将孙儒将兵三万渡淮，争扬州，城中食尽。

十一月，秦彦、毕师铎溃围奔于孙儒军，行密入据扬州。秦彦引孙儒之兵攻广陵，行密遣使求援于硃全忠。制授全忠检校太尉、侍中，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充淮南节度观察等使、行营兵马都统。汴将李璠率师至淮口以援之。十二月己巳朔，东川节度使顾彦朗、壁州刺史王建连兵五万攻成都，陈敬瑄告难于朝，诏中使谕之。

文德元年春正月己亥朔，车驾在凤翔。制故凤翔陇右节度观察处置等使、检校司徒、同平章事，兼凤翔尹、上柱国、莒

阳郡开国公、食邑三千户郑畋赠司徒，谥曰文昭。蔡贼孙儒斩秦彦、毕师铎于高邮。

二月己巳朔。壬午，车驾在凤翔至京师。魏博军乱。逐其帅乐彦祜。彦祜子相州刺史从训率众攻魏州，牙军立其小校罗宗弁为留后，出兵拒之。从训求援于汴，硃全忠遣将硃珍渡河赴之。戊子，上御承天门，大赦，改元文德。宰相韦昭度兼司空，孔纬、杜让能加左右仆射，进阶开府仪同三司，并赐号“持危启运保义功臣”。张浚兼兵部尚书，进阶开府仪同三司。左右神策十军观军容使、左金吾卫上将军、左右街功德使、上柱国、弘农郡开国公杨复恭进封魏国公，加食邑七千户，赐号“忠贞启圣定国功臣。”以保銮都将、黔中节度使李鋌检校司徒、平章事，保銮都将陈珮检校司空、广州刺史、岭南东道节度使。藩镇诸侯，进秩有差。宰臣韦昭度率文武百僚上徽号曰圣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。

三月戊戌朔，正殿受册。庚子，上暴疾。壬寅，大渐。癸卯，宣制立弟寿王杰为皇太弟，勾当军国事。是夕，崩于武德殿，圣寿二十七，群臣上谥曰惠圣恭定孝皇帝，庙号僖宗。其年十二月，葬于靖陵。

史臣曰：恭帝冲年缵历，政在宦臣，惕励虔恭，殷忧重慎。属世道交丧，海县横流，赤眉摇荡于中原，黄屋流离于遐徼，黔黎涂炭，宗社丘墟。而犹藩垣多仗义之臣，心腹有尽忠之辅，驱驾豪杰，号令军戎，终诛伏莽之徒，大雪失邦之耻。而令孜一为谬计，几丧丕图，虽如线之仅存，固焚丝之莫救。茫茫禹迹，空悲文命之艰难；赫赫宗周，竟坠文王之基业。非僖皇失道之过，其土运之穷欤？悲夫！

赞曰：运历将穷，人君幼冲。尘飞巨盗，波骇群雄。天既降丧，人罕输忠。回銮返正，禁旅之功。

本纪第二十上

昭宗

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讳晔，懿宗第七子，母曰惠安太后王氏。以咸通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生于东内。十三年四月，封寿王，名杰。乾符四年，授开府仪同三司、幽州大都督、幽州卢龙等军节度、押奚契丹、管内观察处置等使。帝于僖宗，母弟也，尤相亲睦。自艰难播越，尝随侍左右，握兵中要，皆奇而爱之。文德元年二月，僖宗暴不豫。时初复宫闱，人心倾瞩，遽闻被疾，军民骇愕。及大渐之夕，而未知所立。群臣以吉王最贤，又在寿王之上，将立之，唯军容杨复恭请以寿王监国。三月六日，宣遗诏立为皇太弟。八日，枢前即位，时年二十二。以司空韦昭度摄冢宰。己丑，见群臣，始听政。帝攻书好文，尤重儒术，神气雄俊，有会昌之遗风。以先朝威武不振，国命浸微而尊礼大臣，详延道术，意在恢张旧业，号令天下。即位之始，中外称之。四月戊辰朔。庚午，追谥圣母惠安太后曰恭献。乙亥，河南尹彦张全义以兵袭李罕之于河阳，罕之出据泽州。魏博衙军杀其帅乐祜于龙兴寺，又击乐从训，败之。从训以残众保洹水，为罗宗弁陷其城而杀之。壬午，蔡贼孙儒陷扬州，杨行密溃围而出，据宣州。孙儒自称淮南节度，仍率其众攻宣州。

五月丁酉朔，制以宣武军节度使、检校侍中、沛郡王硃全忠为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。自秦贤、石璠败后，蔡贼渐弱，时溥方为全忠所攻，故移溥都统之命授全忠。壬寅，蔡贼将伪

署荆襄节度使赵德諲遣使归朝，愿讨贼自效，乃以德諲为蔡州四面行营副都统，德諲遂以荆襄之兵属全忠。

六月丁卯朔，以川贼王建大乱，剑南陈敬瑄告难，制以开府仪同三司、守司空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太清宫使、弘文馆大学士、延资库使、上柱国、扶阳郡开国公，食邑二千户韦昭度检校司徒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，兼成都尹，充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事，兼两川招抚制置等使。蔡州行营奏大破贼于龙陂，进军以逼贼城。七月丙申朔，泽州刺史李罕之引太原之师攻河阳，为汴将丁会所败，退还高平。

九月乙未，汴将硃珍败时溥之师于埇桥，遂陷宿州，自是溥婴城不敢复出。汴将胡元琮急攻蔡州。十二月甲子朔，蔡州牙将申丛执秦宗权，挝折其足，乞降。诏中使宣谕，便以丛权知留后。比中使至，别将郭璠杀申丛，篡宗权，縶送汴州。蔡、申、光等州平。诏赐蔡州行营兵士钱二十五万贯，令度支逐近支給。是月，葬僖宗于靖陵。

龙纪元年春正月癸巳朔，上御武德殿受朝贺，宣制大赦，改元。中外文武臣僚进秩颁爵有差。以剑南西川节度、两川招抚制置使韦昭度检校司空，为东都留守；以翰林学士承旨、兵部侍郎、知制诰刘崇望本官同平章事；以刑部侍郎孙揆为京兆尹。

二月癸亥朔。己丑，汴州行军司马李璠监送逆贼秦宗权并妻赵氏以献，上御延喜门受俘，百僚称贺，以之徇市，告庙社，斩于独柳。赵氏笞死。初，自诸侯收长安，黄巢东出关，与宗权合。巢贼虽平，而宗权之凶徒大集，西至金、商、陕、虢，南极荆、襄，东过淮甸，北侵徐、兖、汴、郑，幅员数十州。五六年间，民无耕织，千室之邑，不存一二，岁既凶荒，皆脍人而食，丧乱之酷，未之前闻。宗权既平，而硃全忠连兵十万，

吞噬河南，兖、郢、青、徐之间，血战不解，唐祚以至于亡。中书奏请以二月二十二日为嘉会节，从之。

三月壬辰朔，以右仆射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孔纬守司空、太清宫使、弘文馆大学士、延资库使、领诸道盐铁转运等使，以右仆射、门下侍郎、集贤殿大学士杜让能左仆射、监修国史、判度支，以中书侍郎、户部尚书、同平章事张浚为集贤殿大学士、判户部事。四月壬戌朔，以宣武淮南等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事、管内营田观察处置等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傅、兼侍中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汴州刺史、充蔡州四面行营都统、上柱国、沛郡王、食邑四千户硃全忠为检校太尉、中书令，进封东平王，仍赐赏军钱十万贯。

五月壬辰朔，汉州刺史王建陷成都府，迁陈敬瑄于雅州，建自称西川兵马留后。复用田令孜为监军。

六月辛酉朔，邢洛节度使孟方立卒，三军推其弟洛州刺史迁为留后，太原李克用出军攻之。杭州刺史钱镠攻宣州，下之，擒刘浩，剖心以祭周宝。七月，诏于杭州置武胜军，以镠为本军防御观察等使。十月己未朔，青州节度使王敬武卒。制以特进、太子少师、博陵郡开国侯、食邑一千户崔安潜检校太傅、兼侍中、青州刺史、平卢军节度观察、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。青州三军以敬武子师范权知兵马事。

十一月己丑朔，将有事于圆丘。改御名曰晔。辛亥，上宿斋于武德殿，宰相百僚朝服于位。时两军中尉杨复恭及两枢密皆朝服侍上，太常博士钱珣、李绰等奏论之曰：“皇帝赴斋宫，内臣皆服朝服。臣检国朝故事及近代礼令，并无内官朝服助祭之文。伏惟皇帝陛下承天御历，圣祚中兴，祇见宗祧，克陈大礼。皆禀高祖、太宗之成制，必循虞、夏、商、周之旧经，置冕服章，式遵彝宪。礼院先准大礼使牒称得内侍省牒，要知内

臣朝服品秩，礼院已准礼令报讫。今参详近朝事例，若内官及诸卫将军必须制冠服，即各依所兼正官，随资品依令式服本官之服。事存传听，且可俯从，然亦不分明著在礼令。乞圣慈允臣所奏。”状入，至晚不报。钱珙又进状曰：“臣今日巳时进状，论内官冠服制度，未奉圣旨。伏以陛下虔事郊禋，式遵彝范，凡关典礼，必守宪章。今陛下行先王之大礼，而内臣遂服先王之法服。来日朝献大圣祖，臣赞导皇帝行事，若侍臣服章有违制度，是为非礼，上渎祖宗，臣期不奉敕。臣谬当圣代，叨备礼官，获正朝仪，死且不朽，脂膏泥滓，是所甘心。”状入，降硃书御札曰：“卿等所论至当，事可从权。勿以小瑕，遂妨大礼。”于是内四臣遂以法服侍祠。甲寅，圆丘礼毕，御承天门，大赦。十二月戊午，宰臣杜让能兼司空。

大顺元年春正月戊子朔，御武德殿受朝贺。宰臣百僚上徽号曰圣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，礼毕，大赦，改元大顺。

二月丁巳，宰臣兼国子祭酒孔纬以孔子庙经兵火，有司释奠无所，请内外文臣自观察使、制使下及令佐，于本官料钱上缙抽十文，助修国学，从之。宣武节度使硃全忠进位守中书令，加食邑千户，余如故。太原都将安金俊攻围邢州历年，城中食尽，邢洛观察使孟迁以城降，乃以孟迁之族归太原。克用以大将安建为邢洛留后。

三月丁亥朔，硃全忠上表：“关东藩镇，请除用朝廷名德为节度观察使。如藩臣固位不受代，臣请以兵诛之。如王徽、裴璩、孔晦、崔安潜等皆缙绅名族，践历素高，宜用为徐郢青兖等道节度使。”从之。昭义节度使李克修卒，太原帅克用之弟也，三军推克修弟克恭知留后事。四月丙辰朔，李克用遣大将安金俊率师攻云州。赫连铎求援于幽州，李匡威出兵援之，战于蔚州，太原军大败，燕军执安金俊，献之于朝。李匡威、

赫连铎、硃全忠等上表：“请因沙陀败亡，臣与河北三镇及臣所镇汴滑河阳之兵平定太原，愿朝廷命重臣一人都总戎事。”昭宗以太原于艰难时立兴复大功，心疑其事，下两省、御史台、尚书省四品已上官议。唯党全忠者言其可伐，不可者十之七，宰臣杜让能、刘崇望深以为不可。惟张浚议曰：“先朝再幸兴元，实沙陀之罪。比虑河北诸侯与之胶固，无以涤除。今两河大藩皆愿诛讨，不因其离贰而除之，是当断失断也。”孔纬曰：“浚言是也。”军容杨复恭曰：“先朝蒙犯霜露，播越草莽，七八年间，寝不安席，虽贼臣摇荡于外，亦由失制于中。陛下缵承，人心忻戴，不宜轻举干戈，为国生事。望优诏报全忠，且以柔服为辞。”上然之。全忠密遣浚之亲党赂浚，浚恃全忠之援，论奏不已，天子龟勉从之。

五月，制特进、中书侍郎、兵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、上柱国、河间郡开国伯、食邑七百户张浚为太原四面行营兵马都统，京兆尹孙揆副之。以华州节度使韩建为北面行营招讨都虞候、供军等使；以宣武节度使硃全忠为太原东南面招讨使；成德军节度使王镕为太原东面招讨使；幽州节度使李匡威为太原北面招讨使，云州防御使赫连铎副之。丙午，潞州军乱，杀其帅李克恭。监军使薛缙本函克恭首献之于朝，浚方起兵，朝廷称贺。壬子，都招讨使张浚、孙揆率诸策神军三千赴行营，昭宗御安喜门临送，诫誓之。

六月乙卯，李克用大将权知邢洛兵马留后安建上表，请以三州归顺，遣中使往劳之。制以德州刺史、权知沧州兵马留后卢彦威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兼沧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义昌军节度、沧德观察处置等使。彦威，光启初逐其帅杨全玖，求旄节，朝廷以扈跸都将曹诚为沧德节度使，诚虽不至任，而彦威之请不行。至是，王镕、罗弘信因张浚用兵，为彦威论请，故有斯

授。以京兆尹、行营兵马副招讨孙揆检校兵部尚书，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充昭义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事。张浚会诸军于晋州，硃全忠选汴卒三千为张浚牙队。

秋七月乙酉朔，王师屯于阴地，太原大将康君立以兵拒战。硃全忠遣大将葛从周率千骑入潞州，从周权充兵马留后。硃全忠奏已差兵士守潞州，请节度使孙揆赴镇。时中使韩归范押揆旌节、官告送至行营。丙申，揆建节，率兵二千，自晋州赴镇昭义。戊申，至长子县山谷中。太原骑将李存孝伏兵执揆与韩归范牙兵五百，俘送太原，余兵悉为存孝所杀。太原将康君立率兵二万攻潞州。

九月甲申，幽州、云州蕃、汉兵三万攻雁门，太原将李存信、薛阿檀击败之。汴将葛从周弃上党，康君立入据之，克用以君立为泽潞兵马留后。

十一月癸丑朔，太原将邢州刺史李存孝自恃擒孙揆功，合为昭义帅，怨克用授康君立。存孝自晋州率行营兵归邢州，据城上表归朝，仍致书与张浚、王镕求援。克用遣大将李存信、薛阿檀拒王师于阴地，三战三捷，由是河西鄜、夏、邠、岐之军渡河西归。韩建以诸军保平阳，存信追之，建军又败，建退保绛州。张浚以汴卒、禁军万人在晋州，存信攻之三日，相与谋曰：“张浚宰相，俘之无益，天子禁兵，不宜加害。如得平阳，于我无利。”遂退舍五十里而军。十二月壬午朔，张浚、韩建拔晋、绛遁去，李存信收晋、绛，大掠河中四郡。丙寅，制特进、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、太原四面行营都统张浚可检校兵部尚书，兼鄂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鄂岳观察使。以开府仪同三司、守司徒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、上柱国、鲁国公、食邑三千户、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孔纬检校司徒，兼江陵尹、荆南节度观察处置使。庚午，新除鄂岳观察使张浚责授连州刺史，

新除荆南节度使孔纬责授均州刺史，并驰驿赴任。太原军屯晋州，李克用遣中使韩归范还朝，因上表诉冤，言：“被贼臣张浚倚殊全忠离间功臣，致削夺臣官爵。”朝廷欲令释憾，下群臣议其可否。左仆射韦昭度等议曰：

赏功罚否，前圣之令猷；含垢匿瑕，百王之垂训。是以雷解而羲文象德，网开而汤化归仁，用彼怀柔，式存彝范。上自轩农之代，下臻文武之朝，罔不允洽宽弘，以流霈泽。况国家德祖守成之日，宪宗致理之时，车轨一同，桑麻万里。烛龙外野，悉在梯航；火鼠穷郊，咸归正朔。然犹王承宗拥兵镇、冀，诏范希朝讨之，仍岁无功，卒行赦宥。而又硃滔以幽州之众，结田悦、李纳、王武俊之强，遣马燧等征之不克，旋又宽之。以累圣之典谋睿哲，大朝之纪律文明，非不欲厉彼风驱，快其电扫。然且考《春秋》之义，稽楚、郑之文，或退而许平，或服而更舍，存于旧史，载彼新书。

李克用代漠强宗，阴山贵胤，呼吸而风云作气，指麾而草树成形。仰天指心，誓献失誓之首；伏弔欧血，屡亲都护之营。所谓勇多上人，自匪穷来归我。及陛下圣考懿宗皇帝之朝，彭门失守，亲驱锐卒，首建殊功。而先帝即位之初，渚宫大扰，复提义旅，克静妖氛。其后封豕长蛇，荐食上国，继以子朝之乱，皆因重耳之盟，保大朝之宗祧，垂中兴于简册。盖圣王之御天下也，有勋可书，有绩可载，宥过不忘于十代，念功岂止于一时。天高听卑，请事斯语。且四海之内，创磐犹殷，九贡之邦，纲条未理。昨者遽起邠、岐之众，寻已退还；又征燕、蓟之师，倏闻内变。出于饕餮失职，资靡绝供，致此投戈，是乖借箸。盖下计之未熟，非圣谋之不臧。傥宸断重离，天机间出，录兹成款，散彼师徒，虚其念旧之怀，待以如初之礼。臣等所议，实以在斯。

抑又闻往者汉将赵充国欲因边境衰弱，出兵击之，于是魏相上书，画陈利害，且曰：“恃国家之大，矜人物之众，欲见威于敌者，谓之骄兵。兵骄者灭，非但人事，乃天道也。”又曰：“臣不知此兵何名者也。”兵出无名，事乃不成，汉宣纳之，竟罢其伐。伏惟皇帝陛下鉴往古用师之难，采列圣迁善之美，恩加区宇，信及豚鱼，则臣等不胜恳愿。况今汴、魏犹艰，幽、定方困，纵遣之调发，岂能集事！虚行号令，徒召寇讎，将以割人，非唯辱国。且黠斯举勤王之众，推效命之诚，未能虜骑独攻，所望汉兵同力。令兹数镇，奔命不遑，难致济师，恐又生事。谕其渐当暑热，非利戎旃，悉力颁沾，遣还蕃部。重盈陈五郡之卒，益谨关防；王珙振两河之雄，更严旗鼓。然后奖其上表，哀以自陈，录彼前劳，责之后效。征神爵之往典，还日逐之故封。谕其已斥王恭，不使更疑晋帝，凡百臣子，实切乃诚。其克用在身官爵，并请却还，仍依前编入属籍。

从之。以翰林学士承旨、兵部侍郎崔昭纬本官同平章事，御史中丞徐彦若为户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尚书右仆射王徽卒，赠司空，谥曰贞。

二年春正月壬子朔，李克用急攻邢州。李存考求援于王镕，镕出军援之，屯于尧山。克用自太原至，击败之，进围邢州。司徒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杜让能进位太尉、太清宫使、弘文馆大学士、延资库使领诸道盐铁转运等使。以中书侍郎、吏部尚书、平章事刘望为门下侍郎、监修国史、判度支事，工部侍郎、平章事崔昭纬判户部事。

二月辛巳，李克用复检校太师、中书令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。时张浚、韩建兵败后，为太原将李存信等所追，至是方自含山逾王偃，出河清，达于河阳。属河溢，无舟楫，建坏人卢舍，为木罌数百，方获渡，人多覆溺，

休其徒于司徒庙。是役也，朝廷倚殊全忠及三镇兵。全忠方连兵徐郢，乃求兵粮于镇、魏，全忠终不至行营。镇、魏倚太原为扞蔽，如破太原郡，恐危镇、魏，王镕、罗弘信亦不出师。唯邠、岐、华、鄜、夏乌合之众会晋州。兵未交而孙揆擒，燕卒败，所以河西、岐下之师望风溃散，而浚、建至败。全忠以镇、魏不助兵粮观望，遣庞师古将兵讨魏，陷十县，罗弘信乞盟，乃退。棣州刺史张蟾为青州将王师范所败。新授平卢节度使崔安潜自棣州归朝，复授太子少师。

三月辛亥朔，以青州权知兵马留后王师范检校兵部尚书，兼青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平卢军。三月辛亥朔，以青州权知兵马留后王师节度观察、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。淮南节度孙儒为宣州观察使杨行密所杀。初，行密扬州失守，据宣州，孙儒以兵攻围三年。是春，淮南大饥，军中疫病死者十三四。是月，孙儒亦病，为帐下所执，降行密。行密乃并孙儒之众，复据广陵。

六月，王镕出军援李存孝，克用大举讨镇州。七月，太原军出并陘，屯于常山镇，大掠镇、赵、深诸郡。幽州节度使李匡威自率步骑三万援王镕。

八月，克用班师。

九月丁未朔。乙卯，天子赐左军中尉杨复恭几杖，以大将军致仕。复恭怒，称病不受诏。十月丁丑朔。甲申，天威军使李顺节率禁兵讨杨复恭，复恭假子玉山军使杨守信以兵拒之，列阵于昌化里。昭宗登延喜楼，陈兵自卫以俟变。相持至晚，不战而退。是夜，守信乃拥其众卫复恭出京师，且战且行，出通化门，由七盘路之商州，又令义儿张绶为后殿。永安都头安权追及绶，擒之而还。

十一月，殊全忠上表，请移时溥节镇。是月，汴军陷宿州，

乃授溥太子太师。溥将刘知俊降汴军。镇州王镕、幽州李匡威复谋攻定州以分其地，王处存求援于太原。十二月丙子朔，以光禄大夫、门下侍郎、右仆射、平章事、监修国史、判度支、上柱国、彭城县开国男刘崇望检校司空、同平章事，兼徐州刺史，充武宁军节度、徐宿观察制置使。时李顺节恃恩恣横，出入以兵仗自随，两军中尉刘景宣、西门君遂惧其窥图非望。丁亥，两中尉传诏召顺节，顺节以甲士三百自随，至银台门，门司传诏止从者。两中尉在仗舍邀顺节，坐次，令部将嗣光审斫顺节，头随剑落。其部下知顺节死，大噪出延喜门。是日，天威、捧日、登封三都乱，剽永宁里，至晚方定。户部尚书郑延昌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、判度支。

景福元年春正月丙午朔，上御武德殿受朝贺，大赦，改元景福。凤翔李茂贞、邠州王行瑜、华州韩建、同州王行约、秦州李茂贞等上表疏兴元杨守亮纳叛臣杨复恭，请同出本军讨伐，兼自备供军粮料，不取给于度支，只请加茂贞山南招讨使名。内臣皆不可其奏，昭宗亦以茂贞得山南之后有问鼎之志，诏久之不下。茂贞怒，与王行瑜不俟进止，发兵攻兴元。累请招讨之命，兼与宰相杜让能、中尉西门君遂书，词语诟詈，凌蔑王室，昭宗心不能容。二月丙子朔。庚寅，太原、易定之兵合势攻镇州，王镕复告难于幽州，李匡威率步骑三万赴之。时太原之众军于常山镇，易定之众军坚固镇，燕、赵之卒分拒之。

三月，克用、处存敛军而退。四月乙亥，左军中尉西门君遂杀天威军使贾德晟，时德晟与李顺节俱掌天威军，顺节死，中尉恶德晟，诬奏杀之。是日，德晟部下千余骑出奔凤翔，自是岐军益盛。

五月甲辰，制以河南尹张全义检校司徒、同平章事，兼孟州刺史，充河阳三城节度、孟怀泽观察等使。七月，燕、赵之

卒合势援邢州，太原大将李存信率军拒于尧山，王镕大败而还。

十一月辛丑，凤翔、邠宁之众攻兴元府，陷之。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与前左军中尉杨复恭、判官李巨川突围而遁，将奔太原。李茂贞表其子继密权知兴元府事。十二月辛未朔，华州节度使韩建奏于乾元县遇兴元溃散兵士，击败之。其杨守亮、杨复恭并已处斩讫，皆传首京师。

二年春正月辛丑朔，制以权知剑南东川兵马留后顾彦晖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兼梓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剑南东川节度观察等使。时王建连年攻彦晖，李茂贞欲与建争东川，故表请彦晖正授旄钺，示修好也。

二月庚午朔，太原李克用以兵攻镇州，师出井陘，王镕惧，再求救于幽州。甲申，李匡威复来赴援，太原之军还邢州。

三月庚子，制以捧日都头陈珣为广州刺史、岭南东道节度使，扈跸都头曹诚为黔州刺史、黔中节度使，耀德都头李鋹为润州刺史、镇海军节度使，宣威都头孙惟晟为江陵尹、荆南节度使，并加特进、同平章事。各令赴镇，并落军权。时朝议以茂贞傲侮王命，武臣难制，欲用杜让能及亲王典禁兵，故罢五将之权，兼以平章事悦其心。太尉杜让能册拜，加食邑至六千户。是月，幽州节度使李匡威弟匡筹据幽州，自称留后，以符追行营兵，兵皆还幽州。匡威既无归路，遣判官李贞抱入奏，请朝觐。王镕感匡威援助之惠，乃筑第于恆州，迎匡威处之。四月己巳，汴将王重师、牛存节陷徐州，节度使时溥举家自燔而死。硃全忠遣将庞师古守徐州。

六月丁酉朔。乙卯，幽州节度使李匡威谋害王镕而夺其帅，恆州三军攻匡威，杀之。戊午，制太尉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晋国公杜让能加食邑至九千户。门下侍郎、吏部尚书、平间事崔昭纬进阶光禄大夫，中书侍郎、平章事郑延昌兼刑部尚书，

并加食邑至千户。以祠部郎中、知制诰陆扈为中书舍人，仍前翰林学士。幽州节度使李匡筹遣使檄王镕，讯杀匡威之罪。二藩结怨，硃全忠遣判官韦震使幽州和解之。七月，李克用兴兵攻镇州，败王镕军于平山。镕惧，乞盟，请以兵粮助攻邢州，许之，克用遂旋军襄国。癸未，制以凤翔陇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尉、中书令、凤翔尹、上柱国、岐王、食邑四千五百户李茂贞为兴元尹、山南西道节度等使。以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徐彦若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同平章事，兼凤翔尹，充凤翔陇州节度使。时茂贞恃兵求兼领山南节度，昭宗久之不行，茂贞表章不逊，深诋时政，上不能容，将加兵问罪，故以彦若代之。

八月丙申朔，以嗣覃王为京西招讨使，神策大将军李牟岁副之。

九月丙寅朔，以武胜军防御使钱镠为镇海军节度、浙江西道观察处置等使，仍移镇海军额于杭州。乙亥，覃王率扈驾五十四军进攻岐阳，屯于兴平。李茂贞以兵逆战，屯于懿屋。壬午，岐军进迫兴平，王师自溃。茂贞乘胜逼京师，进屯三桥。甲申，昭宗御安福门，斩观军容使西门君遂、内枢密使李周潼，遣中使赐茂贞诏，令收兵归镇。茂贞陈兵临皋驿，数宰臣杜让能之罪，请诛之。制贬太尉、平章事、晋国公杜让能为雷州司户。十月乙未，赐杜让能自尽，其弟户部侍郎弘徽坐让能赐死。

十一月，制以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守中书令，进封秦王，兼兴元尹、山南西道节度使。邠州节度使王行瑜赐号“尚父”，赐铁券。以门下侍郎、吏部尚书、平章事、监修国史崔昭纬兼尚书左仆射，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；以特进、行右仆射韦昭度为司空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弘文馆大学士、太清宫使、延资库使。中书侍郎、刑部尚书、平章事、判度支郑延昌罢知政事，守尚书左仆射，以病求罢故也。以新除凤翔节度使徐彦若

复知政事。户部侍郎、判户部事王搏本官同平章事。

乾宁元年春正月乙丑朔，上御武德殿受朝，宣制大赦，改元乾宁。凤翔李茂贞来朝，大陈兵卫，献妓女三十人，宴之内殿，数日还籓。时茂贞有山南梁、洋、兴、凤、岐、陇、秦、泾、原等十五余郡，甲兵雄盛，凌弱王室，颇有问鼎之志。

二月，汴人大败兖、郓之军于东阿，瑄、瑾势蹙，求援于太原，李克用出师援之。

三月甲子朔，太原军攻邢州，陷之，执其逆将李存孝，槛送太原，裂之。克用以大将马师素权知邢洛团练事。

五月，蔡贼孙儒部将刘建锋攻陷潭州，自称湖南节度使。以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陆扈为户部侍郎、知制诰，充职。

六月壬辰，李克用攻陷云州，执大同防御使赫连铎，以其牙将薛志勤守云中。十月庚寅，以中书侍郎、平章事王搏为湖南节度使。以翰林学士承旨、礼部尚书、知制诰李磻为户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宣制之日，水部郎中、知制诰刘崇鲁出班而泣，言磻奸邪，党附内官，不可居辅弼之地，由是制命不行。戊申，制御史中丞崔胤为兵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是月，李克用以太原之众进攻幽州。十二月，幽州节度使李匡筹溃围而遁。克用陷幽州，以李匡威故将刘仁恭为幽州兵为留后。是月，李匡筹南奔赴关，至景城，为沧州节度使卢彦威所杀。

二年春正月己未朔，河中节度使、检校太师、中书令、河中尹、上柱国、琅邪郡王王重盈卒，三军立重荣子行军司马珂知留后事。

二月己丑朔，王重盈子陕州节度使珙、绛州刺史瑶举兵讨王珂，兼上章诉珂冒姓，非重荣子。珂、珙争为蒲帅，上遣中使慰劳。

三月，制以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崔胤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同

平章事、河中尹，充河中节度、晋绛慈隰观察处置等使。浙东节度使董昌僭号称罗平国，年称大圣，用婺州刺史蒋瑰为宰相，仍伪署官员。镇海军节度使钱镠请以本军进讨，从之。以翰林学士承旨、兵部侍郎、知制诰赵光逢为尚书左丞，依前充职。太原李克用上章言王重荣有功于国，其子珂宜承袭，请赐节钺。邠州王行瑜、凤翔李茂贞、华州韩建各上章，言珂螟蛉，不宜缙袭，请以王珂为陕州，王珙为河中。天子以先允克用之奏，久之不下。

五月丁巳朔。甲子，李茂贞、王行瑜、韩建等各率精甲数千人入觐，京师大恐，人皆亡窜，吏不能止。昭宗御安福门以俟之，三帅既至，拜舞楼下，昭宗临轩自谕之曰：“卿等藩侯，宜存臣节，称兵入朝，不由奏请，意在何也？”茂贞、行瑜汗流浹背，不能对，唯韩建陈叙入觐之由。上并召升楼，赐之卮酒，宴之于同文殿。茂贞、行瑜极言南北司相倾，深蠹时政，请诛其太甚者。乃贬宰相韦昭度、李磎，寻杀之于都亭驿，杀内官数人而去。王行瑜留弟行约，茂贞留假子阎圭，各以兵二千人宿卫。时三帅同谋废昭宗立吉王，闻太原起军乃止，留兵宿卫而还。壬申，以责授均州司户孔纬、绶州司户张浚并为太子宾客。以翰林学士、户部侍郎、知制诰陆扈为兵部侍郎，充职。

六月丁亥朔，以京兆尹、嗣薛王知柔兼户部尚书、判度支，兼诸道盐铁转运等使。壬辰，以太子宾客孔纬为吏部尚书，寻复开府仪同三司、守司空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弘文馆大学士、太清宫延资库使、上柱国、鲁郡开国公，食邑四千户，食实封二百户，仍号“持危启运保义功臣。”时纬在华州，寻属太原军至而止。以太子宾客张浚复光禄大夫、行兵部尚书、上柱国、河间郡开国侯、食邑二千户。浚在长水，亦不至京师。

复以王搏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七月丙辰朔，李克用举军渡河，以讨王行瑜、李茂贞、韩建等称兵诣阙之罪。庚申，同州节度使王行实弃郡入京师，谓两军中尉骆全瓘、刘景宣曰：“沙陀十万至矣！请奉车驾幸邠州，且有城守。”时景宣附凤翔，癸亥夜，阎圭与刘景宣子继晟、同州王行实纵火剽东市，请上出幸。上闻乱，登承天门，遣诸王率禁兵御之。捧日都头李筠率本军侍卫楼上。阎圭以凤翔之卒攻李筠，矢及御座之楼扉。上惧，下楼与亲王、公主、内人数百幸永兴坊李筠营。扈跸都头李君实以兵继至，乃与筠两都兵士侍卫出启夏门，憩于华严寺，以候内人继至。其日晚，幸莎城镇。京师士庶从幸者数十万，比至南山谷口，暍死者三之一。至暮，为盗寇掠，恸哭之声，殷动山谷。权令京兆尹知柔中书事及随驾置顿使。信宿，宰相徐彦若、王抟、崔胤三人至，乃移石门镇之佛宫。仍令知枢密刘光裕、薛王知柔归京师制置，合禁军以备宫禁。丙寅，李克用遣牙将阎奉表奔问，奏屯军河中，候进止发赴邠州。丁卯，上遣内官张承业传诏克用军，便令监太原行营兵马，发赴新平。又令内官郗廷立传诏泾州，令张鐸起泾原之师会克用军。上在南山半月余，克用仍在河中，未至渭北。上惧凤翔兵士劫迁，乃令延王将御服、鞍马、玉器等至河中，宣谕曰：“朕以景宣、全瓘、行实、继鹏为表里之奸谋，纵干戈于双阙，烟尘倏忽，劫杀纵横。朕偶脱锋铓，遂移辇辂，所为巡幸，止在近郊。盖知卿统领雄师，驻临蒲坂，累飞书诏，继遣使人。期卿以社稷为忧，君亲在念，必思响应，速议龚行。岂谓将涉两旬，未有来表，忧虞是切，寝食不遑。岂忠义不切疚怀，而道途或有阻滞？今则专令亲信，恳托勋贤，故遣延王戒丕、丹王允与供奉官王鲁紆等宣示。卿宜便董貔貅，径临邠凤，荡平妖穴，以拯阽危，是所望也。”八月乙酉朔，延王至河中，克用已发前锋

至渭北，又令史俨率五百骑赴行在侍卫。己丑，克用自至渭桥砦。癸巳，行梨园杀邠军数千，获其大将王令陶以献。又诏鄜州节度使李思孝本军进讨。丁酉，制以河东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守太师、中书令，兼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上柱国、陇西郡王李克用为邠宁四面行营都招讨使。夏州节度使李思谏充邠宁东北面招讨使，泾原节度使张镠充邠宁西面招讨使，河中节度使王珂充行营供军粮料使。李茂贞闻之惧，斩阎圭、武秃子，传首行在，上章请罪。辛丑，制削夺王行瑜在身官爵。改授李克用邠宁四面行营都统。其大将盖寓李存信阎锷、判官王让李袭吉等，并降诏锡赉。又以河中都监袁季贞充邠宁四面行营兵马都监押。壬寅，李克用遣子存贞奉表行在，请车驾还宫。答诏曰：“昨延王回，言卿忧时体国，执礼输忠，接遇之间，周旋尽节。备知肺腑，识我恩荣，静惟尊主之心，果契知臣之分。朕欲取今月十二四日却复都城，冀宁兆庶，倚我勋德，有若长城，速伸翦荡之谋，以慰黔黎之望。”癸卯，又令延王传诏，令克用发骑军三千赴三桥屯驻，以备回銮。辛亥，车驾还宫。壬子，司空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临修国史、诸道盐铁转运使崔昭纬罢知政事，为太子宾客。以河中兵马留后王珂检校司空，兼河中尹、御史大夫，充护国军节度、河中晋绛慈隰观察等使；以幽州兵马留后刘仁恭检校司空，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充幽州卢龙军节度、押奚契丹等使；以故左军中尉杨复恭开府、魏国公；并从克用奏请也。

九月甲寅朔。丙辰，制光禄大夫、守尚书左仆射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、监修国史、上柱国、东莞郡公徐彦若为司空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太清宫修奉太庙等使、弘文馆大学士、延资库使，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。正议大夫、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王抟为金紫光禄大夫、户部尚书门下侍郎、监修国史、判

度支；正议大夫、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崔胤为金紫光禄大夫、户部兼礼部尚书、集贤殿大学士、判户部事。并赐号“扶危匡国致理功臣。”癸亥，司空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太清宫修奉太庙等使、弘文馆大学士、延资库使、上柱国、鲁郡开国公孔纬卒，赠太尉。十月甲申朔，王师破贼梨园砦，俘斩万计，行瑜由是婴城自固。丁亥，制赦系囚，其节文曰：“其有任崇柱石，位重台衡，或委以军权，或参诸宥密。竟因连谤，终至祸名，郁我好生，嗟乎强死。应大顺已来，有非罪而加削夺者，并复官资。其杜让能、西门君遂、李周潼已下，并与昭雪，还其爵秩。韦昭度顷处台司，每伸相业，王行瑜求尚书令，独能抑之，致于沉冤，谅由此事。李磻文章宏贍，迥出辈流，竟以朋党之间，挤于死地，凡在有识，孰不咨嗟。宜并与昭洗，仍复官爵。”又敕：“太子宾客崔昭纬责授梧州司马，水部郎中、知制诰刘崇鲁贬崖州司户。又诏邠州行营都统曰：“邠州节度副使崔鋌，破贼之时，勿令漏网。鋌与昭纬去年朋党，交结行瑜，构合祸胎，原由此贼。付四面行营知委。”是月，四面行营大集邠州。

十一月癸未朔。壬寅，王行瑜与其妻子部曲五百余人溃围出奔，至庆州，行瑜为部下所杀，并其家二百口，并诣行营乞降，李克用遣牙将阎锷献于京师。十二月甲申朔，昭宗御延喜门受俘馘，百僚楼前称贺。制以李克用守太师、中书令，进封晋王，食邑九千户，改赐“忠贞平难功臣。”是月，克用班师太原。制：皇第三子栩封棣王，第五子襍封虔王，第六子禔封沂王，第七子禔封遂王。三年春正月癸丑朔，制以特进、户部尚书、兼京兆尹、嗣薛王知柔检校司徒，兼广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清海军节度、岭南东道观察处置等使。以尚书右丞崔泽为凤州刺史。魏博罗弘信击败太原军于莘县。初，兖郓示援于

太原，克用令蕃将史完府、何怀宝等千骑赴之。至是又令大将李存信屯于莘县，魏人常假其道，存信戢军不谨，或侵挠魏民。弘信怒，伏兵击之，其军宵溃。自是弘信南结于梁，与太原绝，兖郛已至俱陷。

二月壬子朔，制以通王滋为开府仪同三司，判侍卫诸道军事。以银青光禄大夫、户部尚书、嘉兴县子、食邑五百户陆扈为兵部尚书。

三月壬子朔，以考功员外郎、集贤殿学士杜德祥为工部郎中、知制诰。四月壬午朔，湖南军乱，杀其帅刘建锋，三军立其部将权知邵州刺史马殷为兵马留后。镇海军节度使钱镠攻越州，下之，斩董昌，平浙东。制加钱镠检校太尉、中书令。

五月辛巳，责授梧州司马崔昭纬赐自尽。制金紫光禄大夫、户部尚书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监修国史、上柱国、太原郡开国公王抔为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同平章事，兼越州刺史，充镇东军节度、浙江东道观察处置等使。

六月庚戌，李克用率沙陀、并、汾之众五万攻魏州，及其郭，大掠于其六郡，陷成安、洹水、临漳十余邑，报莘之怨也。凤翔李茂贞怨国家有殊玫之讨，绝朝贡，谋将犯阙，天子命覃王治兵以俟变。是月，茂贞上章，请以兵师入觐。上令通王、覃王、延王分统安圣、捧宸、保宁、宣化等四军，以卫近畿。丙寅，凤翔军犯京畿，覃王拒之于娄馆，接战不利。

秋七月庚辰朔。壬辰，岐军逼京师，诸王率禁兵奉车驾将幸太原。癸巳，次渭北，华州韩建遣子充奉表起居，请驻蹕华州，乃授建京畿都指挥、安抚制置、催促诸道纲运等使。诏谓建曰：“启途之行，已在河东，今且幸鄜畤。”甲午，次富平。韩建来朝，泣奏曰：“藩臣倔强，非止茂贞。虽太原勤王，无宜巡幸。臣之镇守，控扼关畿，兵力虽微，足以自固。陛下若

轻舍近畿，远巡极塞，去园陵宗庙，宁不痛心，失魏阙金汤，又非良算。若舆驾渡河，必难再复，谋苟不臧，悔之宁及。愿陛下且驻三峰，以图恢复。”上亦泣下曰：“朕难奈茂贞，忿不思难。卿言是也。”乙未，次下邳丙申，驻蹕华州，以衙城为行宫。时岐军犯京师，宫室廛间，鞠为灰烬，自中和已来葺构之功，扫地尽矣。乙巳，制以金紫光禄大夫、中书侍郎，兼礼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、判户部事、上柱国、博陵县开国伯崔胤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兼广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清海军节度、岭南东道观察处置等使。丙午，制以翰林学士承旨、尚书左丞、知制诰、嘉兴县开国子、食邑五百户陆扆为户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八月己酉朔。甲寅，新除镇东军节度使钱鏐权领浙江东道军州事。戊午，制以户部侍郎、平章事陆扆为中书侍郎，兼判户部事。

九月己卯朔，汴州硃全忠、河南尹张全义与关东诸侯俱上表，言秦中有灾，请车驾迁都洛阳。全忠、全义言臣已表率诸藩，缮治洛阳宫室。优诏答之。乙未，制新除清海军节度使崔胤复知政事。胤之出镇，硃全忠再表请论奏，言胤不宜去相位，故有是命。丁酉，制中书侍郎、集贤殿大学士、判户部事陆扆责授硃州刺史，崔胤怒扆代己，诬奏扆党庇茂贞故也。丙午，制以镇国军节度使韩建检校太尉，兼中书令，充修复宫阙、京畿制置、催促诸道纲运等使。以京兆尹孙偓为兵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十月戊申朔，以中书舍人、权知礼部贡举薛昭纬为礼部侍郎。壬子，制以兵部侍郎、平章事孙偓为中书侍郎，充凤翔行营招讨使。甲寅，偓于驿舍会诸将，以议进军。戊午，李茂贞上表章请罪，愿改事君之礼，继修职责，仍献钱十五万，助修京阙。韩建左右之，师遂不行。

十一月丁丑朔，以韩建兼领京兆尹、京城把截使。十二月

丁未，李克用纵兵俘剽魏博诸郡邑。以前翰林学士承旨、尚书左丞、知制诰赵光远为御史中丞。太常礼院奏权立行庙，以备告飨，从之。

四年春正月丁丑朔，车驾在华州行宫，受群臣朝贺。癸未，汴将庞师古陷郢州，节度使硃瑄与妻荣氏溃围，瑄至中都，为野人所杀，荣氏俘于汴军。硃全忠署庞师古为郢州兵马留后。宰相孙偓罢知政事，守兵部尚书。

二月丙午朔。戊申，汴将葛从周攻兖州，陷之，节度使硃瑾奔杨行密，其将康怀贞降从周，硃全忠署从周为兖州兵马留后。自是郢、齐、曹、棣、兖、沂、密、徐、宿、陈、许、郑、滑、濮等州皆没于全忠，唯王师范守青州，亦纳款于汴。己未，制朝议大夫、守右散骑常侍、上柱国、荥阳县男郑繁为礼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癸丑，责授硤州刺史陆扈为工部尚书。甲寅，华州防城将花重武告睦王已下八王欲谋杀韩建，移车驾幸河中。帝闻之骇然，召韩建谕之，建辞疾不敢行。帝即令通王已下诣建治所自陈。建奏曰：“今日未时，睦王、济王、韶王、通王、彭王、韩王、仪王、陈王等八人到臣治所，不测事由。臣酌量事体，不合与诸王相见，兼恐久在臣所，于事非宜。况睦王等与臣中外事殊，尊卑礼隔，至于事柄，未有相侵，忽然及门，意不可测。”又引晋室八王挠乱天下事，“请依旧制，令诸王在十六宅，不合典兵。其殿后捧日、扈跸等军人，皆坊市无赖之徒，不堪侍卫，伏乞放散，以宁众心。”昭宗不得已，皆从之。是日，囚八王于别第，殿后侍卫四军二万余人皆放散，杀捧日都头李筠于大云桥下，自是天子之卫士尽矣。丙辰，韩建上表，请封拜皇太子、亲王，以为维城之计。己未，制德王裕宜册为皇太子。辛酉，制第八男秘可封景王，第九男祚可封辉王，第十男祺可封祁王，第十一男禎可封雅王，第十二男祥可

封琼王。

三月丙子朔。戊寅，制韩建进封昌黎郡王，改赐“资忠靖国功臣”。以光禄大夫、兵部尚书、上柱国、河间郡开国侯、食邑二千户张浚为尚书左仆射，依前充租庸使。四月丙午朔，就加福建节度使王潮检校尚书右仆射。韩建献封事十条，其三，太子、诸王请置师傅教导。乃以太子宾客王晟为诸王侍读。宰相郑綮以病乞骸，乃罢知政事。

五月乙亥朔，以国子博士硃朴为右谏议大夫、同平章事。七月甲戌，帝与学士、亲王登齐云楼，西望长安，令乐工唱御制《菩萨蛮》词，奏毕，皆泣下沾襟，覃王已下并有属和。

八月甲辰朔，以工部尚书陆扈为兵部尚书。韩建与邠、岐三镇素有无君之迹，及李克用诛行瑜，心常切齿。去岁车驾将幸河东，乃令延王戒丕使太原，见克用，陈省方之意。是月，延王自太原还。韩建奏曰：“自陛下即位以来，与近辅交恶，皆因诸王典兵，凶徒乐祸，遂致舆驾不安。比者臣奏罢兵权，实虑有不测之变。今闻延王、覃王尚苞阴计，愿陛下宸断不疑，制于未乱，即社稷之福也。”上曰：“岂至是耶！”居数日，以上无报，乃与知枢密刘季述矫制发兵，围十六宅。诸王惧，披发沿垣而呼曰：“官家救儿命！或登屋沿树。是日，通王、覃王已下十一王并其侍者，皆为建兵所拥，至石堤谷，无长少皆杀之，而建以谋逆闻。寻杀太子詹事马道殷、将作监许岩士，贬平章事硃朴，皆上所宠昵者。

九月癸酉朔，以御史中丞狄归昌为尚书右丞。以刑部侍郎杨涉为吏部侍郎。制以镇海军节度使钱镠为镇海军节度、浙江东西道观察处置等使、杭州越州刺史、上柱国、吴王。

冬十月癸卯朔，以华州节度使韩建兼同州刺史、匡国军节度使。硃全忠遣其将权徐州兵马留后庞师古、兖州留后葛从周

率兖、郓、曹、濮、徐、宿、滑等兵士七万渡淮讨杨行密。制以太中大夫、前御史中丞裴贲为礼部尚书、知贡举。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大败沙陀于安塞，李克用单骑仅免。

十一月壬申朔。癸酉，淮南大将硃瑾潜出舟师袭汴军于清口，庞师古举军皆没，师古被执。进葛从周自霍丘渡淮，至濠州，闻师古败，乃退军，信宿至淝河，方渡而硃瑾至。是日杀伤溺死殆尽，还者不满千人，唯牛存节一军先渡获免。比至颍州，大雪寒冻，死者十五六。自古丧师之甚，无如此也。由是行密据有江、淮之间。以检校司空、权知兖州兵马事葛从周为兖州刺史，充泰宁军节度使；以颍州刺史王敬荛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兼徐州刺史，充武宁军节度使：从全忠奏也。

光化元年春正月辛未朔，车驾在华州。以兵部侍郎崔远为户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诸道贡修宫阙钱，命京兆尹韩建入京城计度。硃全忠遣判官韦震奏事，求兼领郢州。时全忠军败之后，欲自大其权，以扼邻籓之变。幽州节度使刘仁恭恃安塞之捷，欲吞噬河朔，是月遣其子守文将兵袭沧州，节度使卢彦威弃城而循，守文遂据之，自称留后。四月庚子，制淑妃何氏宜册为皇后。上幸陟岵寺，宴从官于韩建所献御庄。

五月己巳朔，以立后大赦。汴将葛从周率众攻李克用邢、洺、磁等州，陷之。全忠署从周为三州兵马留后。

六月己亥，帝幸西溪观竞渡。天下籓牧、文武百僚上表，请车驾还京。七月，汴将氏叔琮陷赵匡凝之随、唐、邓等州。敕升华州为兴德府，刺史为尹，左右司马为少尹，郑县为次赤，官员资望一同五府。封华岳庙为佑顺侯。

八月戊戌朔。己未，车驾自华还京师。甲子，御端门，大赦，改元光化。

九月戊辰朔，以御史中丞狄归昌为尚书左丞。制以镇国、

匡国等军节度使韩建守太傅、中书令、兴德尹，封颍川郡王，赐铁券，并御写“忠贞”以遗之。建累上表辞王爵，乃改封许国公。魏博节度使罗弘信进封临清郡王。是月，弘信卒，赠太师，谥曰庄肃。衙军立其子副大使绍威知兵马事，寻赐之节钺。十月丁酉朔，河南尹张全义就加侍中。汴将硃友恭自江西行营还，过安州，杀刺史武渝，遣部将守之。汴将张存敬以兵袭蔡州，刺史崔洪纳款，请以弟贤质于汴，许之。十二月丙寅，李克用将潞州节度使薛志勤死，泽州刺史李罕之乘其无帅，袭潞取之，遣其子颢乞降于汴，全忠表罕之为节度使。

二年春正月乙未朔。丁未，以兵部尚书陆扈为兵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二月，蔡州刺史崔洪为衙兵所迫，同窜淮南。时洪以弟贤质于汴，汴人遣贤还蔡，征兵三千出征。蔡兵乱，杀贤，遂拥洪度淮。硃全忠令其子友裕守蔡州。幽州节度使刘仁恭驱燕军十万，将兼赵、魏。是月陷贝州，人无少长皆屠之，投尸清水，为之不流。遂进攻魏州。罗绍威求救于汴。

三月，硃全忠遣大将张存敬率师援之，屯于内黄。葛从周自邢、洛率劲骑八百入魏州。燕将刘守文、单可及闻汴军在内黄，引军往击之。存敬设伏内黄东，大败燕军，俘斩三万，生擒单可及。刘守文以余众还魏州，为存敬、从周所乘，燕军复败，仁恭父子仅免。汴、魏合兵蹙之，赵人复邀之东境，自魏至沧五百里间，僵尸相枕。是春，有白气竟天如练，自西南彻东北，而旋有燕卒之败。四月，汴将氏叔琮由上党进军攻太原，出石会，为沙陀擒其前锋将陈章，叔琮乃退去。

六月，制以昭义节度使、检校太尉、兼太师、侍中、潞州大都督府长史、陇西郡开国公、食邑三千户李罕之为孟州刺史，充河阳三城节度、孟怀观察等使；以检校司徒、孟州刺史、河

阳节度使丁会为泽、潞等节度使：从全忠奏也。丁丑，李罕之至怀州，卒于传舍。陕州军乱，杀其帅王珙，立都将军李璠为留后。丁亥，制以前太常卿刘崇望为吏部尚书，兵部侍郎裴枢为吏部侍郎，户部侍郎薛昭纬为兵部侍郎。七月，青州守海州将牛从毅拥郡人投淮南，行密遂有海州。

十一月，陕州衙将硃简杀李璠，自称留后，降汴，全忠表简为帅守。

三年春正月庚子朔，以礼部尚书裴贽为刑部尚书。癸卯，硃全忠奏：“本贯宋州砀山县，蒙恩升为辉州，其地卑湿，难葺庐舍，请移辉州治所于单父县。”从之，仍赐号为崇德军。四月戊午，汴、魏合军攻沧州，以报入郭之役，葛从周连陷沧德郡邑，王镕遣使和解于全忠，令刘仁恭修好，汴、魏班师。辛未，皇后、太子谒九庙。

六月丁巳，硃全忠表陕州兵马留后硃简乡里同宗，改名友谦，乞真授节钺。从之。戊辰，特进、司空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监修国史王抟贬崖州司户，寻赐死于蓝田驿，枢密使宋道弼、景务修并死。为崔胤所诬，言三人中外相结也。七月丁亥朔，兵部尚书刘崇望卒，赠司空。甲午，兵部郎中薛正表为右谏议大夫。以许州刺史硃友恭检校司徒，为颍州刺史；以左武卫将军赵霖检左仆射，为许州刺史；宣武押衙刘知俊检校右仆射，为郑州刺史：从全忠奏也。戊申，制以武贞军节度、澧朗叙等州观察处置等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司徒、同平章事、朗州刺史、上柱国、冯翊郡开国侯、食邑一千五百户雷满检校太保，封冯翊郡王，余如故。以武泰军节度、黔中观察处置等使、光禄大夫、检校尚书左仆射、黔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上柱国赵崇封天水县开国子，食邑五百户。庚戌，制昭义节度留后、光禄大夫、检校司空、上柱国孟迁为检校司徒，兼潞州大都府

长史，充昭义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事、潞磁邢洛等州观察处置使，仍封平昌县男，食邑三百户，从李克用奏也。以金紫光禄大夫、守兵部尚书、上柱国、乐安郡开国公、食邑一千五百户孙储守兵部尚书，兼京兆尹。乙卯，制忠烈卫圣镇国功臣、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事、管内营田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制置等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尉、中书令、成都尹、上柱国、琅邪郡王、食邑三千户、实封一百户王建可兼剑南东川、武信军两道都指挥制置等使，加食邑一千户，余如故。时建攻下梓州顾彦晖，兼有东川洋、果、阆等州故也。又以忠义军节度、山南东道管内观察处置三司水陆发运等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尉、中书令、兼襄州刺史、上柱国、南平王、食邑三千户赵匡凝可检校太师、兼中书令，加实封一百户。

八月丙辰朔，硃全忠奏：“先割汝州隶许州，请却还东都。河阳先管泽州，今缘蕃戎占据，得失不常，请权割河南府王屋、清河、巩三县隶河阳。”从之。癸亥，制忠贞平难功臣、河东节度、管内观察处置等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守太师、兼中书令、北都留守、太原尹、上柱国、晋王、食邑九千户、食实封七百余户李克用加实封一百户。丁卯，以朝请大夫、虞部郎中、知制诰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颜荦为中书舍人。己巳，制前归义军节度副使、权知兵马留后、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国子祭酒、监察御史、上柱国张承奉为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兼沙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归义节度、瓜沙伊西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。庚辰，太原大将李嗣昭攻洛州、下之，执汴将硃绍宗。汴将葛从周率师赴之，嗣昭弃城而去。从周邀之于青山口，晋军大败，从周乘胜攻镇州。壬午，制荆南节度、忠万归夔涪峡等州观察处置水陆催运等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尉、兼中书令、江陵尹、

上柱国、上谷郡王、食邑三千户成汭可检校太师、中书令，余如故。甲申，制扶危匡国致理功臣、特进、行尚书左仆射、兼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、监修国史、判度支、上柱国、清河郡开国公、食邑二千户崔胤可开府仪同三司，进封魏国公，加食邑一千户，余如故。

九月丙戌朔，硃全忠引三镇之师攻镇州，王镕惧，遣判官周式、副大使王昭祚、主事梁公儒子弟为质于汴，出犒师绢十五万匹求盟，许之。张存敬遂自深、冀进军，攻瀛、莫，下郡邑二十，阻雨泥泞，不及幽州。遂西行陷祁州，大败中山将王处直军于沙河北，进屯怀德驿。遂攻定州，节度使王郜奔太原，衙将王处直斩孔目官梁汶，出缣二十万乞盟，许之。全忠遂署王处直为义武军留后。乙巳，制扶危匡国致理功臣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守太保、兼门下侍郎、平章事，充太清宫使、修奉太庙使、弘文馆大学士、延资库使、诸道盐铁转运等使、上柱国、齐国公、食邑五千户、食实封一百户徐彦若可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，充清海军节度、岭南东道管内观察处置供军粮料等使。丙午，制光禄大夫、中书侍郎、兼吏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、充集贤殿大学士、判户部事、博陵郡开国公、食邑二千户崔远罢知政事，守本官。戊申，制左仆射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监修国史、判度支崔胤充太清宫使、修奉太庙使、弘文馆大学士、延资库使，依前判度支，兼充诸道盐铁运等使。光禄大夫、中书侍郎，兼户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、上柱国、吴郡开国公、食邑一千五百户陆扈为门下侍郎、户部尚书、监修国史。以正议大夫、守刑部尚书、上柱国、河东县开国男、食邑三百户、赐紫金鱼袋裴贲为中书侍郎，兼刑部尚书、同平章事，充集贤殿大学士。以银青光禄大夫、行尚书吏部侍郎、上柱国裴枢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，判户部事。辛亥，以光禄大夫、尚书右仆射、租庸

使张浚罢租庸使，守本官。十月丙辰朔。辛酉，以前清海军节度副使、朝散大夫、检校左散骑常侍、御史大夫、上柱国王溥守左散骑常侍，充盐铁副使。癸未，制以保义军节度留后、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户部尚书、兼御史大夫、上柱国硃友谦为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兼陕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御史大夫，充保义军节度、陕虢观察处置等使。

十一月乙酉朔。庚寅，左右军中尉刘季述、王仲先废昭宗，幽于东内问安宫，请皇太子裕监国。时昭宗委崔胤以执政，胤恃全忠之助，稍抑宦官。而帝自华还宫后，颇以禽酒肆志，喜怒不常，自宋道弼等得罪，黄门尤惧。至是，上猎苑中，醉甚，是夜，手杀黄门、侍女数人。庚寅，日及辰巳，内门不开。刘季述诣中书谓宰相崔胤曰：“宫中必有不测之事，人臣安得坐观？我等内臣也，可以便宜从事。”即以禁兵千人破关而入，问讯中人，具知其故。即出与宰臣谋曰：“主上所为如此，非社稷之主也。废昏立明，具有故事，国家大计，非逆乱也。”即召百官署状，崔胤等不获已署之。季述、仲先与汴州进奏官程岩等十三人请对，对讫，季述上殿待罪次。左右军将士齐唱万岁声，遂突入宣化门，行至思政殿，便行杀戮，径至乞巧楼下。帝遽见兵士，惊堕床下，起而将去，季述、仲先掖而令坐。何皇后遽出拜曰：“军容长官护官家，勿至惊恐，有事取军容商量。”季述即出百官合同状，曰：“陛下倦临宝位，中外群情，愿太子监国，请陛下颐养于东宫。”帝曰：“吾昨与卿等欢饮，不觉太过，何至此耶！”皇后曰：“圣人依他军容语。”即于御前取国宝付季述，即时帝与皇后共一辇，并常所侍从十余内人赴东宫。入后，季述手自扃锁院门，日于窗中通食器。是日，迎皇太子监国，矫宣昭宗命称上皇。甲午，宣上皇制，太子登皇帝位，宰臣、百僚、方镇加爵进秩，又赐百僚银一千

五百两、绢千匹、绵万两充救接，皆季述求媚于朝也。时硃全忠在定州行营，崔胤与前左仆射张浚告难于全忠，请以兵问罪，全忠自行营还大梁。十二月乙卯朔。癸未夜。护驾盐州都将孙德昭、周承诲、董彦弼以兵攻刘季述、王仲先，杀仲先，携其首诣东宫门，呼曰：“逆贼王仲先已斩首讫，请陛下出宫慰谕兵士。”宫人破钥，帝与皇后方得出。

天复元年春正月甲申朔，昭宗反正，登长乐门楼，受朝贺。班未退，孙德昭执刘季述至楼前，上方诘责，已为乱棒击死，乃尸之于市。乙酉，制以孙德昭检校司空，充静海军节度使。丙戌，宰相崔胤进位司空。己丑，硃全忠械程岩，折足槛送京师，戮之于市。制皇太子裕降为德王，改名祐。庚寅，制以孙德昭为安南节度、检校太保。以周承诲为邕州刺史、邕管节度经略使，以董彦弼为容州刺史、容管节度等使，并检校太保、同平章事。杀神策军使李师虔、徐彦回。敕曰：“朕临御已来，十有四载，常慕好生之德，固无乐杀之心。昨季述等幽辱朕躬，迫胁太子。李师虔是逆贼亲厚，选来东内主持，动息之间，俾其侦伺。每有须索，皆不供承。要纸笔则恐作诏书，索锥刀则虑为利器，凌辱万状，出入搜罗。朕所御之衣，昼服夜濯，凝冽之际，寒苦难胜。嫔嬙公主，衾裯皆阙。缙钱则贯百不入，缙帛则尺寸难求。六辈同其主张，五人权其威势。若言状罪，翰墨难穷，若许生全，是为贷法，宜并处斩。”时硃全忠既服河朔三镇，欲窥图王室篡代之谋，以李克用在太原，惧其角逐。是月，全忠令大将张存敬率兵三万，由含山袭河中王珂。晋州刺史张汉瑜、绛州刺史、陶建不意贼至，城守无备，皆以郡降。存敬移兵围河中，王珂求救于太原，克用不能救，乃婴城谓存敬曰：“吾与汴王有旧，俟王至即降。”二月甲寅朔。戊辰，硃全忠至河中，遂移王珂及兄璘、弟瓚举室徙于汴，以张存敬

守河中。是月，制以全忠检校太师、守中书令，进封梁王。

三月癸未朔，全忠引军归汴，奏：“河中节度使岁贡课盐三千车，臣今代领池场，请加二千车，岁贡五千车。候五池完葺，则依平时供订额。”从之。四月癸丑朔，汴军大举攻太原，氏叔琮以兵三万由天井关进攻泽潞，节度使孟迁以上党降。叔琮长驱出围柏，营于洞涡驿。葛从周率赵、魏、中山之兵由土门入，陷承天军，与叔琮会。时属大雨，刍粮不给，汴将保众而还。甲戌，天子有事于宗庙。是日，御长乐门，大赦天下，改元天复。李茂贞自镇来朝，赐宴于寿春殿，进钱数万缗。时中尉韩全诲及北司与茂贞相善，宰相崔胤与硃全忠相善，四人各为表里。全忠欲迁都洛阳，茂贞欲迎驾凤翔，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意。

五月壬午朔。庚子，制门下侍郎、户部尚书、平章事陆扈加兵部尚书，进阶特进。壬寅，制以硃全忠兼河中尹、河中节度、晋绛慈隰观察处置、安邑解县两池榷盐制置等使。闰六月辛巳朔，制以河阳节度丁会依前检校司徒，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昭义节度等使，代孟迁；以迁检校司徒，为河阳节度。全忠奏也。仍请于昭义节度官阶内落下邢、洛、磁三州，却以泽州为属郡，其河阳节度只以怀州为属郡，从之。全忠又奏请以齐州隶郓州，从之。十月己卯朔。戊戌，全忠引四镇之师七万赴河中，京师闻之大恐，豪民皆亡窜山谷。

十一月己酉朔。壬子，中尉韩全诲与凤翔护驾都将李继海奉车驾出幸凤翔。是日，汴军陷同州，执州将司马鄴，华州节度使韩建遣判官李巨川送款。甲寅，汴军驻灵口。乙卯，全忠知帝出幸，乃回兵攻华州。大军驻赤水，全忠以亲兵驻西溪。韩建出降，乃署为忠武军节度使，以陈州为理所。丁巳，宰相崔胤令户部侍郎王溥至赤水砦，促全忠以兵迎驾。戊午，全忠

自赤水趋长安，崔胤率文武百僚太子太师卢知猷已下迎全忠于坡头。庚申，汴军趋凤翔。戊辰，至岐下。全忠令判官李择、裴铸入城奏事，言：“臣在河中，得崔胤书，言奉密诏令臣以兵士迎驾，臣不敢擅自迎銮。”昭宗怒胤矫命，连诏全忠以兵士还镇。辛未，全忠引军离凤翔，退攻邠州。甲戌，制扶危致理功臣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守司空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充太清宫使、弘文馆大学士、延资库使、诸道盐铁转运等使、判度支、上柱国、魏国公、食邑五千户、食实封二百户崔胤可责授朝散大夫、守工部尚书。乙亥，邠州节度使李继徽以城降，全忠乃舍其孥于河中，以继徽从军。以汴军营于三原。十二月己卯，崔胤自长安至三原砦，与全忠谋攻凤翔。

二年春正月戊申朔，车驾在凤翔。全忠在三原，李克用遣大将周德威攻慈、隰、晋等州。全忠归河中，令其将硃友宁率众五万屯绛州，大败太原军于蒲县西北，友宁乘胜追奔，陷汾州，进围太原。天子遣谏议大夫张顓至晋州谕全忠，令与太原通和。属友宁再战不利，乃还关西。四月丁丑，硃友宁总大军屯于兴平。

五月，岐军出战，大败于武功南之汉谷。全忠闻捷，自引汴军五万西征。

六月，进营虢县。丁亥，进围凤翔，遣判官入城迎驾。

九月，岐军出战，又败。

十一月，鄜州节度使李周彝率众救凤翔。十二月癸酉，汴将孔勣乘虚袭下鄜州，获周彝妻子，周彝即以兵士来降。于是邠、宁、鄜、坊等州皆陷于汴军。茂贞惧，谋诛内官以解。

三年春正月癸卯朔，车驾在凤翔。甲辰，天子遣中使到全忠军，茂贞亦令军将郭启奇来达上欲还京之旨。丙午，青州牙将刘鄩陷全忠之兖州，又令牙将张厚入奏，是日，亦窃发于华

州，杀州将娄敬思。上又令户部侍郎韩偓、赵国夫人宠颜宣谕于全忠军。辛亥，全忠令判官李振入奏，上令翰林学士姚洎传宣，令全忠唤崔胤令率文武百僚来迎驾。癸丑，上令礼部尚书苏循传诏，赐全忠玉带，仍令全忠处分蒋玄晖侍帝左右。丁巳，蒋玄晖与中使同押送中尉韩全诲、张弘彦已下二十人首级，告谕四镇兵士回銮之期。戊午，遣中使走马华州，追崔胤，胤托疾不至。甲子巳时，车驾出凤翔，幸全忠军。全忠素服待罪，泣下不自胜，上亲解玉带赐之。乙丑，次扶风，令硃友伦总兵侍卫。丙寅，次武功。丁卯，次兴平，宰臣崔胤率百官迎谒。即日降制，以崔胤守司空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，复太清宫使、弘文馆大学士、延资库使、诸道盐铁转运使、判度支，魏国公封邑如故。戊辰，次咸阳。己巳，入京师。天子素服哭于太庙，改服冕旒，谒九庙。礼毕，御长乐楼，大赦，百僚称贺。全忠处左军。辛未，宴全忠于内殿，内第子奏乐。是日，制内官第五可范已下七百人并赐死于内侍省，其诸道监军及小使，仰本道节度使处斩讫奏，从全忠、崔胤所奏也。帝悲惜之，自为奠文祭之。

二月壬申朔。甲戌，制赐全忠“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”名。己卯，制以辉王祚充诸道兵马元帅。又制以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、宣武宣义天平护国等军节度使、汴宋毫辉河中晋绛慈隰郑滑颖郢齐曹等州观察处置等使、太清宫修葺宫阙制置度支解县池场等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师、守中书令、河中尹、汴滑郢等州刺史、上柱国、梁王、食邑九千户、食实封六百户硃全忠守司徒，兼侍中、判六军十二卫。以吏部尚书、平章事裴枢检校右仆射，同平章事，兼广州刺史、可守太尉、中书令，充诸道兵马副元帅，进邑三千户。以宰臣崔胤清海军节度、岭南东道观察等使。甲戌，制以门下侍郎、兵部尚书、同

平章事、监修国史陆扆责授沂王傅分司。己丑，上宴全忠于寿春殿。又令全忠与茂贞书，取平原公主。同州节度使赵翊、陕州节度使硃友谦来朝。制以硃友裕为华州刺史，充感化军节度使。乙未，会鞠于保宁殿，全忠得头筹，令内弟子送酒，仍面赐副元帅官告。以新除广州节度使裴枢为门下侍郎、吏部尚书、平章事、监修国史；以户部侍郎王溥同平章事。戊戌，全忠归大梁，上宴之内殿，置酒于延喜门。是日，全忠与四镇判官皆预席，上临轩泣别，又令中使走送御制《杨柳枝》词五首赐之。辛丑，平原公主至京师。

三月壬寅朔，全忠引四镇之兵征王师范。先是，大将硃友宁、杨师厚前军临淄、青，师范求援于淮南，杨行密遣将王景仁帅众万人赴之。四月辛未朔，西川王建以兵攻秦、陇，乘茂贞之弱也，仍遣判官韦庄入贡，修好于全忠。

五月，制凤翔陇右四镇北庭行军、彰义军节度、泾原渭武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守尚书令、兼侍中、凤翔尹、上柱国、秦王李茂贞可检校太师、守中书令。初，茂贞凌弱王室，朝廷姑息，加尚书令，及是全忠方守太尉，茂贞惧，乞罢尚书令故也。崔胤奏：“六军十二卫名额空存，实无兵士。京师侍卫，亦藉亲军。请每军量召募一千一百人，共置六千六百人。”从之。乃令六军诸卫副使、京兆尹郑元规立格招收于市。制以颍州刺史硃友恭检校司空，兼徐州刺史，充武宁军节度使，从全忠奏也。

六月，青州、淮南军与汴人战于临淄，汴军大败，硃友宁战死，传首淮南。

九月，汴将杨师厚大败青州军于临朐。荆南节度使成汭以舟师赴援鄂州，澧朗雷彦恭承虚袭陷江陵。汭军士闻之溃归，汭愤怒投水而死。赵匡凝遂以兵袭荆州，据之。辛巳，汴州护

驾都将硃友伦击鞠坠马卒，全忠怒，杀同鞠将校数人。

十一月丁酉朔，王师范以青州降杨师厚，全忠复令师范知青州事。邠州、凤翔兵士逼京畿。汴军屯河中。青州牙将刘鄩以兖州降葛从周，稟师范命也。全忠嘉之，署为元帥府都押衙，权知鄆州留后事。十二月丁卯朔。辛巳，制以礼部尚书独孤损为兵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丙申，制守司徒、侍中、太清宫使、弘文馆大学士、延资库使、判六军十二卫事、诸道盐铁转运使、判度支、上柱国、魏国公、食邑四千五百户崔胤责授太子宾客，守刑部尚书、兼京兆尹、六军诸卫副使郑元规责授循州司户。是日，汴州扈驾指挥使硃友谅杀胤及元规、皇城使王建勋、飞龙使陈班、阁门使王建袭、客省使王建义、前左仆射上柱国河间郡公张浚。全忠将逼车驾幸洛阳，惧胤、浚立异也。

天祐元年春正月丁酉朔，以翰林学士、左拾遗柳璨为右谏议大夫、同平章事，赐紫金鱼袋。己亥，制以兵部尚书崔远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。己酉，全忠率师屯河中，遣牙将寇彦卿奉表请车驾迁都洛阳。全忠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，彻屋木，自渭浮河而下，连薨号哭，月余不息。秦人大骂于路曰：“国贼崔胤，召硃温倾覆社稷，俾我及此，天乎！天乎！”丁巳，车驾发京师。癸亥，次陕州，全忠迎谒于路。

二月丙寅朔。乙亥，全忠辞赴洛阳，亲督工作。四月丙寅朔。癸巳，帝遣晋国夫人可证传诏谕全忠，言中宫诞蓐未安，取十月入洛阳宫。全忠意上迟留俟变，怒甚，谓牙将寇彦卿曰：“亟往陕州，到日便促官家发来！”闰四月乙未朔。丁酉，车驾发陕州。壬寅，次谷水行宫。时崔胤所募六军兵士，胤死后亡散并尽，从上东迁者，唯诸王、小黄门十数，打球代奉内园小兒共二百余人。全忠在陕，仍虑此辈为变，欲尽去之，以汴卒为侍卫。至谷水顿，全忠令医官许昭远告内园等谋变，因

会设幄，酒食次并坑之，乃以谋逆闻。由是帝左右前后侍卫职掌，皆汴人也。甲辰，车驾由徽安门入，硃全忠、张全义、宰相裴枢独孤损前导。是日大风雨土，跬步不辨物色，日暝稍止。上谒太庙，礼毕还宫，御正殿宣劳从官卫士，受驾。乙巳，上御光政门，大赦，制曰：

乃睽中州，便侯伯会朝之路；运逢百六，顺古今禳避之宜。况建鼎旧京，我家二宅，轘辕通其左，邾、郈引其前。周平王之东迁，更延姬姓；汉光武之定业，克茂刘宗。肇葺新都，祈天永命，皆因否运，复启昌期。或西避于戎狄，或载歼于妖孽。朕遭家不造，布德不明，十载已来，三罹播越。亦属灾缠秦、雍，叛起邠、岐。始幸石门，以避卫兵之乱；载行华岳，仍惊畿邑之侵。忧危则矢及车舆，凌胁则火延宫庙。迨至逆连宫竖，构结奸凶，致刘季述幽朕于下宫，韩全诲劫予于右辅。莫匪兵围内殿，焰亘九重，皆思假武以容身，唯效指鹿而威众。矫宣天宪，欺蔑外籓，行书诏以任情，欲忠良而获罪。虽群方岳牧，协力匡扶，拘戎律于阻修，报朝恩而隔越。副元帅、梁王全忠以兼镇近辅，总兵四籓，远赴岐阳，躬迎大驾。辛勤百战，尽剿凶渠，营野三年，竟回銮辂。咸、镐载新其宫阙，让、珪绝类于阍徒，方崇再造之功，以正中兴之运。又邠岐结衅，巴蜀连兵，上负国恩，下隳邻好。焚宫烈火，更延热于亲邻；却驾凶锋，复延侵于禁苑。抑又太一游处，并集六宫，罚星荧惑，久缠东井，玄象荐灾于秦分，地形无过于洛阳。爰有一二萑臣，泊四方同志，竭心王室，共誓嘉谋。魏镇定燕，航大河而毕至；陈徐潞蔡，辇巨轴以偕来。披荆棘而立朝廷，划灰烬而化轮奂。左郊祧而右社稷，肃尔崇严；前广殿而后重廊，蔼然华邃。公卿佥议，龟筮协从。甲子今年，孟夏初吉，备法驾而离陕分，列百官而入洛郊，观此殷繁，良多嘉慰。谢罪太庙，忧惕惊怀；

登御端门，轸恻兴感。盖以一人寡祐，至万姓靡宁，工役艰疲，忠良尽瘁，克建再迁之业，冀延八百之基。宜覃涣汗之恩，俟此雍熙之庆，涤瑕荡垢，咸与惟新。可大赦天下，改天复四年为天祐元年，于戏！肆眚闾阖，即安宫闱。虽九庙几筵，已闕于新室；而诸陵松柏，遥隔于旧都。将务义宁，难申缙慕。文武百辟，执事具僚，从我千里而来，端尔一心莅政。恩覃既往，效责从新，方当开国之初，必举慢官之罚。

戊申，敕今后除留宣徽两院、小马坊、丰德庙、御厨、客省、阁门、飞龙、庄宅九使外，其余并停。内园冰井公事委河南尹，仍不差内夫人传宣。杀医官阎祐之、国子博士欧阳特，言星讖也。宰相裴枢兼右仆射、诸道盐铁转运等使、监修国史，户部尚书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独孤损判度支，中书侍郎、平章事柳璨判户部事。

五月乙丑朔。丙寅，制河阳节度使张汉瑜同平章事。宴百僚于崇勋殿，上赞述全忠之功业，因言御楼前一日所司亡失赦书，赖元帅府收得副本施行，几失事矣，中书不得无过。裴枢等起待罪。中饮，帝更衣，召全忠曲宴阁中，全忠恳辞。帝曰：“朕以全忠功业崇高，欲斋中款曲，以表庇赖耳。全忠既不欲来，即令敬翔来，朕与之言。”全忠令敬翔私退，奏曰：“敬翔亦醉而出矣。”己巳，全忠辞赴大梁，宴于崇勋殿，是日雨甚。乙酉，翰林学士、左谏议大夫、知制诰沈栖远守本官，以病陈乞故也。丁亥，敕河南府畿县先减尉一员，可准京兆府例，复置县尉一员。癸巳，中书奏：准今年四月十一日赦文，陕州都督府改为兴唐府，其都督府长史宜改为尹，左右司马为少尹，录事为司录，陕县为次赤，余为次畿。从之。

六月甲午朔，邠州杨崇本侵掠关内，全忠遣硃友裕屯军于百仁村。丙申，通议大夫、中书舍人、赐紫金鱼袋杨注可充翰

林学士。庚子，三佛齐国入朝使薄诃粟可宁远将军。丁未，制金紫光禄大夫、太子少傅卢绍可太子太保致仕。银青光禄大夫、太子少师、天水男、食邑三百户赵崇可检校右仆射。甲寅，以京兆少尹郑韬光为太常少卿，前侍御史韦说为右司员外郎，前进士姚顛为校书郎，前进士赵颀、刘明济、窦专并可秘书省校书郎正字，从柳璨奏也。荆南襄州忠义军节度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师、中书令、江陵尹、襄州刺史、上柱国、楚王、食邑六千户赵匡凝宜备礼册命。七月癸亥朔，全忠率师讨邠、凤。甲子，自汴至洛阳，宴于文思球场。全忠入，百官或坐于廊下，全忠怒，笞通引官何凝。丙寅，制金紫光禄大夫、行御史中丞、上柱国韩仪责授棣州司马，侍御史归蔼责授登州司户，坐百官傲全忠也。甲戌，制以中大夫、中书舍人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杜彦林为太中大夫、守御史中丞。丁丑，制以兵部郎中萧颀为吏部郎中，户部郎中徐绾为兵部郎中，司勋员外郎张茂枢为礼部郎中，监察御史郟殷象为右补阙。己卯，制武昌军节度、鄂岳蕲黄等州观察处置兼三司水陆发运淮南西面行营招讨等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师、中书令、西平王、食邑三千户杜洪加食邑一千户，实封二百户。庚寅，中书奏：“西京旧有凌烟阁，图画功臣，今迁都洛阳，合议修建。副元帅梁王勋庸冠世，请凌烟阁之侧别创一阁，以表殊勋。”从之。

八月壬辰朔。壬寅夜，诛全忠令左龙武统军硃友恭、右龙武统军氏叔琮、枢密使蒋玄晖弑昭宗于椒殿。自帝迁洛，李克用、李茂贞、西川王建、襄阳赵匡凝知全忠篡夺之谋，连盟举义，以兴复为辞。而帝英杰不群，全忠方事西讨，虑变起于中，故害帝以绝人望。帝自离长安、日忧不测，与皇后、内人唯沉饮自宽。是月壬寅，全忠令判官李振自河中至洛阳，与友恭等图之。是夜二鼓，蒋玄晖选龙武衙官史太等百人叩内门，言军

前有急奏面见上。内门开，玄晖每门留卒十人，至椒殿院，贞一夫人启关，谓玄晖曰：“急奏不应以卒来。”史太执贞一杀之，急趋殿下。玄晖曰：“至尊何在？”昭仪李渐荣临轩谓玄晖曰：“院使莫伤官家，宁杀我辈。”帝方醉，闻之遽起。史太持剑入椒殿，帝单衣旋柱而走，太追而弑之。渐荣以身护帝，亦为太所杀。复执何皇后，将害之。后求哀于玄晖，玄晖以全忠止令害帝，释后而去。帝殂，年三十八，群臣上谥曰圣穆景文孝皇帝，庙号昭宗。二年二月二十日，葬于和陵。

本纪第二十下

哀帝

哀皇帝讳祝，昭宗第九子，母曰积善太后何氏。景福元年九月三日，生于大内。乾宁四年二月，封辉王，名祚。天复三年二月，拜开府仪同三司，充诸道兵马元帅。天祐元年八月十二日，昭宗遇弑。翌日，蒋玄晖矫宣遗诏，曰：“我国家化隋为唐，奄有天下，三百年之睹兵戈之屡起，赖勋贤协力，宗社再安。岂意宫闱之间，祸乱忽作，昭仪李渐荣、河东夫人裴贞一潜怀逆节，辄肆狂谋，伤痕既深，已及危革。万机不可以久旷，四海不可以乏君，神鼎所归，须有缵继。辉王祚幼彰岐嶷，长实端良，哀然不群，予所钟爱，必能克奉丕训，以安兆人。宜立为皇太子，仍改名祝，监军国事。于戏！孝爱可以承九庙，恭俭可以安万邦，无乐逸游，志康寰宇。百辟卿士，佑兹冲人，载扬我高祖、太宗之休烈。”是日迁神枢于西宫，文武百僚班慰于延和门外。其日午时，又矫宣皇太后令曰：“予遭家不造，急变爰臻，祸生女职之徒，事起宫奚之辈。皇帝自罹锋刃，已至弥留，不及顾遗，号恸徒切。定大计者安社稷，篡丕图者择贤明，议属未亡人，须示建长策。承高祖之宝运，匡元勋之忠规，伏示股肱，以匡冲昧。皇太子祝宜于枢前即皇帝位，其哀制并依祖宗故事，中书门下准前处分。于戏！送往事居，古人令范，行今报旧，前哲格言。投泪敷宣，言不能喻。”帝时年十三，乞且监国，枢前即位，宜差太常卿王溥充礼仪使，又令

太子家令李能告哀于十六宅。丙午，大行皇帝大殓，皇太子柩前即皇帝位。己酉，矫制曰：“昭仪李渐荣、河东夫人裴贞一，今月十一日夜持刃谋逆，惧罪投井而死，宜追削为悖逆庶人。“蒋玄晖夜既弑逆，诘旦宣言于外曰：“夜来帝与昭仪博戏，帝醉，为昭仪所害。”归罪宫人，以掩弑逆之迹。然龙武军官健备传二夫人之言于市人。寻用史太为棣州刺史，以酬弑逆之功。

庚戌，群臣上表请听政。甲寅，中书奏：“皇帝九月三日降诞，请以其日为乾和节。”从之。乙丑，百僚赴西宫，殓讫，释服。皇帝见群臣于崇勋殿西廊下。中书帖：今月二十四日释服后，三日一度进名起居。丙辰，敕：“朕奉太后慈旨，以两司纲运未来，百官事力多阙，旦夕霜冷，深轸所怀。令于内库方圆银二千一百七十二两，充见任文武常参官救接，委御史台依品秩分俵。”是日，皇帝听政。丁巳，敕：乾和节方在哀疚，其内道场宜停。戊午，遣刑部尚书张祜告哀于河中，全忠号哭尽哀。庚申，敕：“乾和节文武百僚诸军诸使诸道进奏官准故事于寺观设斋，不得宰杀，只许酒果脯醢。”辛酉，敕：“三月二十三日嘉会节。伏以大行皇帝仙驾上升，灵山将卜，神既游于天际，节宜辍于人间。准故事，嘉会节宜停。”

九月壬戌朔，百官素服赴西内临，进名奉慰。戊辰，大行皇帝大祥，百官素服赴西内临。己巳，敕右仆射、门下侍郎、礼部尚书、平章事裴枢宜充大行皇帝山陵礼仪使，门下侍郎、平章事独孤损宜充大行皇帝山陵使，兵部侍郎李燕充鹵簿使，权知河南尹韦震充桥道使，宗正卿李克勤充按行使。庚午，皇帝释服从吉。中书门下奏：“伏以陛下光继宝图，纂承丕绪，教道克申于先训，保任实自于慈颜。今则正位宸居，未崇徽号。伏以大行皇帝皇后母临四海，德冠六宫，推尊宜正于鸿名，敬

上式光于睿孝，望上尊号曰皇太后。”奉敕宜依。又敕辉王府官属宜停。辛巳，山陵桥道使改差权河南尹张廷范，其顿递陵下应接等使，并令廷范兼之。庚寅，中书奏：太常寺止鼓两字“敌”上字犯御名，请改曰“肇”。从之。

十月辛卯朔，日有蚀之，在心初度。壬辰，全忠自河中来朝，赴西内临祭讫，对于崇勋殿。甲午，敕检校太保、左龙武统军硃友恭可复本姓名李彦威，贬崖州司户同正。检校司徒、右龙武统军氏叔琮可贬贝州司户同正。又敕：“彦威等主典禁兵，妄为扇动，既有彰于物论，兼亦系于军情。谪掾遐方，安能塞责？宜配充本州长流百姓，仍令所在赐自尽。”河南尹张廷范收彦威等杀之。临刑，大呼曰：“卖我性命，欲塞天下之谤，其如神理何！操心若此，欲望子孙长世，可乎？”呼廷范，谓曰：“公行当及此，勉自图之。”是日，全忠归大梁。丙申，制天平军节度使、检校太师、中书令，兼郢州刺史、上柱国、东平王、食邑七千户张全义本官兼河南尹、许州刺史、忠武军节度观察等使、判六军诸卫事。皇帝即位行事官、左丞杨涉进封开国伯，加食邑四百户。吏部侍郎赵光逢进开国公，加食邑三百户。右散骑常侍窦回、给事中孙续、户部郎中知制诰封舜卿等加勋阶。礼仪使、太常卿王溥与一子八品正员官。书宝册官吏部尚书陆扆、刑部尚书张祚，扆与一子八品正员官，祚加阶。太子太保卢绍卒。魏博罗绍威进救接百官绢千匹、绵三千两。

十一月辛酉朔。癸酉午时，日有黄白晕，旁有青赤绉。杨行密攻光州，又急攻鄂州，杜洪遣使求援，全忠率师五万自颍州渡淮，至霍丘大掠以纾之，行密分兵来拒。乙酉，敕：“据太常礼院奏，于十二月内择日册太后者。朕近奉慈旨，以山陵未毕，哀感方缠。凡百有司，且虔充奉，吉凶之礼，难以并施。

太后册礼，宜俟山陵毕日，庶得桥山攀慕，彰尽节于群臣；兰殿承荣，展盛仪于朕志。情既获遂，礼实宜之。付所司。”己丑，岭南东道辨州宜改为勋州。十二月辛卯朔。癸卯，权知河南府尹、和王傅张廷范宜复本官。光禄大夫、检校司徒河东县开国子、食邑五百户、充山陵副使、权知河南尹、天平军节度副使韦震权知郢州军州事。

二年春正月庚申朔，杨行密陷鄂州，执节度使杜洪，斩于扬州市。鄂、岳、蕲、黄等州入行密。全忠自霍丘还大梁。甲子，太常卿王溥上大行皇帝谥号、庙号，乃敕右仆射、平章事裴枢撰谥册，中书侍郎柳璨撰哀册。辛未，敕：“朕祇荷丕图，仰惟元训，方迫遗弓之痛，俯临同轨之期。将展孝思，亲扶护卫。皇太后义深鸣凤，痛切攀龙，亦欲专奉灵舆，躬及园寝，兼尽追摧之道，用终克敬之仪。其大行皇帝山陵发引日，朕随太后亲至陵所，付中书门下，宜体至怀。”群臣三表论谏，乃止。

二月庚寅朔。壬辰，制以前知郢州军州事、检校尚书左仆射刘鄩为右金吾卫大将军，充右街使。检校左仆射硃汉宾为右羽林统军。丙申，群臣告谥于西宫。己亥，敕：“今月十一日，大行皇帝启攒宫。准故事，坊市禁音乐，至二十日掩玄宫毕，如旧。”庚子，启攒宫，文武百僚夕临于西宫。丁未，灵驾发引，濮王已下从，皇帝、太后长乐门外祭毕归大内。己酉，葬昭宗皇帝于和陵。庚戌，制以太常卿王溥为工部尚书。壬子，制以汝州刺史裴迪为刑部尚书。泰宁军节度、检校司空、兖州刺史、御史大夫葛从周检校司徒、兼右金吾上将军致仕，从周病风，不任朝谒故也。以左金吾上将军卢彦威为左威卫上将军。是月社日，枢密使蒋玄晖宴德王裕已下九王于九曲池，既醉，皆绞杀之，竟不知其瘞所。丙辰，左仆射裴贽等议迁庙，合迁

顺宗一室，从之。己未，昭宗皇帝神主祔太庙，礼院奏昭宗庙乐，曰《咸宁之舞》。

三月庚申朔。壬戌，制以前平卢军节度使、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、兼青州刺史、上柱国、琅邪郡公、食邑二千五百户王师范为孟州刺史、河阳三城怀孟节度观察等使，从全忠奏也。甲子，制以特进、尚书右仆射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太清宫使、弘文馆大学士、延资库使、诸道盐铁转运使、判度支、上柱国、河东郡开国公、食邑二千户裴枢可守尚书左仆射。光禄大夫、门下侍郎、户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、监修国史、河南县开国子、食邑五百户独孤损可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同平章事，兼安南都护，充静海军节度、安南管内观察处置等使。以光禄大夫、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、上柱国、博陵郡开国公、食邑一千五百户崔远可守尚书右仆射。以正议大夫、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，判户部事、上柱国、河东县男、食邑三百户柳璨为门下侍郎、兼户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、太清宫使、弘文馆大学士、延资库使、诸道盐铁转运等使。以正议大夫、尚书吏部侍郎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张文蔚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、监修国史、判度支。以银青光禄大夫、行尚书左丞、上柱国、弘农县伯、食邑七百余户杨涉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、判户部事。庚午，敕：“朕以宰臣学士，文武百僚，常拘官局，空逐游从。今膏泽不愆，丰年有望，当兹韶景，宜示优恩。自今月十二日后至十六日，各令取便选胜追游。付所司。”壬申，以检校司徒、和王傅张廷范为太常卿。丁亥，敕：“翰林学士、户部侍郎杨注是宰臣杨涉亲弟，兄既秉于枢衡，弟故难居宥密，可守本官，罢内职。”四月己丑朔。壬辰，敕河南府缙氏县令宜兼充和陵台令，仍升为赤县。癸巳，敕曰：“文武二柄，国家大纲，东西两班，官职同体。咸匡圣运，共列明廷，品秩相

对于高卑，禄俸皆均于厚薄。不论前代，祇考本朝。太宗皇帝以中外臣僚，文武参用，或自军卫而居台省，亦由衣冠而秉节旄，足明于武列文班，不令分清浊优劣。近代浮薄相尚，凌蔑旧章，假偃武以修文，竞弃本而逐末。虽蓝衫鱼筒，当一见而便许升堂；纵拖紫腰金，若非类而无令接席。以是显扬荣辱，分别重轻，遽失人心，尽隳朝体。致其今日，实此之由，须议改更，渐期通济。文武百官，自一品以下，逐月所给料钱并须均匀，数目多少，一般支給。兼差使诸道，亦依轮次，既就公平，必期开泰。凡百臣庶，宜体朕怀。”和王傅张廷范者，全忠将吏也，以善音律，求为太常卿，全忠荐用之。宰相裴枢以廷范非乐卿之才，全忠怒，罢枢相位。柳璨希旨，又降此诏斥枢辈，故有白马之祸。丙午，前棣州刺史刘仁遇检校司空，兼兖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泰宁军节度使。乙未，制左仆射裴枢、新除清海军节度使独孤损、河南尹张全义、工部尚书王溥、司空致仕裴贲、刑部尚书张祜，并赐一子八品正员官，以奉山陵之劳也。敕曰：“朕以宿麦未登，时阳久亢，虑阙粢盛之备，轸予宵旰之怀。所宜避正位于宸居，减珍羞于常膳，谅惟眇质，深合罪躬。自今月八日已后，不御正殿，减常膳。付所司。”辛丑，侍御史李光庭、郗殷象、殿中丞张升、崔昭矩、起居舍人卢仁烱、卢鼎、苏楷、吏部员外郎崔协、左补阙崔咸休、右补阙杜承昭、罗克、右拾遗韦彖、路德延，并宜赐绯鱼袋；兵部郎中韦乾美、比部郎中杨焕，皆赐紫金鱼袋；并以奉山陵之劳也。壬寅，敕：“朕获荷丕图，仰遵慈训，爰崇徽号，已定礼仪，冀申为子之心，以展奉亲之敬。昨所司定今月二十五日行皇太后册礼。再奉慈旨，以宫殿未停工作，蒸暑不欲劳人，宜改吉辰，固难违命。册礼俟修大内毕功日，所司以闻。”癸卯，太清宫使柳璨奏修上清宫毕，请改为太清宫，从之。甲辰夜，彗起北河，

贯文昌，其长三丈，在西北方。丁未，敕：“设官分职，各有司存，铨衡既任于吏曹，除授宁烦于宰职。但所司注拟申到，中书过验酌量，苟或差舛，难可尽定。近年除授，其徒实繁，占选部之阙员，择公当之优便，遂致三铨注拟之时，皆旷职务。且以宰相之任，提举百司，唯务公平无私，方致渐臻有道。应天下州府令录，并委吏部三铨注拟。自天祐二年四月十一日已后，中书并不除授，或诸荐奏量留，即度可否施行。庶各司其局，免致紊隳，宰相提纲，永存事体。付所司。”辛亥，以彗孛谪见，德音放京畿军镇诸司禁囚，常赦不原外，罪无轻重，递减一等，限三日内疏理闻奏。壬子，敕：“朕以冲幼，克嗣丕基，业业兢兢，勤恭夕惕。彗星谪见，罪在朕躬。虽已降赦文，特行恩宥，起今月二十四日后，避正殿，减常膳，以明思过。付所司。”丙辰，敕：“准向来事例，每贯抽除外，以八百五十文为贯，每陌八十五文。如闻坊市之中，多以八十为陌，更有除折，顿爽旧规。付河南府，市肆交易，并以八十五文为陌，不得更有改移。”戊午，敕：“东上阁门，西上阁门，比常出入，以东上为先。大忌进名，即西上阁门为便。比因阍官擅权，乃以阴阳取位，不思南面，但启西门。迩来相承，未议更改，详其称谓，似爽旧规。自今年五月一日后，常朝出入，取东上阁门，或遇奉慰，即开西上阁门，永为定制。付所司。”又敕：“朕以上天谪见，避殿责躬，不宜朔会朝正殿。其五月一日朝会，宜权停。”五月己未朔，以星变不视朝。敕曰：“天文变见，合事祈禳，宜于太清宫置黄箓道场，三司支給斋料。”壬戌，敕：“法驾迁都之日，洛京再建之初，虑怀土有类于新丰，权更名以变于旧制。妖星既出于雍分，高闾难效于秦余，宜改旧门之名，以壮卜年之永。延喜门改为宣仁门，重明门改为兴教门，长乐门改为光政门，光范门曰应天门，乾化

门曰乾元门，宣政门曰敷政门，宣政殿曰贞观殿，日华门曰左延福门，月华门曰右延福门，万寿门曰万春门，积庆门曰兴善门，含章门曰膺福门，含清门曰延义门，金銮门曰千秋门，延和门曰章善门，保宁殿曰文思殿。其见在门名，有与西京门同名者，并宜复洛京旧门名。付所司。”乙酉夜，西北彗星长六七十丈，自轩辕大角及天市西垣，光辉猛怒，其长竟天。丙寅，有司修皇太后宫毕。中书奏：“皇太后慈惠临人，宽仁馭物，早叶仰天之兆，克彰诞圣之符。今轮奂新宫，规摹旧典，崇训既征于信史，积善宜显于昌期。太后宫请以积善为名。”从之。又以将卜郊禋，预调雅乐，宜以太常卿张廷范充修乐悬使。丁卯，荆襄节度使赵匡凝奏为故使成汭立祠宇，从之。己巳，太清宫使柳璨奏：“近敕改易宫殿门名，窃以玄元皇帝庙，西京曰太清宫，东京曰太微宫，其太清宫请复为太微宫，臣便给入官阶。”从之。庚午，敕：“所司定今年十月九日有事郊丘，其修制礼衣祭服宜令宰臣柳璨判，祭器宜令张文蔚、杨涉分判，仪仗车辂宜令太常卿张廷范判。”壬申，制新除静海军节度使、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同平章事、兼安南都护、河南郡开国侯、食邑一千户独孤损可责授朝散大夫、棣州刺史，仍令御史台发遣出京讫闻奏。敕曰：“朕谬将眇质，叨荷丕图，常怀馭朽之心，每轸泣辜之念。谅于黜责，岂易施行。左仆射裴枢、右仆射崔远，虽罢机衡，尚居揆路，既处优崇之任，未伤进退之规。不能秉志安家，但恣流言谤国，颇兴物论，难抑朝章。须离八座之荣，尚付六条之政，勉思咎己，无至尤人。枢可责授朝散大夫、登州刺史，远可责授朝散大夫、莱州刺史，便发遣出京。”兵部郎中韦乾美贬沂州司户。甲戌，敕中书舍人封渭贬齐州司户，右补阙郑鞏密州莒县尉，兵部员外卢协祁州司户，并员外置。乙亥，敕吏部尚书陆扆贬濮州司户，工部

尚书王溥淄州司户。司天奏：“旬朔已前，星文变见，仰观垂象，特轸圣慈。自今月八日夜已后，连遇阴雨，测候不得。至十三日夜一更三点，天色暂晴，景纬分明，妖星不见于碧虚，灾沴潜消于天汉者。”敕曰：“上天谪见，下土震惊，致夙夜之沈忧，恐生灵之多难。不居正殿，尽辍常羞，益务斋虔，以申禳祷。果致玄穹覆祐，孳彗消除，岂罪己之感通，免貽人于灾沴。式观陈奏，深慰诚怀。”丙子，敕户部郎中李仁俭贬和王府咨议，起居舍人卢仁炯安州司户，寿安尉、直弘文馆卢晏沧州东光尉。丁丑，陈许节度使张全义奏：“得许州留后状申，自多事以来，许州权为列郡，今特创鼓角楼讫，请复为军额。”敕旨依旧置忠武军牌额。戊寅，宴群臣于崇勋殿，全忠与王镠、罗绍威置宴也。庚辰，敕特进、检校司徒、守太保致仕赵崇可曹州司户，银青光禄大夫、兵部侍郎王赞可濮州司户。辛巳，敕责授登州刺史裴枢可陇州司户，责授棣州刺史独孤损可琼州司户，责授莱州刺史崔远可白州司户。壬午，敕司勋员外韦甄责授和王友，洛阳县令李光序责授左春坊典设郎。甲申，秘书监崔仁鲁可密州司户，国子祭酒崔澄陈州司户，太府少卿裴牟咸徐州司户，卫尉少卿裴纾曹州南华尉，左补阙崔咸休宁陵尉，司封员外薛彊高辉州司户，前盐铁推官独孤宪临沂尉，秘书少监裴铤郢州司户，长安尉、直史馆裴格符离尉，兵部郎中李象郑州司户，刑部员外卢荐范县尉。丙戌，颍州汝阴县人彭文妻产三男。丁亥，敕以翰林学士、尚书职方郎中张策兼充史馆修撰，修国史。

六月戊子朔，敕：“责授陇州司户裴枢、琼州司户独孤损、白州司户崔远、濮州司户陆扈、淄州司户王溥、曹州司户赵崇、濮州司户王赞等，皆受国恩，咸当重任。罔思罄谒，唯贮奸邪，虽已谪于遐方，尚难宽于国典。委御史台差人所在州县各赐自

尽。”时枢等七人已至滑州，皆并命于白马驿，全忠令投尸于河。己丑，敕：“君臣之间，进退以礼，矧于求旧，欲保初终，苟自掇于悔尤，亦须行于黜责。特进、守司空致仕、上柱国、河东县开国公、食邑二千户裴贽早以公望，常践台司，靡闻竭力以匡时，每务养恬而避事。洎从请老，不谓无恩，合慎枢机，动循规矩。虽云勇退，乃有后言，自为簿从之酋，颇失人臣之礼。谪居郡掾，用正朝纲，可责授青州司户。刑部郎中李煦可莱州司户。”辛卯，太微宫使柳璨奏：“前使裴枢充宫使日，权奏请玄元观为太清宫，又别奏在京弘道观为太清宫，至今未有制置。伏以今年十月九日陛下亲事南裡，先谒圣祖庙，弘道观既未修葺，玄元观又在北山，若车驾出城，礼非便稳。今欲只留北邙山上老君庙一所，其玄元观请拆入都城，于清化坊内建置太微宫，以备车驾行事。”从之。壬辰，敕：“诸道节度、观察、防御、刺史等，部内有新除朝官、前资朝官，敕到后三日内发遣赴阙，仍差人监送。所在州县不得停住，苟或稽违，必议贬黜。付所司。”癸巳，敕：“卫尉少卿敬沼是裴贽之甥。常累于舅，或以明经挠文柄，或以私事窃化权。贽已左迁，尔又何追！可贬徐州萧县尉。”丙申，敕：“福建每年进橄榄子，比因阍竖出自闽中，牵于嗜好之间，遂成贡奉之典。虽嘉忠荇，伏恐烦劳。今后只供进蜡面茶，其进橄榄子宜停。”戊戌，敕：“密县令裴练贬登州牟平尉，长水令崔仁略淄州高苑尉，福昌主簿陆珣沂州新泰尉，泥水令独孤韬范县尉，并员外置，皆裴枢、崔远、陆扆宗党也。壬寅，湖南马殷奏，岳州洞庭、青草之侧，有古祠四所，先以荒圯，臣复修庙了毕，乞赐名额者。敕旨黄陵二妃祠曰懿节，洞庭君祠曰利涉侯，青草祠曰安流侯；三闾大夫祠，先以澧朗观察使雷满奏，已封昭灵侯，宜依天祐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敕处分。丙午，全忠奏：“得宰相柳璨记事，

欲拆北邙山下玄元观移入都内，于清化坊取旧昭明寺基，建置太微宫，准备十月九日南郊行事。缘延资库盐铁并无物力，令臣商量者。臣已牒判六军诸卫张全义指挥工作讫。”优诏嘉之。丁未，敕：“太子宾客柳逊尝为张浚租庸判官，又王溥监修日奏充判官，授工部侍郎，又与赵崇、裴贻为刎颈之交。昨裴枢等得罪之时，合当连坐，尚矜暮齿，且俾悬车，可本官致仕。

“戊申，敕前司勋员外郎、赐绯鱼袋李延古责授卫尉寺主簿。七月戊午朔。辛酉，赐全忠《迎銮记功碑文》，立于都内。全忠进助郊礼钱三万贯。癸亥，再贬柳逊曹州司马。辛巳，敕全忠请铸河中、晋、绛诸县印，县名内有“城”字并落下，如密郑、绛、蒲例，单名为文。壬午，宰臣柳璨、礼部尚书苏循充皇太后册礼使。是日，于积善宫行礼毕，帝乘辇赴太后宫称贺。丙戌，太常礼院奏：“每月朔望，皇帝赴积善宫起居，文武百官于宫门进名起居。”从之。

八月丁亥朔。戊子，制中书舍人姚洎可尚书户部侍郎，充元帅府判官，从全忠奏也。洛苑使奏谷水屯地内嘉禾合颖。乙未，敕：“伪称官阶人泉州晋江县应乡贡明经陈文巨招伏罪款，付河南府决杀。庚子，敕：“汉代元勋，邓禹冠诸侯之上；晋朝重位，王导居百辟之先。皆道著匡扶，功宣寰宇，其于崇宠，迥异等伦。朕获以眇躬，重兴丕运，凡关制度，必法旧章，实仗勋贤，永安宗社。副元帅梁王正守太尉、中书令，忠武军节度使、河南尹张全义亦正守中书令，俱深倚注，咸正台衡。其朝廷册礼、告祀天地宗庙，其司空则差官摄行，太尉、侍中、中书令即宰臣摄行。今太尉副元帅任冠藩垣，每遇行礼之时，或不在京国，即事须差摄太尉行事。全义见居阙下，任正中枢，不可更差别官又摄中书令事。其太尉官，如梁王朝觐在京，便委行事，如却赴镇，即依前摄行。所合差中书令，便委全义以

本官行礼。其侍中、司空、司徒即临时差官。付所司。”壬寅，敕：“前太中大夫、尚书兵部侍郎、赐紫金鱼袋司空图俊造登科，殊紫升籍，既养高以傲代，类移山而钓名。志乐漱流，心轻食禄。匪夷匪惠，难居公正之朝；载省载思，当徇幽栖之志。宜放还中条山。”癸卯，敕太常卿张廷范宜充南郊礼仪使。丁未，制削夺荆襄节度使赵匡凝在身官爵。是月乙未，全忠遣大将杨师厚讨匡凝，收唐、邓、复、郢、随等州，全忠自率亲军赴之。荆襄之军，阵于汉水之阴。

九月丁巳朔。辛酉，杨师厚于襄州西六十里阴谷江口伐竹木为浮梁。癸亥，梁成，引军渡江。甲子，赵匡凝率劲兵二万，阵于江之湄。师厚一战败之，遂乘胜蹙之，阵于城下。是夜，匡凝挈其孥溃围遁去。乙丑，师厚入襄阳。丙寅，全忠继至。壬申，匡凝牙将王建武遣押牙常质以荆南降。言权知荆南军府事赵匡明今月十一日弃城上峡，奔蜀川。敕曰：“梁王躬临貔武，收复荆、襄，拔岷首若转丸，平荆门如沃雪，连收两镇，并走二凶。乃矐勋庸，载深嘉注，宜赐诏奖饰。”内出宣旨：“妳婆杨氏可赐号昭仪，妳婆王氏可封郡夫人，第二妳婆王氏先帝已封郡夫人，准杨氏例改封。”中书奏议言：“乳母古无封夫人赐内职之例，近代因循，殊乖典故。昔汉顺帝以乳母宋氏为山阳君，安帝乳母王氏曰野王君，当时朝议非之。今国祚中兴，礼宜求旧。臣等商量，杨氏望赐号安圣君，王氏曰福圣君，第二王氏曰康圣君。”从之。己巳，敕武成王庙宜改为武明王。乙酉，敕先择十月九日有事郊丘，备物之间，有所未办，宜改用十一月十九日。十月丙戌朔，制梁王全忠可充诸道兵马元帅，别开府幕，加食邑通前一万五千户，实封一千五百户。金州冯行袭奏当道昭信军额内一字，与元帅全忠讳字同，乃赐号戎昭军。制削夺荆南留后赵匡凝官爵。丁亥，敕：“洛城坊

曲内，旧有朝臣诸司宅舍，经乱荒榛。张全义葺理已来，皆已耕垦，既供军赋，即系公田。或恐每有披论，认为世业，须烦按验，遂启幸门。其都内坊曲及畿内已耕植田土，诸色人并不得论认。如要业田，一任买置。凡论认者，不在给还之限。如有本主元自差人勾当，不在此限。如荒田无主，即许识认。付河南府。”甲午，起居郎苏楷驳昭宗谥号曰：“帝王御宇，由理乱以审污隆；宗祀配天，资谥号以定升降。故臣下君上皆不得而私也。伏以陛下顺考古道，昭彰至公，既当不讳之朝，宁阻上言之路。伏以昭宗皇帝睿哲居尊，恭俭垂化，其于善美，孰敢蔽亏。然而否运莫兴，至理犹郁，遂致四方多事，万乘频迁。始则阍竖猖狂，受幽辱于东内；终则嫔嬙悖乱，罹夭阏于中闱。其于易名，宜循考行。有司先定尊谥曰圣穆景文孝皇帝，庙号昭宗，敢言溢美，似异直书。按后汉和、安、顺帝，缘非功德，遂改宗称，以允臣下之请。今郊禋有日，袷祭惟时。将期允惬列圣之心，更下详议新庙之称。庶使叶先朝罪己之德，表圣主无私之明。”楷，礼部尚书循之子，凡劣无艺。乾宁二年应进士登第后，物论以为滥，昭宗命翰林学士陆扆、秘书监冯渥覆试黜落，永不许入举场，楷负愧衔怨。至是，全忠弑逆君上，柳璨陷害朝臣，乃与起居郎罗衮、起居舍人卢鼎连署驳议。楷目不知书，手仅能执笔，其文罗衮作也。时政出贼臣，哀帝不能制。太常卿张廷范改谥曰恭灵庄闵孝皇帝，庙号曰襄宗。全忠雄猜物鉴，自楷驳谥后，深鄙之，既传代之后，循、楷父子皆斥逐，不令在朝。丁未，所司改题昭宗神主，辍朝一日，癸丑，敕成德军宜改为武顺，管内藁城县曰藁平，信都曰尧都，栾城曰栾氏，阜城曰汉阜，临城为房子，避全忠祖、父名也。

十一月乙卯朔，敕潞州潞城县改为潞子，黎城曰黎亭。全

忠平荆襄后，遂引军将攻淮南。行次枣阳，阻雨，比至光州，道险涂潦，人马饥乏。休止十余日，乃趋固始。进军距寿州三十里，寿人闭壁不出，左右言师老不可用。是月丙辰，全忠自正阳渡淮而北，至汝阴。全忠深悔此行无益。丁卯，至大梁。时哀帝以此月十九日亲祠圆丘，中外百司礼仪法物已备。戊辰，宰相已下于南郊坛习仪，而裴迪自大梁回，言全忠怒蒋玄晖、张廷范、柳璨等谋延唐祚，而欲郊天改元。玄晖、柳璨大惧。庚午，敕曰：“先定此月十九日亲礼南郊，虽定吉辰，改卜亦有故事。宜改取来年正月上辛。付所司。”辛巳，制：“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、诸道兵马元帅、宣武宣义天平护国等军节度观察处置、修宫阙制置、度支解县池场、亳州太清宫等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守太尉、中书令、河中尹、汴滑郢等州刺史、上柱国、梁王、食邑一万五千户、实封一千五百户殊全忠可授相国，总百揆，其以宣武、宣义、天平、护国、天雄、武顺、忠武、佑国、河阳、义武、昭义、保义、戎昭、武定、泰宁、平卢、匡国、镇国、武宁、忠义、荆南二十一道为魏国，仍进封魏王，依前充诸道兵马元帅、太尉、中书令、宣武宣义天平护国等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，加食邑五千户，实封八千五百户，入朝不趋，剑履上殿，赞拜不名，兼备九锡之命，仍择日备礼册命。又制以杨师厚为襄州兵马留后，左龙武统军张慎思为武宁军兵马留后。壬午，中书门下奏：“相国魏王总百揆，百司合呈纳本司印。其中书门下印，堂候王仁珪呈纳，中书公事，权追中书省印行遣。”从之。甲申，敕河南告成县改为阳邑，蔡州襄城改为苞孚，同州韩城改为韩原，绛州翼城改为浍川，郢州郢城改为万安，慈州文城改为屈邑，泽州晋城改高都，阳城改为瀍泽，安州应城改为应阳，洪州丰城改为吴高。全忠令判官司司马鄴让相国总百揆之命。十二月乙酉朔。戊子，诏蒋玄

晖赍手诏赴魏国，不许陈让锡命。辛卯，制：正议大夫、门下侍郎，兼户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、太微宫使、弘文馆大学士、延资库使，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、上柱国、河东县开国男、食邑三百户柳璨可光禄大夫、守司空，兼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太微宫使、弘文馆大学士、延资库使，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，进封河东县开国伯，通前食邑七万户，充魏国册礼使。制：“相国魏王曾祖赠太傅茂琳追封魏王，谥宣宪；祖赠太师信追封魏王，谥武元；父赠尚书令诚追封魏王，谥文明。敕右常侍王钜、太常卿张廷范、给事中崔沂、工部尚书李克助、祠部郎中知制诰张茂枢、膳部员外知制诰杜晓、吏部郎中李光嗣、驾部郎中赵光胤、户部郎中崔协、比部郎中杨焕、左常侍孔拯、右谏议萧颀、左拾遗裴象、右拾遗高济、职方郎中牛希逸、主客郎中萧蘧等，随册礼使柳璨魏国行事。先是，北院宣徽使王殷使寿州行营，构蒋玄晖于全忠，全忠怒，急归大梁。上令刑部尚书裴迪赍诏慰劳全忠，全忠忿恨，语极不逊，故行相国百揆之命以悦其心。蒋玄晖自至大梁陈诉，全忠怒犹不解。帝忧之。甲午，上召三宰相议其事，柳璨曰：“人望归元帅，陛下揖让释负，今其时也。”帝曰：“运祚去唐久矣，幸为元帅所延。今日天下，非予之天下，神器大宝，归于有德，又何疑焉。他人传予意不尽，卿自往大梁，备言此怀。”乃赐璨茶、药，便令进发。乙未，敕：枢密使蒋玄晖宜削在身官爵，送河南府处斩。丰德库使应瑒、尚食使硃建武送河南府决杀。庚子，敕：枢密使及宣徽南院北院并停。其枢密公事，令王殷权知。其两院人吏，并勒归中书。其诸司诸道人，并不得到宣徽院。凡有公事，并于中书论请。其延义、千秋两门，只差小黄门三人勾当，其官健勒归本军。敕：“魏王坚辞宠命，过示撝谦。朕以国史所书元帅之任，并以天下为名，爰自近年，改为诸道，既

非旧制，须在正名。宜追制改为天下兵马元帅，余准诏旨处分。

“辛丑，敕：“汉宣帝中兴，五日一听朝，历代通规，永为常式。近代不循旧仪，辄隳制度，既奸邪之得计，致临视之失常，须守旧规，以循定制。宜每月只许一、五、九日开延英，计九度。其入阁日，仍于延英日一度指挥；如有大段公事，中书门下具榜子奏请开延英，不计日数。付所司。”又敕：“宫嫔女职，本备内任，近年已来，稍失仪制。宫人出内宣命，案御参随视朝，乃失旧规，须为永制。今后每遇延英坐朝日，只令小黄门祇候引从，宫人不得擅出内门，庶循典仪，免至纷杂。”

壬寅，戎昭军奏收复金州，兵火之后，并邑残破，请移理所于均州，从之。仍改为武定军。乙巳，汴州别驾蒋仲伸决杀，玄晖季父也。又敕：“蒋玄晖身居密近，擅弄威权，鬻爵卖官，聚财营第，而苞藏悖逆，稔浸奸邪。虽都市已处于极刑，而屈法尚嫌于众怒，更示焚弃之典，以惩显负之踪。宜追削为凶逆百姓，仍委河南府揭尸于都门外，聚众焚烧。”玄晖死后，王殷、赵殷衡等又譖于全忠云：“内人相传，玄晖私侍积善宫，与柳璨、张廷范为盟誓之交，求兴唐祚。”戊申，全忠令知枢密王殷害皇太后何氏于积善宫，又杀宫人阿秋、阿虔，言通导蒋玄晖。己酉，敕以太后丧，废朝三日。百官奉慰讫。又敕曰：“皇太后位承坤德，有愧母仪。近者凶逆诛夷，宫闈词连丑状，寻自崩变，以谢万方。朕以幼冲，君临区宇，虽情深号慕，而法难徇私，勉循秦、汉之规，须示追降之典。其遣黄门收所上皇太后宝册，追废为庶人，宜差官告郊庙。”庚戌，敕：“朕以谬荷丕图，礼合亲谒郊庙，先定来年正月上辛用事。今以宫围内乱，播于丑声，难以惭恧之容，入于祖宗之庙。其明年上辛亲谒郊庙宜停。”壬子，敕积善宫安福殿宜废。癸丑，敕光禄大夫、守司空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太微宫使、弘文馆大

学士、延资库使、诸道盐铁转运使柳璨责授朝议郎，守登州刺史。又敕：“太常卿张廷范、太常少卿裴碣温銮、祠部郎中知制诰张茂枢等，蒋玄晖在枢密之时，与柳璨、张廷范共为朋扇，日相往来，假其游宴之名，别贮倾危之计。苟安重位，酷陷朝臣，既此阴谋，难宽大辟。柳璨已从别敕处分，廷范可责授莱州司户。裴碣等常同聚会，固共苞藏，碣可青州北海尉，銮临淄尉，茂枢博昌尉，并员外置。”甲寅，敕：“责授登州刺史柳璨，素矜俭巧，每务回邪。幸以庸才，骤居重位，曾无显效，孤负明恩。诡譎多端，苞藏莫测，但结连于凶险，独陷害于贤良。罪既贯盈，理须窜殛。可贬密州司户，再贬长流崖州百姓，委御史台赐自尽。”是日斩于上东门外。又敕：“张廷范性唯庸妄，志在回邪，不能保慎宠荣，而乃苞藏凶险。密交柳璨，深结玄晖，昼议宵行，欺天负地。神祇共怒，罪状难原。宜除名，委河南府于都市集众，以五车分裂。温銮、裴碣、张茂枢并除名，委于御史台所在赐自尽。柳璨弟瑀、瑊，送河南府决杀。”

三年春正月乙卯朔，全忠以四镇之师七万，会河北诸军，屯于深州乐城。戊午，敕右拾遗柳瑗贬洛州鸡泽尉，璨疏属也。乙丑，全忠自汴河赴魏州。丙寅，制：“定乱安国功臣、镇海镇东军节度、浙江东西道观察处置等使、淮南东面行营招讨营田安抚两浙盐铁制置发运等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守侍中、兼中书令、杭越两州刺史、上柱国、吴王、食邑九千户、实封五百户钱镠，总临两镇，制抚三吴。道途阻艰，未行册命，宜令所司择日备礼。”己巳夜，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杀其衙内亲军八千人。戊午，全忠自内黄入魏州。是月，魏博衙外兵五万自历亭还，分据绍威贝、博等州，汴军攻围之。壬申，敕：“相国总百揆魏王顷辞册命，宜令所司再行册礼。”辛巳，国子监奉：

“奉去年十一月五日敕文，应国学每年与诸道等一例解送两人，今监生郭应图等六十人连状论诉。”敕旨：“取士之科，明经极重，每年人数，已有旧规，去夏条疏，盖防渝滥。今国子监、河南府俱有论奏，所试明经，宜令准常年例解送礼部，放人多少，酌量施行。但不徇囑求，无致侥幸。付所司。”二月甲申朔，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宜许于本镇置三代私庙。癸卯。敕今年礼部所放进士，据依去年人数外，更放两人。

三月甲寅朔。甲戌，敕：“河中、昭义管内，俱有慈州，地里相去不远，称谓时闻错误，其昭义管内慈州宜改为惠州。“壬戌，全忠奏河中判官刘崇子匡图，今年进士登第，遽列高科，恐涉群议，请礼部落下。戊寅，制元帅梁王可兼领诸道盐铁转运等使，判度支户部事，充三司都制置使。辛巳，敕贬西都留守判官、左谏议大夫郑竇崖州司户，寻赐死。四月甲申朔，日有蚀之，在胃十二度。戊申，魏博罗绍威奏：“臣当管博州聊城县、武阳莘县武水博平高堂等五县，皆于黄河东岸，其乡村百姓渡河输税不便，与天平军管界接连，请割属郛。”从之。

五月癸酉朔，追赠故荆南节度使成汭、鄂岳节度使杜洪官爵，仍于本州立祠庙，从全忠奏也。丙申，敕：“天祐二年九月二十日于金州置戎昭军，割均、房二州为属郡。比因冯行袭叶赞元勋，克宣丕绩，用奖济师之效，遂行割地之权。今命帅得人，畴庸有秩，其戎昭军额宜停，其均、房二州却还山南东道收管。”六月癸未朔，甲申，敕：“襄州近因赵匡凝作帅，请别立忠义军额，既非往制，固是从权。忠义军额宜停废，依旧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”己亥，权右唐州事卫审符奏，州郭凋残，又不居要路，请移理所于泌阳县，从之。制以京兆尹、佑国军节度使韩建为青州节度使，代王重师；以重师代建为京兆尹。壬寅，敕：“文武百僚每月一度入阁于贞观殿。贞观大殿，

朝廷正衙，遇正至之辰，受群臣朝贺。比来视朔，未正规仪，今后于崇勋殿入阁。付所司。”左拾遗、充史馆修撰裴彖以堂叔母危疾在济源，无兄弟侍疾，乞假宁省，从之。七月壬子朔。己未，全忠始自魏州归大梁，魏博六州平定。检校工部尚书、守宗正卿、嗣郃王震停见任，落下袭封，以请告于外也。辛未，皇妹永明公主薨，罢朝三日。

八月甲辰，全忠复自汴州北渡河，攻沧州。乙未，魏博奏割贝州永济、广宗，相州临河、内黄、洹水、斥丘等六县隶魏州，从之。

九月辛亥朔。丁卯，全忠在军至沧州，军于长芦。是月积阴霖雨不止，差官宗禛都门。十月乙未，两浙钱镠请于本镇立三代私庙，从之。

十一月庚戌朔。丙子，废牛羊司。御厨肉河南府供进，所有进到牛羊，便付河南府收管。十二月己卯朔，淮南伪署宣歙观察使、检校司徒王茂章可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太保，从钱镠奏也。茂章背杨渥，以宣州降钱镠故也。己丑，全忠奏文武两班一、五、九朝日，元帅府排比廊廡。敕曰：“百官入朝，两廊赐食，迁都之后，有司官阙供。元帅梁王欲整大纲，复行故事，俾其班列，益认优隆，宜赐诏奖饰。”甲辰，河阳节度副使孙乘贬崖州司户，寻赐自尽。闰十二月己酉朔，福建百姓僧道诣阙，请为节度使王审知立德政碑，从之。乙丑，华州镇国节度观察处置等使额及兴德府名，并宜停废，复为华州刺史，充本州防御使，仍隶同州为支郡，所管华、商两州诸县，先升次赤，次畿并罢，宜依旧名。西都佑国军作镇已来，未有属郡，其金州、商州宜隶为属郡。京兆府奉先县本属冯翊，栎阳连接下邳，奉先县宜却隶同州，栎阳宜隶华州。丙寅，夺西川节度使王建在身官爵。戊辰，李克用与幽州之众同攻潞州，全忠守

将丁会以泽、潞降太原，克用以其子嗣昭为留后。甲戌，全忠烧长芦营旋军，闻潞州陷故也。乙亥，贬兴唐府少尹孙秘长流爱州，寻赐死，孙乘弟也。

四年春正月戊寅朔。壬寅，全忠自长芦至大梁，天子遣御史大夫薛贻矩赉诏慰劳。全忠自弑昭宗之后，岐、蜀、太原，连兵牵制，关西日削。幸罗绍威杀牙军，全获魏博六州。将行篡代，欲威临河朔，乃再兴师临幽、沧，冀仁恭父子乞盟，则与之相结，以固王镕、绍威之心。而自秋迄冬，攻沧州无功，及闻丁会失守，烧营遽还。路由魏州，罗绍威知失势，恐兵袭己，深赞篡夺之谋，他日如王受禅，必罄六州军赋以助大礼，全忠深感之。至大梁，会薛贻矩来，乃以臣礼见全忠。贻矩承间密陈禅代之谋，全忠心德之。贻矩还奏曰：“元帅有受代意，陛下深体时事，去兹重负。”帝曰：“此吾素怀也。”乃降诏元帅以二月行传禅之礼，全忠伪辞。

二月壬子，诏文武百官以今月七日齐赴元帅府。癸丑，宰相百官辞，全忠以未断表为词。

三月戊寅朔，全忠令大将李思安率兵三万，合魏博之众，攻掠幽州。思安顿兵临其郛，会仁恭子守光率兵赴援，思安乃还。庚寅，诏薛贻矩再使大梁，达传位之旨。甲辰，诏曰：

敕宰臣文武百辟，藩岳庶尹，明听朕言。夫大宝之尊，神器之重，愧非德充宇宙，功济黔黎，著重华纳麓之功，彰文命导川之绩，允熙帝载，克代天工，则何以统御万邦，照临八极。元帅梁王，龙颜瑞质，玉理奇文，以英谋睿武定寰瀛，以厚泽深仁抚华夏。神功至德，绝后光前，缙油罕纪其鸿勋，讴诵显归于至化。二十年之功业，亿兆众之推崇，迥无异言，远无异望。朕惟王圣德，光被八纮，宜顺玄穹，膺兹宝命。况天文符瑞，杂沓宣明，虞夏昌期，显于图箓。万机不可以久旷，天命

不可以久违，神祇叶心，归于有德。朕敬以天下，传禅圣君，退居旧籓，以备三恪。今敕宰臣张文蔚、杨涉等率文武百僚，备法驾奉迎梁朝，勉厉肃恭，尊戴明主。冲人释兹重负，永为虞宾，获奉新朝，庆泰兼极。中外列辟，宜体朕怀。

乙酉，乃以中书侍郎、平章事张文蔚充册使，礼部尚书苏循为副。中书侍郎、平章事杨涉押传国宝使，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张策为副。御史大夫薛贻矩为押金宝使，左丞赵光逢为副。甲午，文蔚押文武百僚赴大梁。甲子，行事。册曰：

皇帝若曰：咨尔天下兵马元帅、相国总百揆梁王，朕每观上古之书，以尧舜为始者，盖以禅让之典垂于无穷。故封泰山，禅梁父，略可道者七十二君，则知天下至公，非一姓独有。自古明王圣帝，焦思劳神，惴若纳隍，坐以待旦，莫不居之则兢畏，去之则逸安。且轩辕非不明，放勋非不圣，尚欲游于姑射，休彼大庭。矧乎历数寻终，期运久谢，属于孤藐，统御万方者哉！况自懿祖之后，嬖幸乱朝，祸起有阶，政渐无象。天纲幅裂，海水横流，四纪于兹，群生无庇。洎乎丧乱，谁其底绥。洎于小子，粤以幼年，继兹衰绪。岂兹冲昧，能守洪基？惟王明圣在躬，体于上哲。奋扬神武，戡定区夏，大功二十，光著册书。北越阴山，南逾瘴海，东至碣石，西暨流沙，怀生之伦，罔不悦附。矧予寡昧，危而获存。今则上察天文，下观人愿，是土德终极之际，乃金行兆应之辰。况十载之间，彗星三见，布新除旧，厥有明征，讴歌所归，属在睿德。今遣持节、银青光禄大夫、守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文蔚等，奉皇帝宝绶，敬逊于位。于戏！天之历数在尔躬，允执其中，天禄永终。王其祇显大礼，享兹万国，以肃膺天命。

全忠建国，奉帝为济阴王，迁于曹州，处前刺史氏叔琮之第。时太原、幽州、凤翔、西川犹称天祐正朔。天祐五年二月

二十一日，帝为全忠所害，时年十七，仍谥曰哀皇帝，以王礼葬于济阴县之定陶乡。中兴之初，方备礼改卜，遇国丧而止。明宗时就故陵置园邑，有司请谥曰昭宣光烈孝皇帝，庙号“景宗”。中书覆奏少帝行事，不合称宗，存谥而已。知礼者亦以宣、景之谥非宜，今只取本谥，载之于纪。

史臣曰：悲哉！土运之将亡也，五常殆尽，百怪斯呈，宇县瓜分，皇图瓦解。昭宗皇帝英猷奋发，志愤陵夷，旁求奇杰之才，欲拯沦胥之运。而世途多僻，忠义俱亡，极爵位以待贤豪，罄珍奇而托心腹。殷勤国土之遇，罕有托孤之贤，豢丰而犬豕转狞，肉饱而虎狼逾暴。五侯九伯，无非问鼎之徒；四岳十连，皆畜无君之迹。虽萧屏之臣扼腕，岩廊之辅痛心，空衔毁室之悲，宁救丧邦之祸？及扶风西幸，洛邑东迁，如寄珠于盗跖之门，蓄水于尾闾之上，往而不返，夫何言哉！至若川竭山崩，古今同叹；虎争龙战，兴替无常。纵肱筐之不仁，亦攫金之有道。曹操请刑于椒壶，盖迫阴谋；马昭拒命于凌云，寤于见讨。诚知丑迹，得以为词，而全忠所行，止于残忍。况自岐迁洛，天子隗然，六军尽斥于秦人，四面皆环于汴卒。冕旒如寄，纆芥为疑，迎銮未及于崇朝，剗刃已闻于涂地。立嗣君于南面，毙母后于中闱，黄门与禁旅皆歼，宗室共衣冠并殪。复又盗钟掩耳，嫁祸于人。何九六之数穷，偶天人之道尽，目击斯乱，言之伤心。哀帝之时，政由凶族。虽揖让之令，有类于山阳；而凌逼之权，过逾于侯景。人道浸薄，阴鸷难征，然以此受终，如何延永！

赞曰：勋华受命，揖让告终。逆取顺守，仁道已穷。暴则短祚，义则延洪。虞宾之祸，非止一宗。

志第一

礼仪一

《记》曰：“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；感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。“欲无限极，祸乱生焉。圣人惧其邪放，于是作乐以和其性，制礼以检其情，俾俯仰有容，周旋中矩。故肆觐之礼立，则朝廷尊；郊庙之礼立，则人情肃；冠婚之礼立，则长幼序；丧祭之礼立，则孝慈著；搜狩之礼立，则军旅振；享宴之礼立，则君臣笃。是知礼者，品汇之璿衡，人伦之绳墨，失之者辱，得之者荣，造物已还，不可须臾离也。五帝之时，斯为治本。类帝禋宗，吉礼也；鬯音陶瓦，凶礼也；班瑞肆觐，宾礼也；诛苗殛鯀，军礼也；厘降嫫毘，嘉礼也。故曰，修五礼五玉，尧、舜之事也。时代犹淳，节文尚简。及周公相成王，制五礼六乐，各有典司，其仪大备。暨幽、厉失道，平王东迁，周室浸微，诸侯侮法，男女失冠婚之节，《野麇》之刺兴焉；君臣废朝会之期，践土之讥著矣。葬则奢俭无算，军则狙诈不仁。数百年间，礼仪大坏。虽仲尼自卫返鲁，而有定礼之言，盖举周公之旧章，无救鲁邦之乱政。仲尼之世，体教已亡。遭秦燔灼，遗文殆尽。

汉兴，叔孙通草定，止习朝仪。至于郊天祀地之文，配祖禋宗之制，拊石鸣球之备物，介丘璧水之盛猷，语则有之，未遑措思。及世宗礼重儒术，屡访贤良，河间博洽古文，大搜经籍，有周旧典，始得《周官》五篇，《士礼》十七篇。王又鸠集诸子之说，为礼书一百四十篇。后仓二戴，因而删择，得四十

九篇，此《曲台集礼》，今之《礼记》是也，然数百载不见旧仪，诸子所书，止论其意。百家纵胸臆之说，五礼无著定之文。故西汉一朝，曲台无制。郊上帝于甘泉，祀后土于汾阴。宗庙无定主，乐悬缺金石。巡狩非勋、华之典，封禅异陶匏之音。光武受命，始诏儒官草定仪注，经邦大典，至是粗备。汉末丧乱，又沦没焉。而卫宏、应仲远、王仲宣等掇拾遗散，裁志条目而已。东京旧典，世莫得闻。自晋至梁，继令条缵。鸿生钜儒，锐思绵蕪，江左学者，仿佛可观。隋氏平陈，寰区一统，文帝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仪注，定《五礼》一百三十篇。炀帝在广陵，亦聚学徒，修《江都集礼》。由是周、汉之制，仅有遗风。

神尧受禅，未遑制作，郊庙宴享，悉用隋代旧仪。太宗皇帝践祚之初，悉兴文教，乃诏中书令房玄龄、秘书监魏征等礼官学士，修改旧礼，定著《吉礼》六十一篇，《宾礼》四篇，《军礼》二十篇，《嘉礼》四十二篇，《凶礼》六篇，《国恤》五篇，总一百三十八篇，分为一百卷。玄龄等始与礼官述议，以《月令》禘昔祭，唯祭天宗，谓日月而下。近代禘昔五天帝、五人帝、五地祇，皆非古典，今并除之。又依礼，有益于人则祀之。神州者国之所托，余八州则义不相及。近代通祭九州，今除八州等八座，唯祭皇地祇及神州，以正祀典。又汉建武中封禅，用元封时故事，封泰山于圆台上，四面皆立石阙，并高五丈。有方石再累，藏玉牒书。石检十枚，于四边检之，东西各三，南北各二。外设石封，高九尺，上加石盖。周设石距十八，如碑之状，去坛二步，其下石附入地数尺。今案封禅者，本以成功告于上帝。天道贵质，故藉用藁秸，樽以瓦甒。此法不在经诰，又乖醇素之道，定义除之。近又案梁甫是梁阴，代设坛于山上，乃乖处阴之义。今定禅礼改坛位于山北。又皇太子入学及太常行山陵、天子大射、合朔、陈五兵于太社、农隙

讲武、纳皇后行六礼、四孟月读时令、天子上陵、朝庙、养老于辟雍之礼，皆周、隋所阙，凡增多二十九条。余并准依古礼，旁求异代，择其善者而从之。太宗称善，颁于内外行焉。

高宗初，议者以《贞观礼》节文未尽，又诏太尉长孙无忌、中书令杜正伦、李义府、中书侍郎李友益、黄门侍郎刘祥道、许圜师、太子宾客许敬宗、太常少卿韦琨、太学博士史道玄、符玺郎孔志约、太常博士萧楚才、孙自觉、贺纪等重加缙定，勒成一百三十卷。至显庆三年奏上之，增损旧礼，并与令式参会改定，高宗自为之序。时许敬宗、李义府用事，其所损益，多涉希旨，行用已后，学者纷议，以为不及贞观。上元三年三月，下诏令依贞观年礼为定。仪凤二年，又诏显庆新修礼多有事不师古，其五礼并依周礼行事。自是礼司益无凭准，每有大事，皆参会古今礼文，临时撰定。然贞观、显庆二《礼》，皆行用不废。时有太常卿裴明礼、太常少卿韦万石相次参掌其事，又前后博士贺鼓、贺纪、韦叔夏、裴守真等多所议定。则天时，以礼官不甚详明，特诏国子博士祝钦明及叔夏，每有仪注，皆令参定。叔夏卒后，博士唐绍专知礼仪，博学详练旧事，议者以为称职。先天二年，绍为给事中，以讲武失仪，得罪被诛。其后礼官张星、王琇又以元日仪注乖失，诏免官归家学问。

开元十年，诏国子司业韦绛为礼仪使，专掌五礼。十四年，通事舍人王岳上疏，请改撰《礼记》，削去旧文，而以今事编之。诏付集贤院学士详议。右丞相张说奏曰：“《礼记》汉朝所编，遂为历代不刊之典。今去圣久远，恐难改易。今之五礼仪注，贞观、显庆两度所修，前后颇有不同，其中或未折衷。望与学士等更讨论古今，删改行用。”制从之。初令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及左拾遗李锐、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检撰，历年不就。说卒后，萧嵩代为集贤院学士，始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成一百五十

卷，名曰《大唐开元礼》。二十年九月，颁所司行用焉。

昊天上帝、五方帝、皇地祇、神州及宗庙为大祀，社稷、日月星辰、先代帝王、岳镇海渚、帝社、先蚕、释奠为中祀，司中、司命、风伯、雨师、诸星、山林川泽之属为小祀。大祀，所司每年预定日奏下。小祀，但移牒所由。若天子不亲祭享，则三公行事；若官缺，则职事三品已上摄三公行事。大祀散斋四日，致斋三日。中祀散斋三日，致斋二日。小祀散斋二日，致斋一日。散斋之日，昼理事如旧，夜宿于家正寝，不得吊丧问疾，不判署刑杀文书，不决罚罪人，不作乐，不预秽恶之事。致斋惟为祀事得行，其余悉断。若大祀，斋官皆于散斋之日，集于尚书省受誓戒，太尉读誓文。致斋之日，三公于尚书省安置；余官各于本司，若皇城内无本司，于太常郊社、太庙署安置。皆日未出前至斋所。至祀前一日，各从斋所昼漏上水五刻向祠所。接神之官，皆沐浴给明衣。若天子亲祠，则于正殿行致斋之礼。文武官服裤褶，陪位于殿庭。车驾及斋官赴祠祭之所，州县及金吾清所行之路，不得见诸凶秽及纛纛者，哭泣之声闻于祭所者权断，讫事依旧。斋官至祠所，太官惟设食。祭讫，依班序馔，讫，均胙，贵者不重，贱者不虚。中祀已下，惟不受誓戒，自余皆同大祀之礼。

武德初，定令：

每岁冬至，祀昊天上帝于圆丘，以景帝配。其坛在京城明德门外道东二里。坛制四成，各高八尺一寸，下成广二十丈，再成广十五丈，三成广十丈，四成广五丈。每祀则天上帝及配帝设位于平座，藉用藁秸，器用陶匏。五方上帝、日月、内官、中官、外官及众星，并皆从祀。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，在坛之第二等；内五星已下官五十五座，在坛之第三等；二十八宿已下中官一百三十五座，在坛之第四等；外官百十二座，在坛下

外壝之内；众星三百六十座，在外壝之外。其牲，上帝及配帝用苍犊二，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犊各一，内官已下加羊豕各九。夏至，祭皇地祇于方丘，亦以景帝配。其坛在宫城之北十四里。坛制再成，下成方十丈，上成五丈。每祀则地祇及配帝设位于坛上，神州及五岳、四镇、四渎、四海、五方、山林、川泽、丘陵、坟衍、原隰，并皆从祀。神州在坛之第二等。五岳已下三十七座，在坛下外壝之内。丘陵等三十座，在壝外。其牲，地祇及配帝用犊二，神州用黝犊一，岳镇已下加羊豕各五。

孟春辛日，祈谷，祀感帝于南郊，元帝配，牲用苍犊二。孟夏之月，雩祀昊天上帝于圆丘，景帝配，牲用苍犊二。五方上帝、五人帝、五官并从祀，用方色犊十。季秋，祀五方上帝于明堂，元帝配，牲用苍犊二。五人帝、五官并从祀，用方色犊十。孟冬，祭神州于北郊，景帝配，牲用黝犊二。

贞观初，诏奉高祖配圆丘及明堂北郊之祀，元帝专配感帝，自余悉依武德。永徽二年，又奉太宗配祀于明堂，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，太宗配五人帝。

显庆元年，太尉长孙无忌与礼官等奏议曰：

臣等谨寻方册，历考前规，宗祀明堂，必配天帝，而伏羲五代，本配五郊，预入有堂，自缘从祀。今以太宗作配，理有示安。伏见永徽二年七月，诏建明堂，伏惟陛下天纵圣德，追奉太宗，已遵严配。时高祖先在明堂，礼司致惑，竟未迁祀，率意定议，遂便著令。乃以太宗皇帝降配五人帝，虽复亦在明堂，不得对越天帝，深乖明诏之意，又与先典不同。

谨案《孝经》云：“孝莫大于严父，严父莫大于配天。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。伏惟诏意，义在于斯。今所司行令殊为失旨。又寻汉、魏、晋、宋历代礼仪，并无父子同配明堂之义。唯《祭法》云：“周人禘饗而郊稷，祖文王而

宗武王。”郑玄注云：“禘、郊、祖、宗，谓祭祀以配食也。禘谓祭昊天于圆丘，郊谓祭上帝于南郊，祖、宗谓祭五帝、五神于明堂也。”寻郑此注，乃以祖、宗合为一祭，又以文、武共在明堂，连祫配祀，良为谬矣。故王肃驳曰：“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，祖、宗自是不毁之名，非谓配食于明堂者也。审如郑义，则《孝经》当言祖祀文王于明堂，不得言宗祀也。凡宗者，尊也。周人既祖其庙，又尊其祀，孰谓祖于明堂者乎？”郑引《孝经》以解《祭法》，而不晓周公本意，殊非仲尼之义旨也。又解“宗武王”云：“配勾芒之类，是谓五神，位在堂下。”“武王降位，失君叙矣。”

又案《六韬》曰：“武王伐纣，雪深丈余，五车二马，行无辙迹，诣营求谒。武王怪而问焉，太公对曰：‘此必五方之神，来受事耳。’遂以其名召入，各以其职命焉。既而克殷，风调雨顺。”岂有生来受职，歿同配之，降尊敌卑，理不然矣。故《春秋外传》曰：“禘、郊、祖、宗、报五者，国之典祀也。《传》言五者，故知各是一事，非谓祖、宗合祀于明堂也。”

臣谨上考殷、周，下洎贞观，并无一代两帝同配于明堂。南齐萧氏以武、明昆季并于明堂配食，事乃不经，未足援据。又检武德时令，以元皇帝配于明堂，兼配感帝。至贞观初缘情革礼，奉祀高祖配于明堂，奉迁世祖专配感帝。此即圣朝故事已有递迁之典，取法宗庙，古之制焉。伏惟太祖景皇帝构室有周，建绝代之丕业；启祚汾、晋，创历圣之洪基。德迈发生，道符立极。又世祖元皇帝潜鳞韞庆，屈道事周，导浚发之灵源，肇光宅之垂裕。称祖清庙，万代不迁。请停配祀，以符古义。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，奄有神州，创制改物，体元居正，为国始祖，抑有旧章。昔者炎汉高帝，当涂太祖，皆以受命，例并配天。请遵故实，奉祀高祖于圆丘，以配昊上帝。伏惟

太宗文皇帝道格上元，功清下渎，拯率土之涂炭，协大造于生灵，请准诏书，宗祀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。又请依武德故事，兼配感帝作主。斯乃二祖德隆，永不迁庙；两圣功大，各得配天。远协《孝经》，近申诏意。

二年七月，礼部尚书许敬宗与礼官等又奏议：

据祠令及新礼，并用郑玄六天之议，圆丘祀昊天上帝，南郊祭太微感帝，明堂祭太微五帝。谨按郑玄此义，唯据纬书，所说六天，皆谓星象，而昊天上帝，不属穹苍。故注《月令》及《周官》皆谓圆丘所祭昊天下帝为北辰星曜魄宝。又说《孝经》“郊祀后稷以配天”及明堂严父配天，皆为太微五帝。考其所说，舛谬特深。按《周易》云：“日月丽于天，百谷草木丽于地。”又云：“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。”足明辰象非天，草木非地。《毛诗传》云：“元气昊大，则称昊天。远视苍苍，则称苍天。”此则苍昊为体，不入星辰之例。且天地各一，是曰两仪。天尚无二，焉得有六？是以王肃群儒，咸驳此义。又检太史《圆丘图》，昊天上帝座外，别有北辰座，与郑义不同。得太史令李淳风等状，昊天上帝图位自在坛上，北辰自在第二等，与北斗并列，为星宫内座之首，不同郑玄据纬书所说。此乃羲和所掌，观象制图，推步有征，相沿不谬。

又按《史记天官书》等，太微宫有五帝者，自是五精之神，五星所奉。以其是人主之象，故况之曰帝。亦如房心为天王之象，岂是天乎！《周礼》云：“兆五帝于四郊。”又云：“祀五帝则掌百官之誓戒。”惟称五帝，皆不言天。此自太微之神，本非穹昊之祭。又《孝经》惟云“郊祀后稷”，无别祀圆丘之文。王肃等以为郊即圆丘，圆丘即郊，犹王城、京师，异名同实。符合经典，其义甚明。而今从郑说，分为两祭，圆丘之外，别有南郊，违弃正经，理深未允。且检吏部式，惟有南郊陪位，

更不别载圆丘。式文既遵王肃，祠令仍行郑义，令、式相乖，理宜改革。

又《孝经》云“严父莫大于配天”，下文即云：“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。”则是明堂所祀，正在配天，而以为但祭星官，反违明义。又按《月令》：“孟春之月，祈谷于上帝。”《左传》亦云：“凡祀，启蛰而郊，郊而后耕。故郊祀后稷，以祈农事。”然则启蛰郊天，自以祈谷，谓为感帝之祭，事甚不经。今请宪章姬、孔，考取王、郑，四郊迎气，存太微五帝之祀；南郊明堂，废纬书六天之义。其方丘祭地之外，别有神州，谓之北郊，

分地为二，既无典据，理又不通，亦请合为一祀，以符古义。仍并条附式令，永垂后则。

敬宗等又议筮、豆之数曰：“按今光禄式，祭天地、日月、岳镇、海渚、先蚕等，筮、豆各四。祭宗庙，筮、豆各十二。祭社稷、先农等，筮、豆各九。祭风师、雨师，筮、豆各二。寻此式文，事深乖谬。社稷多于天地，似不贵多。风雨少于日月，又不贵少。且先农、先蚕，俱为中祭，或六或四，理不可通。又先农之神，尊于释奠，筮、豆之数，先农乃少，理既差舛，难以因循。谨按《礼记郊特牲》云：‘筮、豆之荐，水土之品，不敢用褻味而贵多品，所以交于神明之义也。’此即祭祀筮、豆，以多为贵。宗庙之数，不可逾郊。今请大祀同为十二，中祀同为十，小祀同为八，释奠准中祀。自余从座，并请依旧式。”诏并可之，遂附于礼令。

乾封初，高宗东封回，又诏依旧祀感帝及神州。司礼少常伯郝处俊等奏曰：

显庆新礼，废感帝之祀，改为祈谷。昊天上帝，以高祖太武皇帝配。检旧礼，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。今既奉敕仍旧复祈

谷为感帝，以高祖太武皇帝配神州，又高祖依新礼见配圆丘昊天上帝及方丘皇地祇，若更配感帝神州，便恐有乖古礼。按《礼记·祭法》云：“有虞氏禘黄帝而郊蚩，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，殷人禘蚩而郊冥，周人禘蚩而郊稷。”郑玄注云：“禘谓祭昊天于圆丘也。祭上帝于南郊曰郊”。又按《三礼义宗》云“夏正郊天者，王者各祭所出帝于南郊”，即《大传》所谓“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，以其祖配之”是也。此则禘须远祖，郊须始祖。今若禘郊同用一祖，恐于典礼无所据。其神州十月祭者，十月以阴用事，故以此时祭之，依检更无故实。按《春秋》“启蛰而郊”，郑玄注“礼云：“三王之郊，一用夏正。”又《三礼义宗》云：“祭神州法，正月祀于北郊。”请依典礼，以正月祭者。请集奉常博士及司成博士等总议定奏闻。其灵台、明堂，检书礼用郑玄义，仍祭五方帝，新礼用王肃义。

又下诏依郑玄义祭五天帝，其雩及明堂，并准敕祭祀。于是奉常博士陆遵楷、张统师、权无二、许子儒等议称：“北郊之月，古无明文。汉光武正月辛未，始建北郊。咸和中议，北郊同用正月，然皆无指据。武德来礼令即用十月，为是阴用事，故于时祭之。请依旧十月致祭。”

乾封二年十二月，诏曰：

夫受命承天，崇至敬于明祀；膺图纂篆，昭大孝于严配。是以荐鯀鲧于清庙，集振鹭于西雍，宣《雅》、《颂》于太师，明肃恭于考室。用能纪配天之盛业，嗣积德之鸿休，永播英声，长为称首。周京道丧，秦室政乖，礼乐沦亡，典经残灭。遂使汉朝博士，空说六宗之文；晋代鸿儒，争陈七祀之议。或同昊天于五帝，分感帝于五行。自兹以降，递相祖述，异论纷纭，是非莫定。

朕以寡薄，嗣膺丕绪，肃承禋祀，明发载怀，虔奉宗祧，

寤寐兴感。每惟宗庙之重，尊配之仪，思革旧章，以申诚敬。高祖太武皇帝抚运膺期，创业垂统，拯庶类于涂炭，寘怀生于仁寿。太宗文皇帝德光齐圣，道极几神，执锐被坚，栉风沐雨，劳形以安百姓，屈己而济四方，泽被区中，恩覃海外。乾坤所以交泰，品物于是咸亨。掩玄阙而开疆，指青丘而作镇。巍巍荡荡，无得名焉。《礼》曰：“化人之道，莫急于礼。礼有五经，莫重于祭。祭者，非物自外至也，自内生于心也。是以惟贤者乃能尽祭之义。”况祖功宗德，道冠百王；尽圣穷神，业高千古。自今以后，祭圆丘、五方、明堂、感帝、神州等祠，高祖太武皇帝、太宗文皇帝崇配，仍总祭昊天上帝及五帝于明堂。庶因心致敬，获展虔诚，宗祀配天，永光鸿烈。

仪凤二年七月，太常少卿韦万石奏曰：“明堂大享，准古礼郑玄义，祀五天帝，王肃义，祀五行帝。《贞观礼》依郑玄义祀五天帝，显庆已来新修礼祀昊天上帝。奉乾封二年敕祀五帝，又奉制兼祀昊天上帝。伏奉上元三年三月敕，五礼并依贞观年礼为定。又奉去年敕，并依周礼行事。今用乐须定所祀之神，未审依古礼及《贞观礼》为复依见行之礼？”时高宗及宰臣并不能断，依违久而不决。寻又诏尚书省及学者详议，事仍不定。自此明堂大享，兼用贞观、显庆二《礼》。

则天临朝，垂拱元年七月，有司议圆丘、方丘及南郊、明堂严配之礼。成均助教孔玄义奏议曰：

谨按《孝经》云：“孝莫大于严父，严父莫大于配天。”明配尊大，昊天是也。物之大者，莫若于天，推父比天，与之相配，行孝之大，莫过于此，以明尊配之极也。又《易》云：“先王以作乐崇德，殷荐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。”郑玄注：“上帝，天帝也。”故知昊天之祭，合祖考并配。请奉太宗文武圣皇帝、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于圆丘，义符《孝经》、《周易》

之文也。神尧皇帝肇基王业，应天顺人，请配感帝于南郊，义符《大传》之文。又《祭法》云：“祖文王而宗武王。祖，始也；宗，尊也。所以名祭为尊始者，明一祭之中，有此二义。又《孝经》云：“宗祀文王于明堂。”文王言祖，而云宗者，亦是通武王之义。故明堂之祭，配以祖考。请奉太宗文武圣皇帝、高宗天皇大帝配祭于明堂，义符《周易》及《祭法》之文也。

太子右谕德沈伯仪曰：

谨按《礼》：“有虞氏禘黄帝而郊蚩，祖颡项而宗尧。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，祖颡项而宗禹。殷人禘蚩而郊冥，祖契而宗汤。周人禘蚩而郊稷，祖文王而宗武王。”郑玄注云：“禘、郊、祖、宗，谓祭祀以配食也。禘谓祭昊天于圆丘，祭上帝于南郊曰郊，祭五帝、五神于明堂曰祖、宗。”伏寻严配之文，于此最为详备。虞、夏则退颡项而郊蚩，殷人则舍契而郊冥。去取既多。前后乖次。得礼之序，莫尚于周。禘蚩郊稷，不间于二王；明堂宗祀，始兼于两配。咸以文王、武王父子殊别，文王为父，上主五帝；武王对父，下配五神。《孝经》曰：“严父莫大于配天，则周公其人也。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。”不言严武王以配天，则武王虽在明堂，理未齐于配祭；既称宗祀，义独主于尊严。虽同两祭，终为一主。故《孝经纬》曰“后稷为天地主，文王为五帝宗”也。必若一神两祭便，则五祭十祠，荐献频繁，礼亏于数。此则神无二主之道，礼崇一配之义。窃寻贞观、永徽，共尊专配；显庆之后，始创兼尊。必以顺古而行，实谓从周为美。高祖神尧皇帝请配圆丘、方泽，太宗文武圣皇帝请配南郊、北郊。高宗天皇大帝德迈九皇，功开万宇，制礼作乐，告禅升中，率土共休，普天同赖，窃惟莫大之孝，理当总配五天。

凤阁舍人元万顷、范履冰等议曰：

伏惟高祖神尧皇帝凿乾构象，辟土开基。太宗文武圣皇帝绍统披元，循机阐极。高宗天皇大帝弘祖宗之大业，廓文武之宏规。三圣重光，千年接旦。神功睿德，罄图牒而难称；盛烈鸿猷，超古今而莫拟。岂徒锱铢尧、舜，糠粃殷、周而已哉！谨案见行礼，昊天上帝等祠五所，咸奉高祖神尧皇帝、太宗文武皇帝兼配。今议者引《祭法》、《周易》、《孝经》之文，虽近稽古之辞，殊失因心之旨。但子之事父，臣之事君，孝以成志，忠而顺美。窃以兼配之礼，特稟先圣之怀，爰取训于前规，遂申请于大孝。《诗》云：“昊天有成命，二后受之。”《易》曰：“殷荐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。”敬寻厥旨，本合斯义。今若远摭遗文，近乖成典，拘常不变，守滞莫通，便是臣黜于君，遽易郊丘之位，下非于上，靡遵弓剑之心。岂所以申太后哀感之诚，徇皇帝孝思之德！慎终追远，良谓非宜。严父配天，宁当若是？伏据见行礼，高祖神尧皇帝、太宗文武圣皇帝，今既先配五祠，理当依旧无改。高宗天皇大帝齐尊曜魄，等邃含枢，阐三叶之宏基，开万代之鸿业。重规叠矩，在功烈而无差；享帝郊天，岂祀配之有别。请奉高宗天皇大帝历配五祠。

制从万顷议。自是郊丘诸祠皆以三祖配。

及则天革命，天册万岁元年，加号为天册金轮大圣皇帝，亲享南郊，合祭天地。以武氏始祖周文王追尊为始祖文皇帝，后考应国公追尊为无上孝明高皇帝，亦以二祖同配，如乾封之礼。其后长安年又亲享南郊，合祭天地及诸郊丘，并以配焉。

中宗即位，神龙元年九月，亲享昊天上帝于东都之明堂，以高宗天皇大帝配，其仪亦依乾封故事。至景龙三年十一月，亲祀南郊，初将定仪注，国子祭酒祝钦明希旨上言后亦合助祭，遂奏议曰：“谨按《周礼》：‘天神曰祀，地祇曰祭，宗庙曰享。

‘又《内司服》：‘职掌王后之六服，凡祭祀，供后之衣服。’又《祭统》曰：‘夫祭也者，必夫妇亲之。’据此诸文，即知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。望请别修助祭仪注同进。”上令宰相与礼官议详其事。太常博士唐绍、蒋钦绪建议云：“皇后南郊助祭，于礼不合。但钦明所执，是祭宗庙礼，非祭天地礼。按汉、魏、晋、及后魏、齐、梁、隋等历代史籍，兴王令主，郊天祀地，代有其礼，史不阙书，并不见皇后助祭之事。又高祖神尧皇帝、太宗文武圣皇帝、高宗天皇大帝南郊祀天，并无皇后助祭之礼。”尚书右仆射韦巨源又协同钦明之议，上遂以皇后为亚献，仍补大臣李峤等女为斋娘，执笾豆焉。

时十一月十三日乙丑，冬至，阴阳人卢雅、侯芝等奏请促冬至就十二日甲子以为吉会。时右台侍御史唐绍奏曰：“礼所以冬至祀圆丘于南郊，夏至祭方泽于北郊者，以其日行躔次，极于南北之际也。日北极当晷度循半，日南极当晷度环周。是日一阳爻生，为天地交际之始。故《易》曰：‘《复》，其见天地之心乎！’即冬至卦象也。一岁之内，吉莫大焉。甲子但为六旬之首，一年之内，隔月常遇，既非大会，晷运未周，唯总六甲之辰，助四时而成岁。今欲避环周以取甲子，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。”太史令傅孝忠奏曰：“准《漏刻经》，南陆北陆并日校一分，若用十二日，即欠一分。未南极，即不得为至。”上曰：“俗谚云，‘冬至长于岁’，亦不可改。”竟依绍议以十三日乙丑祀圆丘。

睿宗太极元年正月，初将有事南郊，有司立议，惟祭昊天上帝而不设皇地祇位。谏议大夫贾曾上表曰：

微臣详据典礼，谓宜天地合祭。谨按《礼祭法》曰：“有虞氏禘黄帝而郊訾，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。”传曰：大祭曰禘。然则郊之与庙，俱有禘祭。禘庙，则祖宗之主俱合于太祖之庙；

禘郊，则地祇群望俱合于圆丘，以始祖配享。皆有事而大祭，异于常祀之义。《礼大传》曰：“不王不禘。”故知王者受命，必行禘礼。《虞书》曰：“月正元日，舜格于文祖，肆类于上帝，祇于六宗，望于山川，遍于群神。”此则受命而行禘礼者也。言“格于文祖”，则馀庙之享可知矣。言“类于上帝”，则地祇之合可知矣。且山川之祀，皆属于地，群望尚遍，况地祇乎！《周官》“以六律、六吕、五声、八音、六舞、大合乐，以致神祇，以和邦国，以谐万人。”又“凡六乐者，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”，此则禘郊合天神、地祇、人鬼而祭之乐也。

《三辅故事》汉祭圆丘仪：昊天上帝位正南面，后土位兆亦南面而少东。又《东观汉记》云：“光武即位，为坛于鄗之阳，祭告天地，采用元始故事。二年正月，于洛阳城南依鄗为圆坛，天地位其上，皆南向西上。”按两汉时自有后土及北郊祀，而此已于圆丘设地位，明是禘祭之仪。又《春秋说》云：“王者一岁七祭，天地合食于四孟，别于分、至。”此复天地自常有同祭之义。王肃云：“孔子言兆圆丘于南郊，南郊即圆丘，圆丘即南郊也。”又云：“祭天地配。”此亦郊祀合祭之明说。惟郑康成不论禘当合祭，而分昊天上帝为二神，专凭纬文，事匪经见。又其注《大传》“不环不禘”义，则云：“正岁之首，祭感帝之精，以其祖配。”注《周官·大司乐》圆丘，则引《大传》之禘以为冬至之祭。递相矛盾，未足可依。

伏惟陛下膺箓居尊，继文在历，自临宸极，未亲郊祭。今之南郊，正当禘礼，固宜合祀天地，咸秩百神，答受命之符，彰致敬之道。岂可不崇盛礼，同彼常郊，使地祇无位，未从禘享！今请备设皇地祇并从祀等座，则礼得稽古，义合缘情。然郊丘之祀，国之大事，或失其情，精禋将阙。臣术不通经，识惭博古，徒以昔谬礼职，今忝谏曹，正议是司，敢陈忠说。事

有可采，惟断之圣虑。

制令宰臣召礼官详议可否。礼官国子祭酒褚无量、国子司业郭山恉等咸请依曾所奏。时又将亲享北郊，竟寝曾之表。

玄宗即位，开元十一年十一月，亲享圆丘。时中书令张说为礼仪使，卫尉少卿韦绛为副，说建议请以高祖神尧皇帝配祭，始罢三祖同配之礼。至二十年，萧嵩为中书令，改撰新礼。祀天一岁有四，祀地有二。冬至，祀昊天上帝于圆丘，高祖神尧皇帝配，中官加为一百五十九座，外官减为一百四座。其昊天上帝及配帝二座，每座笾、豆各用十二，簠、簋、 、俎各一。上帝则太樽、著樽、牺樽、象樽、壶樽各二，山罍六。配帝则不设太樽及壶樽，减山罍之四，余同上帝。五方帝座则笾、豆各十，簠、簋、 、俎各一，太樽二。大明、夜明，笾、豆各八，余同五方帝。内官每座笾、豆二，簠、簋及俎各一。内官已上设樽于十二阶之间。内官每道间著樽二，中官牺樽二，外官著樽二，众星壶樽二。正月上辛，祈谷，祀昊天上帝于圆丘，以高祖配，五方帝从祀。其上帝、配帝，笾、豆等同冬至之数。五方帝，太樽、著樽、牺樽、山罍各一，笾、豆等亦同冬至之数。孟夏，雩昊天上帝于圆丘，以太宗配，五方帝及太昊等五帝、勾芒等五官从祀。其上帝配帝、五方帝，笾、豆各八，簠、簋、 、俎各一。五官每座笾、豆各二，簠、簋及俎各一。季秋，大享于明堂，祀昊天上帝，以睿宗配，其五方帝、五人帝、五官从祀。笾、豆之数，同于雩祀。夏至，礼皇地祇于方丘，以高祖配，其从祀神州已下六十八座，同贞观之礼。地祇配帝，笾、豆如圆丘之数。神州，笾、豆各四，簠、簋、 、俎各一。五岳、四镇、四海、四渎、五方、山林、川泽等三十七座，每座笾、豆各二，簠、簋各一。五方五帝、丘陵、坟衍、原隰等三十座，笾、豆、簠、簋、 、俎各一。立冬，祭神州

于北郊，以太宗配。二座筮、豆各十二，簋、簠、俎各一。自冬至圆丘已下，余同贞观之礼。

时起居舍人王仲丘既掌知修撰，仍建议曰：

按《贞观礼》，正月上辛，祀感帝于南郊，《显庆礼》，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祈谷。《左传》曰：“郊而后耕。”《诗》曰：“《噫嘻》，春夏祈谷于上帝。”《礼记》亦曰：“上辛祈谷于上帝。”则祈谷之文，传于历代，上帝之号，允属昊天。而郑康成云：“天之五帝递王，王者之兴，必感其一，因其所感，别祭尊之。故夏正之月，祭其所生之帝于南郊，以其祖配之。故周祭灵威仰，以后稷配之，因以祈谷。”据所说祀感帝之意，本非祈谷。先儒所说，事恐难凭。今祈谷之礼，请准礼修之。且感帝之祀，行之自久。《记》曰：“有其举之，莫可废也。”请于祈谷之坛，遍祭五方帝。夫五帝者，五行之精。五行者，九谷之宗也。今请二礼并行，六神咸祀。

又按《贞观礼》，孟夏雩祀五方上帝、五人帝、五官于南郊，《显庆礼》，则雩祀昊天上帝于圆丘。且雩祀上帝，盖为百谷祈甘雨。故《月令》云：“命有司大雩帝，用盛乐，以祈谷实。”郑玄云：“雩上帝者，天之别号，允属昊天，祀于圆丘，尊天位也。”然雩祀五帝既久，亦请二礼并行，以成大雩帝之义。

又《贞观礼》季秋祀五方帝、五官于明堂，《显庆礼》，礼昊天上帝于明堂。准《孝经》曰：“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。”先儒以为天是感精之帝，即太微五帝，此即皆是星辰之例。且上帝之号，皆属昊天，郑玄所引，皆云五帝。《周礼》曰：“王将旅上帝，张氈案，设皇邸。祀五帝，张大次小次。”由此言之，上帝之与五帝，自有差等，岂可混而为一乎！《孝经》云：“严父莫大于配天。”其下文即云：

“宗祀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。”郑玄注云：“上帝者，天之别名，神无二主，故异其处。”孔安国之：“帝亦天也。”

然则禘享上帝，有合经义。而五方皆祀，行之已久，有其举之，难于即废。亦请二礼并行，以成《月令》大享帝之义。

天宝十载五月已前，郊祭天地，以高祖神尧皇帝配座，故将祭郊庙，告高祖神尧皇帝室。宝应元年，杜鸿渐为太常卿礼仪使，员外郎薛颙、归崇敬等议：“以神尧为受命之主，非始封之君不得为太祖以配天地。太祖景皇帝始受封于唐，即殷之契，周之后稷也。请以太祖景皇帝郊祀配天地，告请宗庙，亦太祖景皇帝酌献。谏议大夫黎干议，以太祖景皇帝非受命之君，不合配享天地。二年五月，干进议状为十诘十难，曰：

集贤校理润州别驾归崇敬议状及礼仪使判官水部员外郎薛颙等称：禘谓冬至祭天于圆丘，周人则以远祖帝尝配，今欲以景皇帝为始祖，配昊天于圆丘。

臣干诘曰：“《国语》曰：“有虞氏、夏后氏俱禘黄帝，商人禘舜，周人禘尝。”俱不言祭昊天于圆丘，一也。《诗·商颂》曰：“《长发》大禘也。”又不言昊天于圆丘，二也。《诗·周颂》曰：“《雍》，禘太祖也。”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，三也。

《礼记·祭法》曰：“有虞氏、夏后氏俱禘黄帝，殷人、周人俱禘尝。”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，四也。《礼记·大传》曰：“不王不禘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，以其祖配之。”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，五也。《尔雅·释天》曰：“禘，大祭也。”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，六也。《家语》云：“凡四代帝王之所郊，皆以配天也。其所谓禘者，皆五年大祭也。”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，七也。卢植云：“禘，祭名。禘者谛也，事尊明谛，故曰禘。

“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，八也。王肃云：“禘谓于五年大祭之时。”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，九也。郭璞云：“禘，五年之大

祭。”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，十也。

臣干谓禘是五年宗庙之大祭，《诗》《礼》经传，文义昭然。今略举十诘以明之，臣惟见《礼记·祭法》及《礼记·大传》、《商颂·长发》等三处郑玄注，或称祭昊天，或云祭灵威仰。臣精详典籍，更无以禘为祭昊天于圆丘及郊祭天者。审如禘是祭之最大，则孔子说《孝经》为万代百王法，称周公大孝，何不言禘祀帝于圆丘以配天，而反言“郊祀后稷以配天？”是以《五经》俱无其说，圣人所以不言。轻议大典，亦何容易。犹恐不悟，今更作十难。

其一难曰：《周颂》：“《雍》，禘祭太祖也。”郑玄笺云：“禘，大祭。太祖，文王也。”《商颂》云：“《长发》，大禘也。”玄又笺云：“大禘，祭天也。”夫商、周之《颂》，其文互说。或云禘太祖，或云大禘，俱是五年宗庙之大祭，详览典籍，更无异同。惟郑玄笺《长发》，乃称是郊祭天。详玄之意，因此《商颂》禘如《大传》云大祭，如《春秋》“大事于太庙，《尔雅》“禘大祭”，虽云大祭，亦是宗庙之祭，可得便称祭天乎？若如所说，大禘即云郊祭天，称禘即是祭宗庙。又《祭法》说虞、夏、商、周禘黄帝与啻，《大传》“不王不禘”，禘上俱无大字，玄何因复称祭天乎？又《长发》文亦不歌啻与感生帝，故知《长发》之禘，而非禘啻及郊祭天明矣。殷、周五帝之大祭，群经众史及鸿儒硕学，自古立言著论，序之详矣，俱无以禘为祭天。何弃周、孔之法言，独取康成之小注，便欲违经非圣，诬乱祀典，谬哉！

其二难曰：《大传》称“礼，不王不禘，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，以其祖配之，诸侯及其太祖”者，此说王者则当禘。其谓《祭法》，虞、夏、殷、周禘黄帝及啻，“不王则不禘，所当禘其祖之所自出”，谓虞、夏出黄帝，殷、周出帝啻，以近祖配

而祭之。自出之祖，既无宗庙，即是自外至者，故同之天地神祇，以祖配而祀之。自出之说，非但于父，在母亦然。《左传》子产云：“陈则我周之自出。”此可得称出于太微五帝乎？故曰“不王不禘，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，以其祖配之”，此之谓也。及诸侯之禘，则降于王者，不得祭自出之祖，只及太祖而已。故曰“诸侯及其太祖”，此之谓也。郑玄错乱，分禘为三：注《祭法》云“禘谓祭昊天于圆丘”，一也。注《大传》称“郊祭天，以后稷配灵威仰”，笺《商颂》又称“郊祭天”，二也。注《周颂》云“禘大祭，大于四时之祭，而小于禘，太祖谓文王”，三也。禘是一祭，玄析之为三，颠倒错乱，皆率胸臆，曾无典据，何足可凭。

其三难曰：虞、夏、殷、周已前，禘祖之所自出，其义昭然。自汉、魏、晋已还千余岁，其礼遂阙。又郑玄所说，其言不经，先儒弃之，未曾行用。愚以为错乱之义，废弃之注，不足以正大典。

其四难曰：所称今《三礼》行于代者，皆是郑玄之学，请据郑学以明之。曰虽云据郑学，今欲以景皇帝为始祖之庙以配天，复与郑义相乖。何者？《王制》云：“天子七庙。”玄云：“此周礼也。”七庙者，太祖及文、武之祧与亲庙四也。殷则六庙，契及汤与二昭二穆也。据郑学，夏不以鲧及颡项、昌意为始祖，昭然可知也。而欲引稷、契为例，其义又异是。爰稽邃古洎今，无以人臣为始祖者，惟殷以契，周以稷。夫稷、契者，皆天子元妃之子，感神而生。昔帝啜次妃简狄，有戎氏之女，吞玄鸟之卵，因生契。契长而佐禹治水，有大功。舜乃命契作司徒，百姓既和，遂封于商。故《诗》曰：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，宅殷土芒芒。”此之谓也。后稷者，其母有郤氏之女曰姜嫄，为帝啜妃，出野履巨迹，歆然有孕，生稷。稷

长而勤于稼穡，尧闻，举为农师，天下得其利，有大功，舜封于郟，号曰后稷。唐、虞、夏之际，皆有令德。故《诗》曰：“履帝武敏歆，居然生子，即有郟家室。”此之谓也。舜、禹有天下，稷、契在其间，量功比德，抑其次也。舜授职，则播百谷，敷五教。禹让功，则平水土，宅百揆。故《国语》曰：“圣人之制祀也，功施于人则祀之，以死勤事则祀之。”契为司徒而人辑睦，稷勤百谷而死，皆居前代祀典，子孙有天下，得不尊而祖之乎？

其五难曰：既遵郑说，小德配寡，遂以后稷只配一帝，尚不得全配五帝。今以景皇帝特配昊天，于郑义可乎？

其六难曰：众难臣云：“上帝与五帝，一也。所引《春官》祀天旅上帝，祀地旅四望。旅训众，则上帝是五帝。臣曰，不然。旅虽训众，出于《尔雅》，及为祭名，《春官》训陈，注有明文。若如所言，旅上帝便成五帝，则季氏旅于泰山，可得便是四镇耶？

其七难曰：所云据郑学，则景皇帝亲尽，庙主合祧，却欲配祭天地，错乱祖宗。夫始祖者，经纶草昧，体大则天，所以正元气广大，万物之宗尊，以长至阳气萌动之始日，俱祀于南郊也。夫万物之始，天也。人之始，祖也。日之始，至也。扫地而祭，质也。器用陶匏，性也。牲用犊，诚也。兆于南郊，就阳位也。至尊至质，不敢同于先祖，礼也。故《白虎通》曰：“祭天岁一，何？天至尊至质，事之不敢褻黷，故因岁之阳气始达而祭之。”今国家一岁四祭之，黷莫大焉。上帝、五帝，其祀遂阙，怠亦甚矣。黷与怠，皆礼之失，不可不知。夫亲有限，祖有常，圣人制礼，君子不以情变易。国家重光累圣，历祀百数，岂不知景皇帝始封于唐。当时通儒议功度德，尊神尧克配彼天，宗太宗以配上帝。神有定主，为日已久。今欲黜神

尧配含枢纽，以太宗配上帝，则紫微五精，上帝佐也，以子先父，岂礼意乎！非止神祇错位，亦以祖宗乖序，何以上称皇天祖宗之意哉！若夫神尧之功，太宗之德，格于皇天上帝，臣以为郊祀宗祀，无以加焉。

其八难曰：欲以景皇帝为始祖，既非造我区宇，经纶草昧之主，故非夏始祖禹、殷始祖契、周始祖稷、汉始祖高帝、魏始祖武皇帝、晋始祖宣帝、国家始祖神尧皇帝同功比德，而忽升于宗祀圆丘之上，为昊天匹，曾谓圆丘不如林放乎？

其九难曰：昨所言魏文帝不以武帝操为始祖，晋武帝炎以宣帝懿为始祖者。夫孟德、仲达者，皆人杰也。拥天下之强兵，挟汉、魏之微主，专制海内，令行草偃，服袞冕，陈轩悬，天子决事于私第，公卿列拜于道左，名虽为臣，势实凌君。后主因之而业帝，前王由之而禅代，子孙尊而祖之，不亦可乎？

其十难曰：所引商、周、魏、晋，既不当矣，则景皇帝不为始祖明矣。我神尧拔出群雄之中，廓清隋室，拯生人于涂炭，则夏禹之勋不足多；成帝业于数年之间，则汉祖之功不足比。夏以大禹为始祖，汉以高帝为始祖，则我唐以神尧为始祖，法夏则汉，于义何嫌？今欲革皇天之礼，易太祖之庙，事之大者，莫大于斯，曾无按据，一何寡陋，不愧于心，不畏于天乎！

以前奉诏，令诸司各据礼经定议者。臣干忝窃朝列，官以谏为名，以直见知，以学见达，不敢不罄竭以裨万一。昨十四日，具以议状呈宰相，宰相令朝臣与臣论难。所难臣者，以臣所见独异，莫不胜辞飞辩，竞欲碎臣理，钳臣口。剖析毫厘，分别异同，序坟典之凝滞，指子传之乖谬，事皆归根，触物不碍。但臣言有宗尔，岂辩者之流也。又归崇敬、薛颀等援引郑学，欲芜祀典，臣为明辩，迷而不复。臣辄作十诘十难，援据坟籍，昭然可知。庶郊禘事得其真，严配不失其序，皇灵降祉，

天下蒙赖。臣亦何顾不蹈鼎镬？谨敢闻达，伏增悚越。

议奏，不报。

至二年春夏旱。言事者云：太祖景皇帝追封于唐，高祖实受命之祖，百神受职，合依高祖。今不得配享天地，所以神不降福，以致愆阳。代宗疑之，诏百僚会议。太常博士独孤及献议曰：

礼，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，以其祖配之。凡受命始封之君，皆为太祖。继太祖已下六庙，则以亲尽迭毁。而太祖之庙，虽百代不迁。此五帝、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。故受命于神宗，禹也，而夏后氏祖颡项而郊鲧。纘禹黜夏，汤也，而殷人郊冥而祖契。革命作周，武王也，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。则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，配昊天上帝。唯汉氏崛起丰沛，丰公太公，皆无位无功，不可以为祖宗，故汉以高皇帝为太祖，其先细微也。非足为后代法。

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国之任，翼周弼魏，肇启王业，建封于唐。高祖因之，以为有天下之号，天所命也。亦如契之封商，后稷之封邰。禘郊祖宗之位，宜在百代不迁之典。郊祀太祖，宗祀高祖，犹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。今若以高祖创业，当跻其祀，是弃三代之令典，尊汉氏之末制，黜景皇帝之大业，同丰公太公之不祀，复古违道，失孰大焉？夫追尊景皇，庙号太祖，高祖、太宗所以崇尊之礼也。若配天之位既异，则太祖之号宜废，祀之不修，庙亦当毁。尊祖报本之道，其坠于地乎！汉制，擅议宗庙，以大不敬论。今武德、贞观宪章未改，国家方将敬祀事，和神人，禘郊之间，恐非所宜。臣谨稽礼文，参诸往制，请仍旧典。

竟依归崇敬等议，以太祖配享天地。

广德二年正月十六日，礼仪使杜鸿渐奏：“郊、太庙，大

礼，其祝文自今已后，请依唐礼，板上墨书。其玉简金字者，一切停废。如允臣所奏，望编为常式。”敕曰：“宜行用竹简。

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，德宗亲祀南郊。有司进图，敕付礼官详酌。博士柳冕奏曰：“开元定礼，垂之不刊。天宝改作，起自权制，此皆方士谬妄之说，非礼典之文，请一准《开元礼》”从之。其年十月二十七日，诏：“郊礼之议，本于至诚。制礼定名，合从事实，使名实相副，则尊卑有伦。五方配帝，上古哲王，道济蒸人，礼著明祀。论善计功，则朕德不类，统天御极，朕位攸同。而于祝文称臣以祭，既无益于诚敬，徒有渎于等威。前京兆府司录参军高佩上疏陈请，其理精详。朕重变旧仪，访于卿士，申明大义，是用释然。宜从改正，以敦至礼。自今已后，祀五方配帝祝文，并不须称臣。其余礼数如旧。”

六年十一月八日，有事于南郊。诏以皇太子为亚献，亲王为终献。上问礼官：“亚献、终献合受誓诫否？”吏部郎中柳冕曰：“准《开元礼》，献官前七日于内受誓诫。辞云：‘各扬其职，不供其事，国有常刑。’今以皇太子为亚献，请改旧辞，云‘各扬其职，肃奉常仪’。”从之。

十五年四月，术士匡彭祖上言：“大唐土德，千年合符，请每于四季月郊祀天地。”诏礼官儒者议。归崇敬曰：“准礼，立春迎春于东郊，祭青帝。立夏日迎夏于南郊，祭赤帝。立秋后十八日，迎黄灵于中地，祭黄帝。秋、冬各于其方。黄帝于五行为土，王在四季，土生于火，用事于木，而祭于秋，三季则否。汉、魏、周、隋，共行此礼。国家土德乘时，亦以每岁六月土王之日，祀黄帝于南郊，以后土配，合于典礼。彭祖凭候纬之说，据阴阳之书，事涉不经，恐难行用。”乃寝。

元和十五年十二月，将有事于南郊。穆宗问礼官：“南郊卜日否？”礼院奏：“伏准礼令，祠祭皆卜。自天宝已后，凡

欲郊祀，必先朝太清宫，次日飨太庙，又次日祀南郊。相循至今，并不卜日。”从之。及明年正月，南郊礼毕，有司不设御榻，上立受群臣庆贺。及御楼仗退，百僚复不于楼前贺，乃受贺于兴庆宫。二者阙礼，有司之过也。

志第二

礼仪二

隋文帝开皇中，将作大匠宇文恺依《月令》造明堂木样以献。帝令有司于京城安业里内规兆其地，方欲崇建，而诸儒争论不定，竟议罢之。炀帝时，恺复献明堂木样并议状，属迁都兴役，事又不就。终于隋代，季秋大享，恆在雩坛设祀。

高祖受禅，不遑创仪。太宗平定天下，命儒官议其制。贞观五年，太子中允孔颖达以诸儒立议违古，上言曰：“臣伏寻前敕，依礼部尚书卢宽、国子助教刘伯庄等议，以为‘从昆仑道上层祭天’。又寻后敕云：‘为左右阁道，登楼设祭。’臣检六艺群书百家诸史，皆名基上曰堂，楼上曰观，未闻重楼之上而有堂名。《孝经》云：‘宗祀文王于明堂’。不云明楼、明观，其义一也。又明堂法天，圣王示俭，或有翦蒿为柱，萁茅作盖。虽复古今异制，不可恆然，犹依大典，惟在朴素。是以席惟毡秸，器尚陶匏，用茧栗以贵诚，服大裘以训俭，今若飞楼架道，绮阁凌云，考古之文，实堪疑虑。按《郊祀志》：汉武明堂之制，四面无壁，上覆以茅。祭五帝于上座，祀后土于下防。臣以上座正为基上，下防惟是基下。既云无四壁，未审伯庄以何知上层祭神，下有五室？且汉武所为，多用方士之说，违经背正，不可师祖。又卢宽等议云：上层祭天，下堂布政，欲使人神位别，事不相干。臣以古者敬重大事，与接神相似，是以朝覲祭祀，皆在庙堂，岂有楼上祭祖，楼下视朝？阁道升

楼，路便窄隘，乘辇则接神不敬，步往则劳勤圣躬。侍卫在旁，百司供奉。求之典诰，全无此理。臣非敢固执愚见，以求己长。伏以国之大典，不可不慎。乞以臣言下群臣详议。”侍中魏征议曰：“稽诸古训，参以旧图，其上圆下方，复庙重屋，百虑一致，异轸同归。洎当涂膺箒，未遑斯礼；典午聿兴，无所取则。裴頠以诸儒持论，异端蜂起，是非舛互，靡所适从，遂乃以人废言，止为一殿。宋、齐即仍其旧，梁、陈遵而不改。虽严配有所，祭享不匮，求之典则，道实未弘。夫孝因心生，礼缘情立。心不可极，故备物以表其诚；情无以尽，故饰宫以广其敬。宣尼美意，其在兹乎！臣等亲奉德音，令参大议，思竭尘露，微增山海。凡圣人有作，义重随时，万物斯睹，事资通变。若据蔡邕之说，则至理失于文繁；若依裴頠所为，则又伤于质略。求之情理，未允厥中。今之所议，非无用舍。请为五室重屋，上圆下方，既体有则象，又事多故实。下室备布政之居，上堂为祭天之所，人神不杂，礼亦宜之。其高下广袤之规，几筵尺丈之制，则并随时立法，因事制宜。自我而作，何必师古。廓千载之疑议，为百王之懿范。不使泰山之下，惟闻黄帝之法；汶水之上，独称汉武之图。则通乎神明，庶几可俟，子来经始，成之不日。”议犹未决。

十七年五月，秘书监颜师古议曰：

明堂之制，爰自古昔，求之简牘，全文莫睹。始之黄帝，降及有虞，弥历夏、殷，迄于周代，各立名号，别创规模。众说舛驳，互执所见，巨儒硕学，莫有详通。斐然成章，不知裁断。究其指要，实布政之宫也。徒以战国纵横，典籍废弃；暴秦酷烈，经礼湮亡。今之所存，传记杂说，用为准则，理实芜昧。然《周书》之叙明堂，纪其四面，则有应门、雉门，据此一堂，固是王者之常居耳。其青阳、总章、玄堂、太庙及左个、

右个，与四时之次相同，则路寝之义，足为明证。又《文王居明堂》之篇：带以弓 蜀，祠于高禴。下九门磔禳以御疾疫，置梁除道以利农夫，令国有酒以合三族。”凡此等事，皆合《月令》之文。观其所为，皆在路寝者也。《戴礼》：“昔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，天子负斧宸南向而立。明堂也者，明诸侯之尊卑也。”《周官》又云“周人明堂，度九尺之筵，东西九筵，堂一筵。”据其制度，即大寝也。《尸子》亦曰：“黄帝曰合宫，有虞氏曰总章，殷曰阳馆，周曰明堂。”斯皆路寝之征，知非别处。大戴所说，初有近郊之言，复称文王之庙，进退无据，自为矛盾。原夫负宸受朝，常居出入，既在皋库之内，亦何云于郊野哉？《孝经传》云“在国之阳”，又无里数。

汉武有怀创造，询于搢绅，言论纷然，终无定据，乃立于汶水之上而宗祀焉，明其不拘远近，无择方面。孝成之代，表行城南，虽有其文，厥功靡立。平帝元始四年，大议营创。孔牢等乃以为明堂、辟雍、太学，其实一也，而有三名。金褒等又称经传无文，不能分别同异。中兴之后，蔡邕作论，复云明堂太庙，一物二名。郑玄则曰：“在国之阳，三里之外。”淳于登又云：“三里之外，七里之内，丙巳之地。”颖容《释例》亦云：“明堂太庙，凡有八名，其体一也。”苟立同异，竟为巧说，并出自胸怀，曾无师祖。审夫功成作乐，理定制礼，草创从宜，质文递变。旌旗冠冕，古今不同，律度权衡，前后不一，随时之义，断可知矣。假如周公旧章，犹当择其可否；宣尼彝则，尚或补其阙漏。况郑氏臆说，淳于謏闻，匪异守株，何殊胶柱？愚谓不出墉雉，迓接宫闱，实允事宜，谅无所惑。但当上遵天旨，祇奉德音，作皇代之明堂，永贻范于来叶。区区碎议，皆略而不论。

又上表曰：“明堂之制，陛下已发德音，久令详议。但以

学者专固，人人异言，损益不同，是非莫定。臣愚以为五帝之后，两汉已前，高下方圆，皆不相袭。惟在陛下圣情创造，即为大唐明堂，足以传于万代，何必论户牖之多少，疑阶庭之广狭？若恣儒者互说一端，久无断决，徒稽盛礼，昔汉武欲草封禅仪，博望诸生，所说不同，莫知孰是。唯御史大夫倪宽劝上自定制度，遂成登封之礼。臣之愚诚，亦望陛下斟酌繁省，为其节文，不可谦拒，以淹大典。”寻以有事辽海，未暇营创。

永徽二年七月二日，敕曰：“上玄幽赞，崇高而不言；皇王提象，代神功而理物。是知五精降德，爰应帝者之尊；九室垂文，用纪处天之业。且合宫、灵府，创鸿规于上代；太室、总章，标茂范于中叶。虽质文殊制，奢俭异时，然其立天中，作人极，布政施教，其归一揆。朕嗣膺下武，丕承上烈，思所以答眷上灵，聿遵孝享，而法宫旷礼，明堂寝构。今国家四表无虞，人和岁稔，作范垂训，今也其时。宜令所司与礼官学士等考核故事，详议得失，务依典礼，造立明堂。庶旷代阙文，获申于兹日；因心展敬，永垂于后昆。其明堂制度，令诸曹尚书及左右丞侍郎、太常、国子秘书官、弘文馆学士同共详议。

于是太常博士柳宣仍郑玄义，以为明堂之制，当为五室。内直丞孔志约据《大戴礼》及卢植、蔡邕等义，以为九室。曹王友赵慈皓、秘书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图。诸儒纷争，互有不同。上初以九室之议为是，乃令所司详定形制及辟雍门阙等。

明年六月，内出九室样，仍更令有司损益之。有司奏言：

内样：堂基三重，每基阶各十二。上基方九雉，八角，高一尺。中基方三百尺，高一筵。下基方三百六十尺，高一丈二尺。上基象黄琮，为八角，四面安十二阶。请从内样为定。基高下仍请准周制高九尺，其方共作司约准一百四十八尺。中基下基，望并不用。又内样：室各方三筵，开四闼、八窗。屋圆

楣径二百九十一尺。按季秋大飨五帝，各在一室，商量不便，请依两汉季秋合飨，总于太室。若四时迎气之祀，则各于其方之室。其安置九室之制，增损明堂故事，三三相重。太室在中央，方六丈。其四隅之室，谓之左右房，各方二丈四尺。当太室四面，青阳、明堂、总章、玄堂等室，各长六丈，以应太室；阔二丈四尺，以应左右房。室间并通巷，各广一丈八尺。其九室并巷在堂上，总方一百四十四尺，法坤之策。屋圆楣、楹、檐，或为未允。请据郑玄、卢植等说，以前梁为楣，其径二百一十六尺，法乾之策。圆柱旁出九室四隅，各七尺，法天以七纪。柱外余基，节作司约准面别各余一丈一尺。内样：室别四阙、八窗，检与古同，请依为定。其户依古外设而不开。内样：外有柱三十六，每柱十梁。内有七间，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，梁以上至屋峻起，计高八十一尺。上圆下方，飞檐应规，请依内样为定。其屋盖形制，仍望据《考工记》改为四阿，并依礼加重檐，准太庙安鸱尾。堂四向五色，请依《周礼》白盛为便。其四向各随方色。请施四垣及四门。

辟雍，按《大戴礼》及前代说，辟雍多无水广、内径之数。蔡邕云：“水广二十四丈，四周于外。”《三辅黄图》云“水广四周”，与蔡邕不异，仍云“水外周堤”。又张衡《东京赋》称“造舟为梁”。《礼记·明堂位》、《阴阳录》云：“水左旋以象天。”商量水广二十四丈，恐伤于阔，今请减为二十四步，垣外量取周足。仍依故事造舟为梁，其外周以圆堤，并取《阴阳》“水行左旋”之制。

殿垣，按《三辅黄图》，殿垣四周方在水内，高不蔽日，殿门去殿七十二步。准今行事陈设，犹恐窄小。其方垣四门去堂步数，请准太庙南门去庙基远近为制。仍立四门八观，依太庙门别各安三门，施玄阙，四角造三重魏阙。

此后群儒纷竞，各执异议。尚书左仆射于志宁等请为九室，太常博士唐 等请为五室。高宗令于观德殿依两议张设，亲与公卿观之。帝曰：“明堂之礼，自古有之。议者不同，未果营建。今设两议，公等以何者为宜？”工部尚书阎立德对曰：“两议不同，俱有典故。九室似暗，五室似明。取舍之宜，断在圣虑。”上以五室为便，议又不定，由是且止。

至乾封二年二月，详宜略定，乃下诏曰：“朕以寡薄，忝承丕绪。奉二圣之遗训，抚亿兆以初临，馭朽兢怀，推沟在念。而上玄垂祐，宗社降休，岁稔时和，人殷俗阜。车书混一，文轨大同。检玉泥金，升中告禘，百蛮执贄，万国来庭，朝野俱娱，华夷胥悦。但为郊禋严配，未安太室，布政施行，犹阙合宫。朕所以日昃忘疲，中宵辍寝，讨论坟籍，错综群言，采三代之精微，探九皇之至蹟，斟酌前载，制造明堂。栋宇方圆之规，虽兼故实；度筵陈俎之法，独运财成。宣诸内外，博考详议，求其长短，冀广异闻。而鸿生硕儒，俱称尽善，搢绅士子，并奏该通。创此宏模，自我作古。因心既展，情礼获伸，永言宗祀，良深感慰。宜命有司，及时起作，务从折中，称朕意焉。”于是大赦天下，改元为总章，分万年置明堂县。明年三月，又具规制广狭，下诏曰：

合宫听朔，阐皇轩之茂范；灵府通和，敷帝勋之景化。殷人阳馆，青珪备礼；姬氏玄堂，彤璋合献。虽运殊骊翰，时变质文，至于立天中，建皇极，轨物施教，其归一揆。考图汶上，仅存公玉之仪；度室圭臬，才纪中元之制。属炎精坠驾，睿宫毁籥，四海沦于沸鼎，九土陷于涂原。高祖太武皇帝杖钺唐郊，收钤雍野，纳祥符于苍水，受灵命于丕山。飞沈泳沫，动植游源。太宗文皇帝盟津光誓，协降火而登坛；丰谷断蛇，应屯云而鞠旅。封金货岭，昭累圣之鸿勋；勒石丸都，成文考之先志。

固可以作化明堂，显庸太室。傍罗八柱，周建四门，木工不琢，土事无文，丰约折衷，经始勿亟，阙文斯备，大礼聿修。

其明堂院每面三百六十步，当中置堂。按《周易》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，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，总成三百六十，故方三百六十步。当中置堂，处二仪之中，定三才之本，构兹一字，临此万方。自降院每面三门，同为一宇，徘徊五间。按《尚书》，一期有四时，故四面各一所开门；每时有三月，故每一所开三门；一期十有二月，故周回总十二门。所以面别一门，应兹四序，既一时而统三月，故于一舍而置三门。又《周易》三为阳数，二为阴数，合而为五，所以每门舍五间。院四隅各置重楼，其四墉各依本方色。按《淮南子》，地有四维，故四楼。又按《月令》，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五方各异色，故其墙各依本方之色。基八面，象八方。按《周礼》“黄琮礼地”。郑玄注：琮者，八方之玉，以象地形，故以祀地。则知地形八方。又按《汉书》，武帝立八觚坛以祀地。登地之坛，形象地，故令为八方之基，以象地形。基高一丈二尺，径二百八十尺。按《汉书》，阳为六律，阴为六吕。阳与阴合，故高一丈二尺。又按《周易》，三为阳数，八为阴数。三八相乘，得二百四十尺。按《汉书》，九会之数有四十，合为二百八十，所以基径二百八十尺。故以交通天地之和，错综阴阳之数。以阴阳不独运，资阴和以助成；阴不孤行，待阳唱而方应。阴阳两顺，天地咸亨，则百宝斯兴，九畴攸序。基每面三阶，周回十二阶，每阶为二十五级。按《汉书》，天有三阶，故每面三阶；地有十二辰，故周回十二阶。又按《文子》从凡至圣，有二十五等，故每阶二十五级。所以应符星而设阶，法台耀以疏陛，上拟霄汉之仪，下则地辰之数。又列兹重级，用准圣凡。象皇极之高居，俯庶类而临耀。

基之上为一堂，其宇上圆。按《道德经》：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。又曰：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又按《汉书》太极元气，函三为一。又曰：天子以四海为家。故置一堂以象元气，并取四海为家之义。又按《周礼》，“苍璧礼天”。郑玄注：璧圆以象天。故为宇上圆。堂每面九间，各广一丈九尺。按《尚书》，地有九州，故立九间。又按《周易》，阴数十，故间别一丈九尺，所以规模厚地，准则阴阳，法二气以通基，置九州于一宇。堂周回十二门，每门高一丈七尺，阔一丈三尺。按《礼记》，一岁有十二月，所以置十二门。又按《周易》，阴数十，阳数七，故高一丈七尺；又曰阳数五，阴数八，故阔一丈三尺。所以调兹玉烛，应彼金辉，叶二气以循环，逐四序而迎节。堂周回二十四窗，高一丈三尺，阔一丈一尺，二十三櫺，二十四明。按《史记》，天有二十四气，故置二十四窗。又按《书》，一年十二月，并象闰，故高一丈三尺。又按《周易》，天数一，地数十，故阔一丈一尺；又天数九，地数十，并四时成二十三，故二十三櫺。又按《周易》，八纯卦之本体，合二十四爻，故有二十四明。列牖疏窗，象风候气，远周天地之数，曲准阴阳之和。

堂心八柱，各长五十五尺。按《河图》，八柱承天，故置八柱。又按《周易》，大衍之数五十有五，故长五十五尺。耸兹八柱，承彼九间，数该大衍之规，形符立极之制。且柱为阴数，天实阳元，柱以阴气上升，天以阳和下降，固阴阳之交泰，乃天地之相承。堂心之外，置四柱为四辅。按《汉书》，天有四辅星，故置四柱以象四星。内以八柱承天，外象四辅明化，上交下泰，表里相成，叶台耀以分辉，契编珠而拱极。八柱四辅之外，第一重二十柱。按《周易》，天数五，地数十，并五行之数合而为二十，故置二十柱。体二仪而立数，叶五位以裁规，式

符立极之功，允应刚柔之道。八柱四辅之外，第二重二十八柱。按《史记》，天有二十八宿，故有二十八柱。所以仰则乾图，上符景宿，考编珠而纪度，观列宿以迎时。八柱四辅之外，第三重三十二柱，按《汉书》，有八节、八政、八风、八音，四八三十二柱。调风御节，万物资以化成；布政流音，九区仰而贻则。外面周回三十六柱。按《汉书》一期三十六旬，故法之以置三十六柱。所以象岁时而致用，顺寒暑以通微，璇玑之度无愆，玉历之期永契。八柱之外，修短总有三等。按《周易》，天、地、人为三才，故置柱长短三等。所以拟三才以定位，高下相形；体万物以资生，长短兼运。八柱之外，都合一百二十柱。按《礼记》，天子置三公、九卿、二十七大夫、八十一元士，合为一百二十，是以置一百二十柱。分职设官，翊化资于多士；开物成务，构春厦藉于群材，其上槛周回二百四柱。按《周易》，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，又《汉书》，九会之数有六十，故置二百四柱。所以采坤策之玄妙，法甲乙之精微，环回契辰象之规，结构准阴阳之数。又基以象地，故叶策于坤元；柱各依方，复规模于甲子。

重楣，二百一十六条。按《周易》，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，故置二百一十六条。所以规模《易》象，拟法乾元，应大衍之深玄，叶神策之至数。大小节级拱，总六千三百四十五，按《汉书》，会月之数，六千三百四十五，故置六千三百四十五枚。所以远采三统之文，傍符会月之数，契金仪而调节，偶璇历以和时。重干，四百八十九枚。按《汉书》，章月二百三十五，闰月周回二百五十四，总成四百八十九，故置四百八十九枚。所以法履端之奥义，象举正之芳猷，规模历象，发明章、闰。下璟，七十二枚。按《易纬》，有七十二候，故置七十二枚。所以式模芳节，取规贞候，契至和于昌历，偶神数于休期。上璟，八十

四枚。按《汉书》，九会之数有七十八。又按《庄子》：六合之外，圣人存而不论。司马彪注：天地四方为六合。总成八十四，故置八十四枚。所以模范二仪，包罗六合，准会阴阳之数，周通气候之源。枘，六十枚。按《汉书》，推太岁之法有六十，故置六十枚。所以兼该历数，包括阴阳，采甲乙之深微，穷辰子之玄奥。连栱，三百六十枚。按《周易》，当期之日，三百有六十，故置三百六十枚。所以叶周天之度，准当期之日，顺平分而成岁，应暑运以循环。小梁，六十枚。按《汉书》，有六十甲子，故置六十枚。构此虹梁，遐规凤历，傍竦四宇之制，遥符六甲之源。牵，二百二十八枚。按《汉书》，章中二百二十八，故置二百二十八枚。所以应长历之规，象中月之度，广综阴阳之数，傍通寒暑之和。方衡，一十五重。按《尚书》，五行生数一十有五，故置十五重。结栋分间，法五行而演秘；疏楹叠构，叶生数以成规。南北大梁，二根。按《周易》太极生两仪，故置二大梁。轨范乾坤，模拟天地，象玄黄之合德，表覆载以生成。阳马，三十六道。按《易纬》有三十六节，故置三十六道。所以显兹嘉节，契此贞辰，分六气以燮阴阳，环四象而调风雨。椽，二千九百九十根。按《汉书》，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，通法五百九十八，共成二千九百九十。所以偶推步之规，合通法之数。是知疏椽构宇，则大壮之架斯隆，积月成年，则会历之规无爽。大栌，两重，重别三十六条，总七十二。按《淮南子》，太平之时，五日一风，一年有七十二风，故置七十二条。所以通规瑞历，叶数祥风，遥符淳俗之年，远则休征之契。飞檐椽，七百二十九枚。按《汉书》，从子至午，其数七百二十九，故置七百二十九枚。所以采辰象之宏模，法周天之至数。且午为阴本，子实阳源，子午分时，则生成之道自著；阴阳合德，则覆载之义兹隆。

堂檐，径二百八十八尺。按《周易》，乾之策二百一十六，《易纬》云，年有七十二候，合为二百八十八，故径二百八十八尺。所以仰叶乾策，远承贞候，顺和气而调序，拟圆盖以照临。堂上栋，去基上面九十尺。按《周易》，天数九，地数十，以九乘十，数当九十，故去基上面九十尺。所以上法圆清，下仪方载，契阴阳之至数，叶交泰之贞符。又以兹天九，乘于地十，象阳唱而阴和，法乾施而坤成。檐，去地五十五尺。按《周易》，大衍之数五十有五，故去地五十五尺。所以拟大《易》之嘉数，通惟神之至蹟，道合万象，理贯三才。上以清阳玉叶覆之。按《淮南子》，清阳为天，合以清阳之色。

诏下之后，犹群议未决。终高宗之世，未能创立。

则天临朝，儒者屡上言请创明堂。则天以高宗遗意，乃与北门学士议其制，不听群言。垂拱三年春，毁东都之乾元殿，就其地创之。四年正月五日，明堂成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，东、西、南、北各三百尺。有三层：下层象四时，各随方色；中层法十二辰，圆盖，盖上盘九龙捧之；上层法二十四气，亦圆盖。亭中有巨木十围，上下通贯，栴、栌、勤，藉以为本，巨之以铁索。盖为鸾鸾，黄金饰之，势若飞翥。刻木为瓦，夹纁漆之。明堂之下施铁渠，以为辟雍之象。号万象神宫。因改河南县为合宫县。诏曰：

黄轩御历，朝万方于合宫；丹陵握符，咨四岳于衢室。有虞辑瑞，总章之号既存；大禹锡珪，重屋之名攸建。殷人受命，置阳馆以辨方；周室凝图，立明堂以经野。用能范围三极，幽赞五神，展尊祖之怀，申宗祀之典。爰从汉、魏，迨及周、隋，经始之制虽兴，修广之规未备。朕以庸昧，虔膺厚托，受寄于缀衣之夕，荷顾于仍几之前。伏以高宗往年，已属意于阳馆，故京辅之县，预纪明堂之名；改元之期，先著总章之号。朕于

乾封之际，已奉表上尘，虽简宸心，未遑荣构。今以鼎郊胜壤，圭邑奥区，处天地之中，顺阴阳之序，舟车是凑，贡赋攸均，爰藉子来之功，式遵奉先之旨。

夫明堂者，天子宗祀之堂，朝诸侯之位也。开乾坤之奥策，法气象之运行，故能使灾害不生，祸乱不作。眷言盛烈，岂不美欤！比者鸿儒礼官，所执各异，咸以为明堂者，置之三里之外，七里之内，在国阳明之地。今既俯迓宫掖，恐黷灵祇，诚乃布政之居，未为宗祀之所。朕乃为丙巳之地，去宫室遥远，每月所居，因时飨祭，常备文物，动有烦劳，在于朕怀，殊非所谓。今故裁基紫掖，辟宇彤闱，经始肇兴，成之匪日。但敬事天地，神明之德乃彰；尊祀祖宗，严恭之志方展。若使惟云布政，负宸临人，则茅宇土阶，取适而已，岂必劳百姓之力，制九筵而御哉！诚以获执蘋蘩，虔奉宗庙故也。时既沿革，莫或相遵，自我作古，用适于事。今以上堂为严配之所，下堂为布政之居，光敷礼训，式展诚敬。来年正月一日，可于明堂宗祀三圣，以配上帝。宜令礼官、博士、学士、内外明礼者，详定仪礼，务从典要，速以奏闻。

永昌元年正月元日，始亲享明堂，大赦改元。其月四日，御明堂布政，颁九条以训于百官。文多不载。翌日，又御明堂，飨群臣，赐缣纁有差。自明堂成后，纵东都妇人及诸州父老入观，兼赐酒食，久之乃止。吐蕃及诸夷以明堂成，亦各遣使来贺。载初元年冬正月庚辰朔，日南至，复亲飨明堂，大赦改元，用周正。翼日，布政于群后。其年二月，则天又御明堂，大开三教。内史邢文伟讲《孝经》，命侍臣及僧、道士等以次论议，日昃乃罢。

天授二年正月乙酉，日南至，亲祀明堂，合祭天地，以周文王及武氏先考、先妣配，百神从祀，并于坛位次第布席以祀

之。于是春官郎中韦叔夏奏曰：“谨按明堂大享，唯祀五帝。故《月令》云：‘是月也，大享帝。’则《曲礼》所云‘大享不问卜’，郑玄注云‘谓遍祭五帝于明堂，莫适卜’是也。又按《祭法》云：‘祖文王而宗武王。’郑玄注云：‘祭五帝、五神于明堂曰祖、宗。’故《孝经》云：“宗祀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。”据此诸文，明堂正礼，唯祀五帝，配以祖宗及五帝、五官神等，自外余神，并不合预。伏惟陛下追远情深，崇禋志切，于明堂祀，加昊天上帝、皇地祇，重之以先帝、先后配享，此乃补前王之阙典，弘严配之虔诚。往以神都郊坛未建，乃于明堂之下，广祭众神，盖义出权时，非不刊之礼也。谨按礼经：其内官、中官、五岳、四渎诸神，并合从祀于二至。明堂总奠，事乃不经。然则宗祀配天之亲，杂与小神同荐，于严敬之道，理有不安。望请每岁元日，惟祀天地大神，配以帝后。其五岳以下，请依礼于冬、夏二至，从祀方丘、圆丘，庶不烦黷。”从之。时则天又于明堂后造天堂，以安佛像，高百余尺。始起建构，为大风振倒。俄又重营，其功未毕。证圣元年正月丙申夜，佛堂灾，延烧明堂，至曙，二堂并尽。寻时又无云而雷，起自西北。则天欲责躬避正殿。宰相姚璩曰：“此实人火，非是天灾。至如成周宣榭，卜代逾长；汉武建章，盛德弥永。今明堂是布政之所，非宗祀也。”则天乃御端门观酺宴，下诏令文武九品已上各上封事，极言无有所隐。左拾遗刘承庆上疏曰：

臣闻自古帝王，皆有美恶，休祥所以昭其德，灾变所以知其咎，天道之常理，王者之常事。然则休祥屡臻，不可矜功而自满；灾变奄降，不可轻忽而靡惊。故殷宗以桑谷生朝，怀惧而自省，妖不胜德，遂立中兴之功；辛纣以雀生大鸟，恃福而自盈，祥不胜骄，终至倾亡之祸。故知灾变之生，将以觉悟明

主，扶持大业，使盛而不衰。理须祇畏神心，惊惧天诫，伤身正事，业业兢兢，则凶往而吉来，转祸而为福。昔殷汤禱身而降雨，成王省事以反风，宋公忧荧惑之灾，而应三舍之寿，高宗惩雒鼎之异，而享百年之福，此其类也。

自陛下承天理物，至道事神，美瑞嘉祥，游臻狎委，非臣所能尽述。日者变生人火，损及神宫，惊惕圣心，震动黎庶。臣谨按《左传》曰：“人火曰火，天火曰灾。”人火因人而兴，故指火体而为称；天火不知何起，直以所灾言之。其名虽殊，为害不别。又《汉书·五行志》曰：“火失性则自上而降，及滥焰妄起，灾宗庙，烧宫馆。”自上而降，所谓天火；滥焰妄起，所谓人火。其来虽异，为患实同。王者举措营为，必关幽显。幽为天道，显为人事，幽显迹通，天人理合。今工匠宿藏其火，本无放燎之心；明堂教化之宫，复非延火之所。孽煨潜扇，倏忽成灾，虽则因人，亦关神理。臣愚以为火发既先从麻主，后及总章，意将所营佛舍，恐劳而无益。但崇其教，即是津梁，何假绀宫，言存汲引？既僻在明堂之后，又前逼牲牢之筵，兼以厥构崇大，功多难毕。立像弘法，本拟利益黎元，伤财役人，却且烦劳家国。承前大风摧木，天诫已显；今者毒焰冥炽，人孽复彰。圣人动作，必假天人之助，一兴功役，二者俱违，厥应昭然，殆将缘此。

臣以为明堂是正阳之位，至尊所居，展礼班常，崇化立政，玉帛朝会，神灵依凭。营之可曰大功，损之实非轻事，既失严禋之所，复伤孝理之情。陛下昨降明制，犹申寅畏之旨，群僚理合兢畏震悚，勉力司存，岂合承恩耽乐，安然酺宴？又下人感荷圣德，睹变憎惶，神体克宁，岂非深悦。但以火气初止，尚多惊惧，余忧未息，遽以欢事遏之。臣恐忧喜相争，伤于情理。故传曰：“可忧而为乐，取忧之道。”又古者有火，祭四

壙。四壙，积阴之气，祈之以禳火灾。火，阳之气，欢乐阳事，火气方胜，不可复兴阳事。臣闻灾变之兴，至圣不免，聿修其德，来患可禳。陛下垂制博访，许陈至理。而左史张鼎以为“今既火流王屋，弥显大周之祥”，通事舍人逢敏奏称，“当弥勒初成佛道时，有天魔烧宫，七宝台须臾散坏。”斯实谄妄之邪言，实非君臣之正论。晦昧王化，无益万机。夫天道虽高，其察弥近；神心虽寂，其听弥聪。交际皇王，事均影响。今大风烈火，谴告相仍，实天人丁宁，匡谕圣主，便鸿基益固，天祿永终之意也。伏愿陛下乾乾在虑，翼翼为怀，若涉巨川，如承大祭，审其致灾之理，详其降眚之由，无瞽天人之心，而兴不急之役。则兆人蒙赖，福祿靡穷，幸甚，幸甚。

则天寻令依旧规制重造明堂，凡高二百九十四尺，东西南北广三百尺。上施宝凤，俄以火珠代之。明堂之下，圜饶施铁渠，以为辟雍之象。天册万岁二年三月，重造明堂成，号为通天宫。四月朔日，又行亲享之礼，大赦，改元为万岁通天。翼日，则天御通天宫之端宸殿，命有司读时令，布政于群后。其年，铸铜为九州鼎，既成，置于明堂之庭，各依方位列焉。神都鼎高一丈八尺，受一千八百石。冀州鼎名武兴，雍州鼎名长安，兖州名日观，青州名少阳，徐州名东原，扬州名江都，荆州名江陵，梁州名成都。其八州鼎高一丈四尺，各受一千二百石。司农卿宗晋卿为九鼎使，都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。鼎上图写本州山川物产之像，仍令工书人著作郎贾膺福、殿中丞薛昌容、凤阁主事李元振、司农录事钟绍京等分题之，左尚方署令曹元廓图画之。鼎成，自玄武门外曳入，令宰相、诸王率南北衙宿卫兵十余万人，并仗内大牛、白象共曳之。则天自为《曳鼎歌》，令相唱和。其时又造大仪钟，斂天下三品金，竟不成。九鼎初成，欲以黄金千两涂之。纳言姚璹曰：“鼎者神

器，贵于质朴，无假别为浮饰。臣观其状，光有五彩辉焕错杂其间，岂待金色为之炫耀？”乃止。其年九月，又大享于通天宫。以契丹破灭，九鼎初成，大赦。改元为神功。

圣历元年正月，又亲享及受朝贺。寻制：每月一日于明堂行告朔之礼。司礼博士辟闾仁谓奏议曰：

谨按经史正文，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。惟《礼记·玉藻》云：“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。”《周礼·天官·太宰》：“正月之吉，布政于邦国都鄙。”干宝注云：“周正建子之月，告朔日也。”此即《玉藻》之听朔矣。今每岁首元日，于通天宫受朝，读时令，布政事，京官九品以上、诸州朝集使等咸列于庭，此则听朔之礼毕，而合于《周礼》、《玉藻》之文矣。而郑玄注《玉藻》“听朔”，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，遂云：“凡听朔，必特牲告其时帝及其神，配以文王、武王。”此郑注之误也。故汉魏至今莫之用。按《月令》云“其帝太昊，其神勾芒”者，谓宣布时令，告示下人，其令词云其帝其神耳。所以为敬授之文，欲使人奉其时而务其业。每月有令，故谓之《月令》，非谓天子月朔日以祖配帝而察告之，其每月告朔者，诸侯之礼也。故《春秋左氏传》曰：“公既视朔，遂登观台。”又郑注《论语》云：“礼，人君每月告朔于庙，有祭谓之朝享。鲁自文公始不视朔。”是诸侯之礼明矣。今王者行之，非所闻也。按郑所谓告其帝者即太昊等五人帝，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。虽并功施于人，列在祀典，无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。臣等谨检《礼论》及《三礼义宗》、《江都集礼》、《贞观礼》、《显庆礼》及祠令，并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。若以为代无明堂，故无告朔之礼，则《江都集礼》、《贞观礼》、《显庆礼》及祠令，著祀五方上帝于明堂，即《孝经》“宗祀文王于明堂”也。此则无明堂而著其享祭，何为告朔独阙其文？若以君有明堂即合

告朔，则周、秦有明堂，而经典正文，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。臣等历观今古，博考载籍，既无其礼，不可习非。望请停每月一日告朔之祭，以正国经。窃以天子之尊，而用诸侯之礼，非所谓颁告朔、令诸侯、使奉而行之之义也。

凤阁侍郎王方庆又奏议曰：

谨按明堂，天子布政之宫也。盖所以顺天气，统万物，动法于两仪，德被于四海者也。夏曰世室，殷曰重屋，姬曰明堂，此三代之名也。明堂，天子太庙，所以宗祀其祖，以配上帝。东曰青阳，南曰明堂，西曰总章，北曰玄堂，中曰太室。虽有五名，而以明堂为主。汉代达学通儒，咸以明堂、太庙为一。汉左中郎将蔡邕立议，亦以为然。取其宗祀，则谓之清庙；取其正室，则谓之太室；取其向阳，则谓之明堂；取其建学，则谓之太学；取其圜水，则谓之辟雍。异名而同事，古之制也。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，于南郊总受十二月之政，还藏于祖庙，月取一政班于明堂。诸侯孟春之月，朝于天子，受十二月之政藏于祖庙，月取一政而行之。盖所以和阴阳、顺天道也。如此则祸乱不作，灾害不生矣。故仲尼美而称之曰：“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。”人君以其礼告庙，则谓之告朔；听视此月之政，则谓之视朔，亦曰听朔。虽有三名，其实一也。

今礼官议称“经史正文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”者。臣谨按《春秋》：“文公六年闰十月，不告朔。”《谷梁传》曰：“闰，附月之余日，天子不以告朔。”《左氏传》云：“闰月不告朔，非礼也。闰以正时，时以作事，事以厚生，生人之道，于是乎在矣。不告闰朔，弃时政也。”臣据此文，则天子闰月亦告朔矣。宁有他月而废其礼者乎？博考经籍，其文甚著。何以明之？《周礼·太史》职云：“颁告朔于邦国。闰月，告王居门终月。”又《礼记·玉藻》云：“闰月则合门左扉，立于

其中。”并是天子闰月而行告朔之事也。

礼官又称：“《玉藻》，‘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。’《周礼·天官·太宰》，‘正月之吉，布政于邦国都鄙。’干宝注云，‘周正建子之月，告朔日也。’此即《玉藻》之听朔矣。今每岁首元日，通天宫受朝，读时令，布政事，京官九品以上、诸州朝集使等咸列于庭，此听朔之礼毕，而合于《周礼》、《玉藻》之文矣。《礼论》及《三礼义宗》《江都集礼》、《贞观礼》、《显庆礼》及祠令，无王者告朔之事者。臣谨按《玉藻云》：“玄冕而朝日于东门之外，听朔于南门之外。”郑注云：“朝日，春分之时也。东门、南门，皆谓国门也。明堂在国之阳，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，卒事，反宿于路寝。凡听朔，必以特牲告其时帝及其神，配以文王、武王。”臣谓今岁首元日，通天宫受朝，读时令及布政，自是古礼孟春上辛，受十二月之政藏于祖庙之礼耳，而月取一政，班于明堂，其义昭然，犹未行也。即如礼官所言，遂阙其事。

臣又按《礼记·月令》天子每月居青阳、明堂、总章、玄堂，即是每月告朔之事。先儒旧说，天子行事，一年十八度入明堂：大享不问卜，一入也；每月告朔，十二入也；四时迎气，四入也；巡狩之年，一入也。今礼官立义，王惟岁首一入耳，与先儒既异，臣不敢同。郑玄云：“凡听朔告其帝。”臣愚以为告朔之日，则五方上帝之一帝也。春则灵威仰，夏则赤熛怒，秋则白招拒，冬则叶光纪，季月则含枢纽也，并以始祖而配之焉。人帝及神，列在祀典，亦于其月而享祭之。鲁自文公始不视朔，子贡见其礼废，欲去其羊，孔子以羊存犹可识其礼，羊亡其礼遂废，故云：“尔爱其羊，我爱其礼。”

汉承秦灭学，庶事草创，明堂、辟雍，其制遂阙。汉武帝封禅，始造明堂于太山，既不立于京师，所以无告朔之事。至

汉平帝元始中，王莽辅政，庶几复古，乃建明堂、辟雍焉。帝祫祭于明堂，诸侯王、列侯、宗室子弟九百余人助祭毕，皆益户、赐爵及金帛、增秩、补吏各有差。汉末丧乱，尚传其礼。爰至后汉，祀典仍存。明帝永平二年，郊祀五帝于明堂，以光武配，祭牲各一犊，奏乐如南郊。董卓西移，载籍湮灭，告朔之礼，于此而坠。暨于晋末，其马生郊，礼乐衣冠，扫地总尽。元帝过江，是称狼狈，礼乐制度，南迁盖寡，彝曲残缺，无复旧章，军国所资，临事议之。既阙明堂，宁论告朔。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，以为《礼论》，虽加编次，事则阙如。梁代崔灵恩撰《三礼义宗》，更无异文。《贞观》、《显庆礼》及祠令不言告朔者，盖为历代不传，其文遂阙，各有由绪，不足依据。今礼官引为明证，在臣诚实有疑。

陛下肇建明堂，聿遵古典，告朔之礼，犹阙旧间，钦若稽古，应须补葺。若每月听政于明堂，事亦烦数，孟月视朔，恐不可废。

上又命奉常广集众儒，取方庆、仁谓所奏，议定得失。当时大儒成均博士吴扬吾、太学博士郭山恇曰：“臣等谨按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及《三传》皆有天子告朔之礼。夫天子颁告朔于诸侯，秦政焚灭《诗》、《书》由是告朔礼废。今明堂肇建，总章新立，绍百王之绝轨，树万代之鸿规，上以严配祖宗，下以敬授人时，使人知礼乐，道适中和，灾害不生，祸乱不作。今若因循颁朔，每月依行，礼贵随时，事须沿革。望依王方庆议，用四时孟月日及季夏于明堂修复告朔之礼，以颁天下。其帝及神，亦请依方庆用郑玄义，告五时帝于明堂上。则严配之道，通于神明；至孝之德，光于四海。”制从之。

长安四年，始制：“元日明堂受悲，停读时令。”中宗即位，神龙元年九月，亲享明堂，合祭天地，以高宗配。礼毕，

曲赦京师。明年驾入京，于季秋大享，复就圆丘行事，迄于睿宗之世。

开元二年八月，太子宾客薛谦光献《九鼎铭》。其《蔡州鼎铭》，天后御撰，曰：“羲、农首出，轩、昊膺期。唐、虞继踵，汤、禹乘时。天地光宅，域中雍熙。上天降鉴，方建隆基。”紫微令姚崇奏曰：“圣人启运，休兆必彰。请宣付史馆。”从之。五年正月，幸东都，将行大享之礼。太常少卿王仁忠、博士冯宗陈贞节等议，以武氏所造明堂，有乖典制，奏议曰：

明堂之建，其所从来远矣！自天垂象，圣人则之。蒿柱茅檐之规，上圆下方之制，考之大数，不逾三七之间，定之方中，必居丙巳之地者，岂非得房心布政之所，当太微上帝之宫乎？故仰叶俯从，正名定位，人神不杂，各司其序，则嘉应响至，保合太和。

昔汉氏承秦，经籍道息，旁求湮坠，详究难明。孝武初，议立明堂于长安城南，遭窦太后不好儒术，事乃中废。孝成之代，又欲立于城南，议其制度，莫之能决。至孝平元始四年，始创造于南郊，以申严配。光武中元元年，立于国城之南。自魏、晋迄于梁朝，虽规制或殊，而所居之地，常取丙巳者，斯盖百王不易之道也。

高宗天皇大帝纂承平之运，崇朴素之风，四夷来宾，九有咸义。永徽三年，诏礼官学士议明堂制度，群儒纷竞，各执异端，久之不决，因而遂止者，何也？非谓财不足、力不堪也。将以周、孔既遥，礼经且紊，事不师古，或爽天心，难用作程，神不孚祐者也。则天太后总禁闱之政，藉轩台之威，属皇室中圯之期，躡和熹从权之制。以为乾元大殿，承庆小寝，当正阳亭午之地，实先圣听断之宫。表顺端闱，储精营室，爰从朝享，未始临御。乃起工徒，挽令摧覆。既毁之后，雷声隐然，众庶

闻之，或以为神灵感动之象也。于是增土木之丽，因府库之饶，南街北阙，建天枢大仪之制；乾元遗址，兴重阁层楼之业。烟焰蔽日，梁柱排云，人斯告劳，天实贻诫。煨烬甫尔，遽加修复。况乎地殊丙巳，未答灵心，迹匪膺期，乃申严配。事昧彝典，神不昭格。此其不可者一也。又明堂之制，木不镂，土不文。今体式乖宜，违经紊礼，雕镌所及，穷侈极丽。此其不可者二也。高明爽垲，事资虔敬，密迩宫掖，何以祈天？人神杂扰，不可放物。此其不可者三也。况两京上都，万方取则，而天子阙当阳之位，听政居便殿之中，职司其忧，岂容沉默。当须审考历之计，择烦省之宜，不便者量事改修，可因者随宜适用，削彼明堂之号，克复乾元之名，则当宁无偏，人识其旧矣。

诏令所司详议奏闻。

刑部尚书王志愔等奏议，咸以此堂所置，实乖典制，多请改削，依旧造乾元殿。乃下诏曰：“古之操插皇纲、执大象者，何尝不上稽天道，下顺人极，或变通以随时，爰损益以成务。且衢室创制，度堂以筵，用之以礼神，是光孝享，用之以布政，盖称视朔，先王所以厚人伦、感天地者也。少阳有位，上帝斯歆，此则神贵于不黷，礼殷于至敬。今之明堂，俯邻宫掖，此之严祀，有异肃恭，苟非宪章，将何轨物？由是礼官博士、公卿大夫，广参群议，钦若前古，宜存露寝之式，用罢辟雍之号。可改为乾元殿，每临御宜依正殿礼。”自是驾在东都，常以元日冬至于乾元殿受朝贺。季秋大享祀，依旧于圆丘行事。十年，复题乾元殿为明堂，而不行享祀之礼。二十五年，驾在西京，诏将作大匠康纁素往东都毁之。纁素以毁拆劳人，乃奏请且拆上层，卑于旧制九十五尺。又去柱心木，平座上置八角楼，楼上有八龙，腾身捧火珠。又小于旧制，周围五尺，覆以真瓦，取其永逸。依旧为乾元殿。